宮本武藏作者柴田鍊三郎原著

徐白先生翻譯小說紀念集(一)

黑的樹海

伙伴出版公司

宮本武藏作者柴田鍊三郎原著

徐白先生翻譯小說紀念集(一)

黑的樹海

伙伴出版公司

黑的樹海

徐白譯作紀念集(一)

柴田鍊三郎 原著

伙伴出版公司

柴田鍊三郎　原著　　徐白　譯

黑的樹海

伙伴出版公司印行

姊姊

（一）

夜裏十一點鐘之後，笠原信子纔回公寓。

她的妹妹祥子，先聽到汽車開到公寓大門口停住，繼而聽到樓梯那邊，高跟鞋的步聲一路響了上來，她知道：姊姊今天一定很愉快。

信子在R報社擔任文化部的記者，專跑外勤，所以回公寓的時間是沒有一定的。回來得遲的時候，多半是報社的汽車送她回來。姊姊今天晚上高興還是不樂？聽她關汽車門的聲音大小就可

以明白，再不就憑她格豪格豪響到三樓的步聲，也能聽出個八成。

姊姊撞開門，走進房來，臉上紅撲撲地，大概是喝醉了。

「回來啦！」

說話的聲音也比平時來得大。

「噯喲！喝酒啦？」

姊姊也不回答，向祥子笑了笑，匆匆地脫掉皮鞋，跨上蓆子。

「晚飯呢？」

姊姊背着祥子，一面脫衣服：

「對不起！在外頭吃了。」

「跟哪一位在一起？」

「報社的吉田先生、木村先生，還有杉村先生。」

姊姊一面換家常衣服，說出三個同事的姓。接着低聲的哼起民謠來了。

祥子闔上手裏的書：

「宴會很好哇！」

祥子在貿易公司做事，下午準六點回家，所以她總吃虧，每天要做好晚飯等姊姊回來。姊姊

自從到報社做事之後不知不覺地，也相當能喝點酒了。由於工作上的影響，動作也變得活潑了。雖然已經二十八歲，長長的臉兒，頭髮剪得短短的，看上去至少年輕四歲——這還不僅是穿的衣服顏色鮮美的關係。

祥子對於這位姊姊，從來沒有抱過反感。兩人臉兒也生得不同，脾氣性格也可以說是相反的。從幼時起，對於姊姊的美麗就一向尊敬，她最歡迎姊姊把用不着的東西送給她。哪怕是沒有用處的——例如一隻化粧品的盒兒之類，她也很寶貴地保存起來。

學校的成績，也是姊姊好。姊姊確實很聰明。祥子服務的是一家小規模的貿易公司，當英文打字，打的都是那些估價單通知書內容一成不變的文件。姊姊在女子大學畢業之後，進了報社，每天很活躍地和各方面的知名之士接觸着。祥子從小就對姊姊絕對的敬愛，直到現在，她對於姊姊的壓倒的優勢，依然感到滿足。

連姊姊會喝酒這件事，也覺得是姊姊的優越條件之一。甚至於認爲姊姊和自己，在作爲一個人的生成條件上就不同。

所以，姊姊喝醉了回來稍爲遲一點，祥子並沒有埋怨的意思。自己總是居於姊姊之下的。而且姊姊平時對妹妹很親切愛護，常常買東西給她，也敎導她許多事。父母雙亡，只剩姊妹二人，這種骨肉親密的手足之誼，祥子是很重視的。

祥子說「宴會很好哇」的時候，姊姊露出整齊雪白的牙齒向她笑了：

「阿祥！後天起，我要休假了。」

祥子以前就聽說：姊姊因爲工作上的關係，規定的休假一直延着沒有休得了，現在她說是決定休假，便問道：

「哦！幾天？」

姊姊很愉快的回答：

「五天。」

信子的報社裏，每年夏季有一個禮拜的休假，但是信子因爲一時沒有人替班，她自己又很忙，直到現在夏天已經過去，纔輪到她。要是在盛夏之中，還可以到山上，或是往海邊去住住，現在秋風已起，這些地方都不合適了。她在四五天之前起，就曾想到好幾個旅行的目的地，和祥子談過。

「姊姊！上哪裏去，決定了嗎？」

「噉！好容易纔決定了。阿祥！我想還是上仙臺去，看看多年不見的伯父，到平泉和十和田湖去繞個彎兒。」

這是姊姊前幾天所說的目的地之一。當時祥子也認這條路線最好，勸姊姊採取，所以對於姊

姊今天的決定，她很贊成。

不過，祥子覺得有點相形見絀：

「那好哇！不過，眞叫我羨慕啊！」

姊姊問：

「還早還早！去年剛進公司的嘛。總得從明年起了。」

「可憐！」

姊姊同情地說：

「等明年你休假的時候，我們一塊兒旅行去！」

祥子被姊姊一安慰，又恢復了明朗的表情：

「不到那時候也不知道能行不能行呀！可是，姊姊！你帶我一塊兒出門，不嫌礙眼嗎？」

「這孩子！說話眞壞！不過，目前還不要緊。」

姊姊說着笑起來。把給妹妹買回來的一包壽司打開。

信子還沒有戀愛。人生得又很美麗，二十八歲了，還沒有戀愛過，這似乎有點奇怪，但是祥子卻相信這是眞的。

姊姊人很聰明。性格也淡泊，她的女朋友女同事，都說她有點像男人。這恐怕是對她的職業

上的印象，觀感上受了影響。但是祥子知道姊姊還是有女性應有的細膩愛情的。

姊姊平常不斷地在名人之間周旋。報社的婦女課裏，各人分別擔任着服裝設計、料理、育兒各部門。姊姊負責的是教養部份。評論家、作家、大學的教授，這些都是姊姊的工作上的對象。大半是女性。

姊姊從報社回來常和妹妹談談工作上的事。樣子很喜歡聽這些話。平時在報紙雜誌上看到的這些名人聽姊姊嘴裏一談，她就感覺似乎這些人就在眼前和自己關係很近似的。聽姊姊說話的口氣，好像很得她們的愛護。祥子頗引爲得意，他覺得像姊姊這樣，誰都會喜歡她。姊姊所談的，都很具體，可以明瞭這些名人的性格和生活的一部份，祥子非常感覺興趣。有時候，姊姊也加上一點自己的批評。當然，這是她只告訴妹妹一個人的話，但祥子從她的話裏，卻感到姊姊很有銳敏的批判力。

然而，在過去姊姊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戀愛的經驗。有姊姊這樣的美貌，總有男性會來接近她的。在某一段時期中，姊姊也似乎和他們交際過。但是那都沒有能具體化就消滅了。過去確實有這種跡象可尋：好像姊姊疏遠他們，自己把門關上了。

姊姊由於日常和第一流人士接觸的關係，對於這些尚未成熟的青年人，大概覺得不可倚恃，不能滿足吧。她的教養和性格，似乎比這些對象都要高明。這一點，她同性的朋友們，也是這樣

說法。

但是，這件事，給祥子帶來一種憂慮。姊姊已經二十八歲了，年紀絕不算輕哪。照這樣就擱下去，會失掉結婚的時機的呀。希望她趁現在能作有利的選擇的時候，早點結了婚罷。

世上有好多美麗聰明的女性，不幸而遲婚的例子，祥子看見過，也聽到人家說過。她可不希望姊姊也被列入這些例子裏面去，她向姊姊談到這個問題，姊姊祇是笑。

近來，纔聽到姊姊這樣回答：

「沒有適當的對象嘛！我在阿祥之後，也不要緊啊。倒是你自己如果有了心愛的人，不必客氣，趕快結婚罷！」

看起來，姊姊每天工作着，似乎很愉快的樣子。

（二）

父親去世之後，父親的哥哥雖在仙臺開雜貨店，彼此也疏遠多了，除了交換賀年片和暑中問候的郵片之外，幾乎沒有什麼來往。姊妹倆也有時提起，要去看一看伯父，所以這一次信子決定上仙臺去，祥子很是高興。

祥子一邊伸手去取壽司，問道：

「那麽，今天晚上是慶祝休假，跟他們喝酒的？」

「差不多！」

姊姊臉上的酒色漸漸消散：

「他們起哄，說是旅途中會有奇遇，眞是胡說！」

姊姊嘴裏雖這麽說，臉上還是笑嘻嘻的。

三四年前看到一部電影，一個失掉婚期的美國中年小姐，休假到歐洲旅行，發生了一次短促而沒有結果的羅曼史，結果還是一個人繼續孤獨的旅行。這個故事，也許可以說是姊姊的。姊姊比那電影裏的女主角年輕，也美麗得多。但是，卻有足以引起報社同事開玩笑的相似之處。

祥子很想說說：「所以，早點結婚就好了！」不過一年纔有一次休假，姊姊正在高興頭上，她不肯拿這些話來掃她的興。

「我總想上平泉去走一趟。而且，東北方面也值得看一看，我覺得決定了這條路線很好！」

姊姊愉快地談着這次要去的地方的情形。

不錯！這次出門，一定是很愉快的一件事。如果姊姊明年或者後年結了婚，這一次旅行，也許成爲她終生的回憶。女人在一生之中，單身旅行的機會，是很難得的。祥子望着姊姊的臉兒，這樣想着。

想到這裏，彷彿看見離開了工作，在陸奧的旅途上，輕鬆地旅行着的姊姊。長身玉立的姊姊，站在古舊的佛像之前，或是佇立青色的湖畔。氣候也涼了，東北曠野亂開着的芒草的白穗，高高的天空，都在祥子的眼前掠過。

像姊姊這樣的容貌，總是到處惹人注目。祥子幼時，就喜歡跟姊姊出去串門兒。

祥子說：

「姊姊！我眞想一塊兒跟你去！」

姊姊望着祥子的臉道：

「眞的！阿祥也能早點休假就好啦！等下一回罷！」

姊姊說這話的時候，眸子裏總含着一層深深的陰影，祥子最愛看了！

「啊！對了！見了伯父，替我問好！」

姊姊點頭：

「好的！」

「多大年紀了？」

「快六十了吧！」

「好多年不見，很老了吧？」

「是啊！」

關於伯父，祇有這一句話。本來，姊姊探望伯父，是第二目的，主要還是想到東北地方去遊玩幾天。

祥子道：

「我送伯父的禮物，也請姊姊帶去罷！」

「用不着這些！」

姊姊答話的語氣很強，祥子不禁抬頭望着姊姊臉上。

姊姊似乎也覺察到這一點，溫和地說：

「你不必操心，我會買兩個人的禮物帶去就是了！」

姊姊的月薪，比祥子的要多到一倍以上。在報社的女職員之中，她算是年資相當老的了，報社方面也賞識她的能力。姊妹二人的生活費，三分之二是姊姊拿出來的。而且還常常自己選擇衣料，買回來給祥子。

兩人送給伯父的禮物，由姊姊一個人負擔，這也是很普通的一件事，不過祥子總想還是自己買了東西託姊姊帶去。

祥子倒在牀上，向睡在旁邊的姊姊問：

「坐幾點鐘的火車？」

姊姊習慣的拿着一本書看着：

「還沒有決定，我想坐早車去。」

祥子道：

「坐夜車去不好嗎？剛好早晨到仙臺……」

「是啊！」

姊姊眼又望到書上，停了一停，好像自言自語的道：

「還是坐早車去罷！東北是頭一次去，我想看看白天的風景啊！」

「那麼，我不能送姊姊了！恐怕躭誤上班的時間……」

「不必嘛！阿祥！謝謝！」

姊姊接着又說：

「工作要緊啊！我的事，你放在第二好啦！」

說着，向祥子微笑。枕畔的電燈，映着姊姊的半邊臉兒，美麗得很。

話雖如此，第二天，祥子還是到百貨公司買了一盒燒海苔，夜裏交給了姊姊——盒子裏裝着三隻很好看的罐頭。

「姊姊！這個帶給伯父罷！」

姊姊看到祥子遞過來的盒子，臉上表情微微地有點黯淡。祥子想：姊姊大概因爲我沒有照她的話做，多餘的買了這些東西而不高興吧？

不過，姊姊表情的變化，祇是一瞬之間，馬上又明朗地答應：

「哦！好！」

把海苔盒子接過去了。

但是，和這時同樣的表情，祥子又在姊姊臉上看到一次。第二次是在當天晚上，幫姊姊收拾行李的時候，姊姊的手提箱裏，只放了她自己身邊應用的東西。帶去送禮的，祇有祥子買的一盒燒海苔。祥子不禁問道：

「噯喲！送伯父的禮物，姊姊沒有買呀？」

姊姊轉過臉來，臉上又是同樣的表情。

她微微地皺起眉毛答道：

「又要多一件東西，累贅嘛！所以我想往車站去的半路上買就好了。」

祥子聽了姊姊的解釋，雖然明白她的意思，但覺得這樣做，在姊姊是很少有的。姊姊的脾氣向來很有條理，一切事，不預先準備好，總是不放心的。像這樣半路上買禮物的事，照理她是不

喜歡這麼做的。

祥子覺得姊姊有點反常，不過，姊姊現在很高興，也可以說是她因爲一高興，把自己該買禮物的事忘了。

這次利用休假的小旅行，似乎使姊姊滿心歡喜。祥子還沒有看見姊姊這樣高興過。姊姊爲了工作，平時都一直是緊張着的，所以這五天的自由，她一定是相當的高興了。祥子想到這裏，對於姊姊的歡欣的情緒，自然也就了解了。

姊姊臨睡的時候道：

「阿祥！一個人寂寞吧？好好看家！多買東西回來給你。你要什麼呢？」

「要有好的『可夠喜』玩偶（註：日本北部特產），買一個給我！」

祥子說到這裏……

「『可夠喜』呀？」

姊姊沉吟了一下，纔道：

「不知道有沒有好的。聽說近來做的也不大好了。當然，要有好的，一定給你買回來……總而言之，等我回來了，好好的請你吃一餐！」

祥子很快的睡了，姊姊好像很難睡着。這似乎不僅是因爲她看的那本書有趣的關係。

第二天一早，姊姊換上今年新做的套裝出了門。祥子在三樓的窗口探身望着她，一身明朗的綠色衣服，回頭望着妹妹，揮着手，踏着輕快的步子，由公寓前的廣場穿過去了。

這一天是九月十日。

（三）

這天夜裏，祥子第一次一個人睡在公寓裏。

到現在爲止，姊姊無論怎麼晚，夜裏一定要回來的。可是從今天晚上起，姊姊要有四五天不回來了，祥子想到這裏，感到無限的孤獨。

看書也看不下去。眼睛雖看在書上，視覺和感情卻聯不起來，腦子不肯聽話，只管想着旁的事。她總覺得鎭靜不下來。想不到姊妹的共同生活一中斷，竟會如此的空虛。

現在，姊姊大概已到了仙臺的伯父家裏吧。伯父的家，祥子還沒有去過，她祇是在腦子裏空空地描繪出一個伯父的家，姊姊坐在裏面。姊姊的談笑之聲，彷彿在耳邊響着。

祥子覺得：報紙比書籍較容易看得進去一點。短短的一篇一篇的消息，文章，分門別類的排在各版各欄，當現在這樣思考散漫的時候，是很適宜的讀物。

外國的消息，本國政局的動向，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文化版，以至於各種廣告，祥子都詳詳

細細地看着。

早晨的報上，滿是殺人事件和全家自殺的消息。祥子在公司上着班，在公寓睡着的時候，世上已發生了各種各樣的不幸事件了。

祥子一面吃早點的烤麵包，喝着牛奶，一面看着報上這些消息。感覺驚訝，也感覺同情。

報上有一個大標題：在靜岡縣的濱松附近，一輛公共汽車，在平交道上，撞上運貨列車，死傷了很多的人。這是十日晚間的事。報上說：出事的原因是由於平交道看守人的過失，和汽車司機沒有停車。當場死亡的四個乘客，姓名住址都登出來了。都是濱松附近的人。

祥子看到這個消息，只有普通一般性的感想：「所以，汽車眞是危險啊！」想着也就把這段消息放過一邊了。

姊姊現在一定在仙臺的伯父家裏吃早餐。要不就是趕早出門遊覽去了吧？她想起什麼「松島」、「瑞巖寺」，這些她只聽說而未曾到過的名勝之地，眼前彷彿看見姊姊愉快的臉兒。

祥子到了公司上班，整天都做的是打字工作。她打了好幾件 SEP. 11 TH. 的估價單、請款書、函件。

九月十一日！算起來，過了今天，姊姊就出去整兩天了。

報上說要有颱風，但是這一天夜裏，好像坐在瓶子裏一樣，一點風絲兒也沒有。這家公寓，

位置在高地上，祥子的房間，又是三樓，從窗口可以望見大久保和新宿方面的一片燈海。那繁華熱鬧的一帶的上空，就像「極光」似的，迷茫地發着亮。

祥子最歡喜一面眺望着這一帶的夜景，一面聽音樂唱片。今天晚上，她挑了一些靜靜的音樂唱片，繼續聽了五張。這也是姊姊選擇了買回來的。

八點鐘左右，聽到有急匆匆奔上樓梯的脚步聲。祥子以爲總是公寓裏不知哪一個住客回來了，反正與自己無關，也沒有去注意。不想脚步聲音很正確地在自己房門口停住，敲起房門來了。

「笠原小姐！」

來的是一個男人，聲音很大很粗：

「電報！」

祥子一邊答應，站起身來，心裏第一個預感，電報一定是姊姊打來的。

也許姊姊行程忽然變更，通知我要回來吧？雖然太急促一點，可是姊姊的脾氣就是這樣，與會一過，立刻就要回家的。

接過電報，趕快看電報的封口，發電局是「濱松」。「濱松」！當然不是姊姊打來的了。不過「濱松」沒有熟人呀！可是收電人又確實是祥子的姓名，她不由地偏着頭思索。

送電報的人着急催促：

「請您快蓋個圖章罷！」

祥子一面聽着報差走出去的步聲，把電報打開。

「笠原信子因交通事故死亡，請速來濱松市南遠交通公司。」

祥子猛一下也沒有看得明白，祇知道姊姊死了。就只這一句，已激烈的打擊了祥子的中樞神經，只覺得天旋地轉，耳朵裏汪汪直響。心撲撲的跳，兩腿脫了力。站也站不住，軟癱在蓆子上坐着。拿着電報紙的手直哆嗦，紙上的字都在幌盪。衝擊使頭腦變成眞空，把全身的知覺都奪去了。

她不能相信！

在現實上，要叫她相信，要認姊姊死了，還需要一段距離。可是，這個距離，已隨着時間而漸漸縮短了。

姊姊死了！儘管祥子不相信，但是這封電報放在面前的現實，卻向她進攻着。

祥子想：這得鎮靜一下！她出了汗。

「笠原信子因交通事故死亡，請速來濱松市南遠交通公司。」

電報上的話，反覆地向祥子喊叫着。

交通事故？祥子想起今天早晨看到報上的消息了。在靜岡縣濱松市附近，公共汽車撞上貨物列車，死傷了好多人。不錯！報上登的，那輛汽車是南遠交通公司的！

信子姊姊，就在那輛汽車上嗎？

很奇怪，祥子不相信這是眞實。不過，和剛接到電報時的疑惑不同，她現在抱的疑問，是有理論根據的。

姊姊是往仙臺去的啊！現在應該在東北地方旅行着啊！她怎麼會跑到相反方向的濱松去，坐了公共汽車，碰上這種事呢？

她想：這也許是弄錯了。汽車公司把死的人的名字弄錯，打了電報來的吧？不過她這個想法，像薄霧一樣，不久就無力地消散了。因爲她又想另外一個根據。

姊姊的定期車票的夾子裏，夾着有一張自己和祥子並肩照的照片，一向都是這樣隨身帶着的照片的反面，寫着有姊妹倆的姓名，生年月日，和住址。旁的人雖也歡喜在車票夾子裏放個一兩張照片，但是照片反面寫的這些東西，卻是姊姊一向有條不紊的一種作風。

汽車公司想必是看到這照片反面的字，知道了姊姊的姓名住址，纔打電報來給祥子的。要不然，他們怎會知道祥子的姓名呢？這一點，可以證明姊姊的死，是事實，不會錯了。

姊姊死了！這是不管你願不願意硬豎在面前的現實，不過還有一點想不通，就是她死的地

點。在方向上是相反的。

姊姊爲什麼往濱松去的呢？又爲什麼搭上了那一輛汽車呢？

姊姊對祥子說，是上仙臺伯父那邊去的呀！她好容易纔得到休假，很高興地說要往東北地方去旅行的呀！她不會往什麼濱松去的呀！直到現在，姊姊從來沒有向祥子說過一次謊話呀！眞奇怪，姊姊爲什麼原因往濱松去，以致於遭到這次的橫死呢？只有這一點，怎麼想也想不通。

但是，祥子顧不得再細細地想這些問題了。她只急急忙忙地收拾東西準備出門。她好像奔跑了很多路似的，心裏咚咚的直跳。喉嚨乾燥的要出火。

祥子提着皮箱下了樓，順便到公寓管理人那裏，借火車時間表看。

管理人問：

「現在夜裏，您還要出門嗎？」

「到濱松去。」

二十一點十五分，有一趟快車「瀨戶」號開出。半夜兩點五分到濱松。

「喝！很遠哪！有要緊的事嗎？」

「姊姊……聽說姊姊死了。」

管理人隔着玻璃窗，張大嘴巴，瞪圓了眼睛。

坐上計程車，車子開動，祥子纔哭了起來。現在要去和死去的姊姊見面，頓時覺得一切都是實在的感覺了。

司機聽到她的嗚咽之聲，以爲她在吩咐什麼話，回過頭來望了望。只見祥子握着手帕掩住臉。司機又默默地把眼光轉向前面。

將近九點鐘，到了東京車站。祥子在車站發了個電報給南遠交通公司，告訴他們搭「瀨戶」號快車到濱松。半夜三更，一個人跑到陌生的地方去，要是沒有人來接，什麼事也辦不了。她不能等到明天，那怕一分一秒，也要早見姊姊一面。

發過這個電報之後，祥子忽然想起：南遠公司報凶信的那個電報，來得很遲呀。

據今天早晨的報上說：濱松的汽車事故，是昨天下午六點發生的。從昨天上午六點起，經過二十個小時，纔發電報來通知祥子，這是什麼道理呢？未免太遲了！

當然，那邊發生了這麼大的意外事故，一定很亂。不過，就算他們查究死者的姓名住址，很費了點時間，那也似乎太遲了呀！爲什麼沒有能再早一點查出來呢？

火車很擁擠。祥子好容易纔找到一個位置，坐了下來。

火車一會兒就開了。從車窗看出去，東京的夜景燈火，漸漸離遠，漸漸地散開，看不見了。

姊姊爲什麼不往東北，而到濱松去了呢？

祥子呆呆地望着窗戶，一直想着這個疑問。

車過藤澤，暗暗的夜空，航空管制的光芒，來回的旋掃着。燈光的旋轉，和祥子心裏疑問的明滅一樣，起伏不定。

醫院

（一）

半夜兩點鐘之後，列車駛進了濱松車站。

列車上的乘客，差不多都已入睡，祥子下了車。深夜的月臺上，人影稀疏，站員縮着肩膀走着。

遠處站着兩個人，看見了祥子，兩人彼此對望了望，慢慢地走近前來。

祥子正舉眼向出口那邊找尋。

「對不起！」

兩人之中，一個年紀大些的開口問道：

「您是笠原小姐吧？」

祥子見兩人臂上都纏着黑布喪章，知道是汽車公司的人來接她的，便答道：

「不錯。我是笠原信子的妹妹。」

「老遠的勞您駕，惶恐得很！我們是南遠交通公司派來的。這一回，眞是想不到……」

開車的鈴聲響了起來，他底下還說些什麼，也聽不清楚，祇看見他連連的鞠躬。另外一個年輕些的，連忙把祥子手裏的皮箱接過來提着。

祥子跟在汽車公司社員後面，跨上天橋的樓梯的時候，鈴聲停止，祥子坐來的列車開動了。一扇一扇亮亮的車窗，愈走愈快，從月臺滑出去了。

走出收票口，有一輛汽車在外面等着。司機一見汽車公司的人出來，便把車門打開。

「請上車！」

祥子跨上車，年紀大的社員坐在她旁邊。年輕的社員，把祥子的皮箱放在膝上，坐在司機旁邊的助手位置上，臉向着前面。

他們也沒有吩咐什麼，司機就向前開去。

社員告訴祥子：

「我們到醫院去。」

深夜的濱松市上暗暗的街道，和夜風一起由車窗旁邊閃過去。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

這個社員始終不提姊姊的事，祥子忍不住開口問道：

「出事之後，我姊姊立刻就死了嗎？」

社員坐着很恭敬地一鞠躬，低聲道：

「是！關於這件事，等到了醫院，再向您報告……」

祥子默默地望向車外。兩邊建築物的黑影，在窗外駛過。街燈冷冷清清地排在路上。姊姊就在這舉目無親的地方寂寞地死去了，想着眞好像是一個夢。

社員低聲音問道：

「很失禮！請問您府上還有什麼人？」

「就只有我。一個姊姊，一個妹妹。」

「唉！那眞是……」

那社員又低頭鞠躬。

到現在爲止，不管是誰問到，祥子都是說「一個姊姊，一個妹妹」。但是，以後只有自己一

個人了，答話的方式要改變，祥子還沒有想到呢。她現在纔注意到這一點，覺得好像失足掉下深坑裏一樣。

汽車走了十分鐘左右，停在醫院門前。前面坐的社員先下車拉開了車門。祥子抬頭望望這棟房子，三樓上有三個窗子還有燈光亮着。她心裏戰慄起來了。

社員領着她向裏面走。電梯想必已停了，爬上好幾座暗暗的樓梯。

房子裏到處有一股藥水味兒。迎面碰到的護士，停住脚步，望着祥子他們走過去。

走完樓梯，到了一座長長的走廊，領路的社員帶着祥子向右走。祥子的高跟鞋，在水泥地的走廊裏，發出喀喀的步聲。

社員走到一個房間前面停住，敲敲房門。房門一開，裏面明亮的燈光就照到走廊裏來了。

祥子被請進房裏。這裏好像是什麼病科的事務室，放着椅子桌子，電燈亮亮的開着。有兩個穿西服的人坐在裏面。一個胖胖的，一個瘦子。

他們看到祥子，都站了起來。桌上放着茶壺茶杯，可以知道他們是在此地等祥子來的。

從車站把祥子領來的那個社員，向那胖胖的人耳邊說了幾句什麼。胖子大大的點點頭，重新正面望着祥子的臉。他的一雙眼睛小小的，但是神氣顯得很老練。

「大遠的勞駕過來，您很辛苦啦！」

胖子彎腰行禮，一面用他粗粗的手指頭，捏着一張名片遞過來。祥子見名片上印的是：「南遠交通股份公司庶務課長　竹尾新助」

竹尾上半身還向前探着，問道：

「您是笠原信子小姐的妹妹嗎？」

祥子在他們注意環視之下答道：

「是的。我是笠原信子的妹妹，笠原祥子。接到電報，說是姊姊撞車死，，叫我馬上就來。」

「是的，是的！電報是我們發的，我想您一定很受驚了！」

竹尾說到這裏，伸出手掌請祥子坐，那領路來的社員，像僕役似的把椅子向前推過來。

竹尾使了個眼色，那一個瘦子，從西服裏邊袋裏，取出一個長方的皮夾子來。祥子一看就認得是姊姊放定期車票的。

竹尾打開給她看：

「這個車票夾子是？」

祥子答道：

「是姊姊信子的。」

竹尾點頭道：

「我們看到夾子裏的照片，纔知道您的名字住址，因此發電報給您。」

竹尾盯着祥子的臉兒：

「不錯，和照片上一個樣！」

竹尾說着，還望望旁邊的人，似乎徵求他們的同意。

他見旁邊的人也點頭表示同意，便重新把他胖胖的身體彎下腰來，鄭重地說：

「這次，令姊遭到這樣的意外，實在可痛，我謹代表南遠交通股份公司，向您表示哀悼之意。」

話說得很莊重，好像讀祭文似的。

祥子站起來，默默地低頭答禮。竹尾向她臉上打量着，問道：

「您打算怎麼樣？現在就看令姊去嗎？」

祥子抬起臉兒：

「立刻就去！」

「不錯！不錯！」

竹尾被祥子堅決的語調壓倒，稍稍有點着慌亂：

「那麼，現在就領您上病房去。回頭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向您報告，商量。」

竹尾先站了起來，祥子跟在他後面 。心跳得非常難過。好像要到一個非常恐怖的地方去似的，膝蓋發抖，雙脚都脫了力。其餘幾個人，跟在祥子後面，好像要跟去看熱鬧一樣。

病房就在隔壁。祥子頭一眼看到的是房裏床上蓋的白布，和醫師與護士身上的白衣。白布隆起着，看得出布下面睡着有人。房裏充滿着藥水氣味。

還有一張床是空的。大家進來之後，在空床的旁邊，排成一列站着。

祥子被引到白布蓋着的頭部旁邊。竹尾在祥子身後，輕輕的抬起手來，指着祥子。那位青年醫師和護士，面對着祥子，醫師輕輕的、護士深深的鞠了一躬。

在沉默之中，竹尾向醫師做了個手勢：

「那麼……」

青年醫師伸出白白的手指，掀起白布的一端。

閉着眼睛的姊姊的臉出現下。失掉光彩的皮膚，顯着蒼白之色。祥子把手帕掩住嘴凝視着，嗚咽之聲，自然地由喉嚨裏衝了出來。

其餘的人，看到這樣光景，都悄悄踮着脚走出了病房。他們是來確認祥子是不是死者的妹妹的。

（二）

姊姊由頭頂到頰部，都包着白繃帶。頭髮從繃帶的縫裏露了出來。看上去，好像蠟製的標本一樣。

祥子握着姊姊冰冷的手，哭了許久。啜泣與嗚咽，震撼着祥子。病房裏空空的，只剩下她們姊妹。電燈放着微弱的光。暗暗的屋角上，升起悲戚的氣氛，籠罩了整個病房。

姊姊的嘴微微張着，露出雪白的牙齒。她這美麗的牙齒，和生前毫無兩樣。祥子對於孤獨一人在這種地方結束了生命的姊姊，傷痛之心湧將上來，再也熄不下去。嗚咽的聲音，自然越發止不住了。

再也聽不到姊姊的一句話了。這太不合理了 。她微微開着的嘴唇，正是要出聲說話的樣子呀。但現在已變成一個僅具形體的物質了。雖然到了姊姊面前，姊姊所有一切申訴說話的機能，都已崩潰了。

過了好久，祥子拿出自己的粉盒，替姊姊化粧 。用梳子將她的頭髮梳好，撫摩她冰冷的雙頰。這是對姊姊的最後的愛撫了。

房門推開，醫師帶着護士進來。醫師看到祥子的樣子，站在旁邊半天沒有做聲。

「眞是想不到的橫禍！」

醫師兩手交叉在面前道：

「抬到這裏來的時候，還有氣息。但是，我們看得出來，這僅是時間的問題了。全身都是打撲傷，內部出血很厲害。」

醫師不慌不忙的說明：

「多半是肝臟或是腎臟出血，但是沒有挽救的希望了。到此地的時候，人已經意識不明。斷氣是……」

醫師看了護士遞過來的紀錄卡片：

「九月十一日的上午三點廿九分。從抬到這裏來的時候起，還活了八個多小時。打過強心針，一切的急救，都儘量做到，無奈抬來的時候已是絕望的狀態……眞是遺憾得很！」

祥子簡短的謝過醫師，接着問道：

「姊姊的樣子，有什麼令人注意的地方沒有？譬如要想說什麼話的……」

「那……」

醫師偏着頭思索：

「打開頭起，就意識不明啊……」

「沒有什麼苦嗎？」

「照那受傷的情形看起來，恐怕沒有感覺痛苦的時間了。」

「一直到最後，都是先生看的嗎？」

「是啊。到臨終爲止，我都在旁邊。直到心臟停止跳動，始終把聽診器放在胸口的。」

醫師強調說明，在急救處置上沒有遺漏之處。忽然又好像想起一件事：

「不過，現在回想起來，抬到這裏來的時候，雖在朦朧狀態之中，似乎還微微地有一點知覺。」

祥子望着醫師的臉，等他往下說。

「從救急車上抬下來，用擔架搬到這張床上來的時候，我是頭一個上去看的，握住她的手腕，想給她診脈息，那時，令姊好像想要用力和我握手的樣子。」

醫師好像也說不出所以然：

「也就是這麼多。以後就完全的昏睡狀態，所以，這種情形也就沒有發生第二次。」

祥子想：這一定是姊姊在昏迷之中，誤以爲是妹妹的手而握上去的。想到姊姊死得可憐，又把眼光望到姊姊臉上去。姊姊的嘴唇開着，好像要叫「阿祥」的樣兒。祥子的眼淚又湧出來了。

汽車公司的那個瘦社員，像影子似的悄悄走了進來，從容的做了個手勢，請祥子到原先的房

間去。

祥子向房門口走，醫師在她耳邊低聲道．

「遺體就搬到太平間去……」

祥子心又縮緊了。聽這句話的口吻，好像已死的人，沒有資格再放在這房間裏所以要搬走的意思。這裏事務式的交代，聽着稍稍覺得冷酷。

走到原先那房間裏，胖胖的竹尾課長，站了起來。他那雙細細的眼睛，似乎疲倦要睡的樣兒。他一定是想撐着不睡，和這裏的社員們閒談到現在。桌上的文件匣後面，還放着有威士忌的酒瓶。

「眞是太不幸了！簡直像一場夢！」

竹尾很恭敬地說。膝蓋拼攏，兩手放在膝上：

「聽說府上就只有令姊和您兩位？」

他大概聽到上車站迎接的社員說的。祥子向他點點頭。

「那，那可眞沒有話可以安慰您！以後您可太寂寞了！」

竹尾表示過弔慰之後，從袋子裏取出一本小册子。又把眼鏡戴上：

「那麼，我現在把發生這件不幸事故的經過情形，向您報告一下。」

他的神態，不僅是祥子，似乎也要叫肅默地坐在周圍的部下，同時注意聽着的樣子。

「九月十日下午六點，本公司往辨天島的公共汽車，第二十一號車，由濱松車站開出。這一趟車，接的是十七點四十分下行快車「西海」號，和十七點三十八分上行快車「浪花」號的客人，所以相當擁擠。因此都要派兩部車子。當天也是一樣，在發生事故的二十一號車的前面，還有一輛十七號車。辨天島在濱松湖畔，是風光明媚，有名的觀光名勝之地。因此，搭公共汽車去的客人很多。從濱松車站去，需要四十分鐘左右。」

竹尾看了看手裏的小册子：

「出事的那個平交道，在市郊的××町。兩部公共汽車開到平交道的時候，是六點十分，十八點六分開往豐橋的下行普通列車已經過去了。上行的普通列車是十八點二十七分，還得過一會纔來，也就是說：下午六點十分的這個時間，是沒有列車經過的。這一點，每天在平交道上來往的司機、車掌都知道的。也可以說：他們在習慣上知道這一點，反成了這次車禍的原因之一。」

竹尾說到這裏，看着祥子的臉。

「當時，在那一帶，正下着很厲害的驟雨。因此，遠處都模糊得望不清楚。還有，那看守平交道的人——這是這回車禍的最大原因——沒有把遮斷栅放下。後來問他，說是上便所去了。這是鐵路局方面要負責的。」

竹尾對於這一點，強調的加以說明。這一定和以後賠償死亡的撫慰金有關係。

「遮斷柵又沒有放下，而且司機每天來來往往，一向知道這時候沒有列車經過，所以前面第一輛車的司機，雖在平交道的前面，停了一下車，車掌下車望了望，回到車上一聲招呼，就繼續開過去了。那個女車掌在傾盆大雨之下跳下車去，沒有確實看清楚，就匆匆回到車上招呼開車，這是我們這邊的疏忽。剛纔說過，這個時間是沒有列車經過的，她心裏有這個先入爲主的觀念，又碰上這場大雨，視線模糊了。加上現場的前面一點就是鐵路拐彎的地方，看不到遠處。可以說，種種的壞條件，都湊到一塊兒了。」

竹尾透了一口氣，接着說道：

「因此，前面一部十七號汽車，平安無事開過了平交道。跟在後面的就是二十一號車，頭裏一部車既然已經開過去了，這一部也就沒有停車，立刻跟着過去。兩部車的間隔大概五公尺。可是……」

竹尾說到這裏，加強語氣：

「可是，這時，司機突然在雨中發現了岡崎方面開過來的貨車。他萬想不到會有這麼一列火車來的，大驚之下，不知是應該刹車？還是加足速度衝過去好。因爲就此刹車，由於衝力的關係，汽車的前半部，還是要衝到鐵軌上去，而火車已經到了眼前。因此，司機決意加快速度了。

這一列意外的火車，是臨時加班的上行貨車。到現在爲止，這個時間裏從來沒有火車來過。平交道看守人的疏忽，也是由於這個來的。」

竹尾伸手端起茶杯：

「我覺得司機在一刹那之間所決定的處置，並沒有錯。因爲縱使刹車，前半個車身也絕對要滑上平交道，所以只有加快速度向前衝。不幸的是，公共汽車的車身太長，前半個車身雖衝出去了，後半部卻沒有逃得過！火車撞上汽車的後半節，汽車被衝出十公尺多遠，橫着倒了下來。」

竹尾說到一個段落，喝了半杯茶。

祥子垂着頭聽着。想像着當時的凄慘的光景。

「因爲這個關係，汽車上傷亡的客人，都是坐在後半節的。前面的客人雖然也有受傷的，都不重。後面可太厲害了。車子破得一塌糊塗。當場就死掉四位客人。重傷的八位，不幸令姊就在這八位之中。」

「令姊立刻就被急救車送到這醫院來，但是醫師一看就說沒有希望了。以後的經過，我想您剛纔總已聽見醫師談到了。這眞是太不幸，我們也不知怎樣道歉纔是。敝公司總儘量在弔慰方面設法。」

竹尾課長說完，深深地低下了頭。

（三）

祥子又流出眼淚。姊姊遭到這種意外災禍，眞是太令人不能想像了。不管這位課長怎麼會講話，怎樣的解釋、道歉，姊姊總是不能復活了。

自己的心理支柱的姊姊，親切愛護自己的姊姊，常把工作上的事，愉快告訴自己的姊姊，她那說話的聲調、動作、習慣，都活現在眼底。

姊姊到底爲什麼特地到濱松來自找這種橫禍呢？爲什麼不照預定行程上仙臺去呢？祥子對於姊姊這令人費解的行動，甚至感到憤怒了。

「最初，我們查不出令姊的姓名身分，很着急了一回。」

竹尾課長又開口了。想必是身體胖，覺得熱？他掏出手帕來擦汗。

「人又昏迷着。我們顧不得失禮，只好在她身上，尋找隨身携帶的物件，可是沒有找出有線索的東西。」

祥子聽着，心裏覺得有點奇怪了。然則那個車票皮夾在那裏找到的呢？姊姊的習慣，總是把她放在皮包裏的呀！那個皮包也不見了嗎？不！還有這次出門提着的手提箱呢？到那裏去了呢？

「手提箱找到了。」

竹尾好像答覆祥子的疑問似的說：

「現場是那麼混亂，沒有能馬上找出來。到最後，剩下一隻不知是誰的手提箱。箱蓋上有一行N. KASAHARA的英文字。我們請警官會同了打開一看，裏面是換洗的衣服，化粧用具，還有東京百貨公司包裝紙包的一盒燒海苔。哦！對了！這箱子是令姊的遺物，得還給您。現在在公司裏保存着，明天當面交給您罷！」

這盒燒海苔，就是祥子託姊姊帶給仙臺伯父的禮品。照這樣說起來，姊姊自己一樣禮物也沒有買呀！也就是說：姊姊根本沒有打算上仙臺去呀！

祥子又湧起新的疑問了：姊姊是從來不扯謊的人哪！

「對了對了！皮包也放在那手提箱裏。我們爲了要查令姊的姓名，把皮包也打開看過。但是手包裏只有小粉盒，和一些零碎東西，再也找不到可以正確查出姓名的物件。我們只能憑箱子上KASAHARA 記號，推斷這是令姊的姓。只有一個姓，怎麼和家屬聯絡呢！我們眞急壞了！」

竹尾臉上表現着當時着急的表情：

「可是，後來發現了這個定期車票夾子……」

祥子越發注意聽着：後來？那是怎麼發現的呢？

「車禍的第二天，十一日，現在說起來，也就是昨天，鐵路方面把這票夾子送來了。據他們

說；是有人把這票夾子送到現場的平交道看守人——已經換了人——那裏的。他們想：也許是這次車禍中客人的東西，因此交到我們公司來。送來的時候是下午四點。離開令姊去世，已經過了十三個鐘頭。我們正在着急，接到這個，都非常高興。」

「手提箱上的 KASAHARA，和定期票上的笠原信子小姐，姓名完全相符。而且，夾子裏還有您姊妹兩位的照片，連住址和您的名字都清清楚楚寫在照片後面。所以，我們就趕快給您打了電報。」

祥子這纔明白，出事之後，通知的電報所以來得那麼遲，原來是查不出姊姊的姓名身份，而姊姊也就因此被放在醫院裏二十幾個鐘頭。

祥子問：

「送那定期車票夾子來的，是什麼樣子的人？」

竹尾答道：

「平交道看守人說：是一個小孩子。」

「小孩子？」

「是啊！他說是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問她在那裏拾來的？她說落在那邊溝裏。那條溝就在現場附近。平交道看守人也沒有問女孩子的名字，就讓她回去了。看守人想：這個皮夾或許跟這

次車禍有關，因此送到我們公司來的。」

祥子覺得：定期車票夾子何以單獨地落在溝裏。這一點有點奇怪！車票夾子平時總是放在手提包裏。剛纔竹尾說：皮包又在手提箱裏，那麼除非手提箱破了，皮包從破的手提箱裏蹦出來，否則是不會掉到溝裏去的呀！

祥子問：

「手提箱碰壞了嗎？」

竹尾答道：

「不！箱子很完整的。明天您就可以看到了。」

「旁的客人的東西呢？」

「也有很完整的，也有碰得一塌糊塗的。大概坐在後邊座位上的，東西也損壞得很厲害。」

祥子抬眼凝視着牆上的一點。她似乎在沉思着什麼事。

護士來報告：太平間已經準備好了。

「大概的經過是如此。您如果還有不瞭解的地方，明天您再問罷！關於這次車禍，公司方面會充分地負起責任，您不必客氣！」

胖胖的竹尾課長，把長長的一段經過說完，端起茶來喝着。

祥子在太平間伴靈，守到天亮。

姊姊已放在棺中，桌上點着線香蠟燭。供着銀紙做的蓮花，還有水果點心。南遠交通公司送來一對大花圈，和這空空落落的太平間，反有點不大配稱。

伴靈的除了祥子之外，還有汽車公司的兩個年輕的社員。胖胖的竹尾課長，和那瘦瘦的社員都沒有來。

這伴靈的一夜，非常的凄涼。好像冬天似的，只覺得寒冷澈骨。兩個社員祇是小心地低聲談着公司裏同事的話。

祥子兩手抱得緊緊的，一直在追索一個問題。

座位

（一）

信子姊姊的遺體，當天送往濱松的火葬場去了。要等到明天，纔能來檢骨灰。

南遠公司的竹尾課長，跟着送到火葬場。他向祥子說：

「公司給您準備着旅館。請到那邊去住！」

竹尾又道：

「我想：您很傷心的時候，住在煩雜的環境裏也不好，所以避開市內的旅館，在辦天島定了

房間。那邊風景也好，而且非常清靜。」

祥子點點頭。她覺得不管住在那裏都行。今天是和姊姊永久別離的最初的一夜。她要單獨一個人住着，把這一點刻在心裏。

「那麼，我們派人領您去。您一定很疲倦了，請多休息一會！」

竹尾還是非常週到而客氣。

「喂！」

他叫站在旁邊的一個青年社員：

「你送笠原小姐到旅館去！湖月莊！知道吧？」

青年社員鞠了一躬，奔過去叫汽車。

「知道了旅館名字，我一個人去好了！」

祥子不要人送，但是竹尾直搖手：

「別客氣！別客氣！」

他好像要盡量表示公司方面的誠意。

汽車來了，青年社員抱來兩件行李，放在車裏。一個是祥子自己的手提箱，還有一個是姊姊的。這個已變成遺物的手提箱，祥子到此地來之後，還是現在纔看到。

青年社員坐上司機身旁的助手位置，車子開動。竹尾課長向祥子微笑着鞠躬。

汽車先回到濱松市內，寬寬的柏油道路，對面碰到好幾輛開過去的公共汽車。寂靜的大街，漸漸地熱鬧起來了。

祥子把姊姊的手提箱放在膝上，用手撫摩着。箱子的重量，好像就是姊姊的身體。這隻箱子，是去年年底，姊姊用年終獎金買來，她還很得意的給祥子看過的。奶油色的皮，摸上去，滑滑的、冰涼的。

手提箱一點也沒有碰壞。連泥土染汚的痕跡也沒有。只有箱底的角上。有一點癟。要說變化，也就是這一點。

祥子拉開手提箱的拉鍊。箱子很滑溜地分開了。掀開一看，先看到上面一隻盒子的包紙。這是祥子託帶的海苔。

底下，有姊姊的蛇皮手包。還有紅皮的化粧用具包。從這些東西的間隙，露出姊姊準備替換的 Two-Piece 西裝，疊得整整齊齊地，放在箱子最下面，還是原來的樣子。

汽車忽然停住，祥子順手把箱子拉鍊拉上了。原來前面放下了遮斷柵，火車一條黑線轟隆轟隆地開過來。祥子的汽車旁邊，還有一輛卡車停着。

坐在前面的青年社員轉過頭來，表情很嚴肅，而又很恭敬地告訴祥子：

「令姊坐的那輛公共汽車，就是在這平交道上出事的！」

祥子搖開車窗玻璃，向外面望去。一個矮矮個兒年紀相當老的看守人，手撐着紅旗，望着火車通過。他的臉上沒有表情，似乎有點怕冷的樣子。一座小而舊的看守小屋，就在他的身後。

這裏已離開了市街，只有遠處看得見有房子。附近全是田圃，田的前面有樹林擋着。

姊姊就是死在這裏的！可是這裏的風景和姊姊的死，在實感上總聯不到一塊兒。爲什麼姊姊不死在我的旁邊，而在這種荒凉寂寞的地方送了命呢？這太不合理了。她想：爲了加深印象，還要到此地來再看一遍！

留神一看，停在旁邊的卡車司機台上，兩個滿臉骯髒的男人，一邊抽香煙，賊忒嘻嘻地向祥子望着。祥子連忙把車窗關上了。

車子在平原之中的道路上跑了二十分鐘。道路兩邊，到處還有樹幹挺粗的松樹，這是昔日「東海道」的遺跡。車過「舞坂」站前，立刻馳上一座長橋。

一邊展開着寬廣的水面，一邊平行架着一座鐵橋。

社員回頭向祥子說：

「快到了。」

過了橋，就是開着許多土產店的街。汽車從大路上轉彎進了橫路。

旅舘門面很大。汽車停到門前，社員便下來替祥子拉開車門，硬把兩隻箱子接過去。旅舘的下女也奔出來迎接。

「明天幾點鐘到那邊去？」

社員問的是上火葬場的時間。祥子答道：

「隨便什麼時間去，不一定，請不必招呼！」

青年社員爲難道：

「課長叫我要問清楚的。」

「眞的不要客氣！我一個人去。」

「是嗎！那麼，您回去的時候，一定請到公司來一下！」

社員把箱子交給下女，還低聲說了幾句，大概是關照招呼祥子的事，下女不住地點頭。

祥子被領進一間八席的大房間。蔚藍的海面，正展開在眼前。

祥子靠在欄杆邊眺望海景。「遠州灘」風平浪靜，一條白浪也沒有。漁船停在海邊，望去只像一個個的黑點。白色的客機，在天空緩緩地飛着。

一個上了歲數的下女，跪到席子上：

「南遠公司的先生關照過：恐怕客人有什麼不方便，叫我們不管什麼事都得招呼着，您儘管

吩咐，不要客氣！」

「謝謝你！」

祥子也沒有什麼事要囑咐她。下女給斟上茶，問了開晚飯的鐘點，走出房間去了。

祥子現在纔是一個人了。窗外海水的聲音很大。

兩隻箱子，整整齊齊地放在床上。祥子把姊姊的一隻拿了過來。箱蓋外面有一行英文：N.KASAHARA。祥子拉開拉鍊，把箱子裏的裏西，統統拿出來放在蓆子上。海苔的盒子、化粧用具包、手包、替換的西服。簡直好像是姊姊回到公寓房裏，關照祥子：

（阿祥！我累了！你給收拾收拾罷！）

祥子打開手包，裏面放的是鈔票皮夾、小粉盒、手帕、口紅。這些都是祥子常看見的姊姊的東西。

祥子從自己袋裏，把姊姊的定期車票夾子拿了出來。這是交通公司還給祥子的。據說是一個女孩子拾到，交給平交道的看守人，後來送到交通公司去的。本來應當是放在姊姊手包裏的呀。

祥子把票夾翻過來。裏面嵌着姊姊和祥子的照片。是兩年前照的，姊姊微笑着，手放在祥子肩上。

祥子從夾子裏，取出照片，把反面翻過來。上面寫着姊妹兩人的姓名和住址。別看姊姊有的

地方好像有點疏忽怕麻煩，像這種地方她卻很精細，很規矩。她的字也比祥子寫得好。但是，寫這字的人，現在再也看不到她了！

祥子把手包裏的東西，檢點了一遍，並沒有什麼變化。但是，總好像缺少了一樣什麼。缺少了什麼呢？一時想不出來。

（二）

海上的雲，開始發紅了。海水的顏色，也從近海起漸漸地暗將下來。

祥子想出去散散步再回來吃晚飯。她不但要上海邊，還打算到湖畔走走。

「你要出去嗎？」

下女把她送到門口。

走到外面一看，這一帶都是旅館。男男女女的客人，穿着旅館的和服，來來往往的走着。

祥子走過掛着「蛤蜊、貝殼」招牌的許多土產店前，跨過寬廣的道路，到了濱名湖湖邊，一個小松林中。

湖上也是一片暮靄。遠遠的地方，有一艘馬達小船，在那邊飛快地駛着。水面上還浮着海苔田。

看見海苔，祥子又想起來了：姊姊的手提箱裏，只有一盒海苔，是祥子託她帶給仙台的伯父。除此之外，姊姊沒有買一件禮品啊！姊姊素來喜歡買東西，不會不準備一點禮物送給伯父呀！

是不是姊姊根本就沒有打算往仙台去呢？如果是這樣的話，也就是姊姊對妹妹說了謊。姊姊從來沒有說過謊啊！爲什麼這回要扯謊呢？

馬達船駛去之後，又來了小舟，開始投網了。網撒將開來，水面激起了小小的飛沫。

祥子望着這些動作，忽然想起和這目前光景毫無關聯的一件事。

姊姊的手提箱太完整，太乾淨了。沒有一處碰壞了的地方。仍然和姊姊提着走出公寓的時候一樣。箱子的主人死得那麼慘，而箱子卻一點傷都沒有受到！

這個奇妙的現象，照昨天汽車公司那個胖課長的說明，似乎可以找到答案。

他說：「客人的行李物件，也有完整的，也有碰得一塌糊塗的。大概坐在後邊座位上的，東西也損壞得很厲害。」

後面座位的行李損壞得厲害，這一點是對的。因爲運貨的列車正撞在汽車的後半節，把牠撞出十多公尺，橫着倒了下去，行李物件，當然不免破損了。

但是那個課長又說：「因爲這個關係，汽車上傷亡的客人都是坐在後半節的。前面的客人雖

然也有受傷的，都不重。後面可太厲害了。車子破得一塌糊塗。當場就死掉四位客人。重傷的有八位，不幸令姊就在這八位之中。」

姊姊坐在汽車的後半節，所以受到重傷，死了。行李如若是在姊姊身邊，當然也應該破得一塌糊塗纔對呀！可是這隻手提箱卻是完完整整的！

是不是這隻手提箱當時放在前邊棚上呢？因爲放在前面棚子上，所以也跟前面的客人一樣，沒有碰壞。這樣推斷，似乎很近情理。

那麼，爲什麼姊姊和她自己的手提箱離開了呢？

推測起來，可能有兩種情形。第一個是行李棚上已放滿了物件，只有前邊有空，所以姊姊把箱子擺在前邊了。

第二個情形是，有一個姊姊所認識的「什麼人」，坐在前面，替姊姊把箱子放在他附近的棚上。

但是，第一個情況很難成立。因爲搭公共汽車的客人，在普通習慣上，總是先儘前面坐的。所以，客人的行李向棚上放，也應當是前面的先客滿。姊姊當時坐在後邊，大概是在旁的客人後面上車的。

祥子知道姊姊的脾氣。在東京，姊姊一起搭公共汽車的時候，姊姊都喜歡儘量的坐在前邊。

她總是對祥子說：

「阿祥！前面好哇！又不搖晃，又能看到街上的風景。」

有時候前面客人坐滿了，後面雖有空位置，她寧可抓住皮帶站在前邊。

這一回，大概因爲是出門旅行，所以破例的坐到後面去了。那麼，這隻箱子也應該放在她座位上面的棚上纔對呀。如若說是她座位附近的棚上滿了，而前面的棚反倒有空，這是不合理的。

所以，還是第二個情形比較合理。也就是說：有一個姊姊所認識的「什麼人」，先上車，坐在前面，把姊姊的箱子放在他頂上的棚上了。

漸漸地起了風，吹過來很濃的海潮氣味。天空的光線愈來愈暗，對岸已看見點點的燈光了。祥子轉身慢慢的往回走。

那個人，究竟是誰呢？他幫姊姊接過手提箱，姊姊能不客氣地交給他，他是誰呢？

跟着這個疑問，又接上了第二個謎。

定期車票的夾子，也該放在皮包裏而呀。姊姊平時都是這樣的。可是現在皮包又好好地放在手提箱裏呀！

車票夾子會不會從皮包裏蹦出來，而又再由手提箱掉到外面來呢？縱使汽車翻倒，行李滾

下，也不會一連滑出兩層呀！那除非是皮包口上的扣子壞掉，而手提箱的拉鍊也正開着。可是事實上皮包扣子和箱子上的拉鍊，都沒有這種情形呀！

這樣看起來，總是有一個「什麼人」，拉開手提箱，打開手包，把這個車票夾子拿出來的。除此之外，想不出別的可能來嘛。

姊姊出門的時候，帶了一萬多塊錢。這筆錢依然在鈔票夾子裏，並沒有丟掉。

爲什麼「那個人」別的不拿，單拿走那個車票夾子呢？而且，車票夾子在發生車禍的第二天，送到平交道看守人手裏。聽說是一個七八歲的女孩子送去。她說是在附近的溝裏拾來的。

姑且算他是眞的，可是出事之後過了整整一天，纔讓一個小孩子發現，這一點也奇怪呀！當時，一定有很多的人在出事地點收拾整理。假使那時候車票夾子落在附近的溝裏，決不會沒有人看見的呀！過了整整一天，反被一個小女孩撿到了，這是什麼道理？奇怪呀！

關於這一點，也可以有一個另外的解釋。就是說：有個「什麼人」，從姊姊的手包裏，抽出這個車票夾子，而第二天把它扔到溝裏去了。

爲什麼把這個車票夾子偷去？爲什麼藏了整整一天？又爲什麼特地把它扔到現場附近的溝裏？都叫人想不出是什麼原因。但是這個推測，似乎是最接近事實的。

祥子一邊想着這些問題，不知不覺已走到土產店的街上了。各旅館的客人，在街上散步，許

多一對一對的男女旅客，並肩走着。

店裏送出一陣陣燒蛤蜊的香氣。

這天晚上，祥子躺在旅舘裏，倚枕聽濤，腦子裏盡是想的這些問題，想得疲倦上來，纔睡着了。

（三）

第二天早晨，祥子很早的離開了旅舘。

那個上了點歲數的下女留她道：

「您動身這麼早啊！從容點，看看風景再走不好嗎？」

但是提早動身，是祥子昨天夜裏考慮了很久所決定的。旅舘的賬，交通公司已關照過了，由他們付。

祥子叫了計程車，向濱松去。早晨的太陽，照在寬廣的道路上。小汽車、公共汽車、卡車，都急急忙忙的在高速東海道上飛馳着。

一輛黑色的克來文，車頭豎着黃色小旗，近面駛過。車裏一男一女，靠得緊緊地坐在裏面。

祥子腦子裏閃起一個疑問：

姊姊搭的公共汽車，是往辨天島去的。姊姊和那一個「什麼人」，爲什麼不從濱松車站叫計程車去呢？

當然，搭公共汽車去，也並沒有什麼不對。不過，照祥子想：姊姊和那個「什麼人」往辨天島去，總該要叫計程車去。姊姊並不是打這種小算盤的人呀！

看見前面的平交道了。遮斷棚高高地掛起着。祥子關照司機：

「開過那平交道就好了！」

司機似乎覺得奇怪：爲什麼在這裏下車呢？把車子停了下來。

祥子拎著兩隻手提箱，跨下汽車。平交道就在眼前。

田、樹林、遠處人家的屋頂，都在朝陽之下，顯得分外淸楚。空氣澄淸，臉上覺得冷颼颼的。

四條鐵軌，向左右伸張着。下行火車的軌道，過去一點就是轉彎的地方。陽光照在軌道的轉彎角上，發着冷冷的光。

祥子站在這裏凝神細看了五分鐘，因爲這裏是姊姊遇難的地點，她要把這裏的風景印進腦子裏去。同時，也想對於姊姊的不合理的死，找出一個答案來。

祥子走進平交道看守人的小屋。

昨天在汽車中看到的那個矮矮的老看守，正在小屋裏吸煙，面前來了個人影，怔了怔，抬起眼來。

祥子向他招呼：「您好！」

「啊?!」

「前兩天在這平交道上，發生過車禍不是?汽車被火車撞倒，倒在哪裏的?」

老看守一眼不瞬的盯着祥子的臉。

「我就是死在車禍中的客人的家屬。」

老人把煙蒂丢掉，站了起來：

「哦！那眞是不幸的事！」

他很恭敬地摘下帽子，一頭白髮，深深地鞠躬：

「想不到的飛災橫禍！像這回這麼大的事故，自從有了這個平交道，幾十年來，還是頭一次呢。那個看守人，已經被警察逮去了，可是他也幹了十二年啦，沒有出過事呀！說他疏忽，還不如說是有鬼！偏偏那時候沒有看見火車過來……」

老人從小屋裏走出來，用他滿是皺紋的手指，指着右首的軌道：

「那邊不有一棵柳樹倒着嗎！就是那裏。汽車橫着倒下去，把柳樹也碰斷了。」

柳樹並不大，從正中折斷，斷處的樹身，還露着白色。

祥子合掌瞑目，眼淚又要流出來。

老人瞇着眼望着祥子：

「您從那裏來的?」

祥子轉過身答道：

「從東京來。」

「從東京?」

老人睜大了眼：

「很遠哪！對了！汽車客人裏面，是有一位東京的年輕小姐死了。」

祥子低眸道：

「就是我的姊姊呀！」

「喝！是嗎！那可眞是……」

老人又鞠下躬去。

「哪！老伯伯！」

祥子抬起眼來：

「我姊姊的定期車票夾子，聽說有人撿來送給老伯伯的？」

「對了！對了！是這樣的。」

老人點頭：

「是一個女孩子。不是七歲，就是八歲。她說是在那邊溝裏拾來的。我把它交給車站上了。」

「謝謝你，老伯伯！」

祥子道過謝，又問道：

「那個女孩子，是誰家的？您知道嗎？」

「就是這裏附近人家的。不過，小姐！那女孩子撿到車票夾子這些話，都是假的呀！」

「您說什麼？」

祥子盯緊了老人臉上。

「後來，那女孩走過這裏，我問她的。她說是丸藤食堂的下女阿常，把車票夾子叫她送來，關照她這樣說的。」

祥子噤住了：

「食堂的下女？」

「是的。那個叫阿常的下女，後來經過平交道的時候，我也問過她了。她說：那個車票夾子，是到食堂來的一個男客託她的。」

「……」

「好像說是：那客人給過她的小賬，說在溝裏撿到這個車票夾子，託她送給平交道的看守人。聽說還關照她：不要提那客人，就說是她拾到的。」

祥子連眼都不霎了。

「阿常那傢伙忙得很，就交給在那裏玩的女孩子送來，叫她照樣這麼說。所以，撿到票夾的，不是那女孩子。是丸藤食堂的那個客人。」

祥子心裏大震：

「那個，丸藤食堂，在那裏？」

老人抬起手來，指着那個方向：

「打這條路上一直去，差不多一百公尺，就在右邊的角角上。」

(四)

丸藤食堂的門面倒相當的大，現在還是早晨，店裏空空落落地，只有一個十六七歲的下女，

用一個洋鐵水桶向地下灑水，正在打掃，聽到祥子說話，她回過臉兒來。

「對不起！你是阿常嗎？」

下女一面打量祥子，搖搖頭：

「不是，阿常昨天辭了工了。」

祥子不禁追問道：

「她走了嗎？」

「是的。」下女提起圍裙擦手上的水。

「阿常辭了這裏，到什麼地方去了？你知道嗎？」

「我不曉得，老闆娘也許知道。」

祥子叫她把老闆娘請了出來。老闆娘出來了。

胖胖的。四十來歲，一副沒有睡好的臉兒。

「不知道哩。常子辭工的時候，說是上東京去，那種女人，誰知那她上那裏去？……」

老闆娘對於辭了工的下女，印象似乎不大好。

祥子覺得來的眞不巧，怎麼常子偏偏昨天辭工走了：

「眞糟糕！我特地來有事要找她呢！」

「不知道您找她是什麼事，不過您既然這麼着急，向阿常的家裏打聽一下好不好？」

老闆娘倒很親切。

「知道她家裏的地址嗎？」

「今年夏天，常子的父親，有一張郵片來問候我的。您請等一下。」

胖胖的老闆娘，向店堂後邊去了。一會兒，拿着一張郵片出來：

「喏！就是這個！」

祥子接過來看，毛筆寫的，字很壞，像一個鄉下人的手筆。發信人的地址姓名是：

『山梨縣西八代郡下部町波高島××番地齋藤稔次郎』

祥子把它抄在小册子上。

祥子又問到客人託常子送定期車票夾子的經過情形，可是老闆娘和這個小下女，都說一點也不知道。

祥子在店前的招呼站，搭上開往濱松市的公共汽車。

對了！現在得調查姊姊爲什麼不叫計程車而搭公共汽車往辨天島去。

用不着十分鐘，就到了火車站前的終點。終點旁邊就有十幾輛計程車停在那裏。既然有這麼多的計程車，姊姊不會不叫的呀！

但是，這個疑問，祥子走到旁邊的計程車站一問，馬上就得到了答案。

「噢！那一天哪……」窗口的站員告訴祥子：

「剛巧傍晚五點鐘過後，忽然下起雨來了。因此，，搭五點三十八分上行快車，和五點四十分的下行快車來的客人差不多同時出火車站，都紅了眼睛搶計程車。那時候，大概整整三個鐘頭，一部空車也找不到。所以上辨天島的客人，大部份搭公共汽車去了。」

經過情形明白了。姊姊也是沒有叫得到計程車的一個客人。因此，不得已，坐上那部前生註定的公共汽車。那時候，有個「什麼人」，替姊姊提着手提箱，坐到汽車的前面……。

爲什麼那個「什麼人」坐在前邊？而姊姊坐到後邊去了呢？爲什麼不坐在一起呢？不會佔不到位置呀！先上車的那個「什麼人」，應該可以替姊姊留一個位置呀！

發生了那樣的慘禍，那個「什麼人」，卻從放在姊姊手提箱裏的手包中，把車票夾子抽走了。這是爲了什麼呢？把車票夾子在手裏捏了整整一天，又用那種轉彎抹角的方式還來了，這又是什麼道理？

祥子忽然想起一點，懍然一驚。

昨天她覺得姊姊的手包裏裝的東西，似乎缺少了一樣什麼，現在想起來了。那是姊姊時常帶在身邊的一本小册子。小小的，深綠色的簿面，姊姊主要是用來記報社工作上的有關事項的。上

面寫滿了很小的字。作爲一個編輯人，身邊離不開這本小册子的。

這本小册子現在沒有了。

祥子凝望着火車站前的熱鬧光景，站在那裏茫然無措的出神。

入社

（一）

姊姊的喪事，是祥子一個人主持的。

喪主雖說是祥子一個人，姊姊服務的報社文化部的人，卻來了很多。

文化部長知道她家裏就祇姊妹兩人，特地派了一位女課員，和一位世故老練的中年的庶務課員來幫忙。

文化部長的姓名叫大島卯介，四十多歲，很溫和的一個人，「大的美學系出身，喜歡看畫，

因爲興趣關係，聽說現在還在研究什麼西洋美術史。他在報社並不得意，但是部員們都很敬仰他的人品。這些都是姊姊在世的時候告訴祥子的。

「你一個人覺得沒有倚靠吧？令姊很能幹，是一個大好人！你有什麼問題，我總儘量幫忙！」

大島部長在姊姊靈前行過禮之後向祥子說：

「以後打算怎麼辦？還繼續在現在做事的地方工作嗎？」

祥子抬起頭來：

「如若可能，我想到出版社去。」

部長聽了祥子的回答，覺得很意外。

「出版社的待遇很低啊！」

部長望着祥子的臉上：

「現在不是在貿易公司工作嗎？薪金很高吧？」

「也不怎麼特別高，也不低。」

「出版社恐怕要比貿易公司低得多嘍。而且，你進去了又是新進人員啊！你不管這些，還是要去嗎？」

「是的！」

祥子很堅決地點頭。

「想接着姊姊幹文化工作，是不是？」

部長微笑了。

繼承姊姊，做一位女記者。祥子確是抱着這樣的希望。但是部長只當她是青年女性對於絢爛多姿的文化事業的一種憧憬。

「好！你的希望，我給你留意！」

部長很親切地說：

「先寫一份履歷給我！好吧？」

「是！謝謝您關照！」

祥子鞠躬道謝。這時，她以爲部長總是找熟識的出版社替她介紹。

辦完喪事，祥子向公司告了三天假。把姊姊的遺物統統翻出來整理。這些東西上面，都留着有姊姊的手澤。每一件每一件，祥子都能回憶出來。

也有打開紙包問（阿祥！這個怎麼樣？）的衣服。

也有拖着祥子跑遍了百貨公司纔決心買來的裙子、和服、皮包，以及各種的飾物，沒有一樣不和祥子有關聯的。事到如今，越發明白姊妹倆的生活，是何等的密切而不可分。

但是，祥子所找的，並不是這些東西。她需要的是姊姊寫的什麼字跡，或者人家寫給姊姊的信件。

姊姊是不記日記的。所以要想探索姊姊不讓妹妹知道的生活的另一面，只有在姊姊丟在抽屜裏那些斷片文件中找材料。

可是，找出來的，都是些毫無意義的紙片，寫壞了不成篇的信。人家寫給姊姊的信件、郵片之中，也沒有祥子所需要的資料。

她所要找的，是能夠尋出那個「什麼人」的線索。那可能是姊姊信子連對妹妹都瞞着的一個朋友。姊姊一向不管什麼都毫不隱瞞的告訴妹妹的，但是說不定並不完全如此。

總而言之，姊姊說是往仙臺去，卻從濱松搭公共汽車上辨天島。這樁事，總令人聯想到和那個「什麼人」有關。

有個「什麼人」，和姊姊一起坐上公共汽車。那個人坐在前面，替姊姊照管着行李。但是姊姊卻坐在後面。爲什麼非分開坐不可呢？

姊姊就因爲坐在後面，死了。而坐在前面的那個人卻沒有受傷。這一點，只看那個人替姊姊放在他自己旁邊棚上的手提箱絲毫沒有碰壞，就可以獲得證明。

可是，那個人沒有陪伴瀕死的姊姊。姊姊孤獨的死去了。那個人一見發生了意外的車禍就從

姊姊身邊跑掉了。丢下血肉模糊奄奄一息的姊姊，逃走了。

姊姊雖然昏迷過去，一定相信那個人在自己身旁。

醫師說：他握姊姊的手診脈，姊姊還用力的握了醫師的手。起初，祥子以爲是姊姊把醫師的手誤會是妹妹的，所以用力回握。現在看起來，不對了。姊姊一定以爲是那個人的手而用力握他的。

還有疑問呢。那個人把姊姊的車票夾子藏起來了。在那種突然的混亂之中，他居然想起這樣東西，手脚又這樣的快。這是一種可怕的冷靜行爲。這種冷靜，和兩人前後分座的這件事，是不是有相通之處呢？

但是，定期車票夾子，那個人以某種方式還了來。他託現場附近食堂的下女，叫她說是在平交道旁邊溝裏拾來的。而事實上，那個下女又轉託鄰居的女孩子送來的。總而言之，車票夾子在那種方式之下送了來。姊姊的姓名身份，也由此而查明了。

明瞭姊姊的姓名身份——也就是說：他是爲了要將姊姊的遺體交給家屬，而把車票夾子送來的吧？但是那個人自己沒有露面。恐怕是不便讓人家知道有他在一起吧？自己也不露面，也不叫人知道他的姓名，只把姊姊的姓名身份透露出來。

可是，這裏又有一點矛盾。起初從姊姊箱子裏抽出車票夾，把它藏起，後來又託人送來，前後的行動相反呀！爲什麼他沒有把車票夾一直藏到底呢？

不過，這也有個解釋。最初他藏起車票夾子，是倉卒之間，他想到姊姊的姓名身份不能讓人知道。他怕讓人家一知道，連自己也要暴露出來。抽走車票夾，丢下瀕死的姊姊不顧，都是他的自衞手段。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他還留在濱松附近什麼地方——他想起來了：不可以叫姊姊做一個無名的死人——這一定是由於那個人還有一點人性——不過，他仍然還是冷靜的。雖想把姊姊交給遺屬，他可還是照樣躲着，沒有露面。

祥子坐在房裏，把姊姊的遺物都找遍了，始終沒有發現那個人是誰的線索。大概姊姊以前就存心把那個人隱藏着不露痕跡的。

可是，倘若姊姊臨死之前，明白了那個人的背信行爲——把瀕死的自己扔下不管，逃了，姊姊心裏覺得如何呢？

（二）

可憐的姊姊！……祥子對於那個人丢掉姊姊，自己逃到安全地點的自私行爲，湧起了義憤。

那個人是誰？不知道。姊姊也沒有告訴過祥子。但是，那個人也曾露過一次面，有人看見過他。看見他的就是現場平交道附近的那個食堂的下女。

幾天之後，祥子一早坐上新宿車站開出的火車。這是中央線開往松本的準快車。

車開之後，過了差不多一個鐘頭，列車駛進了山岳地帶。山景已染上秋色。祥子靠着車窗，呆呆地望着車外流過的風景。初秋的風光，給她送來陣陣的涼風。

火車穿過好幾個山洞。暗了，馬上亮了，又暗了。光線激烈的明滅，象徵着她心裏的顫動。

——昨天，大島部長把祥子叫到報社，重新又問她：是不是一定要進出版社？

祥子說：是的。部長點點頭：

「怎麼樣？那麼就進我們報社好不好？」

祥子倒吃了一驚，沒有想到能進這樣大的報社。

「我想：你一個外行人，半路出家到一個小出版社去，也很不容易幹。待遇又低……我覺得還是我們報社好。」

部長溫和地望着祥子。

祥子半信半疑地：

「不過，能辦得到嗎？」

「我們報社裏，倒比較有人情味。比方說：社員死了之後，總盡量用他的遺屬到報社來做事。」

部長又道：

「眼前，就有去世社員的寡婦太太，在這裏工作。你的姊姊很能幹，幫我們做了不少事，我很感謝。所以，你既然希望進出版社，同樣地都是文化工作，何不到報社來呢！」

「多謝您關心！」

祥子一面道謝，感動得要掉淚：

「如果可能的話，一定請您關照！」

「那麼，就這樣辦！我努力進行看看！」

大島部長微笑說：

「社員的遺屬，在入社的條件上，有利得多。我想大概沒有問題。你要是能來，我請你接辦你姊姊的工作。」

「謝謝！不過，我卽使僥倖進了報社，也做不到姊姊那樣，我笨得很，沒有姊姊那麼聰明。」

部長笑起來了：

「沒有什麼！習慣了就行啦。總而言之，你的志願我明白了，我給你想辦法！」

祥子寫好履歷，交給了部長。

報社這件事，雖然覺得意外，現在既然談到這一點，祥子就無論如何想要進去了。倘若進了別的什麼出版社，對於姊姊過去負責接洽的那些投稿家和雜誌方面的人，是不是能取得聯絡？就沒有把握了。

如果進了報社，那就好了。能不能幹到姊姊那樣的成績，雖然沒有把握，但是可以把姊姊過去的關係人，接下來辦。可以置身於姊姊以前同樣的環境之下。這是祥子的最大的希望。那個拋開姊姊逃走了的「什麼人」，一定在那一羣的人之中。祥子要把他找出來！

——火車向甲府盆地下駛。從兩邊車窗，看見無數結實纍纍的葡萄樹園。背面的富士山，在連峯的後邊露着上半身。甲斐駒和北岳的南阿爾普斯稜線，聯續地在窗外展開。

不久，列車衝過盆地向南前進。廣闊的平原，漸漸地收攏，到了一個山峽進口的地方，車站叫「鰍澤」，祥子讀着站名，感到詩意的旅愁。在這裏，看見一部份的河流。笛吹川和釜無川，在這附近滙而爲一，富士川就從此地開始。

又過了一會兒，列車在單調的山裏慢慢走着。樹陰處，時時看見有三五人家。

祥子對面，坐着一對老夫婦，正吃着點心。

老婆婆問他的丈夫：

「身延菩薩的地方還沒有到嗎？」

老頭望着窗外：

「還早還早！還得一個鐘頭呢。」

老婆婆不再開口，從袋子裏拿出點心遞給丈夫。

這對老夫妻，一定是從遠處來拜身延菩薩的。

祥子默默地望着他們。網棚上放着一隻舊手提箱。箱子漲得滿滿地，外面又用細繩綑着。祥子想：自己的父母倘若還在世上，恐怕也要以這種旅裝到東京來看女兒吧。

姊妹兩人的時候，姊姊常常感覺寂寞，嘆道：

「倘若媽媽在世，也可以接她到東京來住啦……」

現在連姊姊也不在了。祥子越發地孤獨了。

婆婆向面前的祥子問道：

「您也是去拜身延菩薩的嗎？」

「不是。」

祥子微笑搖頭。老婆婆把手裏握着的點心，給了祥子一個。點心還帶着她掌中的餘溫。

駛過下部溫泉，車窗外面的山，忽然開朗，展開了寬廣的河流和天空。富士川蔚藍的水，流得相當的快。火車的速度漸漸低了下來。

「二位多保重！」

祥子向老夫婦鞠躬道別，下了火車。

「這波高島」車站的後面，富士川就正由此地經過。兩岸沒有水的河床上，嵌着雪白的石頭。再向富士川下流方面望去，兩邊山麓，下面有火車的白煙蠕蠕地動着。身延山在右方，隆起着，延伸得很遠。山巔上面的空中，有小小的雲塊停滯着。

「山梨縣西八代郡下部町高島××番地齋藤稔次郎」

這是祥子記在小册子上的姓名住址。在濱松車禍現場附近的丸藤食堂打聽來的。

她向路上的人問齋藤的家，他們指着山那邊，說就在那裏不遠。

祥子走上山道，兩邊是高高低低的田。農人的家也不多。田裏的土乾了，快要熟的旱稻，在風中搖曳著。

齋藤的家，是獨立在田裏的一所農家房屋，屋頂低低的，看上去很貧寒的樣子。小小的院中，蓆上還攤着餵馬的飼料。

房子裏面暗暗的，祥子探頭一望，一個六十歲左右瘦瘦的農夫，看到人影，走出來了。

祥子向他彎腰道：

「對不住，請問一聲：齋藤稔次郎先生是住在此地嗎？」

「啊！我就是……」

農夫拖上草履，走到院子裏。眼睛紅紅的，有點爛，詫異地向祥子望着。

「突然到府上打攪，對不起！我叫這個名字……」

祥子拿出名片來給他。他也許因爲眼睛不好，也不看名片上的字。

祥子很客氣地問道：

「常子小姐，是您的令嫒吧？」

「是啊！常子是我的女兒，她怎樣了？」

齋藤稔次郎很擔心的樣兒。

「不！不是那個意思。我是來有點事想請教常子小姐的。」

「喝！您從哪裏來？」

「從東京來的。」

「東京？好遠哪！您跟常子認識？」

「不！還沒有見過她。不過有一件事，得問常子小姐纔能明白。決不會給您添煩的。」

實際的理由，很難說給這位農夫聽。祥子只盡是量地使他放心。

「常子在濱松幫人家做活哩。」

稔次郎放了心，抱歉地說：

「是一家叫丸藤的食堂，我這裏有地名，您發信給她好不好？」

祥子纔知道常子換了地方還沒有通知她家裏，心裏很失望。但是，總有一天，常子會從新的地方寄信回家的。只有等到那時候再說了。

祥子告訴稔次郎：常子在一個禮拜之前，辭了丸藤食堂，到別處去了。

「哦！不幹啦？」

稔次郎吧噠吧噠的霎眼：

「眞沒有辦法！上那裏去了呢？」

咂嘴咂舌的嘆息。

「老伯伯！」

祥子叫道：

「常子小姐不常寫信給老伯伯嗎？」

「嗡！」

稔次郎皺起臉兒：

「這個丫頭，倒不怎麼壞，我們家裏不是窮嗎！從小就讓她出去幫傭。以後一直是她自己養

活自己，有時候也寄點錢回來，就是在一個地方總幹不長，換了好幾處人家了。」

說到這裏，又嘆了口氣：

「後來，大概也有了男朋友，從此就不寄錢回家。這也沒有辦法，不過，她這樣也苦，可憐！」

稔次郎垂了眼皮。

祥子同情地問道：

「不過，信總有寄回來吧？」

「嘛！那也是有時來有時又不來。偶然高興，寫這麼一張明信片寄給我。在濱松，比較還算幹的長的，我今年夏年還寫過明信片問候那邊老闆……」

「那個我已看見過了。」

「您一直跑到濱松去找常子一定總有很要緊的事囉！這個丫頭眞糟糕！到那裏去了呢！」

稔次郎覺得很抱歉。

「老伯伯！」

祥子走近一步：

「以後，常子小姐如若有信回來，麻煩您把她的地址通知我一下，千萬拜託！」

這是祥子從心裏的誠懇拜託。

「好！一定！」

稔次郎直點頭，把手裏的祥子的名片，鄭重地收進懷裏。

他還要留祥子喝杯茶，祥子謝了他辭別出來。

從山道再走下去，富士川就在眼底下流着，山脈摺皺，鬖展延開。風從河面吹將上來。

（三）

兩個禮拜之後，祥子入報社的事，正式決定了。這都是文化部長大島卯介的力量。

開始上班的前一天，在報社會客室裏，部長好像自己的事一樣，非常替祥子高興：

「這可好啦！事情很順利……」

祥子從心裏感謝：

「都是部長的成全，眞感謝您！」

「不！這還是由於妳姊姊的名譽好哇。雖說是社員的遺屬，如若那社員在世時候的成績不好，也就很難辦到哩。一半還是妳姊姊幫忙，叫妳來繼承她的工作的啊！」

部長的話，大概也是實在情形。姊姊信子的能力，自己做妹妹的最淸楚。她又肯用功，又肯

實幹。祥子從小就常以有這個姊姊爲榮。這樣的姊姊自然能獲得報社的賞識了。

部長說祥子能入報社，一半是姊姊幫的忙，祥子很有同感。她覺得眞是如此。如果姊姊的工作成績不好，部長恐怕也不會想叫她的妹妹進報社來的。事到如今，越發覺得姊姊的可貴了。可是，這可貴的姊姊，已和煙霧一樣地離開了她。

如此聰明的姊姊，居然也做下錯事——是不是可以說她做錯了，還不能斷定——姊姊瞞着妹妹，選中了一個人。這件事恐怕周圍的人誰也不知道。所謂做錯事，是因爲那個人不值得姊姊的垂靑。他是個一朝有難就丟掉姊姊而自己逃跑的人。

第一天上班，部長把祥子向部員們介紹過。文化部分爲文藝課和婦女課。祥子就坐在姊姊以前坐的那個位置上，接了婦女課課員的派令。

婦女課有五個課員。其中有兩位論格較老的女性，看上去人都很好。

「妳跟令姊很像啊。」

兩位女記者望着祥子的臉說：

「令姊成績最好啦，妳一定也會和她一樣！」

「那怎麼敢當！」

祥子低下頭紅了臉。

部長帶祥子到各部門去拜望，到處都拿她和姊姊打比。認識姊姊的人，一看祥子的臉兒便笑道：

「啊啊！你們是姊妹，我馬上就看出來了。」

第二天起，祥子接受女課員的教育。目前暫時不能決定擔任什麼，還在見習的過程之中。

主任把社規、社員名册、漢字表、大小鉛字的樣本……這些實際事務上必須的各種印刷品，都交給祥子去細看。

主任姓淺野，已有相當的年歲了。祥子接到這些印刷品，感覺自己眞是個新進社員，一切得從頭學起。

「哪！這是社員的小册子。」

淺野主任另外又給了一本小册子。

祥子看了這濃綠色的簿面，就想起姊姊那本同樣的小册子來了。大致翻開看了看，後面的附錄，印着有主要的文化界人士的住址和電話，主要的團體、公司的名稱。其餘是印好年月日的記事欄，當然還是嶄新的空白。

姊姊的那一本，就差不多全寫滿了姊姊細小的字，寫得密密層層的。當然，內容都是關於工作的事項，但是裏面也許有關於那個丟開姊姊逃走的「什麼人」的事吧。不！至少總有那個人的

名字在裏面。只要找，總可以找得出來。

可是，那本小册子現在已經看不到了。姊姊的定期車票夾子被人送回來了，而姊姊用慣的那本小册子始終沒有下落。怎麼會丟了的呢？總有一個「什麼人」不願意叫人家看見那小册子，把它拿走了的吧？

祥子想：不久之後，自己這本册子的空白欄中，也要慢慢塡滿。由於工作關係，大概要記上許多人的名字了。而這些許多的姓名之中，姊姊往濱松去的那個「什麼人」，一定也要夾在裏面。目前也許注意不到。但是總有一天，會從自己寫下的字裏發現出來。

淺野主任叫祥子暫時擔任校對，爲的是使她熟習鉛字的號數。祥子做了一個月左右的校對。學會了幾號鉛字是多大？怎樣和原稿對照？用紅筆訂正用什麼符號？她手指上常沾着墨水的紅色。

大島部長常常到校對部來，站在祥子後面探身望着：

「怎麼樣？記得不少了吧？」

祥子很感激部長的親切。

校對部一個月的見習完了之後，部長說：

「差不多可以了吧！以後學寫記事罷！」

祥子回到自己的位置。

對面坐的女記者町田知枝，向祥子笑道：

「很辛苦了吧？」

祥子覺得大家都愛護自己，都很親切。

學寫記事，就是讀釘好的舊報。不僅是本社的報，還有五六份別家的報也要讀。雖然指定只讀文化欄和家庭欄，但是要把一兩年之前到現在的合訂本讀完，有時也不免感到厭倦。

但是，對於本社的報，祥子看得特別熱心。她倒不是因爲本社的報纔細心閱讀，而是爲的這裏面一定有姊姊寫的文章，和姊姊拉來的稿子。

「這是妳姊姊取來的稿子啊！」

町田知枝也常和祥子一起探身望着，手指着報上告訴祥子。

這裏面：也有評論、也有服裝設計、美容、插花、育兒、問題解答、料理、家庭用品，五花八門各種各樣的文章。也有筆者署了名，也有沒有名字的。

署了名的那些人，大概都是些有名的專家。在報紙雜誌上常見到。而印象之深，還是由於常常聽到姊姊談起，聽熟了。

祥子把這些名字，一個一個的刻進腦子裏去。她不僅是爲了工作上的便利，實在還含有更重

大的意義。

波高島的齋藤稔次郎，還沒有來信報告他女兒常子的消息。祥子後來曾託百貨公司給他寄去一盒點心，他有謝函寄來，信裏提到：知道常子的地址，馬上就通知。

只有常子記得託送車票夾子的那個人的臉。祥子總覺得：那張臉，就在姊姊工作上有關聯的範圍裏。

集稿

（一）

祥子進了報社之後，剛滿兩個月，被派往外面收集稿件了。

大島卯介部長的四方臉兒充滿了笑容道：

「以後你可是一個畢業的記者了。努力幹哪！」

他又派文化部的次長神谷良三擔任介紹，帶祥子去拜望和各位寫稿的專家。神谷是文化部的老資格，大大的個兒，臉上老是冒着汗。

「雖說是婦女課，一半還兼帶着文化部門的事。範圍可廣呢。從婦女問題的論說，一直到小孩兒的尿片子的做法，都得管得到呀！」

神谷笑着說：

「以後也要請笠原小姐分擔專門部分，現在先且各處都跑一跑，等你搞熟了再說。今天好比是擇吉開張啦！」

坐在對面的町田知枝插嘴道：

「什麼擇吉開張，又不是開店！神谷先生！」

「哦！對不起！我是領路的。町田小姐！怎麼樣？訪問的時間次序弄好沒有？」

町田知枝遞過一張鉛筆的單子。神谷良三打將開來：

「十一點到十二點，高木德子女士，十二點到一點，佐敷泊雲，一點到一點十五分，內牧淳子，喝！她眞是忙人哪，扣的眞緊，只有十五分！」

神谷又唸下去：

「兩點半到三點，倉野村子，三點半起，宇野經子。排得這麼緊湊，連喝杯茶的功夫也沒有哩！」

「您放心！」

町田知枝道：

「他們還不給客人茶喝嗎！您兩位準備灌一肚子回來吧。神谷先生說的這個茶，恐怕是啤酒吧！」

神谷良三擦着汗道：

「別說笑話！因公出差，那裏能喝酒呐！笠原小姐！你說話可別跟這位老前輩學啊！」

後來祥子也知道了：這位次長是個好人，就是愛喝一盅。

剛纔神谷念的這些人名，都是各種專門的有名人物。報紙雜誌上，不斷看到他們的名字，也常常聽到姊姊談起。

神谷到庶務上取了「使用汽車」的傳票，搭電梯從四樓到底下，讓運輸部蓋過章。這些手續，神谷自己都辦給祥子看，教會了她。

走出二門，晚秋的陽光，靜靜地照着。神谷一手拿着傳票，在停在那裏的許多汽車中間，找派給自己的車的號碼。

「喃！神谷先生！」

有人叫他，神谷抬起頭來。

祥子退後一步，望過去；這個人，一頭長髮，也沒有梳理，穿一件綠上衣、黑襯衫，也沒有

打領帶，笑着站在前面。

年齡大概三十六七歲，寬額、濃眉，下巴尖尖的像有點神經質。

神谷向他笑道：

「啊啊！妹尾先生」

「好久不見了。也沒有去問候您。」

「好久不見了！」

祥子肯着光線站着，但是妹尾迅逢的一瞥，已掃到祥子臉上。

神谷問他：

「往那裏去？」

「我來找社論委員伊東先生的，倒是您打算上那裏？」

「啊！」神谷回頭看站在後面的祥子：

「您來的正好，我來給您介紹介紹！」

望着妹尾道：

「笠原小姐，這位派到我們部裏來的，笠原小姐！這位是有名的評論家、翻譯家，妹尾郁夫先生。」

祥子也想起，曾經在雜誌上看見過他的照片。連忙向他鞠躬，拿出有報社銜名的名片遞過去。新印的名片，這還是用頭一張。

這位高高個兒相當秀氣的評論家，輕輕地向祥子答禮。然後眼光銳利好像看什麼新東西似的盯着祥子：

「笠原小姐？好像以前……」

「是的！」

神谷良三接過話頭：

「她是笠原信子的令妹，現在進了報社，接她姊姊的事了。請你多指教！」

「哦！她的令姊我見過一兩面，記不大清楚了，她辭職了嗎？」

妹尾郁夫很注意地問着。他的眼毛很長，好像是另裝上去的。

「不！不是辭職，她去世了。」

「去世了？那，那眞是……」

他像外國人一樣，張開兩掌：

「我雖然不大記得，但是看到妹妹，就想起姊姊的美麗啦，那眞太可憐了！怎麼樣？我們到那邊喝杯茶，安慰安慰笠原小姐。」

祥子見妹尾這樣旁若無人的說話態度，倒不好怎樣回答了。

神谷良三看了一下手錶：

「不！來不及了。現在要去拜訪的人，時間是指定的，去晚了或許見不着了。」

「是誰？」

「第一位是高木郁子小姐，挨着次序，帶笠原小姐去拜望。」

「高木郁子啊？」

妹尾郁夫嘴邊浮起微笑：

「也好吧！再見！」

他轉身就向二門走去。個兒又高，大踏步的走着，倒顯得很神氣。

神谷良三找到汽車，坐進去，把傳票交給司機，吩咐道：

「到目白！」

汽車開過護城河邊，速力增加了，坐在裏面，望見車頭旁邊迎風招展的紅色社旗。

「妹尾郁夫啊……」

神谷良三告訴祥子

「他和高木郁子小姐不對的。」

「彼此都在背後說對方的壞話，說是『站在評論家的立場，認爲他沒有價值』，誰也瞧不起誰。剛纔我提到要往高木郁子那裏去，他馬上就不高興啦。」

祥子想起妹尾剛纔的神情，點點頭。

神谷良三又提到妹尾的爲人：

「妹尾郁夫在外國住了很久，幹翻譯工作的。近來，一邊翻譯外國的思想方面的書，自己也寫點評論之類的東西，在外邊相當有點名聲。不過，沾了些外國習慣，態度動作總是裝腔作勢的，有的人就討厭他這一點。這位先生暗中也吃這一點的虧呢。」

（二）

女評論家高木郁子，家住在下落合的幽靜的一角。這是一所純日本式的舊房子。

進了門，揿了揿二門上的電鈴，出來了一個下女。下女認識神谷，向他露着笑臉相迎，但對後面的祥子，卻翻起眼來打量。祥子因爲擔任集稿的工作，以後還必須常常要上此地來，便向下女客氣地笑着。下女卻裝不知的回過身進去了。

神谷良三自動地脫了皮鞋跨上地板，經過走廊、轉彎，拉開迎面一個房間的紙門。

這間房有十叠蓆，背對着大床間，面前一張大黑檀桌子，一位胖胖的五十歲左右的女人，坐

在那裏。小小的眼睛。小小的鼻子，一個雙下巴。祥子看慣了她的照片，現在看着，就像是照片在這裏活動着一樣。

高木郁子抬頭望着進來的神谷良三，唇邊浮起淡淡的笑：

「噯喲！請進！」

把她那重重的身體挪動着。她的身邊，周圍放滿了書籍。床間上邊也是堆積如山的畫。

「神谷先生，久違了！」

高木郁子的聲音倒很是可愛。祥子恭恭敬敬地向她行禮，她也很和氣地招呼。

神谷說了一套客氣話，然後介紹祥子：

「先生！今天帶新來的社員來拜望您的。」

「我認識呀。是笠原小姐吧？」

高木郁子瞇齊了一雙小眼睛，望着祥子。兩肘放在桌上的稿紙上，十指交叉起來。

神谷良三笑了：

「您是看了臉兒認識的吧？」

「對了。和信子小姐很像啊。」

高木郁子笑着說：

「究竟是妹妹，又年輕多了，還有點孩子氣……」

祥子鄭重地謝她：以前對姊姊種種的照應。

「眞的，太不幸了！不過，您能夠進報社接姊姊的工作，那可好啦。跟姊姊學，好好努力！」

祥子又行下禮去。

「我什麼也不懂，還請先生多多指教！」

「報館的工作啊，和雜誌社不同，很容易做。不要看得太嚴重！輕鬆一點好啦！哪！神谷先生！」

「是啊！說容易卻不見得，不過倒是不要太緊張的好。」

神谷附和着說。

「神谷先生，您是喝啤酒的吧？」

「不！您別張羅！今天還得走好幾處。帶着她……」

「分擔的部門，還沒有確定嗎？」

「還沒有。目前暫時，各處都要她走一走。以後府上常常要來的，請多多關照！」

「哪！神谷先生！」

高木郁子說：

「派笠原小姐管我的稿子好不好？」

「那好極啦！」

「眞的？」

「不過，這總得由部長決定……」

神谷有點着忙了：

「但是，總盡量地這麼辦。因爲您很中意她啊。」

「我眞歡喜她！哪！笠原小姐！就這麼辦吧？」

祥子不好意思，低下了頭。

「以後，要想聊天兒，到我家來好啦。我的工作也常常請您幫點忙，這樣，您也許可以學習學習。」

「那可眞能學不少東西哩。能由高木先生直接指導，眞是求之不得啦。」

神谷立刻表示又似眞意又似應酬的贊成，抬起身來：

「那麼，今天就跟您告辭罷，還有好幾處要去呢。」

高木郁子睜開小眼。

「噯喲！再坐一會兒不好嗎？

「是啊！不過已經約好了時間……」

神谷站將起來，高木郁子也抬起她重重的身體。神谷請她不要動，不要客氣，但高木郁子一定要送客，由走廊裏慢慢向外走。

這時，走廊的那頭，走來一個五十開外的男人，身穿格子紋的時髦襯衫，嘴裏啣着煙斗。頭頂前面已經禿光了，從耳朵向後，鬈曲的頭髮長得長長的。他戴着一副寬邊的眼鏡，雙頰凹進，刻着很深的皺紋。

「啊啊！PAPA！」

高木郁子發出很嫩的聲音。含煙斗的人站停下來。

「這位就是常上我們家來的，報社的笠原小姐的妹妹。哪！在濱松遇到車禍的那一位……」

「啊啊！是嗎？」

他抓着煙斗，從嘴裏拔出來，由眼鏡片子後面，瞪眼盯着祥子。

「請多指教！」

神谷道：

「笠原小姐！這位是高木先生的先生，利彥先生！是彫刻專家。」

祥子覺得似乎姊姊也曾談到過。便向他道謝：

「過去姊姊多蒙關照，謝謝您！」

利彥稍點了一下頭：

「不敢當！」

似乎祥子神谷都是妻子的客人，與他無關，把煙斗又送進嘴裏，走過去了。從後面看去，有點躬腰，肩膀倒很寬。他和他的妻子不同，似乎不大愛講話。

「他這個彫刻家，作品老是賣不出去。可是他還是這樣不在乎，繼續地刻他那另有一套的彫刻。」

神谷良三在汽車裏，把高木郁子和她丈夫的情形告訴祥子：

「老婆能掙錢，丈夫就不在乎了。」

（三）

插花大家佐敷泊雲的宏壯的住宅，在有名的高級住宅區。汽車在鋪着砂粒的地上徐徐地開進大門，到了二門口。

二門進去，上邊正面是一座墨筆畫的泥金屏風，屏風前面，一大盆插花，幾乎要將屏風遮沒

。好像是一座佐敷派插花的標本，豎在客人的面前一樣。光是在這裏站一站，也覺得空氣發冷，有一種壓迫的感覺。也許因爲這裏的主人是一位大名家的關係吧。

出來了一位廿七八歲，瘦長臉兒，美麗的女子，一見神谷良三，便跪下來招呼：

「請進！」

神谷擦着汗問道：

「先生呢？」

「在研究室等着您。」

二門裏的踏脚石上，放着有三四雙皮鞋。神谷指着問：

「好像有客人在裏邊，可以進去嗎？」

女子穩靜地回答：

「是雜誌社的客人，不要緊！」

「對了對了，關谷小姐！」

神谷叫祥子到前面來：

「這位是新近進我們報社的。哪！您也認識的，笠原小姐的妹妹。」

「唷！是嗎！」

她微笑，笑得很美。

「笠原小姐！這位是佐敷先生的秘書，關谷靜子小姐！」

「您不如說我是管雜務的好了！」

女秘書向祥子行了一個禮：

「令姊眞是想不到啊！您很寂寞啦！」

姊姊的事，到處都知道。由此可見：姊姊不僅是在報社內部，就是在外邊，工作上有關係的人，對她是懷着怎樣的好感了。祥子向這位女秘書，也鄭重地道了謝。

「佐敷先生很忙哪……」

神谷告訴祥子：

「要見先生，先得請這位關谷小姐向先生請示時間。所以，我們對關谷小姐要特別客氣哩！」

「這可不得了！」

女秘書笑起來了：

「一定儘量地給您方便。不過最好請在兩三天之前，給我電話。我們先生，每月要往東京的支部去一次，還有什麼別的支部的大會囉、聚會囉！很難有空啊……」

「眞的！先生是太忙了。那様的體格，虧他支持得住啊！」

走廊跟剛纔的高木郁子家裏不同，尺寸也寬，打磨得又光又滑，像料理店一樣。但是，整個的看起來。還是嚴冷而沉重，印象依然和進二門時候一樣。關谷秘書把兩人領到一間屋子，很寬的一大間，不下二十蓆。有五六個男人，正在裏面忙着。

他們正忙着把一盆一盆的插花，搬來放在灰色屏風似的佈景前面，然後再一盆一盆的搬走。但是他們的動作很慢，很愼重。因爲這一盆一盆的花，放在背景前面，是供給一家雜誌社攝影的。攝影師要撳快門之前，五六個佐敷泊雲的學生，還要細細地把先生的作品加以修正。

佐敷泊雲自己呢？瘦瘦的個兒，穿着一身新做的西服，抱着膀子站在一旁，差不多不做聲，靜靜地指揮着學生修正。

祥子對於佐敷泊雲，也是在照片上看熟了的，現在見到本人，覺得比照片上還要來得上品，是一位瀟洒的老紳士。神谷也沒有立刻向前，站在後邊望着他們照像。

秘書關谷小姐踮着脚走到先生身邊，低聲說了幾句什麼，佐敷泊雲也不知聽到沒有，足足五分鐘，頭也不回，動都沒有動。

好容易，關谷小姐向這邊招手了，神谷良三也緊張起來，走向佐敷泊雲旁邊，鞠下躬去：

「先生！好久不來問候了，今天又正趕上您有事，跑來打攪！」

佐敷泊雲一頭白髮，梳理得光光滑滑的，嚴肅的臉兒轉過來，向神谷穩靜的微笑：

「好久不見。」

低低的聲音，帶着重量——多年來自己裝出來的重量：

「怎麼啦？今天是？」

雖然女秘書報告過了，他還裝不知道故意問着。也許他認爲直接問本人，是表示親愛。

「這是笠原祥子。新進報社，派在我們部裏，今天帶她來拜望先生。」

神谷介紹過了，佐敷泊雲徐徐地把視線轉向祥子。他的臉兒雖然生得端整，而一副眼睛卻像老鷹似的，銳厲得有點可怕。

「先生也認識的，以前常常到府上來的那個笠原信子的妹妹。信子去世了，她來接姊姊的事，她的姊姊過去很蒙先生關照……」

「哦！有這回事嗎？」

佐敷泊雲偏着頭道：

「有這個人來過嗎？記不淸楚了。好多報社雜誌都常有人來，記不得了……」

「是啊！……」

神谷畏縮地答應。

但是佐敷泊雲的眼睛，還是不客氣地凝視着祥子。

(四)

「全國有一千幾百個支部，幾十萬的信徒哩！他就像新興宗教的教祖一樣。也算是現代的一個怪物啊！」

神谷良三在風馳電掣的汽車裏告訴祥子：

「他以前，在激烈的毀譽褒貶之下，也曾苦鬪過一番，現在紮下基礎來了。佐敷派的插花反而成了正統派。雖然近來的弟子之中，也出了些反叛。可是，看他那麼瘦瘦的，倒想不到有竄到這一步的精力哩。乍看一下，倒是個法國型的紳士……」

祥子想起佐敷泊雲看自己的那副銳利的眼睛。他是不是不管見了誰，對初次見面的人，都是用這樣的眼光看人的呢？但是，這句話，又不好問神谷良三。

祥子只問道：

「佐敷先生每月要上京都的支部去嗎？」

「對了。關西是他有力的前進基地呀。他很重視哩。其餘就像那位女秘書說的，還要到各處。」

祥子點點頭，沒有再說什麼。

汽車駛向御茶之水方面。兩旁街樹下，三三五五，一羣一羣的學生在走着。

「現在去看哪一位？」

「內牧淳子。」

神谷良三說的是一所有名的洋裁學院院長的名字。他看看手錶，咕噜道：

「糟了！這一位也是個忙人呢。時間一過，就絕對見不着的。」

車子駛近一座規模不大而美麗白色的近代建築物。配着碧藍的天空，白得像冰也似的發亮。

二門口站着一羣女學生，走過去，一個三十多歲高高身裁，穿着很合身的西裝的女人，推開學生出來了。

「您來晚啦！」

她向神谷良三笑着說：

「院長十分鐘之前出去了。廣播電臺有座談會。」

神谷良三苦笑：

「還是沒有趕上啊！」

「遲來五分鐘就不行啦。」

「我很知道，可是在別處就誤了……」

「那眞抱歉！」

神谷道：

「池谷小姐！給您介紹介紹。這位是新進報社的笠原祥子。」

「我早就看出來啦！」

池谷小姐輕輕地笑着，向祥子攀話：

「很像啊！令姊眞了不起。」

神谷在一旁告訴祥子：

「池谷小姐是內牧先生的秘書。這可是一位才女呀！手裏又好，又會管事務，又會交際應酬，先生最信任她了。」

「可不得了！請您打個折扣，只聽個三分之一罷。」

池谷小姐眞和氣：

「等院長回來，我給報告，說您來過就是了。院長也常誇令姊，以後您來，她一定很高興的。」

祥子向她行禮。

神谷也從旁道：

「總請您多關照啦！」

這時，迎面的樓梯上，一位四十左右的紳士，抱着文件，慢慢走了下來。

池谷小姐看見了：

「啊喲！理事長出來啦。」

望着神谷良三道：

「見見理事長，怎麼樣？」

「那正好！」

池谷小姐連忙跑過去，叫道：

「理事長！」

「這個理事長啊。」

神谷急忙告訴祥子：

「就是內牧淳子的丈夫。他是個事業家，內牧淳子能有今天這樣的發達，也是靠她丈夫的手腕……」

說到這裏，那位理事長已走近前來，底下的話，神谷就不便說了。

「喲！」

內牧理事長向神谷舉手招呼。看他生得紅紅的臉兒，確實是個實業的樣兒．

「好久不見。稀客呀！」

「好久不見。今天帶新社員來拜訪，院長先生在家呀。」

「剛纔出去的。她忙得很，失禮啦。噢！就是這一位？」

內牧理事長向祥子露出白牙齒笑了笑：

「是笠原小姐的令妹呀？」

祥子一面行禮，遞出名片。

「喲！」

理事長接過名片看了：

「令姊以前常來，都是找院長有事，我倒沒有跟她細談過。不錯！很像她啊。」

他正面向祥子的臉兒看着：

「令姊眞不幸啊！院長常常提到……」

× × ×

「對自己的老婆，院長院長的叫着……」

神谷良三在汽車裏向祥子說：

「你以爲他是忠於老婆吧？事實上卻並不然，聽說他背地裏一樣還在搞女人呢。當然，他有這樣的局面，也許不算什麼稀奇，總而言之，他對老婆的稱呼，實在叫人聽不順耳。」

祥子心裏，刻上了四個男人的名字。

（妹尾郁夫、高木利彥、佐敷泊雲，還有這個內牧學院的理事長。）

這是爲了要發現拋下姊姊逃走了的那個「什麼人」，第一次的採集。

接觸

（一）

倉野村子的店，在靠近京橋的銀座大街上。

這位在服裝雜誌婦女雜誌上很有名的設計師的店，夾在附近的大樓大店之中，看上去很小，可是一踏進店門，就覺得店裏充滿了現代感覺的奢華的空氣。

汽車開到店前，剛巧下午兩點半，正是指定的時間。

神谷找了店裏一個年輕的店員，託她通報，她到裏面問過之後，出來說：

「先生現在有客，說請您二位上樓等一下。」

樓梯就在進店門的旁邊。祥子跟着神谷上了樓。看樓下，橱窗和裏間的當中，滿是客人，也不知道倉野村子在什麼地方。

樓上是裁料室。一半堆滿了衣料。叫人錯疑好像跑進了日本橋一帶的衣料批發行。到底有名的設計師的店，材料的豐富，確實壯觀。

這裏也有四五個女店員——大概是裁縫師和助手，正在分別陪着客人講話。

客人都是二十左右到二十四五歲的女客。她們好像都是老主顧，和店員們談着，不時發出愉快的笑聲。

「生意興隆啊！」

兩人坐在屋角的會客地方，神谷望望四周，嘻嘻地笑着。他置身於這和男人無關的女人世界裏，似乎有點不大得勁。他向祥子道：

「這位倉野小姐，倒不擺先生架子，而且她現做着買賣呢，對於客人，也就有一種酒吧裏『馬丹』的和氣。因此，買賣也就好了。」

祥子小聲問道：

「有多大歲數？」

「大約四十過一點吧？看起來只有三十四五歲。她是寡婦，所以顯得年輕。」

祥子以爲是打扮得年輕，富麗的意思，等見了面纔知道不是這樣的。

等了二十分，等了三十分，倉野村子總不出來。助手只顧招呼進進出出的客人。「還不來呀！」

神谷望着手錶着急。接着要去拜訪宇野經子的時間快要到了。

神谷忍不住，站起來走到女店員跟前：

「請你去跟先生說一下可以嗎？我們只要見一見就行了。」

回身坐下，擔心的咕嚕道：

「總不致於忘記了吧？」

他知道倉野村子忙得很，所以也並不感覺不愉快。

「馬上就來。」

女店員上來回了話以後，本人還是沒有馬上就來。

「眞是好買賣呀！倉野村子把顧客看得很重呢。即使報社雜誌的編輯來了，也得放在第二步。這一點，和那些聽說報導方面來了人，連眼睛都變了色的設計師，稍微有點不同哩。」

神谷嘴裏雖這麼說，可是主人總不露面，不免也焦躁起來。面前放着喝剩的茶，已經冷了。

三點過了十分，倉野村子纔急急匆匆地上樓來了。她頭髮攏在腦後，穿一件綠色上衣，藏青的裙子，一點也沒有特殊之處，和普通人家的主婦一樣。

她向那些和助手女店員說着話的青年女客：

「請進！」「您來啦！」

一路陪笑，左右的點頭打招呼走了過來。她和其他那些自命名人臉打得高高地擺先生架子的服裝設計師不同，非常庶民化。

「叫二位等得太久啦！眞對不住。我心裏直着急，可是騰不開手來……」

堆着一臉的笑，眼睛瞇成一條縫，嘴嘻得大大的。祥子覺得對他很有好感。

「啊唷！茶也涼啦。」

馬上就叫人拿新的咖啡和蛋糕來，張羅的很周到。

神谷照例的介紹祥子：

「倉野小姐！這是我們報社的新社員。」

「我跟您的姊姊很熟啊！」

倉野村子也是這樣的說：

「我跟您姊姊，和朋友一樣。這裏不是很忙嗎？所以您姊姊一來，我就借這個題目溜出去，

到附近的吃茶店，聊個半天。眞愉快呀！她告訴我許多我所不知道的事……」

神谷也似乎忘了剛纔等待的焦躁，微笑插嘴道：

「妹妹也是才女呀！不輸姊姊哩！」

「那可不敢當！我是什麼也不懂，不行的啊！」

「跟姊姊一個樣兒啊！」

倉野村子端詳着祥子：

「您姊姊眞不幸啊！我聽了很難過……以後您接替了姊姊的事，可得常上我們這兒來呀！年輕的人也很多……」

「您說年輕的人是？」

祥子抬起眼來。

「我做的是這個買賣不是？所以，有些客人不知不覺地跟我交上了朋友。女明星啦！歌星啦！這些遊藝界的客人，以及好家庭的小姐。由於這些連帶關係，自然青年男性也來了。」

倉野村子又瞇細了眼睛。

祥子裝作無意的問道：

「我家姊姊也和這些客人很接近吧？」

「在那些人之中……」

倉野村子點頭：

「您的姊姊，人又美麗、又聰明，在青年們裏面，很受歡迎哪！」

祥子頓時怔了怔，好像在思索些什麼。

這是，倉野村子忽然舉眼望到祥子肯後：

「啊！下田先生！」

聽到後面有男人答應。

「給客人拿點什麼酒來！」

「是！」

男人的脚步聲，輕悄悄地走開。過了一下，又走回來，端着銀盤，送到祥子面前：

「請用！」

和女人一樣長長的手指，遞送酒杯的手勢，熟練得跟夜總會的侍役差不多。

祥子抬頭一望，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青年，白白的皮膚，頭髮分得整整齊齊的，打着蝴蝶領結。

和祥子的視線一碰上，他白淨的臉兒上發了紅。

倉野村子笑道：

「他就是剛纔說的青年人裏面的一個呀！」

（二）

「快快！已經遲啦！」

坐上汽車，神谷着急道：

「和宇野小姐約定的時間已經過去了。也許不在那裏了。」

宇野經子也是服裝設計師，她那年輕美麗的臉兒，常在婦女雜誌上看到。

祥子問道：

「宇野小姐也很忙吧？」

神谷搖搖頭：

「她和倉野村子正好相反。倉野小姐一點不端架子，就像人家店裏的老板娘一樣，很有愛嬌，但是宇野小姐就不同了。怎麽形容纔對呢？可以說是一種理智派吧？」

神谷說到「理智派」這個名詞，似乎感覺興趣：

「她又美麗，又年輕。因此也就沒有倉野小姐那種老板娘式的愛嬌。而且根本她就沒有店

哪。」

啊喲！沒有店嗎？」

「沒有店，只有一個工作的場地。」

神谷繼續說下去：

「也沒有櫥窗，也沒有一個衣服標本的人兒。連店員也一個沒有，只有助手。而且她那工作場地，設在一座大樓的一間房裏。由此一點，也可以看得出她的作風特別了。」

「這樣，也有客人去嗎？」

祥子自己也覺得問得有點孩子氣。

「那自然有啦！」

神谷的表情，大有理所當然的樣子：

「她已經出了名，有她固定的客人啦。她採的是精選主義呀。很有意思！」

「怎麽個選法呢？」

「她挑的客人，很整齊。都是上等人家的夫人小姐，這些人家的主人，名字都是載在「名人錄」上的。這樣的主顧，她掌握着有五十幾個。普通不經熟人介紹的客人，她還不接受呢。這簡直和赤坂一帶的高級料理店差不多啦！」

神谷笑了：

「她這種辦法，可以說是自高身價，也可以說是合理主義。至於顧客這方面呢？尤其是好人家的女客，有一種很奇妙的自尊心，她們能做這種類似會員制的店家的老主顧，似乎很感高興滿足，自然多化幾個錢也不在乎了，宇野經子的手法，也可以說是利用中流以上婦女的虛榮心，倒敲她們一下。如若說倉野村子是大衆化的，宇野經子就應該是貴族化的了。」

祥子聽着，不覺引起了一個疑問：

「不過，宇野小姐還這麼年輕，怎麼能那麼出名的呢？」

「就是呀！誰都覺得奇怪吧？」

神谷似乎認爲問得深得吾心，嘻的一笑，點點頭正待說下去：

「哦哦！已經到了。」

向窗外看了看，抬起身來：

「這個等一下再談！」

這座大樓，位置在西銀座裏側的繁華街上。街上排列着的店，賣的是東京最高級最貴的貨品。大樓一共五層，樓下和二樓是店鋪、洋貨店、洋服店、和服店、書鋪，樓上還有吃茶店、菜館、化粧品店、理髮店。

宇野經子的「服裝設計店」，就在這大樓的二樓的一個角上，是最不大引人注目的地方。門面格局，和三樓以上的寫字間一樣，進門處也只是一扇門，什麼裝飾也沒有。

神谷敲敲門，聽見女人的聲音答應，從裏面拉開門。一個高材瘦瘦的女人，探頭向外一看：

「噯喲！請進！」

她就是宇野經子。

「等了您好久，以爲今天不來了，我正想出去呢。」

她果然是出門的樣子，穿着青色的大衣呢。

「啊呀！眞抱歉！」

神谷抓着頭道：

「不想弄得這麼晚，眞對不起。您既要出門，就陪您邊走邊談罷！沒有別的事，只是來介紹新社員的。」

「也好。」

她回頭向後邊望去。這間房，與其說是洋裝店，不如叫它「工房」還像些。好幾個女孩子，穿着天青色的作業服裝，有的彎腰對着裁料臺，有的在熨燙布料，有的在踏縫衣機。

「我出去一個鐘頭！」

宇野經子一說，女孩子們一齊停了手，站起來鞠躬：

「您走啦！」

看這樣子，宇野經子還眞有點威風凛凛呢。

祥子雖站在面前，她理也不理，只向神谷道：

「我們去喝杯茶罷！」

她對祥子，大有未經介紹絕不承認的樣子。說話的調子，也是慢而穩的。

「惶恐之至！我們來得太晚了。」

神谷又向她行禮。宇野經子的態度之中，的確有使神谷發生惶恐的威風。從旁看她的側面臉兒，鼻子高高的，下巴也生得很好看，大大的烏黑眼睛，眼圈一層陰影，所謂「陰陽俱備凹凸分明」，在她的臉兒上，這句形容詞是正合適的。也不知道是因爲和上流婦女交際而染上這種派頭？還是她生來就是如此？總覺得有點端着架子板着臉，叫人難以接近的神氣。

（三）

正下樓梯，下面來了一紳士，低着頭走將上來。體格壯健，肩膀寬寬的，不過年紀已過五

十，長長的頭髮裏，夾着許多白髮，頭頂心已有點禿了。穿着一件非常漂亮的紅格子花的外套。

「噯唷！」

走在前面的宇野經子小聲的叫了起來，這位初老的紳士抬起了頭。胖胖紅紅的臉，睜開一雙瞇眼，問宇野經子：

「哦！你要出去？」

又向神谷和祥子瞥了一眼。

神谷連忙鞠躬：

「鶴卷先生！久違了。沒來跟您請安。」

「喲！神谷君！」

老紳士嘴裏邊稍微笑了笑，視線還回到宇野經子身上。

「先生！現在來有什麼事？」

宇野經子頓時把剛纔端得穩穩的態度拋開，滿臉浮起媚意的微笑，嗓子跟少女一般的嬌嫩。

紳士也放出溫和的聲音：

「五點起，有一個會，順便來消磨一下時間？」

「上我這兒來消磨時間？」

宇野經子故意瞪了他一眼：

「可是怎麼辦呢？我有約會要出去一個鐘頭哩。先生也不先打個電話給我嘛！」

「沒有關係！沒有關係！」

紳士揚起下巴，一上一下地點頭：

「我既然來了，且到你屋裏喝杯茶再走。你只管去罷！」

「噯唷！那太不好意思啦！」

宇野經子做出很爲難的樣子。

「沒有關係。」

「會要到幾點鐘纔散？」

「八點。在有樂町的麗邦第。」

「那麼，您回去的時候，再繞這裏一下好不好？我今天晚上還有事呢。」

紳士瞇齊眼睛：

「嘿！很忙哪！」

「託您的福！」

宇野經子笑道：

「大谷府上的夫人，等的很急呢。」

「哼！那位太太，性急得很。貴族到底還是改不了任性的老脾氣。好！就照你說的辦！」

「噉噉！我等着您。」

紳士似乎已滿意地把要談的談完了，臉兒轉向神谷：

「神谷君，你每天都在外邊跑嗎？」

神谷笑着鞠躬：

「先生！今天是新角兒登臺呀。」

「新角兒？」

「先生！我給您引見引見。」

神谷閃過身讓祥子對着他們：

「這是新近到我們部裏來的笠原祥子。對對！剛纔沒有來得及介紹，宇野小姐！請您也多指教！」

祥子恭敬地站在兩人面前。

「笠原小姐！這位是畫家鶴卷莞造先生。有名的大家，想必你也老早聽說過。這位不用說了！是宇野經子小姐，以後種種，都得請她多給你指教。」

祥子向兩人深深地鞠躬，到這時候，宇野經子纔向她微笑招呼了一句。

鶴卷莞造確實很有名。但是他不搞油畫的，而是畫雜誌的封、面插畫、廣告招貼，尤其畫美人姿態，可說是大名家。纖細的線條，淡淡的色調，是他的畫的特色。

「笠原小姐？」

鶴卷莞造把那和他的作品正相反的胖臉兒轉過來，向祥子凝視着——銳利的目光，倒是一個畫家端詳模特兒的樣子：

「那麼，你不是……？」

「是的！」神谷接過話頭

「她就是以前的笠原信子的妹妹。啊啊！她姊姊也上先生那裏去打攪過吧？」

「嗡！來過兩三回。」

鶴卷畫家輕鬆地回答。然後想起什麼事似的，拿出煙來點上。

神谷想趕快結束這段話：

「那麼，請先生多指教呀！」

「哪裏！」

鶴卷畫家答應了一下，重新又很溫和地向宇野經子道：

「那麼，回頭再見！」

揮揮手，上樓梯去了。

宇野經子走到外面，她的臉兒在明亮的陽光之下，又恢復了高貴的靜寂。

宇野經子忽然站停下來：

「神谷先生！今天沒有別的事吧？」

神谷連忙答道：

「嘔嘔！沒有！沒有。」

「那麼，我就在這裏告辭罷。約定的時間快到了。」

「是嗎！」

她提到時間，神谷似乎感覺應該負責，連連道歉：

「請便！請便！我們來晚了，就誤了您的時間！」

宇野經子看也不看祥子一眼，輕輕地點了點頭：

「那麼，再見！」

自管自的走。從後看上去，高高的，很苗條。

「架子眞大呀！女人學了這副神氣，眞討厭！」

坐上汽車，神谷發宇野子的牢騷了：

「稍微有了名氣，就是這麼個調調兒。跟倉野村子完全相反！」

祥子也不說什麼，只是點頭。她想：這大概是服裝設計師兩個極端的典型代表吧？

「對了對了！你剛纔問，她那麼年輕，怎麼能這樣出名的不是？」

「嘔嘔。」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答案了，就是他呀！」

祥子聽不懂什麼意思，望着神谷。神谷嘻嘻地笑道：

「喏！就是那個鶴卷畫家，是他把她捧成了名的呀！」

(四)

車子離開銀座，在三宅坂附近護城河邊駛着。

「鶴卷畫家的交游很廣。」

神谷繼續說明下去。

「尤其很受上流中流的婦女們歡迎。她們喜歡他的畫。而且他是有名的人物，這一點又很投她們的胃口。眞的！這位畫家對於女人可眞殷勤。他到過法國，社交禮貌是經過洗練的。你要看

到他這胖胖的老頭兒，殷勤地照應女人，那副樣兒，我們男人之中，也許有人看不順眼會要揍他呢！」

神谷臉上，和剛纔在鶴卷宇野面前，完全是另一副表情：

「所以，他認識的好家庭的婦女很多，就把她們介紹給宇野經子做了主顧。在那時候，宇野經子還是個不見經傳的黃毛丫頭，剛從美國一個什麼洋裁學校畢業回來，她能有今天，完全是鶴卷畫家一手提拔起來的啊。還有人說：鶴卷和宇野經子之間，關係不平常哩！」

神谷說到這裏，淡淡地一笑。祥子雖覺得這不是好話，但想起剛在店裏鶴卷和經子兩人的神態，覺得這些謠言倒也不是毫無根據的。

神谷又道：

「這個麼，姑存此說罷！我們也不能一口斷定沒有這回事呀！因爲這位畫家在女人地界，很有一手哩。我們覺得這話還是眞的居多嘍！」

鶴卷畫家說；姊姊信子到他那裏去過兩三次。眞的只是兩三次？祥子想起鶴卷說這句話時的曖昧的表情。祥子忽然想到：鶴卷是不是因爲宇野經子站在面前，有點礙口呢。」

「鶴卷先生……」祥子問：

「他常常旅行嗎？」

「那倒不清楚，旅行總要旅行的吧。」

神谷不在意的回答：

「聽說好像常到京都大阪去。關西方面也有鶴卷的信徒嘍。」

東京……關西，祥子腦子裏描起了一種猜測。

「現在時間還早，順便上Q醫院去看一看罷！」

神谷的話，打斷了祥子的幻想

「Q醫院？」這是一家私立的綜合醫院，設備、名聲，在東京都是第一流的。

「啊啊！那裏的小兒科主任，叫西脇滿太郎，我們報上的育嬰問題，常常去找他的。」

神谷說着笑道：

「婦女版這一欄哪，我今天不是說過嗎！從高遠的理論，到小孩子的尿布的做法，都得管到。你以後慢慢地也會變成一位見多識廣的專家啦！」

一會兒，汽車從神宮外苑向左轉彎，開到高地上停住。Q醫院的白色建築，矗立的樹林之中。

下了汽車，走進二門，裏邊出來了一個三十歲左右的人，迎面碰到。

「喲！您好！」神谷向他招呼。

「您好！」那人停住脚，笑着問道：

「神谷先生上哪裏去？」

「看西脇先生。」

「西脇先生不在呀。」

神谷剛要動步，又站下定來：

「已經回家了嗎？」

「不是回家。出差去了。」

「喝！上什麼地方出差？」

「仙臺。去參加研究會。」

「哦！我們沒有打聽好，空跑了一趟。」

神谷轉身向汽車那邊走，自然地和這人並肩走着：

「啊！這是這回新進報社的笠原小姐。請你多照應！」

又向祥子道：

「上田先生，西脇先生的高足。」

這位青年醫師上田，向祥子點點頭。

神谷問：

「先生幾時由仙臺回來？」

「後天。」

「常常有研究會嗎？」

「不！一年兩回。另外還有學會，今年在名屋開過了。」

祥子一怔，注意聽着。

「啊啊！眞忙哪！」

神谷談到這裏，青年醫師分了手。上了汽車，神谷摩着後頸：

「啊啊！這個圈兒總算兜完啦！」

「眞的叫您受累了，謝謝您！」

祥子從心裏感謝。這位好人的次長，眞的幫了祥子不少忙。

「你今天總算看到各種世界裏的人了。眞的，世界上種種色色的人，太多了。只跑了一天，就見到這麼多嘛！」

祥子回到公寓，當天夜裏，把這些人的名字，記進子小册子。

妹尾郁夫（翻譯兼評論家）

高木利彥（彫刻家）——女評論家高木郁子。

佐敷泊雲（插花家）有時赴各地主持支部。

內牧理事長——洋裁學院院長內牧淳子。

鶴卷莞造（畫家）有時赴關西——服裝設計師宇野經子。

西脇滿太郎（Q醫院小兒科主任）有時赴各地出席學會研究會。

下田青年——服裝設計師倉野村子。

這裏面畫的豎線，是表示他們之間的特殊關係。「赴各地」是特別註上去的。

以後，祥子要在這些人的名字上面，加圈兒做符號了。

歡待

(一)

祥子正在剪貼報紙。旁的報紙的婦女欄裏，有值得參考的文章和照片，也要細心的把牠剪下來，貼在剪報簿上。這也是她現在擔任的工作之一。時間快到正午，外面明亮的光線，從窗戶射進來，映在亮亮的剪刀面兒上。

町田知枝坐在對面，拿鉛筆在白紙上正在寫些什麼。部長不在位置上，兩三個男社員一邊抽煙，談着閑話。次長神谷雖然在這裡，誰也不怕他。

神谷面前的電話響了。他拿起話筒，轉身向右，兩脚放在灰筒上：

「啊啊！妹尾先生嗎？我是神谷。前天很失禮……」

底下大概是對方在說話，他只是「是！是！」的答應着。一會兒，聽到他說：

「啊啊！笠原小姐？好的！」

祥子聽他提到自己，吃了一驚，不禁把手上貼報的動作停止下來。

神谷放下電話，向祥子道：

「啊！笠原小姐！你去取一下稿子，好吧？」

「是！」

祥子一面擦手指上的漿糊：

「是哪一位？」

「妹尾郁夫先生。喏！前天我們出去的時候，在報社門口碰到的，那個高高的個兒……」

祥子想起那天找汽車時走過來的評論家的臉兒。

「他指名要你去呢。辛苦一趟罷！早點和他們多接近的好哇！」

「是！」

祥子動手收拾桌上的東西。三位男社員還在談天。對面坐的町田知枝抬起臉兒，默默地笑了

笑。

祥子到了走廊裏，町田知枝好像追她似的，也出來了。

「哪！阿祥！」

她和姊姊信子是同班同學，她說：要是叫祥子「笠原小姐」，就好像叫她的親姊一樣，所以特別叫她「阿祥」。

祥子站定下來。

「你要上妹尾先生那裏去取稿子？」

「是的。」

「我告訴你一點預備知識。妹尾先生這個人，可有點怪呀！你心裏先注點意纔好哇！」

「嗳喲！怎麼樣的怪法？」

「不要再說啦！你經驗一下也好嘛！」

町田知枝含蓄地笑了笑，沒有再往下說。

妹尾郁夫的家，在上目黑。祥子頭一次一個人坐在社旗招展的汽車裏，眺望着從青山到澁谷一帶的風景。

外面的風大概很冷，走路的人都縮着肩膀。

司機認識妹尾的家，不待關照，把車開到一所和洋參半的漂亮房子前面停下。房子並不太大，前面高聳着喜馬拉雅松樹，很像一位翻譯介紹外國新思想的人的住宅

撳了撳二門上的電鈴，一個年輕的下女，從裏面打開門鎖，探出頭來，一見祥子，就領她進去，大概主人已關照好了的。

會客室很漂亮。厚厚大大的外國書，好像裝飾品似的，豎排在書架上。還擺着好幾隻外國的古盤子。下女點上瓦斯火爐，送來紅茶，出去了。

主人沒有馬上出來，似乎有意要叫客人鑑賞鑑賞這間會客室。足足十五分鐘，會客室的門纔開了，

妹尾郁夫走進會客室，祥子站了起來。前天在報社門前看到的那張尖下巴的臉，迎着她，從容地笑着。祥子第一眼的印象是：他是細細地刮過鬍子出來的

「你來啦！」

妹尾郁夫發出清澄的聲音，笑容更加深了。長長散散的頭髮，似乎有點不修邊幅。但是細細一看，就看得出是經過細心梳理的。

祥子向他招呼了之後，妹尾郁夫一隻手還握着帶出來的稿子，攤開了兩手。一瞬之間，祥子草名其妙不知道他要怎麼樣，他卻突無走到面前，好像要擁抱祥子似的，把攤開的兩手，搭在祥

子肩上。

祥子大驚，正要向後退，妹尾的呼吸已吹到她的頰上來了。但妹尾郁夫卻又立刻退後一步，繼續若無其事的微笑着。祥子臉色都變了，他卻一點不覺得什麼：

「請坐請坐！這邊坐嘛！辛苦你啦！」

他很禮貌地讓祥子坐在長沙發上。祥子的心還在跳。

「啊！你剛纔嚇了一跳吧？」

妹尾抬頭望着還不就座的祥子，揚起濃眉：

「我在外國住久了，動不動就使出外國禮來。日本人和人招呼的禮節，太拘謹了，表現不出親愛的感情來嘛！我雖是日本人，回國以後，還是想要把外國禮節裏好的地方保持下去，所以不知不覺的成了習慣。」

不錯！聽妹尾郁夫這麼一說，在外國電影裏，似乎看見過這種鏡頭，不過祥子還是不敢十分放心。她忐忐忑忑地在彈力很強的沙發坐下，想起町田知枝那一幅尷尬的笑容。

妹尾郁夫坐在對面，把稿紙攤在當中的圓桌上：

「唔……這是交給你帶回去的稿子，昨天夜裏，爲了這個，寫到很晚。」

「那眞是多謝您！」

祥子好容易纔鎮靜下來，向他道謝。

「這個題目：『從最近世界出版的書，談婦女的知識問題』，是我暫定的，編輯部不妨另換一個合適的題目。」

妹尾郁夫細長的手指，指着稿子的頭一行：

「你先看一下！我的字有點怪，也許有看不清楚的地方。你看不懂的時候，我來告訴你。」

（二）

祥子把五六張稿紙拿到手上，不覺吃了一驚。一個一個的字，縮在格子裏，小得像小蟲兒爬在紙上一樣，筆畫又亂六八糟的，只看了一張，就有五六個字不認得。而且，圈了又改，改了又塗，勾得前前後後，也不知哪裏應該接到哪裏。

祥子指出三四個來：

「這幾個是什麼字？」

「啊！這是『演繹』。絞絲旁啊！那是『晚近』，這是『止揚』。我的字是不大看得清哪！」

什麼「不大看得清」呢！第二張、第三張，還有好多呢！

「別把稿紙辦來轉去的啦，太麻煩！我坐過去告訴你！」

妹尾郁夫從對面站起身，繞過圓桌，坐到祥子坐的長沙發上來了，祥子只覺得彈簧墊子向下一沉，又不好站起身來跑掉，只得悄悄挪動一下身體，儘量離開他一點。

「這樣看起來就方便多啦，看不懂的字，儘管問我！」

妹尾很起勁地，嘻嘻的笑着。身體也和祥子靠得近近的。

「這個字和這個字看不清。」

祥子儘量用事務式的口吻問他。但是和妹尾並肩俯身望着稿子，只覺得他的呼吸不住的噓到自己臉上。

「哦！這是……」

妹尾一個字一個字說明，祥子用清楚的字體註在原稿的旁邊。語句連貫，也用紅鉛筆加上符號。兩人合力做着，造成了一種氣氛。妹尾似乎更高了興：

「這裏應該這麼聯起來的！打這裏……」

一面敎着，他的一隻手，突然撳到祥子的腕上。祥子幾乎要叫出聲站來。

「你看！這樣勾過來，不是很清楚了嗎？」

他的眼睛仍然熱心的看在稿子上，敎着祥子。

祥子沒有法子，只好聽他撳着手腔。妹尾這種不禮貌的動作，是不是在外國弄成的習慣？但是他這隻手，也並不再增加氣力，只是輕輕的撳着。可以說他有特別的用意，但也可以說是一種特別的怪習慣。自己要是嚷起來鬧起，倒反顯得自己在這裏自作多情了。

五張半的稿紙看完，祥子一直被妹尾壓迫着，心裏總是安定不下來。

「這可對完啦！」

妹尾嘴裏雖這麼說，還靠着祥子坐着不動，似乎想就這樣談下去。

「謝謝您！」

祥子把稿子裝在報社的大封套裏。

妹尾道：

「累了吧！休息休息！」

他這纔把那隻手移開。但是，他重新坐坐好，順便又更靠緊了祥子一點。

「怎麼樣！我寫的這篇東西？」

他還要問祥子的感想。事實上祥子只顧得找看不懂的字，文章裏寫的什麼，實在沒有來得及注意。不過也糢裏糢糊地知道是談的歐美婦女的社會意識。

「很好哇！」

祥子不負責任地回答。妹尾很滿意的點頭：

「日本的婦女，近來對於社會意識，也漸漸有點覺醒了，但是比起外國來，還幼稚得很。在美國，從十九世紀末年起……」

妹尾郁夫向祥子講開了課。祥子耳朵裏聽着他的話，心裏卻在想別的事：姊姊對於妹尾郁夫，不知道印象如何？她對於這位新進評論家的進步的理論，是不是也跟世間一般的讀者一樣，對他漠然的尊敬呢？看妹尾郁夫這樣子，很像一個好色之徒呀。他的作風也很狡猾。他預先鋪好一條「外國禮貌」的退路，來沖淡他露骨的誘惑。一到獲得把握，可能就要踏緊攻進來了。自己尚且有這樣的感覺，姊姊恐怕更要瞧不起他了。

妹尾郁夫滔滔不絕的理論，告一段落了，他望着祥子的臉，似乎在探詢效果。

「很有趣呀！」

祥子說出她的感想，但是接下去忽然說了一句完全不相干的話：

「先生常常出門旅行吧？」

「旅行？」

妹尾好像正走着的一條路忽然斷了：

「那也並不是旅行，你問這個做什麼？」

「我想您這樣有名，各方面一定要請您去演講啊。」

妹尾郁夫露出得意的微笑：

「我盡量地謝絕不去。一出門，自己就用不了功啦。不過也有時候回不掉，被他們硬拖了去……」

祥子裝作不在意的問道：

「今年去過嗎？」

「今年只有三月和七月，上北陸地方去了一下。我又忙，離不開東京嘍。」

「除此之外，短程的旅行，也去過嗎？」

「不大去。去倒是想去……」

妹尾窺探着祥子的臉兒：

「笠原小姐喜歡旅行嗎？」

「非常喜歡的。」

祥子笑笑，點頭。

「哦！這是很好的嗜好。我也正想到哪裏去走個兩三天，讓腦筋休息休息……」

妹尾郁夫馬上就露出要約祥子旅行的口吻。祥子低頭不做聲。

他試着步子向祥子道：

「令姊固然很聰明，可是你也是很好的嘍！」

「是嗎？」

祥子抬起了臉兒：

「姊姊和先生很親近嗎？」

「不！並沒有怎麼親近。」

妹尾的臉上，搖幌着另一種表情：

「她來是爲的工作上的事。」

這一點，祥子倒也承認：

「就是這個，也是蒙您關照呀。」

「不！可是，還是你好。令姊總有點難以接近。你卻很使人有親近之感。」

「我跟姊姊不同，笨得很。」

「不！沒有的事。你很聰明啊。」

妹尾搖頭否定：

「以後，我們多多來往，好吧？我若不跟你這樣的青年人接觸，只是翻書，恐怕要和現實生

活離開了。怎麼樣？以後，常常邀你吃個便飯，可以吧？」

「哦！很好。」

「那麼，就這麼辦！」

妹尾聲音變得明朗了：

「謝謝！就這麼定啦！」

他突然抓起祥子的手，握着，還自己說明道：

「握手！」

祥子抽出手，站了起來。再磨下去，說不定他那外國習慣又要來了。

「先生！謝謝您了！」

（三）

祥子在回報社的汽車裏想：妹尾郁夫大概可以從嫌疑的名單中剔除掉了。姊姊決不會看得起這種輕薄的人。

聽他談談理論，倒還有一套，可是那種裝腔作勢的態度，實在叫人討厭。也不曉得他在外國住過幾年。看那樣子，似乎也曾經過一番洗鍊，但是他卻用這個當作盾牌，把誘惑的面目遮掩起

來。等到對方被他搞糊塗了，上了他擺好的道兒，他一定要扔掉盾牌，挺出武器來的。這種手段眞狡猾。

問他和姊姊交際得親近嗎，他的臉上就露出慌張之色。他一定對姊姊也用過同樣的戰術。姊姊決不會上他的當的。這種人，姊姊是最瞧不起的。想到這裏，就彷彿看見姊姊嘲笑的表情。

祥子的腦子裏，第一個把妹尾郁夫的名字抹掉了。回到報社，把妹尾的稿子，交給了次長神谷。

「謝謝！」

神谷把稿子拍拉拍拉地翻了翻：

「喝！修改了很多字！」

祥子道：

「不！那是幾處看不清的字句，寫在旁邊的。」

町田知枝正在寫什麼東西，抬起頭來，獨自嘻的一笑。

祥子回到自己位置，正要坐下，町田知枝向她使了一個眼色。她跟着知枝到了社內食堂。現在不是吃飯的時間，食堂裏很空，靜靜的日光，從窗外射進來。

町田知枝坐到靠窗戶的桌旁，要了兩杯咖啡：

「您這是頭一次取稿子吧？」

「是啊。」

祥子向她露出帶羞的微笑。

「對於妹尾郁夫的印象如何？」

「噢？」

町田知枝笑嘻嘻地望着她，祥子沒有能馬上答覆。

「被他抱了一下吧？突然地……」

「……」

町田知枝覺得好笑似的，瞇着眼笑道：

「他說是在外國學來的習慣……」

祥子問：

「他對於任何人都是這樣嗎？」

「我第一次也碰上了。」

町田知枝笑出了聲：

「連我都放不過，可以說對任何人都是這樣了。令姊也是一樣。您姊姊最瞧不起他了。」

果然不出祥子所料。

「還有，他又說；稿子上的字恐怕你認不清，問我好啦！坐到同一張長椅上，按着你的手，是不是？」

祥子點頭：

「是啊。」

「剛纔聽神谷先生說：稿子上的字，修改了很多，我立刻就明白了。那麼小的字，有人說：他根本就藏着壞心，成心寫得那麼小的呀。」

祥子瞪大了眼。想不到妹尾竟是有意這樣的：

「他用這種手段，有沒有人上過當啊？」

「過去也許有過，因爲還有別的婦女雜誌的人也去呀。總而言之，第一次，人家總弄不清楚。他口口聲聲說是外國習慣，人家也不明白他是有意還是怎樣呀。他這方法倒是很巧妙哩。」

祥子想起妹尾郁夫約她旅行去的那副口吻：

「如果有人會上他的當，那位女性也就太什麼了！這種明擺着的事，還會看不出來嗎？」

町田知枝道：

「不過，心裏雖然明白，到後來就被他搞糊塗了。女人就是這樣……所以，也許就因爲如

此，他至今還照舊的用這種手段。」

「妹尾先生對於誘惑女人，這麼樣有興趣嗎？」

「男人差不多都是這樣的。尤其稍稍有點名的人，似乎更有這種趨勢嘍。您可得當心哪！您又這麼美麗！」

町田知枝笑着忠告祥子：

「不過妹尾先生的程度，也太厲害一點了。」

食堂的女孩子走過來問道：

「哪一位是婦女課的笠原小姐？」

祥子轉過臉來：

「我就是。」

「神谷先生來電話，請您就去。」

町田知枝敲敲祥子的肩膀：

「眞忙哪！」

（四）

「啊！笠原小姐！」

神谷一見祥子便道：

「請你就往高木德子先生那裏去一趟！約好了在三點鐘交稿的。」

「是！」

神谷微笑着鼓勵祥子：

「頭一個是妹尾先生，今天就專跑評論家吧。高木先生也很歡喜你，正好！」

高木德子是一位女士，總不會像妹尾那樣嚇人一跳吧？祥子安心的搭電梯下了樓。

派給祥子的汽車，剛巧又是今天送祥子的那個司機。他一邊把車子開出來：

「您很忙啊！這一趟上哪裏？」

「高木德子先生家裏。」

這是第二次出差，自己也覺得很像個報社社員了。

到了下落合，太陽已相當沉下去了。高木德子的家是一所舊房子，二門口暗暗的。

還是上次看見的那個下女，翻起白眼望着祥子：

「先生出去了。不到五點鐘不回來。」

祥子問道：

「約好三點來取稿的，你知道不？」

下女還是：

「沒有聽說！」

動也不動。祥子沒有主意了。不知道在這種場合，應該乖乖地回報社好呢？還是一直等着把稿子拿到再走？祥子追問道：

「沒有放在書房裏嗎？」

「先生不在家，進她的書房，要挨駡的。」

下女跪在二門裏不動。

祥子正在發窘，一個男人影子閃出來，問下女道：

「什麼事啊？」

光線暗暗的看不分清，但看到他襯衫的顏色，和嘴裏啣的煙斗，祥子認得他就是高木德子的丈夫高木利彥——那位彫刻家。

「來拿稿子的，又不知道放在哪裏。」

下女對於男主人利彥，也沒有好氣。

「我到書房去找找看！」

利彥說過，向站在二門裏的祥子道：

「您是前天來過的報社的小姐呀。內人不在家，請上來坐罷！」

祥子謝過他，跨上地板。下女氣鼓鼓地走開了。利彥自已招呼着祥子：請進！這邊坐！但不是上一次高木德子女士的書房，他把祥子帶到走廊轉過彎靠裏邊的一扇門前。利彥一邊打開房門：

「這裏是我的彫刻房。請在此地坐一會！她不在家的時候，把客人請進書房，她要生氣的。」

這一間屋子很大，天花板也很高，下面是地板。大概是利彥的作品吧，許多大大小小的彫像，陳列在裏面。還放着些沾着白土的彫刻臺，和踏脚臺子。

利彥搖晃着禿頭，手握着煙斗，指着屋子的一角——那裏放着客人用的三張椅子：

「作品都不好，您坐着看一會兒罷！」

「對不起！拜見拜見！」

祥子謝過他，站着沒有動。

「請坐嘛！請坐！」

利彥走出去了。

前天在走廊上碰到他的時候，似乎為人很古板的樣子，可是看今天這樣兒，倒是個和藹可親的人。和那個二門口的下女，完全相反。那個下女，對於祥子這樣新來的客人，好像都懷有敵意。

話雖如此，高木利彥對於他的妻子德子女士，似乎有點畏懼，他剛纔說：隨便請客人到書房去，她要生氣，話雖有理，但總顯得口吻中含有懼意。

祥子細細地鑑賞利彥的作品，但都是些前衛的抽象派東西，是好是壞？也看不出來。要靠這些作品賣錢，一定是很困難的。神谷說他靠妻子生活，大概不會錯。

一會兒，高木利彥來了。手裏拿着一個長長的信封，交給祥子：

「找到了。是這個吧？」

祥子抽出來一看，不錯，正是報社請高木德子寫的稿子：

「多謝您了！」

利彥也很高興地笑了。又問到他自己的作品：

「怎麼樣？看過了嗎？」

「是！都拜見了。」

祥子答過，卻想不出什麼感想好說，只得信口讚道：

「很好哇！」

「是嗎！」

他得意的點頭。領祥子走到椅子前面。屋頂上也開着很大的天窗，外面已罩上暮靄，室內暗下來了。但是高木利彥也不擰亮電燈，在這暗暗的屋裏，讓祥子坐下，自己坐在對面。

他吸着煙。只見煙斗裏的火發紅。他忽然顯得沉默起來。剛纔很和氣很明朗的態度，突然變成想心思出神的樣子。祥子覺得：前天在走廊裏碰到他時的印象，結果還是他的本來面目啊！

祥子想要告辭，但利彥看出她的神情，舉起手來做手勢，表示請她再坐一會。

他仍然銜着煙斗，雙眼凝視着祥子臉上。一邊的眼睛，映着落日的餘輝，閃閃有光。房門外邊，連下女的脚步聲也沒有。祥子心裏有點害怕，不由地站起了身。

三

殺人

（一）

十二月廿五日的早晨。祥子由於另一個意義，對於這一個日子，一直記得很清楚。

頭一天晚上，是耶誕前夜。第二天的早報，都登着耶誕前夜的熱鬧情形，有說銀座的人潮有五十萬的，有說六十萬的。夜總會，CABARET，酒吧，到處客滿。帶着紙帽子的客人，一直鬧到半夜，爆竹花火，像炒豆兒似的響着。

祥子到報社上班，文化部的人，還一個也沒有來。

照規定，上班雖是早晨十點，普通不到十一點之後，人總到不齊的。但是今天上午，大家到的特別晚，恐怕是昨天夜裏玩得太遲了。

町田知枝也還沒有來。她的性格活潑，好熱鬧，昨天夜裏想必被人約去跳舞了吧？她雖然脾氣有點特別，祥子對她倒很有好感。

將近正午，男部員到齊了。似乎都沒有睡好的樣子。果然，大家談的都是昨天夜裏的事。

有的說：

「糟糕！我的外套和領帶，不曉得丟在那裏了。今天晚上還得一家一家去找呢！」

有的揉着頭，臉色發靑：

「頭疼！硬把那麼貴的入場劵賣給客人，還不給一點好酒喝！眞會敲人哪！別看這些女招待平常對你很親切，到了這時候就叫人索然無味了！」

只有次長神谷表示旁觀的意見：

「根本，日本人一年只做一天的耶穌教徒，起這種無聊的哄，也太可憐了。連我家這位太太，也爲了百貨公司的耶誕大廉賣而興奮呢。日本人本來多半是佛教徒，可是每年四月初八佛誕，就沒聽說誰上酒吧夜總會慶祝過呀！」

神谷問祥子：

「笠原小姐！你昨天去跳舞了沒有？」

「沒有。躲在家裏看書的。」

祥子苦笑回答。什麼喝酒跳舞的，她既不感興趣，也沒有同伴。

「那眞可佩服。」

神谷點點頭，眼光望到祥子對面的座位：

「啊喲！町田小姐還沒有來？」

祥子早就注意到了——町田知枝平常上班，都和祥子的差不多時間到報社的。

那個丟了外套的部員道：

「她也去渡耶誕夜的吧？」

神谷問：

「町田小姐能喝酒嗎？」

那個部員望着神谷道：

「次長！這沒有什麼奇怪的。現在的小姐們，可活潑哪！」

這時，外邊有電話打來了，編輯部漸漸漾起工作的氣氛了，但是町田知枝的位置還是空着。

祥子想：

「町田小姐今天大概是請假吧？」

她的性格明朗，又是姊姊的老同事，格外有一種親近之感，她對於祥子又很關心照應，一天不見她，祥子很覺得寂寞。

神谷桌上的電話響了。神谷抓起話筒：

「文化部……噢？町田知枝？……啊啊！町田小姐還沒有來。今天也許請假不來了。你是那一位？噢？社會部？」

旁邊的人聽着，總以爲是什麼工作上的接洽。

「啊？什麼？」

神谷突然大聲叫着跳將起來，幾乎把椅子踢倒，大家都大吃一驚。

「她被人殺死啦？」

祥子臉色大變，渾身痲痺，好像觸了電一樣。

「眞，眞的嗎？」

神谷臉漲得通紅的抓着電話筒，部員們張大着嘴盯着神谷，都像凍住了似的，動也不動。

神谷顫巍巍的聲音，震動全室：

「在，在那裏？喂……？多摩川？……噢？今天早上發現的？」

大家眼睛瞪得大大的。

「是的！是我們這裏的部員……啊！是嗎？啊……」

神谷放下電話，呆了。

「神谷先生！町田小姐怎麼了？」

兩三個部員同時站起來，把神谷圍住。

神谷茫然地望着牆壁：

「聽說被人殺了。本社的社會部記者，馬上就來。」

一個部員着急問道：

「在多摩川？今天早晨發現的？」

神谷只是默默的點點頭。

另外一個又接着喊道：

「犯人抓到了嗎？」

「聽說還沒有。」

大家聽了，都呆住了，只是瞪得大大的眼睛，閃閃地發光。

神谷道：

「社會部的人就要來打聽町田小姐的事，詳細情形，等他來了就會知道。」

電話又響了。一個部員連忙拿起，原來是一位寫稿的作家，叫報社派人去取稿子。

進口的門拍的推開，一位二十七八歲的社會部記者踏步衝了進來。

（二）

大家把這位社會部記者圍起，盯緊了他。

部長出差去了。神谷代表部長，問道：

「究竟是怎麼回事？請你先說明一下！」

記者拿出身邊的小册子，看看手册，又望望大家：

「這件事，各位是纔知道的嗎？」

神谷高聲回答：

「是的。剛纔接到電話纔知道的。」

這位社會部記者，肩膀寬寬的，把一頭亂髮，向上攏了攏：

「那就難怪各位吃驚了。我把到現在爲止所得到的消息向各位報告一下：今天早晨八點半左右。在東京都下北多摩郡狛江町和泉附近的多摩川，有一個工人去上班，看見河邊草叢裏，有個

人睡在那裏。就從堤岸上走下去一看，原來是一個年輕的女人的屍首，俯伏着倒在那裏。工人立刻報告了警察署。這是發現屍體的經過。」

記者報告簡單而得要領，大家屏息聽着。祥子心裏跳得很厲害，站在人圍的圈子外面。

「警察署驗屍的結果：這個女屍，大概二十七八歲，穿的葡萄青格子花的西服，黑大衣。但是大衣只蓋在身上。死因是被人絞殺，但是凶器——例如繩子什麼的，卻沒有發現。身上的服裝也不亂。」

大家聽到這裏，都透了一口長氣。

葡萄青的西服，黑大衣，祥子記得，都是町田知枝在銀座服裝設計師倉野村子那裏做的，三四天之前，她還穿了這套衣服到報社來上班的。

「據驗屍的推斷，死後已經過了八九小時，也就是說，她是昨天夜裏十二點前後死的。不過這一點不經解剖，還不能確實斷定。現在屍首已送到K大醫院去了。」

祥子聽說解剖，心裏難過極了。町田知枝昨天還是好好的，明朗地有說有笑，今天就要放在冰冷的解剖臺上，被手術刀來割剖。祥子手指發抖了。

「提包扔在離開屍首一公尺的地方。」

記者繼續說下去：

「打開提包一看，鈔票夾子、化粧用品，放得好好的在裏面，還有五千八百元的現鈔。並沒有遇盜的形跡。可見凶手殺她，不是爲的搶錢。警察方面，當時找不出她的姓名身份。」

神谷插嘴道：

「她身邊應該帶着公共汽車的月票，放在名片夾子裏呀。啊啊！社員手册也應該在身上呀！」

記者一面向小册子上寫着：

「兩樣東西都沒有哇！唔！不錯！我也覺得奇怪嘛。那一定是犯人故意拿走，叫人查不出她的身份。」

祥子聽到這裏，幾乎「啊」的叫出了聲。

名片夾子和手册不見了？這不和姊姊信子出事那回一樣嗎？姊姊那一次，手包裏也是丢了兩件東西，一本社員手册，一個放名片的定期票夾！

祥子頭腦裏燃起了火焰。

「因此，她的姓名沒有馬上查得出來。後來詳細檢查，外套領子裏面，縫着有西裝店的名號，是銀座的倉野洋裝店。刑事立刻趕到那店裏去，把訂製衣服的底賬拿出來，纔查到町田知枝的姓名。」

神谷着急問道：

「報信給她家裏沒有？」

「警察通知過了，她的母親應當已趕到K大醫院了。町田小姐家裏，就只一位母親，住在中野的公寓裏吧？」

「是的啊。」

神谷道：

「那我也上K大去！」

「請稍等一下！」

記者抬起手來擋住神谷：

「現在我有事要請教了，町田小姐性格怎麼樣？」

「性格？唔……很明朗，很好的一位姑娘啊。工作也努力，進報社已經五年，很熟練了。眞是不幸！」

神谷望望站在周圍的同事，大家黯然無語。

太意外了，町田小姐被人殺了，眞叫人不能相信。對了！這得趕快打電報告訴出差的部長去。還得報告局長！」

「給部長的電報，我來打！」

一個部員立刻回到位置上起稿子。

記者手裏拿着手册，向神谷道：

「您說她性格明朗，她也跟男性交際嗎？」

說着向大家望望，似乎也在問周圍的人。

「這個……」

神谷說了半句：

「這一點，和町田小姐的死因有什麼關係嗎？」

記者用鉛筆，刷刷地搔着頭皮：

「現在警察方面，認爲她的死因是戀愛關係呢。」

「戀愛關係？」

神谷和部員們都有點茫然。

（三）

記者接着道：

「爲什麼呢？被強盜搶過的形跡，一點也沒有。出事的現場，到了夜裏，是非常寂靜的。地點在登戶大橋向西五百公尺的地方，住家的房子在堤岸的北邊，離得相當的遠。一邊是多摩川，從堤岸到下面的水流之間，都是防洪的石塊和枯草。對岸比這邊更寂靜，只遠遠望見有工廠的房屋。總而言之，那裏決不是女性深夜一個人去的地方。連計程車的司機，也不大敢去的。」

大家都默默聽着。

「町田小姐居然在半夜十二點，到那種地方去了。當然，也可能是在別的地方殺死，把屍首搬到那裏去的，但是截至現在爲止，他們認爲發現的地點就是現場。那麼，當然會想到是和男性一塊兒去的啦。而且是坐汽車去的。」

記者看了看自己的手册：

「照警察的看法，如果是汽車去的，恐怕不是叫的計程車。爲什麼呢？因爲計程車的司機，馬上就可以查得出來的呀。當然現在東京都內的計程車，都已經着手調查了。如果不是計程車，就是自備汽車了。」

自備汽車？大家聽了都面面相覷。

「因爲推定町田小姐是自備汽車上那裏去的，所以就疑心是戀愛上的問題，怎麼樣？町田小姐平時的交際關係怎樣？她是我們本社的職員，說實在說，對她有傷損的事，我是不準備寫出來

的……」

「町田小姐不是那種人！」神谷佛然地說：

「她很老實。不錯！她的性格是明朗的，可是從來沒有聽到她和男性的什麼話。諸位！你們說怎麼樣？聽說町田小姐有愛人沒有？」

神谷環顧左右的部員。

「不知道呀！我……」

多半這樣說，也有不開口只搖搖頭的。

這位記者，隨着神谷的目光，向大家望過去，發現了祥子站在後邊，便趕到祥子面前，打了個招呼：

「對不起！我想您是女性，跟町田小姐一定很接近。您和他們男部員不同，關於這方面，您聽到一些什麼沒有？」

他問得相當地客氣，祥子倒想不到社會部的記者，態度有這麼謙恭。

「我和町田小姐常常談心，但是從來沒有聽到這方面的話過。我進報社還沒有好久，我們也談不到這些話上去。」

「啊啊！不錯！」

記者點點頭，又問神谷：

「那麼，町田小姐昨天是幾點鐘離開報社的？」

神谷答道：

「我想是應該下班的時間。也就是下午五點。昨天，大家手裏的工作都完成得很早。」

「町田小姐走的時候，沒有說說要上什麼地方去嗎？」

「那……」

神谷又環顧部員們，但是沒有人回答。

祥子聽了，心裏回想：昨天看到町田知枝最後的情形，是怎樣的呢？

對了，昨天下午一打五點，町田知枝就趕着收拾桌上的東西，還問對面的祥子：

「阿祥！還沒有好嗎？」

祥子抬臉一看，町田知枝正笑嘻嘻地向她望着。

「嚒嚒！這就好了。」

知枝道：

「今天是耶誕前夕呀。銀座一定熱鬧極啦。您也去玩玩罷！」

她似乎只是隨口這麼說一下，並不需要祥子回答。祥子微笑，還沒有說什麼，她就站起身，

從衣架上取下外套：

「那麼，我先走啦。再見罷！」

「再見！」

祥子望着她高跟鞋橐橐地走了出去。這就是祥子所看到的町田知枝最後的一面。當時她的神情，似乎有點趕急要走的樣子。祥子想：她要上銀座去玩了！大概有約會吧？

可是，現在這位社會部記者拿着鉛筆小册子這一問，祥子就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了。她覺得如果說出這段經過，好像有點對不起死去的町田知枝。

「是嗎！不錯！」

記者問不出所以然，有點失望：

「好！明白了。總而言之，町田知枝小姐平素是很明朗的，但是並沒有什麼男性的交際關係，是不是？」

神谷道：

「是的啊！至少我們沒有聽到。」

「謝謝謝謝！」

記者向神谷和大家道謝，也向祥子點點頭，又大踏步走出去了。

這一下，文化部可熱鬧了。接着就是警視廳的搜查組三位課員，五六個別家報社的記者，像旋風似的來了。

（四）

還沒有到五點，但是冬天天黑的早，已經入夜了。

計程車的司機，回頭向祥子道：

「這裏就是登戶大橋啦！」

祥子叫他：

「過橋，向右拐」

「噢？向右？由這堤岸上去？」

司機從車窗向外望。只有遠處有疎疎落落的幾點燈光，其餘是漆黑一片。多摩川雖是一條大河，現在連水也看不見。

「您是上電影製片廠去嗎？」

從這堤岸過去，遠處有一所N電影公司的攝影場，再過去，還有D公司和T公司的兩家攝影場。當中一戶人家也沒有。

祥子道：

「不是。從這裏過去五百公尺左右就行了。」

司機轉扭身體，看看祥子，臉上顯得很覺訝異：

「好吧！女客嘛！」

說着，便踏動油門，把方向盤向右扳去。假如是男客，他怕是刼車的強盜，大概就不肯再向前開了。

這一帶是這樣的寂靜，汽車咯噠咯噠地激起小石子，搖搖幌幌地向前開。只有車頭的燈光，低低地照在路上，一點其他的光線也沒有。

過了大橋，走了約摸四五百公尺，祥子叫停車：

「就在此地好了！」

「這裏就行了嗎？」

司機又回頭望望祥子，把車子停住。她特別選了一個中年而且人也似乎很好的司機，坐他的車子坐來的。

「我下去一下。在這裏等我！」

祥子打開車門。冷風直刮到臉上。她由道路上向河邊走了下去。

司機倒替她擔心：

「不要緊嗎？」

「不要緊！請你就站在那邊！」

四面一片黑暗，但脚下的枯草，還看得出微微的發着白色。她踏着枯草，很當心的從急峻的斜面走下去。眼睛在黑暗中看慣了，近的地方可以看得見一點。天上陰着，月亮星星都沒有。聽到有水響。但此地離河水的中心，似乎還有相當的距離。枯草叢只在祥子現在站着的地方有，前面都是石塊。

電車拖着一串燈光，由橋上開過。轟轟的聲音，好像遠處的雷鳴。抬頭再望堤岸，很高的一條線，祥子坐來的計程車車尾的紅燈亮着，司機大概就站在那邊吧？

町田知枝就在這附近，被什麼人謀殺的吧？河面吹過來陣陣的寒風，短短的枯草搖擺着。黑暗包着祥子。堤岸上卽使有人走過，也絕不會注意到有人站在此地。出事的時間，當然比現在還要晚，町田知枝就在這一片黑暗之中，被什麼人絞死了。

祥子面對着陣陣寒風，想起晚報上載的消息。

從發現町田知枝的屍首起，到警察開始搜查的經過，報上登的和那位社會部記者所說的一樣。關於屍體解剖的結果，和搜查的見解，報上是這樣說的：

「……解剖的結果，推定死後約過過九小時，行凶的時間，大約在前一天夜裏的十一點到十二點。」

當晚正是耶誕夜，可以推定被害人曾和什麼人在銀座方面玩着的，但是當晚的夜總會、酒吧，都非常混亂，現在打聽也打聽不出線索來。只知道町田知枝是下午五點，從報社裏出來，但以後的行蹤，查不出來。

現場是多摩川的堤岸，非常寂靜，人家住戶也離得很遠。附近的民家，在那時間裏，沒有聽到人叫喊。那個時間又沒有人經過那裏，所以也沒有目擊現場的人。從這幾方面，似乎打聽不出什麼。屍體沒有受過強暴的形跡。但是可以看出經過相當抵抗的痕跡。

據搜查本部的看法：町田知枝是下班之後，就和人到銀座去喝酒，在十點到十一點之間，被帶上汽車，開往和她住的中野完全相反的方向，到了現場被絞死的。至於凶手是不是在汽車裏行凶，然後把屍體抱出來丟在堤岸的下面？還是一齊下車，在現場殺死她的？現在不清楚。

總而言之，推測起來，凶犯和町田小姐。總是相當密切的朋友。可是町田小姐雖然性格很明朗，但並沒有聽說她有什麼男朋友。不過，搜查本部認爲：町田小姐恐怕是有一個外人不知道的男性密友，由於愛情的糾葛而被殺死的。只看她身上帶的錢沒有動，而汽車月票、名片夾子、手册，都被拿走，故意叫人一下查不出她的姓名來，也就可以明白了。

到現場去，那麼遠，那麼寂靜，當然是坐汽車去的，但不會坐計程車去的。而現在還沒有一個計程車司機來提供線索，可見凶犯是一個有自備汽車的人。目前，搜查本部正在呼籲民衆合作：廣泛徵詢有沒有人在那段時間裏，看到從銀座或澁谷方面往現場去的白牌汽車？

還有，絞殺時用的什麼東西呢？由於被害人頸部的表皮，剝落很少，推斷大概是柔軟的布條——例如凶犯自己的領帶之類。

祥子站在堤岸下面，回憶着報上載的消息。

姊姊並不是被人害死的。但是溺死之際，定期票和手册被一個什麼人拿走了（雖然定期票後來用另一種方式送回來了，可是到現在還不明白是什麼道理）。那種做法，不是和町田知枝這一次太相像了嗎？把姊姊丟下逃走了的那個「什麼人」，和殺害町田知枝的這個「什麼人」，會不會是同一個人呢？

那個人，似乎非常細心。因爲他非常細心，所以他殺害町田知枝的方法，也幾乎是一種「完全犯罪」（註：不致破露的罪行）。

忽然，堤岸上有了聲音。祥子抬頭一看，就在她坐來的那輛計程車後邊，一輛汽車的黑影駛過來，熄了燈。車上跨下一個人，向這邊走下來了。

協助

(一)

那個人影，從堤店上順着斜面，慢慢地走將下來，只聽見踏得枯草沙沙的響，什麼樣的臉兒，什麼樣的身裁，完全看不清。只有踏着枯草的步聲。漸漸的向祥子這邊走過來。

祥子渾身緊張起來了。準備情形不對就喊叫留在堤岸上的那個司機。不過，現在馬上就喊叫，或是奔逃，似乎還早一點。

也不知道來的這個人，看到祥子站在這裏沒有。只聽見他的步聲，停止下來了。但又不是發

現這邊有人而停止的，好像是他自動地停住了脚。

只聽見他在那邊慢慢地繞着。有時停止，有時走動，一會兒又走回去。

祥子不明白他爲什麼在那邊繞圈兒。他總不是來散步的呀。黑夜裏，坐了汽車，到這種殺人的現場來，只有推測他是來看町田知枝被殺害的現場來的了。

祥子通身發冷。不是因爲晚風吹得發冷，而是他想起在什麼書上看到過：殺人的凶犯，事後多半要到現場來一次的。她僵直的站着，好像冰凍住了一樣。

脚步聲很慢的向她這邊走近來了。祥子以爲他看見了自己，不由地驚得一動，脚底下的小石子「嘎」的一響。

對方的脚步停了。一道炫目的亮光，直射到祥子臉上。

「啊！」

祥子正想拔步逃走，對方也叫出了聲：

「喲！你不是我們報社的嗎？」

祥子站停，向亮光那邊仔細打量，對方把手電筒的光線移開她的臉兒，走了過來：

「嚇了我一跳，沒有想到此地有女人在這裏！」

祥子聽到他問「你不是我們報社的嗎？」立刻放了心。她想一定是報社的外勤記者，來看殺

人現場採取新聞材料的。

可是，報社裏這麼多的人，他怎麼會認得我這個新進人員的呢？

「今天上午在文化部見到你的。就是我呀！」

對方把手電筒向自己臉上照着。電光之中，那位頭髮亂蓬蓬的臉兒，瞇起眼笑着。

「啊嘻！」

祥子認得他，就是今天早晨來報町田知枝凶耗的那個社會部記者。

他點點頭道：

「我叫吉井，在社會部跑外勤。請多指敎！」

「我叫笠原祥子。請多關照！」

吉井小聲笑道：

「我還以爲是凶犯站在這裏呢。因爲人家說，凶犯都要回來看一下現場的……

祥子也笑了：

「我也是這麼想的。」

「啊！不錯。可吃了一大驚。」

吉井快活地說：

「我從堤岸下來的時候，完全沒有想到你在這裏。雖然看見一輛計程車，覺得奇怪，可萬想不到小姐們會一個人呆到這裏。你一直看到我來的嗎？」

「是。看見汽車過來，停住，您堤岸上走下來……」

「你以爲是犯人來了吧？」

「差一點我要出聲喊司機了。」

「對不起！」

吉井又笑起來了。從口袋裏拿出香煙，擦了幾枝火柴，纔點着，火柴紅紅的光，照着他的雙眸和高高的鼻梁。

他吐出一口煙，向四面眺望着：

「這個地方眞冷淸啊！再若想到在這裏殺害過人，格外覺得可怕了。」

吉井停了停，問道：

「笠原小姐爲什麼這時候一個人上這裏來了呢？」

「因爲町田小姐死在此地呀！」

祥子沒有辦法回答，只好這樣說。

「你跟町田小姐很密切嗎？」

「我是新來的，她很照應我。而且她過去和我家姊姊很要好的。」

「你的姊姊？」

「也是在文化部的。四個月之前，碰到車禍死了……」

祥子說出口，自己反怔了怔。不留心說出了口，那不是交通事故呀。

東然，吉井聽了好像有所感觸，他在河風之中站着，繼續吸煙。

（二）

「我問這個話，也許很失禮……」

吉井把煙蒂丟掉，踏熄：

「那，令姊不幸的事故，和町田小姐這回不幸的事件，是不是有什麼關聯呢？……不！也許你是這樣想着吧？」

「爲什麼呢？」

「我只是這麼想。因爲你站在這裏。」

「吉井先生上此地來，是爲的採訪嗎？」

「町田小姐遇害是在夜裏。當然，時間比現在還遲，但是這一帶，到了夜裏，都是一樣的寂

靜。我今天上午也來過了。不過我想還得看一看町田小姐遇害的夜裏的環境條件。我看你也是夜裏來到此地，一定對這件事有很大的關心。」

吉井停了一停，又道：

「剛纔你說令姊是車禍死掉的，所以我想：你這麼熱心，是不是跟這件事有關係呢？」

吉井說得一點不錯，但是初次見面，又是在這種地方，祥子不便承認：

「不是的。我只是想同樣地在夜裏來看一看町田小姐遇難的地點。」

吉井也沒有再追問：

「哦！是嗎！我可是爲的職務哩。」

又接着道：

「現在，警察方面還沒有找到凶犯的線索。正在調查東京都內的計程車司機，可是還查不出眉目來。唔！不錯！此地除了坐汽車是沒有旁的辦法的。凶犯一定是和町田小姐坐汽車從東京到了此地，把車停在堤岸上，走到這河邊來，要不就是車子坐到那座橋邊，然後步行到這裏。像這樣冷清的地方，町田小姐肯隨便地跟他來，彼此總是很熟的熟人纔行。決不會是被恐嚇着帶來的。要說是用刀用槍把她綁架到此地，那太像小說和電影了。」

這一點，祥子也有同感。她覺得：姊姊不往仙臺去而到了濱松，也和町田知枝的半夜裏多摩

川，有相似之處。

祥子忽然轉臉問吉井：

「警察方面，對於凶犯，有了眉目嗎？」

「還沒有。只查到町田小姐在二十四日的夜裏，到銀座裏街的『牛香』酒吧和『阿姆兒』沙龍去過。」

「町田小姐常到那些酒吧去嗎？」

「不！酒吧的人說，是頭一次看見她。警察的搜查課員把町田小姐的照片給她們看了，一個酒女證明確實是她……據說：當天晚上，酒吧裏擁擠極了，喝酒的、唱歌的、跳舞的、笑着鬧着的，正在這時候，一個女人——相貌和町田小姐照片上一樣——推開門向店裏探望，好像找什麼人似的，把客人們的臉兒看了一週，又悄悄地出去了。」

「好像找什麼人似的？」

「是的。『牛香』、『阿母兒』都是這樣說。時間大概是九點到十點之間。正在最熱鬧的當兒。」

「好像找什麼人似的……」

祥子又自己嘀咕着。找誰呢？這個「什麼人」，和帶姊姊往濱松的那個「什麼人」，會不會

是一個人呢？吉井又接着說下去：

「不過，從那以後，就查不出下落了。警察方面推定：町田小姐可能是碰到她找着的那個人，喝了幾處的酒，在十一點左右，坐了汽車到這現場，被害死了。所以目前正在找看到那和町田小姐在一起的人的目擊者，可是，偏巧是聖誕夜，那麼混雜，恐怕不容易找到呢。」

風漸漸大起來了，吉井把外套領子竪起：

「他們正在調查町田小姐的交際範圍，不過還沒有清出一點眉目。她好像並沒有什麼男朋友。偏偏被害人又是我們報社的人，假如查到她生前行為浪漫，那就討厭了。所好這一點現在倒不心擔心了。因此，我也鼓越勇氣要專跑這個案子。假如被旁的報社搶了消息，我們也沒有面子呀！」

「你要調查？」

「盡我的可能。惟有這種警察還在五里霧中摸索的事件，新聞記者纔越發鼓起鬪志。旁的報社也正在起勁呢。」

祥子聽了吉井興奮的語氣，忽然想起一個念頭：

「吉井先生！」

「啊！」

「我有話要跟您說，您可以和我談一談嗎？」

吉井沉默了下，緊張的問道：

「好的。什麼事？」

「不！現在不行。我要先整理一下再告訴您。我想明天在哪個吃茶店見面……」

「報社附近，有一家叫『露娜兒』的，你知道吧？在那裏樓上好不好？」

「明天十二點半，在那裏候您！」

（三）

祥子到了「露娜兒」的樓上，立刻看見吉井坐在窗戶旁邊靠裏的座位，正彎着腰以很快的速度，在紙上用鉛筆寫什麼。

祥子不好叫他，站在一旁，吉井也不抬頭，只招呼她：

「請坐！」

寫完了最後一張：

「完啦！對不起！」

「您在工作，」

「提早來，爭取時間呀。」

吉井把十五六張白紙，疊疊齊摺起，隨便塞進口袋，抬頭向着祥子。他的臉上帶着做完了一份工作的興奮。

「昨天夜裏，很失禮！」

吉井還是一頭的亂髮，向祥子點頭。

「不！我纔失禮呢！今天又勞您駕到這裏來，眞對不起！」

祥子現在纔看清楚吉井的臉兒，雙頰豐滿，好像小孩子的樣兒，臉上微微沁着汗，似乎非常興奮：

「請你就開始談罷。我很感覺興趣呢。啊！說是興趣，是不應該的……」

吉井眼中閃閃有光。可見他對於祥子的話，抱有期待。

「沒有關係！我不是向您報告，而是跟您商量。不能光靠我一個人思索，還得向您請教。」

「我可並沒有什麼好主意。」

吉井微笑，露出雪白的牙齒。他的皮膚淺黑，格外顯得牙齒白：

「是關於令姊的車禍那件事吧？那和町田小姐的死，也有關係吧？」

「究竟對不對也不知道……」

祥子低眸道：

「我有這麼個感覺。」

「我也想大概是這件事，所以提早起來的。」

吉井輕鬆地說。

「請你快說！在哪幾點上有關係？」

祥子輕輕點了點頭。吉井端起咖啡喝着，等她開口。

旁邊座兒上一對青年男女站起來走了。祥子好像得了一個開口機會似的：

「昨天夜裏向您說過，我的姊姊和町田小姐一樣，是在文化部服務的。我是接姊姊的事進報社的。」

祥子說開了頭之後，倒很平靜地繼續說下去。

「今年夏天休假，是九月一日早晨，姊姊說是去看仙臺的伯父，由我們同住的公寓出門。可是，就在當天晚上六點左右，很意外地，姊姊竟在濱松市內的鐵路平交道上，她搭的那輛公共汽車，撞上了貨物列車，死了。」

「噢？令姊是說上仙臺去去的？」

「是這樣的。爲什麼對我說上仙臺，而當天往濱松去了？到現在我還是不明白。姊姊從來沒

有向我扯過謊。這是第一次說謊，我想總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什麼原因？」

「我說下去您就會明白。姊姊搭的是一輛大型的公共汽車，列車把它後半都撞爛了，所以坐在後邊的姊姊，受了重傷，當天就死在醫院了，可是，很奇怪，姊姊的手提箱，放在靠司機臺的前部棚上。前半部車的客人，差不多沒有什麼受傷的。」

這是什麼意思？

吉井有點不懂。

「熱我的推測，恐怕是有一個『什麼人』，把姊姊的箱子放在他自己座位上邊的網棚上的。否則的話，普通都是自己的行李放在自己座位附近呀。」

「不錯！那麼，令姊有同伴的人？」

「我想是這樣的。這個人，姊姊大概是瞞着我的。」

吉井低眸望向咖啡，端起杯子。

「姊姊的性格很爽脆，很久以前，好像也有過戀愛的經驗，但是在當時，並沒有這樣的交往。不！這僅是我這麼想，但是事實上，也許她還有心愛的人，而只是沒有告訴我。」

吉井攔住話頭道：

「但是，那個同伴，怎麼知道就是她所愛的人呢？」

「那部公共汽車開往辨天島的。傍晚的時候，上那種名勝去遊覽，也可以想像得到同伴的是什麼人呀。」

吉井很保留的問：

「可是，你這看法是決定性的嗎？」

「決定性的呀！」

祥子說得很肯定。吉井不免有點驚訝：

「根據什麼呢？」

「我接到姊姊的凶耗，那封電報來得很晚。那是因爲濱松方面沒有馬上查得出姊姊的姓名。爲什麼呢？因爲有個什麼人，從姊姊的手提箱裏，把姊的定期票夾子和手册拿跑了。」

「噢？什麼？」

吉井這纔睜大了眼睛：

「定期票夾和手册？」

「和這回町田小姐的情形，完全一樣啊！」

（四）

吉井眼中閃閃有光。他從袋裏掏出一條皺成一團的手絹，向臉上擦着，格外顯得興奮：

「很像！町田小姐也是車票和社員手册被人拿走，因此查不出她的姓名，後來還是在她大衣上的洋服店號纔找到線索的。唔！很像。」

「不過，姊姊的那一回，定期票夾子還來了。」

吉井一聽，眼睛又瞪圓了：

「那是怎麼回事？」

「平交道看守人送來的，說是掉在那裏，附近的小孩拾到的。這是發生車禍第二天的事。但是，後來仔細一查，原來是一個客人託附近一家食堂的下女，這個下女又叫小孩子送到平交道來的。」

「那麼，託飲食店的客人，就是你姊姊的那個同伴？」

「是的。聽說是一個男客。」

「知道他的相貌嗎？對了！問那個下女就行呀。」

「偏偏不巧，我去找那個下女的時候，她頭一天辭了工走了。要能找到她，就問得出那客人

的相貌了。」

「知道她往那裏去了嗎？」

「食堂的老板娘說是不知道。因此我問了她老家的地址，一直找到甲州。」

吉井盯着祥子的臉。他對於祥子這樣執拗地追求這件事，有點驚訝。

「在身延山附近，那地方是鄉下，叫波高島。可是，我老遠地奔了去，還是沒有打聽到下女的行踪。連她的父親也不知道。」

「那眞可惜！」

吉井同情地說：

「竟沒有辦法查到？」

「她的父親說：她女兒如若有信寄回家，馬上就通知我。但是，到現在還沒有通知來。」

「那個下女，是唯一的目擊人吶。眞可惜！」

吉井也感覺遺憾。

祥子道：

「姊姊那回，很明顯地是遭車禍而死，並不是被人謀害的。不過，我恨那個人。他不顧姊姊的死活，跑了嘛。姊姊連我都瞞着，把一腔愛情奉獻給他，而他竟棄如敝屣似的，拋棄姊姊不

管，自顧自的逃走了！」

「我明白！」

吉井深深地點頭：

「你愛姊姊的一片心，我很明白。也正因爲如此，所以更怨恨那個遺棄姊姊的人。」

「我恨的是他那種利己的打算……」

祥子說着幾乎要流淚：

「姊姊對他一片至誠，他卻恐怕只是逢場作戲的玩玩而已。所以碰到那種意外的事故，他就怕被人知道而逃走了，而且還把票夾手册偸去，叫人家馬上查不出姊姊的姓名……」

吉井默默地點頭。

「我無論如何要把這個人找出來！我進報社接姊姊的工作，也是爲的找這個人。」

吉井又注視着祥子的臉。

「回爲我想：這個人總在姊姊工作上的交際範圍裏面。姊姊比我的教養程度高，頭腦也好，所以能做她的對象的人，我想總是相當的知識份子，而且在社會上還有某種程度的地位。」

「你這推測是根據什麼理由呢？」

「因爲這個人非常細心。」

祥子說到這裏，心中激昂起來：

「在公共汽車裏，姊姊的手提箱放在前面，是因爲這個人的位置在前面的關係。普通，一起坐車而怕人家發現的時候，可能兩人分開來坐着。但是，那是在熟人很多的東京纔如此。他們離開東京，到外埠旅行，還要這樣周到防備，就可見這一個很細心的人。由此又可以推測他是在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姊姊從來沒有把這一段戀愛告訴我，恐怕也是這個緣故。」

「聽你這麼一說，我也覺得你的推測不錯。」

吉井一面拿出香煙來點上：

「還有，這件事，和町田小姐的被害案有關聯，也是不錯的。町田小姐這回事，原因總不外乎愛情。警視聽方面也正從這方面搜查着。可是還找不出一點線索。如果眞的是愛情關係，她也就隱瞞得夠嚴密了。這一點，也和你姊姊的情形一樣。」

吉井越說越起勁：

「還有，把車票和社員手册拿走了的這一點，可以說是決定性的證據。這是同一個人幹的無疑了。爲什麼這個人非殺町田小姐不可，現在我們還想不出來。但是，這個人卻留下了一個漏洞。」

祥子抬起眼來望着吉井。

「就是你姊姊的那一回，他把定期車票還來了。大概他不忍心使你的姊姊變成無名無姓的屍首，埋在異鄉異土吧。可見這個人還稍稍有點人性。可是，就因爲他這一點人性，露出小小的破綻出來了。」

名單

（一）

吉井接下去說：

「假如，他不去還那車票夾子，那下女不是就不會認識他的臉了嗎？所以，他是自己造出一個唯一的目擊人的。」

「可是，那個下女不知道往哪裏去了呀。她家裏也始終沒有通知給我。」

「不必着急！」

吉井安慰祥子：

「這一點，留了做我們的王牌，幾時需要，再打出來。」

吉井提到「我們」兩個字，祥子愕然地抬眼望着他。

「笠原小姐！」

吉井興奮而謹慎地叫她：

「我可以管一下閑事嗎？我對於你姊姊的這件事，很感覺興趣了。不！說是興趣，似乎不應該，可也並不是引起了新聞記者根性，不過我要查明這件事的眞象！」

說到這裏，望着祥子道：

「但是，如果對你有什麼不方便的話，那我就不管好了。」

吉井的眼中，露出熱心的光。祥子感動了。

最近，祥子漸漸明白了：最初決心以自己一個人的力量，追查姊姊致死的對象，這力量究竟是有限的。看吉井這個人，請他幫忙，可以信賴得過。他本身的工作，就最適宜做調查。年齡又輕，說幹就幹，是一位精力旺盛的新聞記者。

「不！哪有什麼不方便呢！」

祥子很堅定地說：

「您是認爲要查町田小姐的死因，就非把我姊姊的那個對象找出來不可。您的意思，我很明白。決不認爲您是爲了興趣來幫忙的。」

「那好極了。那麼說，你可以同意了？我決不會給你添麻煩的。」

「哪裏的話！爲了姊姊的事，我正想請人幫忙呢。有您肯出力，那眞是運氣太好了。」

「這可不敢當！我也沒有那麼大的力量。不過，一說幹，我可眞熱心地幹，這一點我可以保險。」

吉井笑笑又道：

「好在我的工作，到處都可以去得。這一點倒是很方便。你坐着想，我來跑腿。分工合作，正好！」

祥子聽着也笑了。一邊笑，眼睛裏一邊發濕了。

吉井道：「對於你姊姊的那個同伴，你總也猜測過吧？請你說出來聽聽！我絕對守秘密！就是猜的不對，也不要緊。」

祥子有點躊躇起來了。到現在爲止，自己一個人在心裏也不知道想過多少遍，可是說給人家聽，卻需要相當的決心

但是，事到如今，非拿出勇氣來不行。現在只有信賴吉井。不信賴人家，誰也不來幫你的忙

呀。

「姊姊是個熱心工作的人。我想她的交際範圍，也不外乎工作上的關係。姊姊擔任的是婦女欄，主要的是和女性作家連絡。

吉井問：

「那麼就沒有男性的作家了嗎？」

「也不是完全沒有。比方評論家、插花的先生、醫師，這些都是男的。不過，還不止於如此。由於和女性的交際往來，也會聯帶的認識好多男性的朋友。」

「啊啊！不錯！」

吉井點頭：

「那麼，在這些男性之中，你有沒有認爲可疑的人呢？」

「有的！」

祥子覺得現在需要拿出勇氣來了：

「您看這個！」

祥子拿出手册，把她上次抄的那個名單翻了出來。

（二）

「妹尾郁夫（翻譯兼評論家）

高木利彥（彫刻家）——女評論家高木德子

佐敷泊雲（插花家）有時赴各地主持支部

內牧理事長——洋裁學院院長內牧淳子

鶴卷莞造（畫家）有時赴關西——服裝設計師宇野經子

西脇滿太郎（Q醫院小兒科主任）有時赴各地出席學會研究會

下田青年——服裝設計師倉野村子」

吉井把這張名單，詳詳細細的看了一遍。同時，祥子把列出這些人的理由經過說給他聽了。

「這可有趣！」

吉井衝口而出的說：

「說有趣是不應該的。你的着眼不錯。但是還有一件事，除此之外，就沒有別的人了嗎？」

「也許有。但是那恐怕不過是彼此相識而已。姊姊由於工作上的關係，和這些作家很接近，她對於這一點，也很覺得自負。所以，我想總不出這個圈子。」

「不錯！這樣說起來，這可是一張黑名單了！」

吉井笑笑又道：

「看這幾位都是鼎鼎大名的人啊。如果其中那一位和你姊姊出門旅行，在汽車裏大概是要分開來坐的，你推定的條件，有道理。」

吉井手撐着頭想了想：

「如若和你姊姊往濱松去的那個人，就是殺害町田小姐的犯人，或是從犯，那麼你姊姊上濱松去的九月十日，和町田小姐在多摩川被害的十二月廿四日夜裏十二點前後，那個人的 ALIBI（不在現場的證明），就都不能成立了。」吉井說得不錯。假如那個人當姊姊和町田知枝死的時候，都在現場，那麼這時兩個間，他是不會有 ALIBI 的。

「多摩川出事在耶誕夜，是最近的事，那倒還容易……吉井抬起眼望着祥子：

「九月十日已過了一百來天了，要查他的 ALIBI 有點費事哩！」

祥子點頭道：

「我也覺得是如此。」

如果是握有搜查權的警察，當然可以把這些人一個個叫來訊問，但是現在要想不着痕跡的暗中查訪，那就很困難了。

「總而言之，試一試看！」

吉井很熱心地說：

「難雖難，幹起來看！不過，光靠我一個人還不行。」

祥子詫異道：

「這是什麼意思？」

「名單上這七八個人，不能由我一個人擔任。這不是時間的問題，因爲沒有適當的藉口呀。這種調查，第一要緊是不能使對方起疑。老是我一個人去兜，他們會疑心：這個傢伙古怪呀！」

吉井停了一停道：

「所以，我要託我的朋友，分頭替我去跑。」

祥子聽了，正想說什麼，吉井抬起手指擋住她：

「我明白：要守秘密。所以，我去託人，決不告訴他們眞正的原因。這一點，我充分注意，你放心好了！」

話說到這裏，祥子祇有信賴吉井了。

吉井拿出自己的手册，把名單抄上去。祥子看見吉井的手册的綠色薄面，忽然腦子裏閃動一個念頭。但是現在連對吉井都不能說。

吉井把名單抄完，收起手册：

「做起來看！不過有一個問題，這個『什麼人』，對於町田小姐這件事上，當然可以說是犯人，但是也並不一定就是這名單裏的人呀。從你令姊的交際範圍來說，也許是在這名單之外的人呢。」

這個疑問很有道理，也很有可能。但是祥子的「這人在名單裏」的直覺，總是拋棄不掉。

「您說的一點不錯。不過我總對於這名單裏的人懷疑。我也說不出什麼理由，祇是在感覺上覺得是如此。」

吉井圓圓的臉上，浮起微笑，也沒有反駁，只道：

「直覺往往也很正確。總而言之，馬上就開始進行罷！」

兩人不約而同的抬起手來看錶。

祥子道謝：

「躭誤了您很多時間！」

「不！我倒不在乎！」

吉井笑嘻嘻地說：

「我們的工作，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在什麼地方兜圈子。有的人，還能跑進電影院睡一覺再回

報社呢！」

「啊喲！」

「但是，你是內勤，就不能這樣辦了。我們走罷！」

吉井抓起帳單，祥子也搶着要付賬，吉井拿着帳單向賬櫃那邊去了。祥子在後面望着，吉井的肩膊寬寬的，脖子也很粗壯，似乎是練過柔道的。

走出吃茶店，吉井露出白牙笑着，揚起手：

「再見！儘早給你報告！」

一會兒就走進了人潮之中去了。

現在有了協助的人了。祥子覺得：過去悶在自己心中的一個核子，這一瞬之間，劈成兩半。但是，卻因此獲得了新的希望。

（三）

祥子一回到報社的文化部，次長神谷就抬起頭來叫她：

「啊啊！笠原小姐！」

祥子還以為在吃茶店時間就擱久了，神谷要埋怨她。

「你現在就往Q醫院去趟！」

「Q醫院？」

「小兒科主任的西脇滿太郎先生。約好今天去拿他的稿子的。」

神谷想起來了：

「啊！對了。你還沒有見過西脇先生吧？」

「上回跟您到Q醫院去過，西脇先生出差，沒有見到。」

「對的對的！」

神谷點頭：

「不過你也幹熟了，一個人去也可以了吧？到Q醫院傳達室問一下，他們會引你去的。」

「是！」

祥子寫上了手册。

「町田小姐遭了那樣的事，在她的後任未到之前，你要多忙一點啦！」

「是！」

「西脇先生的稿子，後天要見報，今天之內，務必把它取來！」

「知道了。」

神谷把汽車傳票蓋了章遞過來。祥子接了，走出文化部，下樓出了大門。

汽車到Q醫院，走了約摸三十分鐘。街上的店鋪，都在舉行歲末大廉價。駛出街外，神宮外苑的樹木，葉子都落了，剩下空空的樹枝。風很冷，但還有身穿大衣的一對對的青年男女，在林中緩步。

到了醫院，走進白色的大厦裏邊，傳達室的女職員，聽祥子說明來意，馬上向小兒科打電話。

女職員放下話筒，向祥子道：

「請到四樓小兒科主任室去。」

走進電梯，到了四樓，到處都聞到藥水氣味。

一個穿着白外衣的三十左右的人，站在電梯門口，一見祥子，便向她笑道：

「您是笠原小姐吧？」

祥子一時想不起他是誰。他笑道：

「上回您跟神谷先生來的時候，我們見過，我姓上田。」

祥子想起來了，上次就是他告訴神谷，說西脇主任出差去了的，連忙鞠躬招呼：

「眞對不起！上一次謝謝您！」

「您是找主任的吧？請等一下，主任在做手術呢，我去給您看一下！」

上田回身要走。

「剛纔傳達室打電話問過了。」

「是嗎！那麼，主任大概在屋裏，就是這走廊右首的房間。」

「謝謝您！」

「再見！」

上田跳進下面開上來的電梯。

走過幾間掛着白窗簾的房，到了右端盡頭的一間，門上掛着「小兒科主任室」的牌子。

祥子走了進去，這裏好像是一間事務室，兩三個醫師，還有一個比較上點年歲似乎是護士長的女人，坐在裏面。

這個穿白衣的女人，看見祥子，有點訝異，探身問道：「您是R報社來的吧？」

「是的。」

「請到這邊坐！」

她站起來，把祥子領進用屏風隔開的裏面一間。

一位臉上血色很好的老醫師，斜靠在椅上看書，背後是裝滿書籍的書橱。

醫師一見祥子進來，從臉上把眼鏡摘下，抬頭問祥子：

「喲！要稿子是不？」

這位小兒科主任醫師西脇滿太郎，一雙細小的眼睛——有點紅紅的，兩頰的肌肉稍稍鬆弛地向下掛着，耳邊的兩鬢，已經看見短短的白髮了。

「是！我新進R報文化部，擔任婦女欄。」

祥子取出名片，放在他面前的大桌子上。西脇醫師伸手拿了起來。

「唔！你是以前的笠原小姐的妹妹啊？」

這位博士，看了名片，又望望祥子：

「聽到神谷君提起過。不錯！姊妹倆很像。」

他顯得有點爲難：

「可是，稿子還沒有寫呢。明天好不好？今天晚上寫好，明天到醫院來拿。」

「不，先生！等着就要排版，今天無論怎麼樣得……」

「那怎麼辦呢！現在我就要參加醫院的會議，會完了，晚上又有應酬，今天實在謅不出來……」

「先生！您想辦法謅一謅，可以嗎？」

西脇博士抬起頭來問道：

「這樣好不好？稿子今天交，晚上宴會之前，在料理店寫。你來取嗎？」

「好！我去。在什麼地點？」

西脇望着祥子臉上：

「在築地。料理店叫「登美福」。你九點鐘上那裏來拿罷！」

（四）

料理店的下女，聽到祥子 是來取稿子的，便道：

「客人關照過的，您請這邊坐！」

把祥子請上去，引到二門旁邊一間好像會客室的屋裏。

「西脇先生的宴會，現在快要上飯，一會兒就散了。您看看電視，少候一下！」

「好！謝謝你！」

遠遠聽見三弦的聲音，祥子坐到沙發上，下女打開電視的開關，出去了。

電視的節目，一點趣味也沒有。另外一個下女，端來茶和點心，祥子也不想動。

只聽得樓上拍手哄笑，男男女女的許多聲音。不久，走廊裏亂哄哄地許多脚步聲，一邊大聲

的談笑着出來，到了二門，又漸漸移向門外去了。

只聽見下女的聲音在招呼：

「報社的小姐在這邊等着。」

西脇博士一個人走進會客室來了。他帶點酒意，很瀟脫地笑道：

「喲！叫你候久了。」

他從外套口袋裏，抽出一個大封套：

「哪！」

放在祥子面前的大桌子上。

「謝謝先生！」

祥子站起來行禮，正想打開封套看一下，他擋住祥子：

「回報社再看好了。你沒有車子吧？」

晚上到報社要汽車也麻煩，所以祥子是從銀座走來的。

「是。」

「那麼，順便，坐我的車子，我送你。」

「是！」

祥子覺得拒絕又不好，跟着他走出二門。五六個下女正在外面送客，都向西脇叫道：

「先生！再來呀！」

一個胖胖的老板娘，走到西脇跟前，笑着向他耳邊說：

「先生！跟年輕的小姐坐一車，可別太高興啦！」

西脇轉過臉，搖搖頭。

聲音雖小，祥子卻聽見了，心裏直覺得討厭。這種地方的人，當着人就能這麼不在乎嗎？

司機恭恭敬敬地拉開車門，西脇躬身跨上去，坐到一角，向站在車外的祥子招手，祥子拘束地坐到角上。

車窗外，下女們一齊鞠躬行禮。轉瞬之間，汽車已開到望見銀座的燈光的街上。

燈海漸漸接近，西脇問道：

「你現在還到報社去？」

「是。先生的稿子得送去……」

西脇抬起手臂，借着外面的燈光，看看手錶：

「已經九點半了。現在到社裏去，文化部一個人也沒有了吧？」

「……」

西脇倒說的一點不錯。祥子向他要稿子，特意說得提早了一天。事實上，這份稿子，明天上班帶到報社就可以了，今天下午，神谷也這樣說過了的。

「怎麼樣？我現在上夜總會去，你也一塊兒去玩玩吧？」

「不過，那些地方，我……」

祥子正想回絕。

「不！並不勉強，不過假使沒有去過，去看一下也好。既然擔任文化欄的編輯，也藉此長長見識啊。你沒有去過吧？」

「是，還沒有。」

「那麼就去看一看罷！決不是什麼壞地方。二三流的夜總會，也有不正派的，但是第一流的可是上等的社交場。來的都是紳士，外國人多是夫妻一起來。而且現在正是歲末，裝飾得很漂亮。順路去看一下好不好？」

祥子不做聲。在霓虹燈海的那邊，已望得見報社的房子了三樓上還有電燈亮着。

「跟我去，又不會怎麼樣你，還不放心嗎？」

「不過……」

「噢！你姊姊倒跟我去過的……」

姊姊？祥子聽到西脇提到姊姊，頓時心裏一變：

「先生！」

「唔？」

「我陪先生去！」

「是嗎？」

他低聲笑了。

陰影

（一）

汽車駛到國會議事堂附近。

西脇博士的興會很好，靠在彈簧墊的座椅上，低聲的哼着歌曲。似乎宴會的餘興尚有未盡之概。

（姊姊也跟這位醫師上夜總去過的？……）

就憑這一句話，祥子陡然變計，決定跟他上夜總會了。她的決心下得很快，一分鐘的躊躇也

沒有。

祥子向身旁的博士問道：

「先生常領我姊姊往各處去嗎？」

西脇博士哼的歌曲停了：

「不！也沒有上各處去。她的性格很爽脆，約她跳舞，她就跟着走。」

博士笑了：

「也就是這麼多。再沒有別的了。」

（……再沒有別的了？）

祥子體味這句話的意思。是不是他邀約過的，而被姊姊拒絕了呢？

汽車停在門前裝着霓虹字「斯開雷特」的夜總會門前。

穿着紅絨的侍役奔過來，拉開車門，行禮鞠躬。

西脇讓祥子先下車。走上小小的石級，門役給拉開門，暗暗的一段路舖着紅地毯，祥子等於被西脇推着似的走過。三個侍役站在那裏，見了西脇博士，一齊很恭敬地向他鞠躬。

撥開黑色絨幕，裏面是大廳。正面設着樂隊，三個半裸的女人，正在表演跳舞。

西脇道：

「剛好！已開始表演了。」

領路的侍役應聲道：

「是！這是第三個節目。」

只有樂隊和舞場有照明，客人的位置都沒有燈。白色的桌上，每桌有一盞圓筒形的紅色臺燈，像漁火似的亮着。許多桌子排成半圓形，客人都向舞臺上望着。

兩人坐下，侍役彎腰請示：

「您二位喝什麼？」

西脇望着祥子。

「我不能喝酒，一杯果汁就好。」

「果汁嗎？」

西脇笑笑道：

「來杯 GIN FIZZ 總可以吧？」

「不！我眞不能喝。」

「別這麼說！既到這裏來了，多得喝點酒。好！你給她來杯喝不醉的好了！」

「是！先生喝什麼？」

「司各去瓦拉！喝慣了的！」

「是！」

侍役寫過紙片，退了下去。

西脇溫和的眼光望着祥子：

「這種夜總會，你是頭一次來？」

「是的！從沒有來過。」祥子望着舞臺上回答。裸體的女子已經舞完，現在換了一男一女的表演舞，樂隊改奏着緩徐的曲子。

客座上，外國人很多。不僅是青年人，禿頂的老頭兒也有。還有黃頭髮的女人。

西脇問：

「怎麼樣？印象如何？」

「嗯！好像在看外國電影一樣。」

西脇笑了：

「你姊姊頭一次來，也是這麼說的。日本人少，西洋人多，她很感覺異樣。」

「姊姊常跟先生上這裏來嗎？」

西脇正要點香煙，停住手：

「不！那倒沒有。我也忙，你姊姊也忙。哪能常常來呢！」

侍役用銀盤端來兩隻杯子，給祥子的是一杯綠色的酒。

西脇端起酒杯：

「喝一杯！」

祥子也拿起杯子來碰一碰，看着杯中的綠色液體：

「先生！這酒很凶吧？」

「不！一點不凶。專供女客喝的。」

祥子舐了一口，甜甜的、涼涼的薄荷味，沒敢多喝，還放回桌上。

「怎麼樣？味道不錯吧？」

「是！」

「那就喝乾了罷！」

「不過恐怕會醉。」

「那就喝半杯！酒這東西，喝慣了就會進步的。你姊姊很能喝啊！」

不錯！姊姊酒量不壞。每逢回去得遲的夜裏，都聞到她身上有酒味。對了！姊姊往濱松去的頭一天夜裏，也是喝醉了回來的。

侍役送來冷盤。西脇一面向侍役要了第二杯酒：

「酒不能喝，吃點冷菜罷！」

（二）

表演節目完了，客座頓時明亮起來。樂隊奏出探戈，很多客人站起來下了舞池。

西脇端着酒杯問道：

「跳一隻好不好？」

「不行啊！」

「會跳吧？」

「不！跳得很壞。」

「那不要緊，這裏的客人，誰也不講究這個。來罷！」

「等一下再說！」

舞池裏人都滿了。還是西洋人居多。女的差不多都是這裏的舞女，也有少數高個兒金色頭髮的女客。大廳裏的裝飾，還是耶誕節留下來的，只是少了十字架耶誕樹。

第二隻曲子奏起。西脇站起來，伸手向祥子。

祥子身子向後退着：

「不行啊！」

「跳跳嘛！難得來一趟的。」

「不過眞跳得不行。」

「不要緊，來罷！」

祥子沒法，只得站起身，西脇輕輕托着她的肘，擁進了舞池。

西脇身體相當的胖，但是舞起來動作很輕快，在混雜的舞池中，領着祥子，很得要領。他微笑道：

「你不是跳得很好嗎？」

「啊喲！先生纔跳得好呢。我只勉強跟着罷了。」

「這也和喝酒一樣，慣了自然會好。我年輕的時候，在德國學的。」

祥子想：（怪不得！）望望西脇頭上，半白的頭髮，分得整整齊齊，兩眼亮晶晶地，也不像個老人。祥子雖然擔着心，但是西脇的態度很紳士。抱着她背部的手，用着適當的力量，握着她的手的手指，也只輕輕地攏着，胸口保持着適當的間隔，脚的進退也充分地有禮貌。她放了心點，問道：

「姊姊比我跳的好得多吧？」

西脇一面回旋着：

「很好哇！不輸這裏的舞女哩！」

「唷！把我姊姊和舞女打比？」

「對不起對不起！不是這個意思。我只是想說：你姊姊無論做什麼，都比普通人強。你也認爲是如此吧？」

祥子點頭：

「是啊！我眞比不上她。不管是書本上的事，社會上的事。我從小就佩服姊姊。」

「眞可惜！她就這麼死了！」

西脇淡淡地說。

祥子追進一步問道：

「先生！您很喜歡姊姊不是？」

西脇不做聲，一不小心，碰到旁邊一對西洋人老夫婦的舞伴。停了一停，很快活地答道：

「那自然歡喜她了。她一到面前，我心裏就覺得明朗起來了。我身旁的那些護士，程度太低。你姊姊來找我，雖是的的工作上的事，可是見了面叫人很愉快。所以也就約她出來到這些地

方來玩玩了。」

祥子不做聲了。西脇答的很妙。也不閃躲，也沒有可乘之隙。很有禮貌地擋住她的繼續追究。關於姊姊的話，祥子不能不暫時告一段落。

祥子換了一個方向：

「姊姊的同事，那位町田知枝小姐，先生認識吧？」

祥子一邊問，盯緊了西脇臉上，注意他的表情。

西脇立刻回答：

「啊啊！前不幾天，被人殺害的那個小姐？在報上看到的。不認識！沒有到我那裏來過。」

他的臉色一點沒有變動。

樂隊奏完了一曲。西脇還要跳下去：

「再跳一隻好不好？」

「謝謝您了！下一回再說罷。」

「是嗎！」

西脇不好再堅持，正要走回座位，這時，旁邊有人再叫他。西脇停住脚，旁邊的一張桌子，一個人揚手招呼他——不是日本人。

西脇轉頭一看，叫了起來，一邊向那邊走，伸出了手。

祥子正想一個人回座，西脇叫住她，和那人握手之後，替祥子介紹。

「這位笠原小姐，是報館編輯。」

對方好像是美國人。圓圓的臉，個兒不高，胖胖的。綠色的雙瞳，盯着祥子，伸出手來。

「這位是橫濱美國商社的社員，喬治拜耳先生。」

喬治露出白齒微笑。他的桌上，坐着三個舞女。

（三）

西脇和這位美國青年的話談的不斷，祥子告了個便，先回到自己位置上去。

客人們現在正跳着「吉力巴」。節拍很快，一會兒攙着手，一會兒身體直打轉。祥子呆呆地望着。

一個侍役走到祥子身旁，很恭敬地問道：

「對不起！您是笠原小姐嗎？」

祥子有點愕然，抬起眼來：

「是的！我姓笠原……」

侍役放下一張名片：

「那邊一位客人，叫我送來的。」

「給我？」

笠子想：在這裏，不會有人認識我呀！是不是看錯了人呢？

「是的。那位先生說：送給這邊桌上的笠原小姐。」

祥子拿起名片，在不大明亮的燈光下一看：

「妹尾郁夫」

立刻想起是那位用西歐禮節歡迎客人的評論家了。祥子向那邊的客座上望過去。桌子半圓形的排着，一張桌上一盞紅燈，也看不清楚客人的臉兒。

忽然，那邊有一隻手高高地舉了起來。一定是這名片的主人，看見祥子在探頭找人，舉手招呼她的。

祥子低頭再看這張名片。空白的地方，寫着鋼筆字：

「有工作上的事，要和你談一談。明晚在T會館有「法蘭西文化之會」，八時左右可以完了。請到T會館的客廳等我。不要告訴西脇博士！」

祥子留神看西脇，他大概跟那美國人談的差不多了，正在擺手。祥子把名片放進了手包。抬

頭看見那邊的客席，那隻舉起的手已放下去了。

祥子想：妹尾郁夫有什麼話要和我談呢？還叫我不要告訴西脇！這似乎不僅僅是工作上的事。明明有點「誘惑」的嫌疑。可是，妹尾郁夫又怎麼認識西脇博士的呢？

西脇走回席上：

「對不起！」拿起酒杯：

「那個喬治拜耳，很能幹啊。不久就要昇橫濱分店的主任了。他自己說着，高興得很呢。這是個酒鬼，喝起來沒有個完。」

那個美國青年，舞女們給他斟着，正在一杯一杯的喝啤酒。

樂隊的曲子改了「曼波」。西脇向祥子說：

「下一個曲子再跳罷！我不喜歡「曼波」，底下的曲子，大概拍子要慢一點了。」

「已經不早了，我想告辭了。」

「回去？」

西脇瞪大了眼睛：

「纔十點半呢。再坐三十分鐘好吧？」

「不過，回去晚了不好……」

「是嗎！好！我送你。」

「啊喲！不要送。先生只管請多坐一會！」

「不！不能讓你一個人回去，我邀你來的嘛。住在哪裏？」

「大久保。不過，先生眞不要客氣。我會叫計程車回去。」

「不！還是我送你。」

西脇抬手叫來侍役，付了賬。

撥開黑絨幕向外走，祥子覺得身後那暗暗的茶座裏，妹尾郁夫似乎正瞪大眼睛望着。

走到門外，覺得外面的風特別冷，大概是剛纔在有暖氣的地方出來的關係。

穿紅絨制服的侍役，招手把西脇的自備汽車叫來，打開車門。

西脇讓祥子先上車，然後自己坐進去，關照司機：

「到大久保！」

他嘴裏吐着酒臭，祥子留神警戒，身體靠車子角上坐着。

但是，西脇還是很紳士地，兩手抱在胸前，靠在椅背上，慢呑呑地問道：

「怎麼樣？今天晚上？」

「很好！非常愉快呀！」

「哦！那就很好！」

西脇大方地點點頭：

「那麼，下一回再邀你？」

祥子只是微笑，沒有答話。

汽車開到新宿，西脇輕輕地打起鼾聲。抱在胸前的兩手，「吧」的揑下，不知是有意還是偶然，碰到祥子的手。祥子連忙把手縮回。西脇還繼續打着鼾。

車到大久保街，望見公寓了。

「這裏就好了！」

司機煞車，一震動，西脇博士睜開眼：

「啊啊！就是這裏？」

向車窗外望着，問道：

「就是那個公寓嗎？」

「是的。我跟姊姊一向就住在此地呀！」

西脇也不答腔，只是很周到地關照她：

「暗得很，當心走好！」

司機下來，打開了車門。

「先生！多謝！」

「不客氣！再見！」

西脇在車裏擺擺手，走了。

祥子望着車後兩隻紅燈在黑暗中駛去，心裏分析着今天晚上的西脇博士。

（四）

第二天，祥子到報社上班。

這幾天，工作特別忙。因爲除夕到年初，要休息五天，得趕着把正月用的稿子排好。頁數又要增加，文化部的版面，也添了很多。拉外面的稿子，收集照片，各方面的調查，忙得和作戰一樣。當然，一年也就是忙這一回。

此後吉井也沒有電話打來給祥子。他答應擔任的調查，也許還沒有完成吧。而且，他在社會部，是報社的眼目，一定也很忙的。

關於町田知枝的案子，後來在報紙上也偶然見到。但是載她到現場的汽車，還是沒有找出來，看起來，這方面的搜查是絕望了。搜索本部最初說年內可望解決，看這樣子，恐怕要過年再

說了。

祥子對於這些小消息，很關心地讀着。但是，沒有告訴任何人。

她一邊手裏辦着事，頭腦裏浮起昨天夜裏跟西脇博士上夜總會的經過。現在只覺得他是一個性情磊落會玩會樂的老紳士。祥子想：還有再和他見見面的必要。昨天沒有能問的話，還要問他。人都是最初見面的時候懷着警戒心，第二次以後，就要鬆弛下來了。她有把握把西脇約出來。

六點左右，工作整理完了，六點半出了報社。妹尾郁夫約了在T會館見面，是八點鐘。現在還差一個半鐘頭。只有到銀座去繞繞再去。銀座街上，一片歲末景象，來往的人很多，百貨公司也延長時間，點着電燈在營業。連走路的人都是神色匆匆的。

祥子漫無目的的瀏覽着店舖的橱窗。離她不遠，沿着人行道的邊，一輛漂亮的外國汽車，停了下來。

司機拉開車門，一位瀟洒的瘦瘦的紳士，彎着腰跨下車來。祥子看到他的側面臉兒，不由一怔。他就是上次跟神谷去訪問的佐敷派插花大家佐敷泊雲。

在佐敷泊雲後面，一位長長臉兒很美麗的女子下了汽車。今天她雖然穿着和服，祥子認得她是那天見到的佐敷的秘書關谷靜子。關谷靜子貼緊佐敷泊雲站着。汽車上又下來兩個中年的男

人，大概是陪插花大家出來玩的門客。

佐敷泊雲在頭裏走着，拄着一根細細的黑色手杖。關谷靜子一面不知在向佐敷說什麼，無意中向這邊一望，看見了祥子，露出微笑。

祥子向她鞠躬招呼，關谷靜子走到祥子面前來了。

她微笑着，偏着頭：

「您是笠原小姐吧？」

「是。上一次多蒙關照！」

「不客氣！今天晚上，陪先生出來的。先生說要請我們吃飯。」

佐敷泊雲拄着手杖，望着這邊，眼光直射在祥子臉上。

祥子趕上幾步，向他恭敬行禮：

「先生！我是R報社的笠原。前一回，打擾您了。」

佐敷泊雲容貌端整而上品，望着祥子，眼光在柔和之中，還含有一種尖銳。他很像一位大家似的，只在喉嚨裏：

「唔！唔！」的答應着。

關谷靜子道：

「笠原小姐！您還沒有吃飯吧？」

「是的！」

「一塊兒吃飯去，好不好？哪！先生！」

望着佐敷泊雲。

「嗯！」

佐敷還是在喉嚨裏邊答應着，望着祥子，好像在觀察她的神色。

祥子連忙辭謝：「不要客氣，我謝謝了。」

「啊喲！爲什麼？」

關谷靜子皺起眉頭：

「令姊也常常跟先生一塊兒吃飯的呀！」

「現在有個約會，時間到了，下回再奉陪罷！眞的謝謝！」

（五）

姊姊常跟佐敷泊雲吃飯嗎？姊姊生來不拘俗套，爲了工作，不管什麼地方都去的。和人家一起吃飯，並沒有什麼奇怪。

不過，到了現在，覺得姊姊信子生前所有的線索，都有求證的必要了。

祥子的眼中，還留着剛纔分別的佐數泊雲的印象。很上品、有身分、有重量、是一位全國設有很多支部擁有許多弟子的第一流的權威。這位權威人士，和姊姊接近到什麼程度呢？

這時，一個人輕輕地拍祥子的肩膀。

轉身一看，那位美麗的服裝設計師宇野經子，微笑問道：

「買東西？」

祥子連忙鞠躬：

「上一回，打擾您啦！」

宇野經子身旁，還有那位畫家鶴卷莞造，悠悠地叨着煙捲兒。祥子也向他招呼過。

「沒有目的，走走。」

鶴卷從嘴上拿下煙捲：

「剛纔不是佐數泊雲嗎？」

「是的。佐數先生。」

畫家批評開了：

「哼！架子不小哇！」

「像這種人，算什麼藝術家！他不過弄了一點小花巧，和眼前的東西稍稍不同一些，就莫名其妙地被人家捧得高高在上了。插花本來是舊東西，只要耍出幾下與人不同的噱頭，人家就以爲是新玩意兒了。一點內容也沒有。他雖故示神秘的說出許多理論，還不是偶然想到的一些空洞的話。和買賣人一樣的根性！」

宇野經子擋道：

「別這麼說！不好呀！」

「有什麼不好！佐數泊雲全是騙人的玩意兒，我眞想給他抖擻抖擻出出他的醜，他的底細，我全知道！」

鶴卷莞造越說越起勁，宇野經子又攔道：

「別再說了，先生！在路上也不好看。別人的事，管他幹什麼！先生有先生的藝術嘛！」

鶴卷纔氣憤憤地不做聲了。

美麗的宇野經子向祥子微笑：

「再見！笠原小姐。下回來玩嘛！」

祥子正鞠躬道：「一定奉看！」

鶴卷走過祥子面前：

「笠原小姐！你不要太跟佐敷泊雲接近纔好啊！那個傢伙對於女人，可相當有一手呀！」

「唷！怎麼又扯上這個！」

宇野經子連忙推着鶴卷的肩膀：

「對不起，笠原小姐！您別往心裏想！」

「不！一點關係也沒有！」

祥子微笑：

「我覺得是很可感謝的忠告。再見！」

看這情形，鶴卷畫家對於佐敷泊雲感情很惡劣。是不是因爲佐敷的名聲高，派頭闊綽，引起反感呢？還是自己的聲名遠不及佐敷，由於自卑感，而發生了藝術家特有的嫉妬呢？

不管他怎麼樣，祥子耳朶裏留下來的，只是鶴卷最後的那一句忠告。「佐敷泊雲對於女人有一手」，這句話得記住它！

祥子想要接近佐敷泊雲試試了。

今天晚上，碰到不少的人哪！最後還有一個翻譯兼評論家的妹尾郁夫呢。

準八點，祥子到了T會館的賬櫃前面。

事務員說：

「妹尾先生關照過了。會就散。請到樓上客廳等一下！」

客廳很寬敞，也很豪華。極講究的沙發，椅子，擺得滿滿的。角上還有小小的一間店，陳列很着漂亮的土產紀念物品。

坐了十分鐘，以爲還得等一會，妹尾郁夫卻來了。踏着裝腔作勢的步子，從門外走了進來。

祥子站了起來，心裏警戒着，恐怕他要像上回那樣張手抱肩來個西洋見面禮。還好！今天總算是日本式：

「你來啦！歡迎歡迎！」他身穿新西裝，頭髮分得整整齊齊，在華麗的吊燈之下，很高興地向祥子微笑着：

「昨天很失禮！我正擔心你今天是不是肯來呢！」

妹尾郁夫指着椅子，讓祥子坐。祥子問：

「您有什麼報社工作的事要……」

「不！那當然也有……」

妹尾郁夫囁嚅着，停了停，探身望着祥子：

「昨天在斯開雷特看見你跟Q醫院小兒科主任西脇滿太郎在一起，所以我要忠告你一下。那位博士，危險哪！你還是不要跟他太親近的好啊！」

徬徨

（一）

「謝謝您的忠告……」

祥子先向他道謝：

「不過，西脇先生是好人哪。昨天晚上陪他到夜總會，完全沒有把我當作異性，叫人覺得好像跟着父親伯叔似的，我倒很放心。」

祥子這樣說法，多少帶着心理上鈎距作用。

「你看看！」

果然妹尾郁夫抬起肩膀，使勁叫道：

「就是這種地方危險！到了西脇那樣的年齡身份，總是先放開手讓對方自由的玩着。使彼此之間，完全的親密而不提防，然後，一有機會，就伸出手來。」

祥子笑起來了：

「有這麼順利嗎？」

「你不知道，纔說得這麼不在乎！」

妹尾郁夫急得牙癢癢地：

「我對於西脇博士，可是無恩無怨。所以我並不是破壞他的名譽。這是有根據的。我站在根據上向你忠告。」

祥子抬起眼望着妹尾：

「這個根據，可以告訴我聽聽嗎？……我聽了，以後彼此交際，也好做個參考呀。」

妹尾似乎爲難的樣兒：

「這……我也不大願意提他。這是人家的醜事呀。你只要明白西脇博士是個危險人物就行了。」

但是，祥子看出妹尾郁夫嘴裏雖是這麼說，實在心上很想說出來：

「啊喲！您既然說到這裏，就得乾脆通通說出來，證明不是有意破壞中傷呀。只聽到這一點點，叫我也莫名其妙啊。」

「眞爲難！」

妹尾抓着頭——但臉上的表情並不怎麼爲難，並且還帶着微笑。

「我聽了，絕對不告訴別人。」

「是嗎！」

「一定保守秘密！」

妹尾郁夫望望客廳四邊，看了看自己的手錶：

「好吧！事到如今，沒有辦法。只好告訴你了！」

「您請說！」

「可是現在我和人約好見面的時間已到了。出版社的人要來。」

「到此地來？」

「上這裏來倒好了。在我工作的地方見面。我現在爲了寫東西，住在旅社。」

祥子怔了怔：

「在旅館裏？」

「是啊。你也到我旅館去好不好？我們可以多談一會，出版社的人來了，又可以不失約。」

聽說地點是旅館，祥子心裏警戒起來了。但是，K旅社離此地很近，文化界的作家們，常常住在那裏寫文章，祥子是知道的。祥子決定冒險了。他要聽聽妹尾的話，也許可以查出西脇和姊姊的線索來。

「好！我陪您去！」

妹尾聽祥子一答應，臉上堆滿了高興：

「是嗎？那倒對不起你了。那麼現在就去罷！沒有時間了。」

妹尾說着，先站起來了。

走出T會館的大門，妹尾叫住一輛計程車。從這裏到K旅社，汽車用不了十分鐘。他在車子裏很有禮貌。也許是怕司機聽到，只談了些不相干的閑話。

到了旅館，妹尾先進門。走到賬櫃前面，事務員向妹尾招呼：

「您回來啦！有一張留言單。」

事務員把房門鑰匙帶一張紙片交過來。

妹尾打開留言單一看，立刻扯破了塞到袋裏去。還有點苦眉皺臉的。祥子也不知道他爲什麼

要立刻扯破那張紙。

妹尾郁夫接着向賬櫃一旁的客廳裏望了望，向祥子道：

「好多客人正看着電視。在這裏也不好談話，到我的房間去罷！在四樓。」

祥子躊躇了起來。沒有想到要到他的房間裏去。心裏想不去，可是客廳裏五六個客人正在看電視，也是事實。既然到了此地，就這樣回去，又有點可惜，也顯得孩子氣。而且，關於西脇事，她無論如何要聽聽妹尾怎麼說法。

一齊跨上電梯，到了四樓，妹尾郁夫領她到左邊走廊盡頭的一間房，把鑰匙塞進門上的孔裏，咯吱咯吱的轉着。祥子站在他的身後，心裏有點毛毛咕咕的。

房門打開，妹尾捻亮電燈：

「請進！」

祥子不由地望了望手錶，正是九點半。

這是一間洋式房間，祥子忐忐忑忑地走了進去，只見窗邊放着寫字檯，上面有五六本西洋書和稿紙。稿紙上一個字也沒有。

這些倒不去管它，最礙眼的是一張西式床，靠壁還放着三面鏡臺。祥子不禁感覺恐怖了。

妹尾郁夫指着椅子：

「請坐！」

祥子怕他又要張開兩手來抱自己，倒好！他今天居然始終沒有動這一套。

女侍端了咖啡進來，放下，退出去了。

（三）

祥子正面望着妹尾郁夫臉上：

「我想請您快點告訴我！」

「好！沒有法子，我說罷！」

他慢慢地點上香煙，吸了一口，又扯到別的事上去：

「怎麼樣？這間房間，很好吧？」

祥子沒奈何，依唔答道：

「房間眞好。您常在此地寫稿子嗎？」

「文債堆的多了，就躲到這裏來。非得這樣，寫不出東西來呀。」

妹尾郁夫得意地說。老跟他談這些話談下去，沒有個完。時間只有越來越晚，他說的那個出版社的人，又不像眞的要來的樣子。

祥子催促道：

「先生！西脇先生的話，請早點告訴我！」

妹尾好容易纔開了口：

「事到如此，只好說了！西脇博士呀！別看他那樣子，對於女人，可相當有一手哩！對不起！在女客面前說這個……」

「沒關係！您請說！」

「從別人那裏聽來的謠言，沒有法子證實的，現在不要去提它。我只說確實的例子：搞他了自已醫院的護士，而且還是兩個，一個他叫她墮了胎、辭掉她，另外一個，後來自殺了。」

「噯唷！」

祥子也不得不驚愕了。

「你吃了一驚吧？」

妹尾觀察着祥子臉上的反應：

「還有，他常在赤坂一帶的「待合」玩，包着一個藝妓。而且，和 CABARET 的女招待，也有關係。」

祥子不能馬上相信。總以為西脇不致於壞到這種程度。

「別人聽了，也許以為是謊話，這可是眞的！」

妹尾看出祥子的臉色，又說道：

「西脇和女人的關係，亂極啦。他的作風是秘密主義，絕對不走漏消息的。因為他是個很要面子的人，近來又常在婦女雜誌和報上寫文章，格外來得小心了。」

這末尾一句話，引起了祥子的注意：

「這是眞的嗎？」

祥子想：西脇既然嚴守秘密，妹尾郁夫怎麼會知道呢？

「眞的呀！絕對不是造謠言！」

妹尾好像看出祥子的心理：

「我告訴你，可絕對不要洩漏出去！我是聽西脇的學生上田正夫說的。」

上田正夫，祥子馬上想起來了。最近她到醫院去找西脇催稿子，在電梯門口遇到的那個高個兒的青年。頭一次跟神谷去拜客，神谷替她介紹，曾說過這位是西脇先生的學生上田先生，一定是他。

「上田和我，在高等學校同學，話是西脇的學生說出來的，不會錯吧。在學術上，西脇是他的老師，他是尊敬他的，但在私生活上，上田很不滿意。」

妹尾接着說下去：

「你也許以爲西脇只對於藝妓、酒女們有興趣，但事實上決不止於如此，對於好人家的婦女，他一樣的也伸手。只看那兩個護士的例子，就可以明白了。最近，聽說有個小孩子來看病，他又把那小孩子的母親——一位年輕的寡婦——誘惑上了，鬧得很不好……當然，這件事也照例地沒有鬧到外面來……」

妹尾注意窺測祥子的臉色：

「所以，我看到你被西脇約了上那種夜總會去，實在替你擔心，非向你忠告不可。你看！你剛纔還說：他好像父親伯叔一樣，危險就在這裏呀！看他的外表，很是紳士，又有地位，又很莊重，要知道！這就是他的僞裝哪！」

「我的姊姊，也跟西脇交往嗎？」

祥子想知道的，只是這一點。妹尾聽了，頓時很注意地看着祥子：

「那，我倒不大清楚。沒聽到上田提起過。你的姊姊人很聰明，我想不會有那種事。不過，在工作上，想必常常去找過他吧？」

「是的！」

祥子點頭。心裏決定要直接找上田正夫談一談。既然聽到關於西脇博士私生活的情形，他是

第一個最需要注意的人了。

「笠原小姐！」

妹尾郁夫依然凝視着祥子，語調變得柔和了：

「我告訴你這些話，可並不是想講西脇博士的壞話呀！」

「我明白。您是爲的我好。我很感激。」

「啊啊！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嗎？」

「笠原小姐！」

妹尾郁夫突然站了起來：

祥子一驚，只見妹尾郁夫的雙眼，好像上了油似的閃閃有光，不禁連椅子向後挫了一步。

「我……也許我已經愛了你。所以，纔管這件閑事。因爲我不願意你被西脇博士搶去。不！我一定是愛了你！」

他一面說，向祥子面前迫近。

「不行的！先生！」

祥子臉兒青了。百忙之中，旁邊舖着白被單的床，又映進眼裏，不由地突的站起，幾乎把椅子碰翻。

「笠原小姐！」

妹尾郁夫攤開雙手，翻着眼睛，像舞臺上演求婚的神氣似的叫她。祥子只怕他的兩隻手立刻要抓到自己的肩膀，一點一點的向房門那邊退，只覺得脚下發亂幾乎要絆倒。

突然，桌上的電話鈴響了。妹尾郁夫站住發了呆。他躊躇不決地凝視着祥子，但是電話鈴繼續響着：

「請你等一下！笠原小姐！」

他一面拿起電話筒，一隻手還向祥子直招。

祥子向房門走去。「不要誤會，笠原小姐！你等一下」

他手中握着的電話筒裏，傳出尖銳的女人聲音在叫：

「喂！喂！妹尾先生！」

祥子拉開房門，跑出去了。自己都覺得臉上發青。

（三）

時間雖已遲了，祥子還回到報社。正在整理剩下來的工作，來了電話。

「笠原小姐在嗎？」

祥子聽得出他的聲音：

「我就是。」

「啊！我是社會部的吉井。」

「您好？」

祥子向他招呼，聲音顯得等待他已很久了。

「那件事，就擱太久啦！」

「不！您也很忙，給您添了許多麻煩！」

「總算有一點眉目了。」

「嗳喲！是嗎？」

「但是，還不完全。因爲躭誤太久了，我想就現在所查出來的情形，先向你報告報告。只要三十分鐘，你可以到上回去的那個吃茶店來一下嗎？」

祥子望望桌上的工作，出去三十分鐘還不要緊：

「好！馬上就來。」

「等着你！」

掛上電話，祥子把桌上整理了一下，向次長神谷告假。

「對不起！有點事，出去半個鐘頭回來。」

「這麼晚還有朋友來叫你？」

神谷笑道：

「去罷！多談一會兒！」

祥子臉兒紅了，走了出去。

走上「露娜兒」二樓，還是上一次的那個位置，吉井坐在那裏，桌上的冷咖啡，喝剩了半杯。

祥子走過去，離着幾步，先對他鞠躬。吉井微笑相迎。他還是照樣的一頭亂髮，但是眉宇之間，很顯得清純。祥子不由在心裏把他和今天夜裏的妹尾郁夫比較着。

「那件調查的事，想不到費了很久的時間，很抱歉！」

「哪裏！我纔眞給您添了麻煩，您又很忙！」

祥子眞覺得抱歉。

「不！這沒有關係。這種事我是做慣了的。」

吉井說着，從褲袋裏取出手册，把手册裏夾的一張紙攤開：

「很遺憾的，九月十日的『挨禮拜』ALIBI（不在現場的證明），只明白一點大概。日子過

的太久了啊。這都是託我的朋友查的，我想不會有錯誤。」

吉井把這紙給祥子看，是一張表。

人名	妹尾郁夫（翻譯家）	高木利彥（彫刻家）	佐數泊雲（挿花家）	內牧理事長（服裝設計師）	鶴卷亮造（畫家）	西脇滿太郎（醫師）
九月十日	熱海	東京	京都	東京	大阪	名古屋
十二月廿四日	銀庫	友人之家	銀座	在家	銀座	赤坂

祥子凝神看着。

「這還得要加點說明……」

吉井也望着表上道：

「先說九月十日的。妹尾據說是上熱海寫文章去了。沒有預定旅館，所以不知道住在什麼地方。高木好像沒有離開東京。佐數泊雲在三天之前，就到了京都，照應支部開大會。其次是內牧，因爲服裝設計學校很忙，好像沒有離開東京。鶴卷畫家爲了接洽個人展覽會和寫生的事，上關西方面旅行了一個禮拜。最後是西脇博士，在兩天之前，上名古屋參加學會去了。」

「謝謝您調查的這麼清楚！」

「不！也不見得清楚；……只查到當天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或是在東京。究竟不能確實證明九月十日下午六點開往濱松那輛出事的汽車，這人在沒有在車上。」

吉井繼續說明：

「比方說，頭一個妹尾，他到熱海，住在哪裏的就不知道。從熱海到濱松，快車只要兩個半鐘點。你姊姊那天坐到辨天島去的公共汽車上，就有下行的十七點四十分快車在濱松下車的客人搭在裏面。還有，高木、內牧，雖說當天他們在東京，可是究竟如何也不清楚。東京到濱松，快車是四小時，當天可以往返。他們要想朧混，還是可以冒充在東京的。佐敷上京都、鶴卷上大阪，這兩處地方要往濱松去，都要四小時到五小時，雖然當天往返不大容易，可是回東京時路上是要經過濱松的啊！那輛出事的公共汽車，也有上行快車出來的客人在裏面呀。西脇當天是在名古屋，所以距離上算他最近，快車到濱松，只要一個半鐘點。」

吉井停了停，接着說下去：

「所以，比方說啊！這尤其是上行火車有這個可能，你姊姊也許是跟什麼人約好，在濱松車站見面，會齊了上辨天島去——也可以這樣假定吧？」

祥子聽得呆呆地望着吉井。

(四)

吉井繼續往下說：

「總而言之，九月十日，離開現在已經一百多天了，實在不容易搞得清楚。這張表，也是打聽了這幾個人當時的日程預定表，纔調查出一個大概。不敢說是怎樣正確。」

吉井說到這裏，指着表中最下面一段：

「可是，這十二月廿四日，也是五十步與百步，好不了多少。偏偏當天是耶誕。銀座擁擠極了。妹尾、佐敷、鶴卷，聽說都上銀座去的，但是町田知枝被害的推定時間半夜十二時，這幾個人的「挨禮拜」(ALIBI)都查不出。當天晚上，酒吧，CABARET 都鬧到半夜兩點嘛。不過，這三個人聽說都是半夜兩點回家的。」吉井另外指着一處：

「這個內牧理事長，雖說當天是在自己家裏，究竟是不是一整天都在家裏？也是疑問。內牧住在田園調布。從田園調布到多摩川的現場，如果坐汽車，三十分鐘就可以打一個來回。末了的一個西脇，據說當天夜裏在赤坂玩着，但不止是在待合，附近的CABARET，也走了兩三家呢。可憐的是我們沒有搜查權，對於這些人的行動，不能一個一個的訊問他們。光是打聽打聽，銀座當天夜裏那麼亂，店裏的那些女招待也記不清。而且她們當時也都喝的差不多了。」

祥子也明白這種情形。耶誕夜十一點之後，正是這些酒吧夜總會的最高潮。

「想到這裏，這個表，就靠不大住了。只能做做參考。可是事到如今，恐怕也沒有方法追究眞相了呢！」

祥子對於吉井的調查，很抱着期待。聽他這麼一說，又覺得很有道理。尤其從心裏感謝他，這麼忙，光是查出這一張表，也就眞不容易了：

「眞對不起！您這麼努力幫忙……」

「不！沒有給你幫到忙，我纔眞抱歉呢！」

吉井伸手抓着亂糟糟的頭髮。

「沒有的事！再要詳細，誰也辦不到的。以後只有靠警察的精密調查，不然除非靠神仙了。」

吉井怔了一怔，抬起眼來：

「我們就得有這神仙的力量！笠原小姐！你不要客氣！」

吉井安慰祥子：

「你要知道：這也是我們的工作之一哩。殺害町田知枝的兇犯，現在還沒有查出來，各家報社，都在追踪這件案子。你也許以爲我在幫你的忙，殊不知實際上可能是你在協助我哩。」

吉井笑起來了：

「眼面前的事實，犯人殺害町田知枝的手法，和你姊姊那一回的車禍，非常相似，因此，可說這犯人在兩件事上都有關係。這一個推斷，旁的報社就不知道哩。你用不着客氣！」

祥子感激吉井的好意，又想起町田知枝的事，問道：

「町田小姐的案子，後來怎麼樣了？」

「我每天總到搜索本部去，可是沒有什麼進展的樣子。那個載町田小姐的汽車，計程車和出租汽車是絕了望了。剩下的只有自備汽車。但是這個簡直沒有法子查。本部方面對於汽車載町田小姐到現場……——再不就是裝她的屍首——的這條線，還沒有放棄。」

說到這裏，他想起一件事：

「解剖的結果，町田小姐的飲食狀態查出來了。」

「怎麼樣的？」

根據胃內的殘留物，本來可以推測出死後的經過時間，和最後在什麼地方吃飯的。可是町田小姐這回事，怪得很！胃裏面的東西，差不多都消化完了。也就是說：她臨死之前，是在空腹狀態之中。恐怕那天只吃過午飯，晚上什麼都沒有吃。」

祥子聽得盯緊了吉井臉上。

「你看：奇怪不奇怪？啊！對了對了！町田小姐也沒有喝過酒。胃裏面也沒有，血液裏也找不出酒精成分。這不有點奇怪嗎！耶誕夜到銀座去玩，會一樣東西也沒有吃，她本來能喝酒的，居然一滴也沒有喝，這太出乎人的意外了。」

「是呀！」

「搜索本部由這一點推定：可能是町田小姐出了報社，到銀座去找一個什麼人，找了幾家纔遇到她所要找的那個人。然後，那個人把她關禁在什麼地方，直到臨死，沒有給她一點飲食。再不然或者是帶着她跑了許多地方而沒有吃東西。現在正在找當時看見過她們的目擊者，還沒有找到。」

祥子眼前浮起那生性快活的町田知枝，被關閉在斗室之中，抱頭蹲在地下的情形，和被人逼着踉蹌奔走的樣子。

她對於凶犯，格外湧起了憎恨。

（五）

爲了新年加版，工作忙極了。祥子每天總要夜裏十點之後纔回公寓。這還是因爲她是女社員，男社員都要忙到半夜，祥子因爲和吉井談話就擱了，十二點之後纔回來。

報社的汽車，送祥子回了公寓。姊姊過去也常是這樣。祥子的工作、生活，現在都和姊姊一樣的了。

打開房門，擰亮電燈，工作上的疲勞，外面的緊張，一下子都鬆弛了。但是不管怎麼疲勞，總要看一下收信的郵箱，外面來的信件，是唯一的安慰。

郵件和晚報一起在收信箱裏。祥子把晚報剔開——在報社裏已經看過了。這件是一隻信封、一張郵片。信封裏是化粧品的宣傳品，這也不必看了。

祥子一看郵片的發信人，頓時心裏緊張起來。

『山梨縣西八代郡下部町波高島××番地齋藤稔次郎』

來了！趕快翻過看來正文。

『敬者：近想諸事順遂爲頌。小女常子因歲末返家，目前暫不他往，特此奉聞敬請多安！』

啊！那個下女出現了！拿走姊姊的車票夾子的人，只有這個下女是唯一目擊者，唯一的證人啊！

祥子心跳得太厲害了，再也坐不住。

丟下瀕死的姊姊而逃掉的那個人，也許就是殺害町田知枝的凶犯，只有齋藤常子看見過他，她一定能指着那個人說：「就是他！」

祥子不由地慌急起來，不知道怎樣纔好。恨不得馬上就搭火車趕去，可是現在半夜十點多，沒有火車了。

雖然報社很忙，她決心到樓下的公寓管理人室去借電話，向報社請一天假。

老婆婆——管理人的太太正在房裏縫東西。笑嘻嘻地迎着祥子：

「您要打電話？請用！」

祥子打電話到報社文化部，還有的同事沒有走。祥子說明明天有要緊的事，託他們代請一天假。

掛上電話正想回房，想起一件事，又重新再打電話到報社：

「請接社會部！」

社會部接通了：

「喂！請問吉井先生在嗎？」

「沒在！出去採訪了。」

「幾點鐘可以回來？」

「不知道。」

「明天幾點上班呢？」

「那也不清楚。」

祥子失望地掛上了電話。

她想明天早晨儘早搭火車去，便向管理人的老婆婆借火車時間表。

求證

（一）

「媽媽，有火車時間表沒有？借給我看一下！」

這位老婆婆，年紀六十上下，相當能幹。胖胖的，雙下巴，這麼大歲數，還擦着厚厚的粉。對於金錢看得很重，公寓的客人欠了房租，她催起錢來一點不客氣。所以很有人說她壞話，說她從前是洲崎一帶的娼妓出身。她的丈夫卻是位好人，公寓的事都交給老婆婆管着。

「噯噯！有的。您少等一下！」

老婆婆在壁櫃裏悉悉索索找了一會，拿出一本火車表：

「謝謝媽媽！」

祥子站着把火車表翻開。查到中央線，八點十分，有一趟準快車「穗高」由新宿開出，十點四十五分到甲府。

往波高島去，要到甲府換乘身延線，祥子再翻到身延線的部份。老婆婆站在一旁，也跟着祥子的手指望着。她就是愛管閑事，對於別人的行動，最感興趣。

身延線有一趟車，是十一點十九分從甲府開，十二點四十分到波高島，時間剛剛正好。彼子決定搭這班車。

「謝謝！」

把時間表還給站在身旁的老婆婆。

老婆婆很關心地問：

「笠原小姐！要上哪裏旅行？」

「是的！甲府還要過去。」

「喝！甲府！遠得很哪！」

老婆婆連忙坐到火面鉢前，把開水加到茶壺裏，背向着祥子：

「笠原小姐！茶沏好了，坐一會兒！」

「謝謝！不客氣了！」

「啊呀！有什麼要緊，少坐一會兒嘛！」

老婆婆把茶杯往茶盤上放，祥子不好意思推辭，勉強坐了下來。

老婆婆笑得眼角堆滿皺紋，端出茶來。又打開後邊的櫥門，拿出煎餅，托在紙上送過來：

「沒有什麼好吃的……」

「不！謝謝媽媽！」

老婆婆自己也端起一杯來喝着，探身向祥子望着：

「甲府還要過去？到什麼地方呢？我也在那邊有親戚，那一帶很熟。」

祥子只得答道：

「叫波高島。」

「嘿！名字很古怪啊！」

「實在並不是島。緊挨着富士川，在身延山附近，鄉下地方。」

「噢！身延山附近嗎！我也跟親戚到身延山進過兩次香。東京去，不是很遠嗎！」

「是！雖然遠一點，也不過四個小時。」

「四個鐘頭也夠辛苦啊。那麼，那個什麼波高島，您去是爲了工作上的事？」

祥子覺得麻煩，眞想就答應說是爲工作上的事，敷衍她一下。可是再一想：見到齋藤常子，也許需要把她帶到東京來，請她認一認那送車票夾子的人的面貌。那時，可能留常子在自己房間裏住幾天，所以也需要預先告訴一下管理人的老婆婆。

「不！不是工作上的事。私人的事，去找一個女人。」

「喝！您的熟人？」

「嗯！可以算是熟人。」

祥子答的很模糊。可是再一想：把齋藤常子找來不要緊，老是放在公寓裏也不行呀！不給她找個工作，她也困難呀！

好在這個老婆婆，愛說話，好管閑事，認識的人很多，託託她，也許能給常子找個適當的工作。對了！還是再說清楚一點的好。

「哪！媽媽！」

祥子向老婆婆道：

「我去找的這個女人，原來是在濱松當下女的。我爲了一椿事，也許要把她接到東京來。那時候她來了，能不能請媽媽給她找個事兒？」

「哦！下女呀？」

「是的。」

「那容易！現在肯做下女的人很少，各處都在叫苦。還有人託過我呢。馬上就給她介紹好了！」

老婆婆立刻答應了，但是聽她口吻，似乎說的是人家家庭裏用的下女，祥子有點不放心：

「她是在濱松飲食店裏做下女的，所以還是介紹她到這方面的好。」

「哦！在飲食店裏做的？」

老婆婆臉上露出點輕蔑之色，但仍然很圓通地答應：

「好！這方面我也有路子。我給想辦法好了。」

老婆婆說得很有把握，祥子放了心。起初勉強坐下來和她聊天，現在覺得倒幸虧這一談解決了問題。

「但是，笠原小姐怎麼跟她認識的呢？」

老婆婆又發了尋根究底的老毛病，祥子只是含糊地應付。

（二）

祥子到了波高島，走到齋藤稔次郎家，繞過晒滿蘿蔔乾的院子，站在門首，心裏興奮得直跳。至少，在十分鐘二十分鐘以內，就可以問出在濱松交姊姊車票夾子給常子的那個人，是什麼樣子了。

祥子揚聲一叫，瘦瘦的老農夫齋藤稔次郎，從裏面慢慢走了出來，一見祥子，瞇起眼睛，滿臉堆着皺紋向祥子笑道：

「哦！您來啦！」

「好久不見！」

祥子向他行禮，心裏也覺得親切可念：

「謝謝您的郵片！」

「常子忽然回家來了，因此立刻給您去信的。請上邊坐！常子在家呢！」

老人伸着大手讓客。

舖着蓆子的房間倒還寬敞，就是天花板、蓆子都舊了。當中挖着爐坑，燒着粗壯的木材。稔次郎送過座墊。祥子道：

「您別張羅！」

「鄉下地方，也沒有什麼好招待您的，請多坐一會兒！我馬上叫常子來。」

等了兩三分鐘，祥子卻覺得似乎很久。一會兒，一個青年女子，跟着稔次郎來了。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倒不像個鄉下孩子。衣服的花樣、顏色，都是做這路買賣的女人的格式。她也是瘦瘦的，雙頰凹進，一雙眼睛倒很大。頭髮紅紅的，燙得卷起，擦了一臉的粉。

她一邊端詳着祥子的服裝：

「您來啦！今兒個初見……」

稔次郎兩眼吧噠吧噠的霎着從旁介紹：

「這就是我的女兒常子。」

倒似乎很喜歡這個女兒的樣子。

「突然來打擾……我姓笠原。」

祥子儘量親熱地向她微笑，但是常子只睜大眼睛，很羨慕地打量祥子的衣裳打扮。

稔次郎道

「常子！還不給客人泡茶來！」

「不！不要客氣！」

祥子不在乎喝茶，只想趕快跟常子談話。常子聽到父親吩咐，站起來向後面去了。空氣一動，聞到她身上廉價香水的氣味。

稔次郎等女兒走開，向祥子道：

「我告訴過她：您要來。可是我這孩子沒有什麼知識，您想問她什麼話，要說得淺一點她纔聽的懂。」

祥子點頭。剛纔一見常子，就覺得她有點兩樣。聽她的父親這麼一說，更可以證明她頭腦簡單。不過，她記憶中的事，想必總還可以表達出來。所以祥子倒也不大擔心。

常子端了咖啡出來，很熟練地送到祥子面前。

「請用！」

「謝謝你！」

祥子喝了一口。大概是罐裝咖啡粉泡的，味道又苦又有渣，勉強喝了半杯。

常子還是睜大眼睛，凝視着祥子。

「常子小姐！恕我性急，有一件事想請問你……」

祥子向她淸和地微笑。心裏可緊張得很。這是最重要的一次問答。爲了這個問題，直等到今天，一聽說常子回了家，立刻就從東京趕來的呀。

「常子小姐以前在濱松的丸藤食堂做過事吧？」

「是的。」

常子點頭。

「九月十號，往辨天島的公共汽車，和貨物列車撞上了，有這回事吧？你還記得嗎？」

「啊啊？有的。我還去看了的」。

「是嗎！撞得很厲害不是！就在第二天，有個什麼人，送了一個定期車票夾子來給你沒有？」

「……」

常子瞪大了眼，望着空處，在回憶着。

「那個人託你，把那車票夾子送到平交道看守人那裏去的。你想得起來吧？」

常子張着嘴，默默地想了一會，好像想起來了：

「是啊！有這回事的。」

她還記得。祥子放了心，透了一口氣：

「交那車票夾子給你的，是個什麼樣的人？你還記得嗎？」

祥子心裏直跳，注意看着常子的反應。

常子呆呆地，也並不思索，乾脆地答道：

「那……不大清楚。」

「常子小姐！我來就是爲的問這個人。你再想想看好吧？」

常子回答得太簡單，祥子拚命地追問：

（三）

「不記得了！」

常子還是簡單明瞭答地覆。

祥子失望了。糟糕！最要緊的一點，常子忘了！

這大概不是由於常子腦筋不好，恐怕是食堂裏來來往往的人多，記不清了。

但既然來到此地，祥子不能就此放手：

「常子小姐！那個人交車票夾子給你，這件事是不會錯的吧？」

「是的。」

「他託你送去交給平交道看守人的吧？對了！當時他給了你多少錢哪？」

「大約是一百塊錢。」

「是嗎？那麼，你總可以想得起來吧？那個人，是女人？還是男人呢？」

常子想了想：

「我記得是個男人。」

祥子覺得有意思了。照這樣問下去還有希望。

「男人啊？那麼，是什麼樣的臉兒？」

常子又茫然了：

「記不清。」

祥子覺得這時最需要耐心：

「是個瘦瘦的人？還是胖胖的？還是不胖不瘦的？」

常子偏著頭，似乎也正在努力思索。

「你好好地想一想！你跟他說了多少時候的話？」

「只說了一會兒。」

「不過，他把車票夾子交給你，託你送到平交道去的不是？你後來叫一個女孩子送去了不是？」

「是啊。好像是這樣的。對了！叫鐵匠舖的阿房送去的。」

既然還記得女孩子的名字，那個男人是瘦是胖，總可以分辨得出吧。只要有這胖瘦的區別，祥子手裏的那張名單，就能清出一半來了。

「你和那個人總說了有兩分鐘的話吧？想不起來嗎？」

常子還是側着頭，好像小孩子做功課遇到難題目，窘得很的樣子。

祥子失望，再換一個方向：

「那個人是老人家？還是青年人？還是中年人呢？」

常子又顯出迷茫的表情，不好意思的笑着，然後答道：

「記不清楚了。」

祥子知明無益，只好再試一試：

「那個人戴眼鏡的吧？」

「那……戴沒有戴呢？……」

「有鬍鬚嗎？」

「不記得了。」

「聲音怎麼樣？有點沙？還是很清脆的？」

「不大清楚。」

「戴着帽子沒有？」

「好像是沒有。」

「那麼，那個人頭髮是黑的？還是像老人家似的白頭髮？頭髮很重？還是疏疏落落的？你記得嗎？」

「那……記不清楚了。」

她簡直什麼都不記得了。但是，常子對於每一句話，都很努力地回憶思索。

祥子絕望了。一心以為常子能給一個明快的答案，現在完全落了空。但是還拚命地鼓勵自己：(不要絕望！還早還早！)

「常子小姐！你如果現在看到那個人，還能認得出嗎？」

常子想了想，倒很明瞭地答道：

「也許能認得出。」

能認得出，當然最好。但是縱使常子認不出，也有效果。可以想法子帶了常子，叫他和懷疑的名單上的人見面。假如是這個人，他一見常子，一定暗地吃驚。也許臉色都要變。試試這個反應看！常子雖認不出他，對方一定要發慌。到了那時候，就變成那人自己證明自己了。常子等於是這個化臉上的觸媒。

「常子小姐！你能上東京去嗎？」

祥子想：把她放在自己公寓裏，一兩個月，不做事也可以。如若她想找工作，自己幫她想法

子。

常子高興得很：

「東京我想去呀。我老早就想上東京，在東京做事！」

「是嗎！既然如此，我幫你介紹好了。也許話來的太急一點，今天就跟我上東京去好不好？」

祥子性急得很。

但是齋藤稔次郎覺得太匆促了。結果說好後天動身，動身前先打電報給祥子，祥子到新宿車站去接她。假如是白天，電報打到祥子的報社去。

祥子告辭出來，稔次郎父女兩個送到門外。

× × × ×

當天晚上回到公寓，祥子照例看了看收信箱，裏邊有一張郵片，是妹尾郁夫寫來的。

祥子皺着眉毛翻過郵片看它的內容：

『你走了之後，我就立刻寫這郵片。我不能不寫。我覺得你對我誤會了。我很難過、很遺憾。我不是你所誤會的那種人。只怪我不好，給了你這種壞印象。實在，我是從心裏想着你，因此不知不覺地就輕舉妄動了。我可以賠禮！我可以謝罪！如果由於這個而和你斷絕了朋友的關

係，我太受不了！我想再和你見一次面。過幾天打電話給你。照現在這樣子，我連睡也睡不着，所以先寫這張郵片給你（我今天準備寫文章寫到半夜，但是爲了你這件事，心都散了，恐怕也寫不下去。）』

郵片上密密層層寫滿了細小的字。

祥子冷笑：什麼誤會！什麼輕舉妄動！把人家騙到旅舘房間裏，明明是尾妹郁夫有計劃的安排。現在連想一想都叫人打哆嗦。他自己以爲跟我是朋友，誰跟你種這人交朋友呀！當然，打電話來，也不接他！

可是，忽然想起：妹尾郁夫怎麼會知道這裏的住址的呢？郵片正面寫的公寓地址，房間號碼，都不錯呀。

祥子想：這一定是姊姊。自己除了報社有關係的人，沒有把地址告訴過人家。妹尾不會知道的。一定是姊姊生前告訴了他的。

那麼，姊姊和妹尾郁夫有過相當的交際來往嗎？祥子想着又不禁搖頭。姊姊生來是外向性，住址告訴人家是無所謂的。姊姊那麼聰明，不會跟這種輕薄的男人親密交際的。

不過，心裏面總有點放不下。只覺得妹尾郁夫這個人，倒也不可不注意呢！

（四）

第二天，到報社，打電話約吉井上吃茶店，把齋藤常子的告訴了他。

吉井笑嘻嘻的道：

「那很好哇！照你的說法，常子這個女子，雖然腦筋不大好，可是說不定她看見那個人，就許能指認出來：就是他！」

吉井鼓勵祥子：

「也就是說：這樣的人，有時反比普通人有一種特別發達的感覺。我覺得很有可能。這可痛快！把她帶到那幾個人面前，一個一個的讓她認！」

祥子道：

「不過，她卽使記不得也不要緊。只要是那個人，他一見常子，就要一嚇。以後任憑他怎麼遮蓋掩飾，最初的驚慌，一定要在臉上露出來的。」

「對！要仔細注意對方的表情動靜。」

「可是還有一件事擔心。」

「什麼事？」

「假如那個人已經把常子的臉忘了，怎麼辦呢？那時候，他當然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了呀。」

「啊！對啦！」

吉井抽了一會煙：

「這可以不用擔心。不錯！這種情形可能會有。到那時候，我們不妨向他介紹齋藤常子。就說：她在濱松的一家叫丸藤的食堂做過下女的。這樣說法雖然顯得唐突一點，也顧不得了。假使他就是那人，他自然會想起來，臉色也要變了。」

對了！還有這個辦法呢。祥子放了心。

「我們不管怎麼樣推理，總沒有目擊者的證言厲害。這個下女回來的可眞好。她幾時上東京來呢？」

「預定明天。約好要打電報來的。我接到電報就趕到新宿車站接她去。」

「這件事，對於那個兇嫌來說，眞是最可怕的證人快到眼前了哩！這可有趣啦！」

吉井鼓掌稱快：

「我也想一塊上新宿去接她嘍！」

「電報一來，我就打電話給您。」

「就這麼辦！我想法子騰出時間一塊兒去！」

吉井很興奮地說。

× × × ×

這封電報，這一天夜裏祥子回公寓之後纔送來。

十一點鐘左右，公寓那個老婆婆來敲房門：

「笠原小姐！電報來啦！」

「謝謝您！」

祥子從報社回來不久，還沒有換衣服，立刻拉開房門：

接過電報，就着房裏的電燈光中打開：

『常子明日十六時三十抵新宿齋藤』

稔次郎打來的，常子明天下午四時半到新宿。祥子又興奮起來了。

老婆婆站在走廊中，探身望着：

「出了什麼事嗎？」

老婆婆見來了電報，就以爲是出了什麼事。愛管閒事的老太婆們都希望人家出事來滿足她的好奇心。

「不是的。」

祥子很高興，一邊笑着：

「前天晚上不是告訴過媽媽嗎？波高島的那個女孩子，明天四點半的火車要到新宿了。暫時恐怕要住在我這裏，請媽媽費心照顧！」

「哦！是這件事？我已答應過的。她要找事，我給找嘛！」

老婆婆說得很親切。

「眞的拜託媽媽！」

「哦！波高島的那個孩子，明天四點半的火車到？我放心了，電報不是壞消息，好極了，您安歇吧！」

「媽媽請安歇！」

這天夜裏，祥子雖然忙了一天的報社工作，還是興奮得沒有能睡好。

第二天下午四點，祥子向神谷次長說，有熟人上東京，要去接她，請了假出來，坐上計程車，趕到新宿站。

也打過電話給吉井，說是到外邊採訪去了。年底下，新聞記者都忙得不得了。祥子想：接常子只要自己一個人也夠了。等接到以後再跟吉井接頭吧。

在新宿站月臺上等了一會，上行的準快列車，按照定時四點半，駛進了車站。

新宿是終點，車上的乘客通通下來了。祥子注目凝神的向人潮中尋找。新宿站有四個出口，但是已和常子約好在月臺上等她，她不會跟那些乘客往出口走的。

但是，看不見常子的影子。隨便怎麼找，也沒有。祥子對於車上下來的女客，一個一個的都看過，雖然是匆匆的看着，但是看得很仔細。還是沒有。

電報上說得清清楚楚是這一趟列車呀。祥子一直站在月臺上，到最後一個乘客走完爲止。縱使祥子看漏了，常子也應該留在月臺上等候祥子呀！可是，沒有啊！

大鐘上已經快到五點。冬天日短，天已經黑下來了。車站裏外，電燈都亮了。

也說不定常子弄錯，已走出收票出口了吧？祥子急急忙忙又奔到北、西、南、中四個出口去找，跑得上氣不接下氣。人家都很奇怪地望着她。四個出口，連出口附近，都找遍了，沒有看到常子。

祥子再等下一趟列車。一個半小時之後，列車來了，祥子再找，還是沒有找到。底下兩班，甲府開來七點四十分到新宿的普通列車，還有九點十分的一趟列車，都沒有看見常子下車。

（五）

說不定，也許常子的動身時間改了。祥子等最後一趟列車沒有接到常子之後，打了個電話回

公寓，老婆婆接的。

「媽媽！沒有我的電報吧？」

「沒有哇！要有電報來，我給您收着。」

既沒有電報來，也就是常子按照預定坐那趟準快車來了呀！祥子不放心，又在車站發了一個電報給齋藤稔次郎：

『常子乘幾點火車來京乞覆笠原』

發了電報之後，再打電話給吉井，社會部的人說，吉井還在外邊採訪。祥子越發不放心。常子腦筋不靈，半路上要不出錯兒纔好啊。

祥子急忙趕回報社，工作到十二點，回到公寓，已經半夜一點了。還是沒有電報來！如果有電報，老婆婆就是半夜也會送來的。

祥子做了一夜亂七八糟的夢。

第二天早晨九點，正想上報社去，管理人的老婆婆急匆匆地趕來：

「笠原小姐！電報來了。」

祥子開了房門，立刻打開電報，心裏希望回電是常子改了動身的時間。

『常子昨日乘白馬號赴京齋藤』

祥子怔住了。「白馬號」正是十六時三十分抵達新宿的那班準快車。齋藤常子沒有錯，是按照預定在昨天搭那班列車來的。

祥子有把握：那班列車，昨天自己那麼注意看過，決不會把常子漏掉。那麼，常子往那裏去了呢？

回電是她的父親打來的，常子確實搭的是那班列車，這是沒有錯的。那麼，難道是常子在那趟火車裏面消失了？消失是不會的，要不是半路上下了車，再不然就是趁祥子不注意，在新宿車站溜出去了。

「又是什麼壞消息呀？」

老婆婆站在走廊裏，又問着同樣的話。

「沒有什麼！」

祥子嫌她太煩了，回答得很不客氣。事後回想，倒覺得有點抱歉。

常子是不是半路下了車呢？她的知識程度比普通人遲鈍，也許忽然改變主意下了火車。再不也可能有壞人引誘她，半路上一起下車去了。

查火車時間表，這趟準快車，從甲府開出來，沿途停車的車站是日下部、鹽山、大月、八王子、立川、新宿。祥子準備今天再等一天，如果再沒有消息，就託新宿車站向沿途各站去打聽，

有沒有常子那樣的女人下車。祥子也把自己報社的社名告訴過常子，說不定常子也許會忽然跑到報社來。祥子因此也關照了報社的傳達。

祥子雖到了報社，卻不能定下心來工作。囑咐過公寓的老婆婆，如果來了電報，馬上打電話到報社，但是等了好久也不見有電報來。

快到十二點了。

祥子正在低頭工作，來了電話。

「笠原小姐！電話！」

祥子接過電話筒，以爲是公寓老婆婆打來的。

「喂喂！我是吉井啊……」

吉井的聲音，比平時說話還快。

「啊！吉井先生！」

祥子昨天打電話給吉井沒有找到他，以爲吉井是來問常子到東京的事，便先告訴他：

「常子還沒有到呀！」

「我就是爲的這樁事打電話給你的……」

吉井的聲音很急迫「那個常子被人殺死了！」

「怎麼？」

祥子簡直疑心自己的耳朵聽錯了。只覺得眼前發花，周圍頓時糢糊起來。

「喂！喂！」

吉井繼續在說話，祥子覺得他的聲音好像變得遠了。

「現在已設了搜查本部。今天的晚報會登出來……」

「究、究竟是怎麼回事？」

祥子臉都青了，說話也喘着氣。旁邊的部員都訝異地望着她。

「有一條叫南武線的鐵路，在立川換車，開往川崎去的，就在南武線的矢野口車站附近的梨樹林裏，今天早晨八點鐘左右，發現了一個青年女人的屍體。……」

吉井說得很快：

「經過那裏的警察署檢驗，是一個二十五、六歲的女人，被人絞死的。由她的死後經過時間推定，被害是昨天下午六點左右。現場一帶都是梨樹林，冷靜得很。天一黑下來，在那裏殺個把人，人家是不會知道的……」

吉井繼續說下去：

「檢查被害人身上的東西，有一張從波高島經甲府到新宿的三等車票。在立川車站中途下車

剪過一個洞……」

祥子呆了。

「喂喂！聽得見吧？我一聽這句話，立刻就想起來了。一定是你說的那個齋藤常子。搜查本部還沒有查出被害人的姓名，但是我想必定是常子。我現在在日野警察署的搜查本部。你大概也很忙，不過希望你能馬上來一趟！」

「我就來！」

祥子放下了電話。

樹海

（一）

今天是十二月底。今年的工作到此爲止。

文化部的稿子，從明天正月一日到六日的，都已排好，而且校對完了。

祥子放下電話，就向大島部長說：有急事，想先走一步。部長道：

「好！早點回去，準備過年吧！」

祥子整理桌上的東西。吉井電話裏的話，沒有對任何人說。

神谷次長笑道：

「大家等一會要喝一杯忘年酒，笠原小姐也參加好不好？」

祥子說有要緊的事，實在對不起，很客氣地推辭了。走出報社，門口已豎起過年的門松了。

祥子只聽吉井在電話裏說，日野警察署在府中附近，也不知道究竟在那裏，就先搭中央線到武藏小金井，從小金井叫了計程車坐去。

汽車經過多摩墓地旁邊，開上甲州街道。這條路上，雜木樹林和杉樹圍着的房子很多。穿過府中的街市，有一座長橋。橋下是多摩川的上游。過了橋，左邊就是日野警察署。

從東京中心到此地，足足費了一個半鐘頭。在這長長的時間之中，祥子一直想着齋藤常子不幸之死的事。

常子的死，決不會是突然發生的。她這回被害，顯然地和她上東京的目的有關聯。兇手是知道常子上東京的原因的。也就是說：這個人必定知道祥子叫常子上東京來的這件事。

這個人是誰呢？祥子完全想不出一點影子。譬如，那張名單上的六個男性，他們是猜不到祥子有對常子的計劃的呀！祥子想到這裏，覺得似乎另有一個自己想像之外的黑影，正在窺伺着自己。

日野警察署是一棟新式樓房。吉井站在門外路上等她。豎起大衣領子，在寒風中站着。祥子

對於他的周到，很感覺高興。

「等了你好久！」

吉井連忙替祥子拉開車門：

「又殺了一個，這可不得了！」

祥子對於被害人究竟是不是常子，心裏還有懷疑：

「您電話裏說的，是眞的嗎？」

「眞的啊。現在屍首送到立川的醫院解剖去了。還要再過一個鐘頭，頭纔能解剖好。不過這裏有現場的照片，她的臉可以看得出來。現在就進去嗎？」

「進去！」

祥子說着，心裏不禁緊張得發抖。

吉井領着祥子，推開二門。正面是很大的一間。櫃檯的裏邊，警官們有的在辦事，有的站着在講話。聽到門響，十幾個人都回頭向祥子望了望。

「你在這裏少站一下！」

吉井一個人走進裏面去，彎着腰，向正面着的一個課長似的人耳邊，說了幾句什麼，然後向祥子招手。

祥子走到吉井跟前，這位四十幾歲的警官，轉過身來望着祥子。

「我們報社文化部的笠原小姐……」

吉井介紹過，又告訴祥子：

「這裏的吉村搜查課長。」

吉村課長向祥子笑着招呼，很客氣地請她在對面椅上坐下：

「大概情形，已聽吉井先生說過，聽說您認識這個被害人是不？」

祥子兩手放在膝上，緊地握着，嘴唇微微發白：

「不知道是不是她，既然身上帶着有波高島到新宿的車票，就和我認識的那個女子很相像。」

「屍首等一會再請您去認，這裏有被害人臉部的照片，請先辨認一下！」

課長拉開抽屜，拿出一個牛皮紙封套。從封套裏抽出四五張照片，排在祥子面前。

仰面向上的放大照片，祥子一眼看到，不甲地抽出手帕掩着嘴。照片中的臉兒，眼睛瞪着，嘴稍稍掀開，一點不錯，正是齋藤常子、蓬散着頭髮，躺在草地上。眉、眼、鼻、口、輪廓圓圓的臉，和在波高島農家之中看見的她，一模一樣。

雖然早就得到常子的凶耗，但現在看到這張照片，祥子仍然忍不住閉上眼睛，喉嚨裏幾乎要

發出嗚咽之聲，好容易掙扎着說了一句：

「是她！是我認識的人，不錯！」

「是嗎！那好極了！」

搜查課長仍然微笑着，大大地點頭：

「查明被害人，是最要緊的第一步。查明了之後，對於犯人就好着手了。」

課長馬上把祥子說的齋藤常子的家鄉住址，記在記事册上。叫來部下的警察，吩咐立刻打電話到山梨縣的市川警察署，趕快要常子的家屬到東京來。

課長又問祥子：

「這個被害人——齋藤常子，您怎麼認識她的呢？」

「是我叫她上東京來的。」

祥子隨問隨答，把常子怎麼昨天波高島動身，搭白馬號準快車上東京，怎麼去接她沒有接到，怎麼爲她着急，都說了出來。只是爲什麼叫她上東京沒有講。

（二）

搜索課長問祥子：對於誰是犯人，有沒有覺得什麼人可疑？或者對於常子被殺的原因，有沒

有什麼想到的情節？

「完全沒有。這回出了這樣的事，太意外了。」

「那麼，被害人常子原來是一直往新宿站去的？」

祥子點頭。課長想了想道：

「被害人途中在立川下過車。大概是換了南武線。矢野ロ出站的。在這矢野ロ附近，被害人有沒有熟人和朋友呢？

「我不知道。我和常子小姐是最近纔認識的，詳細不知道。」

吉井站在旁邊聽着，插嘴問道：

「課長！對於當天那時間裏，在矢野ロ下車的乘客，查清楚了嗎？」

「嗯！查了個大概……」

「結果怎樣呢？」

「還沒有找到目擊的人。」

轉頭向祥子說：

「大概明白了。再過一會兒，還要請您看一下解剖完了的被害人的面貌，暫時請不要走開！」

祥子答應了，站起來，走出警察署，冬天的斜陽，照在甲州街道上，車馬行人，影子長長的映在地上拖着。

吉井跟上來道：

「解剖完還得有一段時間，散散步談談吧！」

兩人走到長橋旁邊。由長橋走到堤上，吉井道：

「搜查恐怕很難有希望。你看！多虧你來證明，纔弄清楚被害人的姓名住址哩。」

「我眞對不起常子！如果我不找她來，恐怕也不會遇到這場殺身橫禍。都是我的責任！」

「你的心境我明白，但是也只好是常子的運氣太壞。要不這麼想，也受不了啊！」

吉井雖然這麼安慰祥子，也覺得除此之外，找不到適當的話來，祥子默默地望着河裏冷冷發光的水。

「總而言之，現在與其爲常子傷心，還不如先推敲推敲她爲什麼被害的。……常子的被害，和你找她上東京來的目的，這兩點你也覺得有關聯吧？」

祥子點頭。

吉井道：

「我想：殺掉常子，是在濱松交車票夾子給她的那個人，或者是有關係的人，不願意被她看

到自己的臉兒，因此而採取的自衞方法。」

祥子也明白這個推理。但是，總覺有點空虛。因爲這種判斷完全靠的是推理，沒有一點可以證明的線索。

比方說：對方用什麼方法知道祥子找常子上東京來的？還有，怎麼會知道常子是證人的？常子上東京來的火車時間，對方簡直好像用精密儀器測量過似的，知道得非常準確，這是什麼道理？這問題如若不能解決，吉井的推理，祥子的想像，都不過是一種漠然的概念。

祥子把這意思告訴吉井，他也點點頭道：

「那麼，我們把一樁樁的事實，歸納起來看看！先說常子到矢野口車站的這件事，是不是自動的？」

「我想不是常子自己的意思。」

「我也是這麼想。總是有個什麼人。叫常子在立川車站下車，把她帶到矢野口來的。在這情形之下，就有兩種可能，一個是硬把她拉下車去，一個是騙她下車。硬拉是不至於的，大概是總把她哄騙下了車的。」

「我也是這麼看法。」

「在這時候，常子知道你在新宿車站等着她，她不會隨便相信的啊。所以，可能是那個人哄

騙常子說：笠原小姐改了在矢野口車站你。常子聽到笠原小姐的名子，就相信他的話了。」

祥子覺得這猜想很對。就是普通人，在這情形之下，也會上當的。何況齋藤常子頭腦本來遲鈍，自然一點不會懷疑的，跟那人在立川出站，換上往矢野口的車子。

「那麼，那個人在什麼地點和常子見面的呢？從波高島起就和常子一起搭上火車的呢？還是在半路上，比方甲府、大月、八王子各站上車去找到常子的呢？這又是個問題。如若是在半路上車的，那麼那個人就非認得常子的臉兒不可。爲什麼呢？不然的話，在許多的乘客之中，就找不出她來了。倘是在波高島上車的，縱使不認識她的臉兒，度常子上車時的情形，也可以看出是她。所以，那個人是在波高島上車？還是在途中上車？這是一個關鍵。」

兩人望着多摩川冰冷的水色，站着又談了很久。

（三）

過了兩個小時之後，在立川的一家醫院的太平間裏，祥子和裝在白木棺材中的齋藤常子見了面。外表上一點被解剖過的痕跡也不見，衣服穿得整整齊齊，頭髮也梳理過，臉上還薄薄地化了粧。

祥子哭了。一方面是感覺自己的責任，一方面是對常子的痛惜。

日野警察署的吉村搜查課長，對於祥子確實認淸被害人是常子，很感覺滿意：

「家屬今天夜裏可以到達此地。詳細情形，我想等家屬來到之後，再正式地向您請教。」

祥子走了出去，吉井在走廊等着。

他取出手册來：

「解剖的結果有了。」

「死因是被絞殺窒息致死的。死後經過時間，到解剖時爲止，是十九小時到二十小時。沒有強姦暴行的痕跡。胃中ロ稍微有一點食物，可見常子昨天沒有吃晚飯。由此可以知道；常子十五點五十六分在立川出站，連吃飯的時間也不曾有。如若南搭武此線，應該在二十分鐘之後，搭十六點十六分從立川開出的車子。在矢野ロ下車是十六點三十六分。照解剖的結果，死亡時間是昨天三十號的下午五點，前後的情形，大致是符合的。」

吉井把手册收起看了看手錶：

「現在剛巧五點，正是昨天常子被害的時間。我們坐車子到現場去看一看！」

兩人坐上停在醫院門前報社的汽車。

外面已經很快地暗了下來。到了甲府街道，來往的車輛很多。但是開往矢野ロ去的路上，車子就非常的少了。

吉井道：

「在日野警察署，從東京報社來的記者，只有我一個。旁的報社，只有幾個當地的過訊員。各家報社對於這個案子，似乎不大感興趣哩。」

吉井感覺到一個新聞記者的得意。

車子開過小小的矢野ロ車站，這一帶是鄉下街市。道路兩邊，排列着很少幾家雜貨店、煙舖、理髮店之類，再過去，又沒有人家了。

快到十字路ロ，吉井從袋裏取出一張現場略圖，吩咐司機向左轉彎。

司機嘰咕着：

「這路眞壞啊！」

路面上許多坑洞，身子跌跌撞撞地向前開着。車頭的燈光，照出疏疏落落的民家。再向前去，纔看出農家都分散着，其餘兩邊全是一片漆黑的梨樹林。

沿街道的房子，圍着杉樹籬，關着門，差不多連燈火也不見。梨樹園那邊的農家，也藏在樹林深處，只有稀稀落落的幾盞冷淡的燈光。也沒有人走過，也沒有車輛來。在這裏，找不出一點大除夕匆忙的氣息。

吉井叫：

「STOP」

這裏是一片最沒有人家的地方。黑暗之中，只有矮矮的梨樹，樹枝彎彎的爬在棚上。

「下來吧！」

吉井先跨下車。他借着車頭燈光，翻出略圖和手册看了，又向四周望了望，大概對現場有了個輪廓。叫司機把車燈關熄。

吉井向梨樹林中走進去。一條小路，直通向裏面。吉井在黑暗之中，領路向前。左邊右邊都是無邊無際的梨樹林。附近一帶，只有死也似的沉寂。走進去二十公尺左右，吉井站住，轉身望着街道那邊：

「唔！這種地方，隨便幹什麼人家也不會知道哩！」

齋藤常子被害的正確現場，雖然不見得就正是此地，但一定是同樣的地方。祥子不覺有點悚然：

「但是，常子是不是毫不懷疑地被人帶到這種偏僻的地方來了呢？」

這是當然的疑問。黑夜裏被人家領到這種地方來，誰都得懷疑。可是，常子又和普通人稍稍有不同。她的腦筋不大靈，或許會乖乖巧巧地跟到這裏來也說不定。

兩人又從這條小路走回去，到了大路上。這時纔注意到：這條路上，計程車、汽車，一輛也

沒有，只偶然有一輛卡車開過。

吉井道：

「我們再往矢野口車站附近去看看！」

他問司機：

「這條路是往那裏去的？」

「向南，到登戶方面。往北，是上八王子。」

汽車向右轉彎。又駛過一段熱鬧有燈火的區域，左邊看見矢野口車站了。兩人下了汽車，吉井走向車站的窗口，打聽常子的事。

當然車站站員早已知道附近梨樹林中的殺人事件了。他偏着頭想道

「這件事，警察也來問過好多次，可是我們想不起來呢。這裏下車的客人很少，如果有平時沒有看見過的臉兒，馬上會注意到的。也許不是坐電車來的吧？」

再問站前的販賣店、轉彎角上的雜貨舖、糖果店，都是同樣的說法。總而言之，在這車站下車的客人，差不多都是本地的住戶。

祥子和吉井，未到這車站之前，都還以爲常子是在立川站下車，換了南武線到此地來的。現在卻不能不重新估計了。

兩人叫汽車在此地等着，向橋邊走去。

站在橋上，看橋下的河，覺得河面似乎比在日野警察署那橋上看的還要寬。河面一點燈火也沒有，只見堤岸上疏疏落落黑黑的樹林。河水流着，發着微微的光。

（四）

祥子凝視着暗暗的河面，忽然「啊！」的一聲低叫。

吉井轉臉問道：

「怎麼了？」

祥子指着暗暗的水面：

「啊！」

「咦？」

吉井不明白什麼意思。

「喏！這不是多摩川嗎！您想起來了吧？」

祥子話還沒有說完，吉井想起一點，也「啊！」的低聲叫了起來：

「你說的是町田知枝？」

吉井猜得一點不錯。町田知枝被害的地點，也在這條多摩川的下游三公里。現在齋藤常子被害死的現場，地點雖然不同，但同樣地是多摩川河畔。這是不是偶然的巧合呢？

祥子叫道：

「我想不是偶然的巧合」

祥子從波高島把齋藤常子找到東京來，爲的是做姊姊在濱松遭難的證人。姊姊的車禍和町田知枝的被害，既然有一脈相關，那麼齋藤常子在多摩川河畔被害，也是一條線上的事了。

這一連串的事件，不是顯示出這個犯人的性格了嗎？在這裏，不難想到：這個犯人喜歡挑選多摩川做他的殺人地點。也許犯人就住在多摩川附近呢。

也就是說：町田知枝的被害，和齋藤常子被害，可以找出一個相似之點，一個相同的性格。

想到這裏，就聯帶想到一個問題——運輸方法。

先說町田知枝的那一回。她從銀座到現場，是坐什麼車來的？計程身？卡車？三輪摩托車？還是自備汽車？現在都不知道。當然，如果是計程車和三輪摩托車之類的營業車，現在已細密地查過了，沒有查到。不過，沒有查到，卻不識明就絕對不是這類車。

再說齋藤常子，根據在矢野口車站打聽的結果，她似乎不是坐電車來的。但是常子決不會從立川步行到此地的，定是用的電車之外的交通工具。也就是說，這一次的案子，也是用的計程

車、小汽車、卡車，或是三輪摩托車。在這一點上，搬運被害人的方法，和町田知枝的那一回，是很相像的。

吉井道：

「如果坐的是計程車，定是從立川坐來的。因爲這裏一帶，很難看到有計程車啊。警察方面調查得很嚴密，要是計程車，一定就查出來了。可是現在搜查工作，一點進展也沒有，又似乎不是計程車了。」

吉井接道：

「替犯人想：如若叫了計程車到這種偏僻的地方來，事後馬上就會被人找到線索的，這點常識，他不會不知道呀。」

祥子也覺得吉井推斷得不錯。她一面思索着說道：

「照這樣說來，殺害常子的犯人，就得有自備汽車，一開始就是有計劃的到立川車站接她去的。在這情形之下，犯人如若是一個人，那麼就是把汽車寄放在立川，他自己上八王子或是大月一帶去接常子，然後帶着常子回到立川來。……可是這樣做法，那部汽車就得停放在立川很久，事後查起來，人家會疑心到的呀。犯人會不會冒這樣危險呢？」

「是啊！」

吉井也抱起手膀思索着。

「爲了避免這種危險，就要有兩個人，一個去接常子，一個把汽車開到立川的車站附近，等他們出來。」

吉井側着頭想道：

「這樣想法倒是很近情理，可是，會不會有兩個人呢？」

「我也覺得是一個人。不過這個汽車可又有疑問。」

吉井道：

「不管怎麼樣，我們去問一問立川警察署，對於這計程車的問題，和有沒有自備汽車或是卡車在什麼地方停了很久，看他們查得怎樣。」

兩人又上汽車。到了這時候，祥子覺得朦朧地發現了兩點。她意識到自己正面對一個目標，正確地前進着。

回到日野警察署之後，吉井立刻找了搜查課長，問汽車的問題，祥子坐在屋角，沒有上去。

一會兒，吉井回到祥子面前，微笑着告訴她：

「到底是警察，查得很淸楚。」

吉井接着說：

「關於計程車，據說在行兇的時間前後，完全沒有計程車往現場附近去。這我們可以想得到：我們到那邊去的時候，也沒有看到一部啊。要有計程車開到那種地方去，司機一定會記得的。至於自備汽車，據說不僅是立川，連府中一帶都查問過，也沒有什麼車子在那裏停過很久。」

照這樣說起來，難道犯人是兩個人嗎？不！說它兩個人，還是不大合理。至於什麼地方不合理？也不能明確地指出來，但是總覺得不大對。

比如說：剛才站在多摩川邊曾感覺到：這三件案子的裏面，有同一個人物連貫着。但是如果有共犯在內，這個推斷又要被推翻了。

(五)

新年來了。但是，祥子在除夕之夜，和常子的父親在醫院太平間守了一夜的靈。

祥子不能不回想起姊姊信子那一次的情況。那一次，在舉目無親的濱松，冷冷清清的伴靈守夜。汽車公司的人，雖然也一塊兒坐着，但明顯地可以看出，他們是不得已地陪着祥子的，都悶悶地坐着。那間房子裏的寒冷，祥子直到現在還記得清清楚楚。公司裏送的人造花、水果、點心，供在桌上，還有公司送的一對花圈，現在都如在目前。

但是，常子這一次更可憐。祭桌上只有祥子供的點心水果。

齋藤稔次郎從波高島趕來，祥子向他痛哭引咎。但是這位鄉下老人，反倒安慰祥子，說這不能怪你，一切都是命運。

祥子過了一個心情黯淡的新年。一月四日，往報社去上班。年輕的女社員，有的還穿着和服梳着日式頭髮，社裏還瀰漫着新年的氣氛。文化部的同事們，彼此見面互相恭喜。祥子也跟着向人道喜，心裏卻完全不是那回事。

這一天辦公只到正午爲止。大家工作還沒有上軌道。下午一點，祥子正打算回去，來了電話，吉井打來的。

「笠原小姐！今天上班啦？我現在在池袋。齋藤常子被害的那一天，那六個人的行蹤，都查到了。我想跟你見面談一談，幾點鐘能由報社出來？」

「馬上就來！」

祥子掛上電話，走出報社。街上明亮的陽光照着，人比平時多，打扮得整整齊齊的女人特別引人注目。祥子站在人行道上想叫計程車，但是不容易找到空車。到底是正月初，車子比平時多，可是沒有一輛是空的。

祥子站了五分鐘，不想再等下去了，向日比谷的方向走去，她想走到交叉點，可能叫到車

子。

這時，沿着她走着的人行道，一輛汽車滑過來，放低了速度。這是一輛車體細長綠色的外國汽車。

祥子也沒有在意，仍然向前走着，但那部汽車好像陪她一樣，也慢慢地開着和她併行着。她這才注了意，向車裏一看，一個外國人坐在駕駛座上，抬起手，向祥子笑着。

祥子站住了脚。她沒有外國朋友啊！可是對方明明在向她招呼，她覺得詫異。

這時，汽車停住。那外國人，弓着腰下了車。他仍然向祥子笑着，並且學日本式的鞠躬：

「您好！」

祥子弄得糊塗了。記憶之中，沒有這個人啊！是不是他認錯了人呢？

這個外國人看出祥子的神色：

「我是拜耳。上回您跟達克透西脇在一起，我們見過。」

祥子頓時想起來了。不錯！那次跟西脇上夜總會，西脇給介紹過，他是橫濱一家美國商社的社員。

祥子連忙陪笑招呼：

「對不起！」

這個美國人見祥子笑了，好像放了心，張開兩手，用流利的日本話，很快活地說：

「您想起來了吧？謝謝！不過，我是記得您的，在車上一眼看到，立刻就想起來了。」

祥子也沒有什麼話好和他說的，有點窘，只是微笑着。路上經過的人，都望着他們。拜耳指着汽車：

「請坐上去吧！」

「噢？」

祥子很意外。她覺得彼此很生疏，今天又是偶然碰到，正想推辭，拜耳道：

「您不是正在找車子嗎？我老早就看出來了。別客氣。」

這位美國青年人，已看到祥子沿路找汽車的神情了。確實的，祥子一路找到此地，竟沒有遇上一輛空車。她心裏只記掛着吉井，怕他在池袋等得不耐煩。

「我要往池袋去，怎好勞您送那麼遠。」

「哦哦！池袋很好！我現在沒有事。日本的正月，我們也放假。不管什麼地方，送您去！」

拜耳綠色的雙瞳盯着祥子，又道：

「我是安全駕駛，不是神風『太可惜』！」（註：二次大戰末期，日本的特攻隊——自殺飛機，名叫神風特攻隊。近年日本計程車橫衝直撞，肇事特多，日人戲稱之爲神風 TAXI）

祥子笑起來了。拜耳連忙拉開後面的車門：

「請上車吧！」

祥子道謝，坐進車裏，拜耳站在外面望着她道：

「我忘記了您的姓。達克透西脇只告訴我過一次。請您再說一遍！」

祥子把自己的姓告訴了他。

「哦哦！笠原，明白了！」

拜耳大大地點頭，露出白牙笑了笑。

他跨上駕駛座，開動了車子。祥子擔心他是不是認識池袋，但是看車子經過護城河，開到九段，向飯田橋方向駛去，方向並沒有錯。

線索

（一）

拜耳一面駕着車，還很愉快地哼着歌曲。車子快到池袋的百貨公司，他放慢速度，偏着頭問祥子：

「池袋，到了。車子靠那裏停下？蜜絲笠原！」

「前面過去一點就好了。」

吉井等着她的那個吃茶店，在車站東邊。她不好叫拜耳一直送到那裏，而且正月裏的小街上

又擁擠，也不方便。

拜耳點頭：

「池袋STATION！」

他很圓熟地把車子開進擁擠的車羣裏，停住，跨下來，替祥子拉開車門。

祥子向他道謝：

「眞對不起！謝謝！」

「NO！NO！」

拜耳明朗地笑着，盯着祥子：

「蜜絲笠原！我想請您吃飯。也請達克透西脇一道來。」

他似乎以爲祥子是西脇博士的女朋友，但祥子覺得也沒有向他解釋的必要。只是含糊地道謝：

「謝謝！」

「眞的嗎？」

拜耳探身望着祥子臉上問她。他似乎很當作一回事，祥子倒不好隨便答應了：

「只要西脇先生能來，我總奉陪！」

拜耳大有要握手的樣子，祥子連忙鞠了一躬，趕快離開。走了一段，回頭看看，拜耳還站在汽車旁邊向這邊望着呢。

走進那家吃茶店，客人滿滿的，看不見吉井的影子。賬櫃上的女職員抬頭看見祥子，問道：

「對不起！您是笠原小姐吧？」

祥子點頭道「是！」

「您的朋友在樓上等着。」

這大概是吉井關照好了的。

樓上是餐室，客人也沒有樓下那麼多。吉井坐在窗戶邊，笑着站起來讓座：

「老遠的上這裏來，很費事吧？」

「不！馬上就來到了。」

「是嗎！啊！對了！還忘了沒有向你拜年呢。恭喜啊！過年好？」

祥子倒有點不好意思：

「恭喜你！今年還得請您多幫忙！」

「樓下的客人太多，所以在樓上等你。你吃點什麼？」

已經是下午兩點了。侍役正走過來，祥子要了一份輕便的午餐。

吉井望着窗外來來往往的許多汽車：

「很不容易叫到計程車吧？」

「剛巧碰到一個認識的外國人，他用車子送我來的。」

「外國人？那倒很巧哇！難得他也是往這邊來的啊。」

「以前只見過一次，他特地送到這裏來的。」

「外國人是很尊重女性的。」

吉井一面說，從袋裏取出手册來：

「剛才電話裏說過，那六個人當天的「挨禮拜」（ALIBI），大體上查出來了。」

「是嗎？」

祥子望着他手上打開的小册子。

「也不用我一個一個的說明，你自己看吧！」

吉井把手册送到祥子面前。吉井寫新聞稿時，字非常潦草，這本手册上倒寫得很清楚。

『十二月三十日下午二時至七時的推定：

妹尾郁夫，因翻譯事，在澁谷的T旅舘閉戶工作。

高木利彥　參加彫刻家的聚會，從正午十二時半起，在銀座的一家餐廳坐了兩小時，以後的

行蹤不明。

佐敷泊雲　下午一時，參加品川方面女性學生集團的年末宴會，約一小時終了，泊雲單人駕車回家，以後的行動不明。

內牧理事長　參加某報社主辦的歲末同情週開幕的宴會，在新橋的某料理店，從下午八時到十時。宴會的前後，都是單獨行動。本人說立刻就回家的，但是沒有證明。

鶴卷莞造這邊據說從上野車站搭信越線往上州方面去寫生旅行，不知道究竟當天是否搭這班車去了沒有？

西脇滿太郎　當晚有醫師會的忘年會，本人在下午九時左右出席，參加了三十分鐘。在這前後的行蹤不明。』

（二）

祥子看完之後，吉井說明道：

「大致是如此。這一天，齋藤常子正從波高島上東京來，下午三點五十六分在立川車站下車的。根據解剖的結果，常子被害，是當天下午五點左右。」

吉井指着一個一個的人名：

「看這張調查表也可以知道：在這一段時間裏，他們差不多都沒有在家。而且他們所去的地方，究竟是眞是假，也極不可靠。問當時一塊兒參加集會的人，只說是確實看到過他，可是常子被害時間的前後，本人是不是還在集會的席上，還是模糊不明。」

祥子追問道：

「這是您一個人調查的吧？」

「是的。就因爲是我調查的，所以內容是不確實的。」

吉井回答的話很妙。聽他再說下去，才明白他的話確有道理。

「我們當新聞記者的，對於周圍的事物，可以調查到某種程度 。但是再進一步，就有限界了。我們不是警察，沒有搜索權，不能深入的查究。這張表雖然很費了一番心血，可是他們本人所說的，和當時在場的他們的朋友所說的，是眞是假？我們也沒有方法證明。」吉井端起才送來的咖啡，喝了幾口：

「這個表，只能說是聊勝於無。上一次的名單，連這一次的名單，總而言之，六個人都沒有確實的不在現場的證明。比方說這個畫家吧！」

吉井指着鶴卷莞造的名字道：

「雖說是當天在上野車站搭火車出門，可是沒有一個人可以證明。這要是有警察的權力，就

可以查問車掌，或是分頭向他可能下車的各站去調查。我們的力量就辦不到這一步。尤其是我一個人，更不行了。」

吉井又指着西脇和妹尾的名字：

「就說這位西脇醫師，出席醫師會的前後，完全是空白的。妹尾，說是在澁谷T旅館裏寫文章，這是據旅館下女說的。也許妹尾預先關照好了下女，叫她對我們這麼說的。還有，他做的是閉戶寫稿工作，也可以乘下女們不注意的時候，溜出去一趟啊。」

祥子聽了，再看看這張表，眞的！推斷齋藤常子在立川車站下車的時間是三點五十六分，這六個人的行動時間，都沒有包括這個時間在內。譬如佐敷泊雲到品川參加學生的聚會，是下午一點到兩點，內牧理事長出席報社的宴會，又是下午八點開始。他們要是從東京往立川去，儘夠打來回了。

祥子嘆了一口氣，望着吉井臉上。

吉井道：

「到現在，我已做了三份名單啦。第一回是你姊姊遇難的九月十日。第二回是町田知枝被害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三次都完全白費氣力。

祥子想：追究一個人 ALIBI，也許比較容易些。現在要一個人追查六個人，當然也只能做到

這樣程度了。

吉井開口了：

「追查 ALIBI 既然沒有多大希望，我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個案子吧！我想這有兩個看法。你在矢野口的橋上，曾經說過：常子被害和町田知枝的被害，很奇怪的都和這條河有關聯。這是很重要的一條線索。犯人可能由於什麼原因，他的行動半徑，都離不開這條多摩川。但是，現在還有一個看法，對於我們更有利。」

「還有一個看法？」

祥子抬起頭來了。

「也就是說：有個什麼人，他知道常子要上東京來。我們知道：齋藤常子曾經親眼看見和你姊妹一道上濱松去的那個同伴。而她這一次上東京來，是你找她來辨認你姊姊的那個同伴的。她是最有力的證人。所以，殺害常子，當然一定是犯人想要消滅這個證人。可是問題是誰知道常子要到東京來呢？」

祥子本來也抱有同樣的疑問。知道齋藤常子上東京來的，只有她自己和吉井兩個人。除此之外，還有什麼人用什麼方法探聽到這件事呢？

吉井道：

「你和我是知道的。」

吉井又道：

「你我之外，還有常子的父親知道。」

對了！還有齋藤稔次郎。可是誰從稔次郎那邊探聽到的呢？還有，假定是如此，那個人是怎樣和稔次郎接近的呢？那個人一定得不斷地和稔次郎保持聯絡才行呀！這恐怕不可能吧？

祥子表示意見：

「把常子的父親放在這裏面，有點不合理吧？」

「是的。是有點不合理。不過，我們必須找出這個知道常子上東京的人來……齋藤稔次郎……除此之外，沒有了嗎？」

「除此之外……」

祥子眼望着空處思索着。忽然想起一件事。

但是立刻又自己打消了：（那決不會的！）

「那個人本身和這個案子有沒有關係，不必管它。總而言之，只要是他知道這件事。還有沒有這樣的人了呢？」

祥子視線回到吉井臉上：

「還有一個人……」

「噢？還有一個人嗎？」吉井不禁探身凝視着祥子。

（三）

「那是誰呢？」

祥子想（那決不會的！）但是既然說不管那人本身和這件案子有沒有關係，那就不能不把那人的名字說出來：

「我那公寓的老婆婆。」

「公寓的老婆婆？」

「那是怎麼回事？」

吉井瞪着祥子臉上：

「我往波高島去之前，到管理人老婆婆房裏去借過火車時間表。」

吉井注意問道：

「你把經過告訴了她沒有？」

「沒有全部告訴她。只對她說：有一個女人要住到我房間裏。因爲常子來了以後，總有些事

要麻煩老婆婆啊。」

「你等一等！」

吉井抱起手膀，閉着眼努力思索：

「那個老婆婆，知道你上波高島去。……她知道你還要帶一個女客——雖然不曉得她名叫常子——回東京來，是不是？」

「是的啊。」

「那個老婆婆，當然也不至於和這次的案子有什麼關係。但是她知道你要從波高島帶一個女客回東京來，這是事實。」

吉井一面想，一面凝視着祥子：

「那麼，我們可不可以唱樣想：老婆婆本身雖沒有關係，但是她可能把這件事告訴別人。」

祥子想：這是可能的。公寓裏住着各色各樣的人，平時也喜歡談論旁人家的長短。但是，縱使老婆婆把祥子那一天的行動告訴了人，又是怎樣傳到凶犯耳裏去的呢？總不至於凶犯就住在同一個公寓裏吧？再退一步說，姑且作爲老婆婆的話傳到凶犯耳朵裏，可是凶犯立刻就能明白波高島來的女人是誰嗎？

祥子把這些疑問告訴吉井，吉井說道：

「不！這不能把它當作一件偶然的事，要必然的把它們連貫起來！」

祥子不懂：

「怎麼樣的必然？」

「就是說：如若犯人不斷地在注意着你的公寓，就必然要由什麼方法和公寓的管理人聯絡。在這種設想之下，公寓那個老婆婆，可能受了什麼人的委託，把你的行動報告他，這個假定可以成立吧？」

祥子有點糊塗了。覺得吉井說的話，似乎太突兀一點。凶犯竟會把手伸到公寓來嗎？

「不！這是有可能的啊！」

吉井看到祥子猶疑的表情，加強了自己的語氣。

「問題不僅僅是對你。還有你姊姊的關係哩。你姊姊過去也是住在這家公寓裏，和你是一個房間啊。你想：犯人可能是從你姊姊生前起就知道你們住在這家公寓的人！」

祥子凜然了，不錯！還有姊姊的問題呢！吉井說得有理，對方若是知道自己在追查姊姊的死因，當然要注意自己的行動。姊姊生前就住在這公寓裏……管理人的老婆婆……這裏似乎有一脈相聯的線索存在。

吉井很興奮地說：

「我覺得可能是如此！」

祥子低眸答道：

「是啊！……」

心裏也漸漸覺得吉井說的意見，也許是事實。她的嘴唇有點發白了。覺得似乎凶犯的魔手，已伸到公寓裏來了。

祥子想：那麼個好人的老婆婆，會做出這種事來？這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事！但是吉井說的這一段話，是合乎情理的。不管老婆婆做人怎麼好，對方用手段把她收買了，不定會幹出什麼事來呢！

「究竟對方是什麼樣的人呢？」

祥子想不出來。吉井抱着手膀子：

「對方一定是接到老婆婆報的信，知道你要到波高島去，他就先下手爲強了。常子被殺，就是爲的這個。」

「姊姊的死，是遇到車禍。可是爲什麼要殺到常子身上去呢？」

吉井道：

「問題就在這裏呀！對方最忌諱的就是這個。也就是說，殺掉常子，不僅是爲的你姊姊的

事，同時還有町田知枝的問題。這一點，也就是拋下你姊姊逃走的，和殺害町田知枝的，是同一個人的證據。」

這也對！光是一場車禍，就要把目擊的證人消滅掉，是沒有這個道理的。姊姊臨死時在她身旁的那個人，怕的是被常子指認出來，會因此而引出殺害町田知枝的事。

那麼，怎麼樣纔能查出那個和老婆婆聯絡的人來呢？

祥子、吉井都默默地拚命思索着。

樓上的餐室裏，帶着家眷的顧客，進來的，出去的，都是新年打扮，穿得很漂亮。祥子出了神視而不見的望着。

吉井打破沉默，說道：

「最好是追究老婆婆，叫她自己供出來，但是這恐怕不容易。對方一定花錢收買了她，而且事到如今，老婆婆也不肯隨便洩漏呀。所以，我想就利用這個老婆婆，把對方捉住。」

祥子盯住吉井臉上：

「利用老婆婆？」

「是的。既到了這一步，我們也就顧不得許多。我們想辦法，把老婆婆做引子，把對方誘引出來。當然，我們要使老婆婆不知不覺地照我們的話去做。」

「怎麼做法呢？」

祥子回問吉井。

(四)

夜裏八點鐘左右，祥子下樓到了管理人的房間，敲敲門：

「媽媽在家？」

老婆婆在房裏答應：

「請進來！」

拉開房門，老婆婆正靠着火盆在看雜誌，見祥子進來，把書合上，笑着道：

「啊喲！請坐！您要打電話？」

「不是！」

祥子搖搖頭微笑：

「我來借火車時間表的。」

「噢！是嗎！來！請坐請坐！」

「對不起！」

「那裏，別客氣！」

老婆婆連忙從壁橱裏找出時間表來。祥子接過，翻開查着。老婆婆望着祥子：

「笠原小姐！又要出門啦？」

「是啊！」

「哦呀哦呀！新年頭裏的……您又要上那裏去嘛！火車恐怕很擠呀！」

老婆婆很想知道祥子的目的地。祥子也不答話，查了一下中央線的時間，把時間表合攏，還給老婆婆：

「多謝！」

然後向房中望望，問道：

「今天晚上媽媽只一個人在家？」

「是啊！老頭兒要聽雜耍，早就出去了。」

「是嗎！媽媽也悶得慌吧？到我房裏坐坐好不好？還有人家送我的點心，喝杯茶吧？」

「啊喲！是嗎！那麼就打攪您一會兒吧。」

老婆婆很高興地跟在祥子後面上了樓。走進房裏坐下，四面看看，誇道：

「笠原小姐的房裏，收拾得眞乾淨啊！」

「那裏！」

祥子把特地買回來準備着的點心盒兒拿出來，拿起咖啡壺燒咖啡。老婆婆喜歡得兩眼合成一條縫：

「您姊姊在的時候就是這樣，兩位都做着事，可是房裏卻總是整理得這麼漂亮啊！」

她提到姊姊，祥子不由地瞥了她一眼，但是老婆婆似乎沒有注意到祥子的視線：

「您查火車時間，打算上什麼地方去玩兒啊？對了！報社還放假吶！」

「要是能去玩玩倒好了……」

祥子微笑答道：

「有點事，要到大月去。」

「大月？」

老婆婆眼瞪得大大大的：

「大月是不是不到甲府一點的那個……」

「對了。上富士五湖，要在那裏換車的那個大月。」

「這麼冷的天，您還上富士五湖玩去？」

「唔唔！不是的。爲了一件怪事，要去一趟。」

「怪事？」

老婆婆聽得入了神。

「媽媽！前幾天，不是我約一個波高島的女朋友來的嗎？她還不到東京，忽然死了。」

「哎呀！哎呀！是有這麼回事的。」

老婆婆一面吃着點心，一面點頭。祥子看她臉上，驗色似乎不大好。

「死掉的這個女朋友，她有一本記事册子，寄在大月的一家人家。這是她的父親告訴我的。裏面可能寫着有我想要查詢的事，所以我想去看一下。」

「呵！」

老婆婆表示很感動的樣子：

「裏面有那麼重要的事嗎？值得老遠地走一趟……」

「是啊！」

祥子正倒着咖啡，不便觀察老婆婆的臉色，但是老婆婆問話的聲音頓時變得熱心起來，祥子覺得確實有了反應。

「您幾時動身去呢？」

「明天哪！」

祥子端過咖啡，抬眼一看，老婆婆的臉上，果然露出很注意的神情。

「走得這麼急啊！明天的火車，很早吧？」

她又打聽火車的鐘點了。

「是的！剛才借您的時間表看了，有一趟準快車，十二點二十五分從新宿開出，到大月剛是下午兩點，正好。」

「哦！新宿開的，十二點二十五分？」

老婆婆嘴裏唸誦着，好像正在暗記鐘點。接着又扯開話頭：

「這班車恐怕很擠啊！聽說搭中央線的客人很多嘍！」

× × × ×

祥子和吉井，下午兩點，在大月站下了火車。

坐在車上的時候，就注意看着，但是並沒有發現什麼可疑的人物。下車跨上月臺，故意不出站，裝着好像有什麼事似的，站在月臺角上，看有沒有人跟蹤上來。

祥子、吉井，都一言不發，只是呆呆地站着。坐着來的那班火車開走了。下車的客人，也都出站去了。另外一邊開往河口湖方面的月臺上，有四五個青年，穿着冬季登山的服裝，正高興地談笑着。

這邊月臺上，只剩下兩個人了。但是可別大意！當然，對方不會留在兩人視線所及的地方，說不定他已走出收票口，在車站候車室監視着這邊呢。

吉井小聲道：

「月臺上已沒有人啦！」

那邊開往河口湖的電車，也有乘客坐上去了。但是並沒有人向這邊探望。

兩人慢慢地走向出口。站員對於這兩個挨了半天才出站的旅客，似乎很不滿意的樣子。交過車票，走到外面。都是當地的人站在那裏，也沒有人來注意祥子吉井。繞到車站販賣店去看了看，店前一個客人也沒有。

吉井低低的道：

「到候車室去看一看！」

進了候車室，裏面都是等上行火車的客人。兩人雖走進去了，誰也不抬頭望他們一望。

這些候車室裏的客人，都像是本地人，也有打扮得齊齊整整好像要上東京遊玩的小姐，也有穿着舊外套的農夫。可是沒有一個像是跟兩人下了車又到這候車室來監視他們的人。

但是，兩人依舊警戒着。靠板壁坐了下來，打開身上帶的週刊雜誌看着。過了差不多十分鐘，擴音機裏報告：「從甲府開來的上行列車就要進站」，候車室裏坐着的客人都站起來，往剪

票口去了。

列車來了。兩人沒有動。故意照舊坐着，也不向火車那邊望一望。直等聽到火車開動的聲音，纔抬起頭來，四下一看，候車室裏空空的，只有兩三個小孩子在那裏玩着。

吉井不知想起什麼，忽然站起來跑出候車室，在車站裏各處繞了一圈，又回來了。

祥子問：

「您做什麼去了？」

吉井笑道：

「我想或許有人躲在那裏監視我們。可是，連一個人影子也沒有。奇怪呀！」

他偏着頭想了一會：

「這一趟火車的鐘點，你確實告訴了公寓的老婆婆吧？」

「告訴她了呀！她還重問了一遍，好像恐怕忘了似的嘛。」

「怪呀！要照對方以往的作風，一定會有人跟蹤我們的啊！」

祥子告訴老婆婆：是要到大月來看看常子的記事册子，對方如果接到老婆婆報信，決不會置之不理的啊。對方只要聽說祥子想去看常子的記事册，馬上就得嚇一跳。他一定會猜想：記事册裏，大概會記着有送車票夾子人的相貌啦。

吉井苦笑道：

「是不是我們的把戲沒有玩好呢？魚兒沒有上鈎哩！」

兩人呆呆地站了半天，坐上了下一班的上行列車。

老遠地趕到大月來，竟沒有達到目的。要釣那看不見的敵人，結果還是沒有釣出來。

是不是失敗了呢？還是兩人原來的推理沒有推對呢？

到車離開了大月站，兩人依然從車窗向月臺上注意望着，但是還是沒有發現可疑的人。

吉井向祥子苦笑道：

「大概是失敗啦！」

「可是，提起上大月話的時候，老婆婆的神情非常地注意，她如果去報了信，對方一定知道這回事。我想我們的構想並沒有錯。」

但是，這個構想，是放在（老婆婆和那兇嫌保持着聯絡）假定之上的啊。如果這個假定是錯的，那就全部構想都錯了。

吉井呆呆地望着窗外：

「回到東京，再打別的主意吧！」

祥子對於吉井的意見，也有同感。除了另起爐灶，再沒有方法能把那不見蹤影的對方誘引出

來了。

但是，在東京，現在正有一樁料想不到的事，正在等祥子回去呢。

祥子在新宿車站和吉井分手，回到公寓，已是薄暮的時候。她走近公寓，只見一羣人圍擁在公寓門口，似乎是出了什麼事。

擁在公寓大門外的，都是附近的鄰居們。裏邊是公寓的住客，他們擁在管理人室前面，伸頭探腦的望着。

祥子找到一個同公寓的中年女客：

「出了什麼事啊？」

「咦？您還不知道？」

她放低了聲音：

「老婆婆，今天叫汽車給壓死啦！」

「噢？」

祥子噤住了，不禁兩腿發抖。

資格

（一）

後來才問明白，老婆婆遭車禍的經過，大概是這樣的。

當天是一月五日，老婆婆（她的姓名是小川嘉芝）下午五點由公寓出門，說是到附近的藥店買東西。藥店在大路上由公寓轉彎上大路，走過大約一千公尺，碰上了汽車。

這條大路，平時來往的汽車並不多。因爲另外還有一條更寬的大路和這條路平行着，普通的汽車差不多都由那條大路上經過。

藥店在對街。老婆婆步行了一段，走到離那藥店大約五百公尺的地點，正想過街，這時，一輛中型的計程車（目擊的人說是計程車）飛駛而來，一下子把老婆婆撞出去老遠

出事的一瞬間，並沒有人注意到。幾個路過此地的人，聽到老婆婆喊叫，才轉過頭來看到的。這兩三秒鐘之間，他們只望見一輛汽車開得飛快地跑了。事情來得太突然，反而使他們驚得發了怔。

他們看到有人躺在地下，才知道是汽車撞了人。目擊者一共是四個過路的人，其中有一個把逃走的汽車號碼記下來了。

這一帶附近，雖說是大路，但路燈比別的街上少，光線不大明亮。不過汽車後面的號碼牌，還可以看得清。據那個人後來向警察說：那輛汽車，是中型的，號碼是「五五九二四一」，牌子是黃地黑字，一定是出租的營業車而不是自備汽車。又因爲是不大不小的中型車子，所以他認爲是計程車。

那輛汽車，也不知道它發現闖了禍沒有，總而言之，它開得飛快地跑了。當時看到的人，奔到老婆婆身邊，只見她倒在地下，滿臉是血，大概傷在頭部。立刻有人打電話叫來了急救車。

到了第二天，警察署根據目擊的人的陳述，搜查那個號碼的計程車。並不費事，立刻就找到了。但是想不到據那輛「五五九二四一」號的計程車的司機說：五號那天下午五點，他正駕着車

在旁的地方行駛。

他說：四點半左右，在四谷接到客人，送往上野車站。從上野車站，又載了客人開往淺草，到達淺草，大約是下午六點之前一點，他的駕駛日記，也寫得明明白白的是如此。

警察方面，起初還以爲是這司機扯謊，但是經過調查之後，發現他的供述都是實在的。四點半左右，他在四谷載客往上野車站，當時有別的公司的汽車在四谷車站等客人，那些司機看到他的。他到上野車站之後，接到新的客人，剛巧在上野又有認識他的司機，替他證明。而他從上野送往淺草的客人也找到了，客人也給他證明不錯。

這樣推定起來，當然那輛闖禍汽車的號碼是僞造的了。汽車的號碼牌，絕對不會有同樣號碼的兩輛車呀。這一定是特地做了假號碼牌子裝在車子後面的了。

最初，警察署以爲不過是簡單的一件交通事故，現在發現了號碼牌子問題，就覺得可能是一種有計劃的兇殺了。但是，這還不能完全斷定。

因爲，計程車車身的顏色，差不多總是一個公司一種顏色。可是問起當場目擊的人，各人的說法都不同，有人說青的，有人說是綠的。甚至還有人說是紅的、黃的。

這也難怪，多天的下午五點，太陽已完全落下了，只靠幾盞疏疏落落的路燈，一瞬之間所看到的顏色，是不容易正確辨認清楚的。而且遇到這種意外的禍事，大家都嚇呆了，自然也沒有想

到去辨認車身的顏色了。

這樣說起來，那麼那輛汽車的號碼牌子，也不見得看得清楚了，可是，看到號碼牌的那個人說：他有把握，看的沒有錯。

發生事故的現場，和這個號碼的計程車當時行駛着的地點，距離非常之遠，要說那司機半路上卸下客人，再跑到現場來撞人，時間上是絕對不可能的。而且，四谷、上野車站、淺草，都有證人證明：看見過這輛計程車。很明顯的，這決不是這輛計程車闖的禍。

警官們又問目擊的人，那輛計程車是什麼型的？既然是中型的車子，在計程車之中，最多的是「禿若貝陀」、「打他傘」、「普靈思」、「路諾」幾種。「路諾」的外型比較特別些，誰都看得出來。當時在場目擊的人，都異口同聲說不是「路諾」。

那麼，總是「禿若貝陀」、「打他傘」，或是「普靈思」了。還有，計程車的車頂上，都裝有一盞「頂燈」。警察問他們：看見車頂上有這盞燈沒有？他們也不能確實回答。目擊者一共四個人，兩個說看見有燈，另外兩個又說沒有燈。

關於這些問題，車頂有沒有燈？車型？車體的顏色？目擊者的陳述都人各異詞，顯得記憶不清。因此，他們對於號碼的記憶是否可靠，也就難以斷定了。而且看到號碼的只是一個人，只要他記錯了一個數字，那就毫無辦法了。

警察方面雖努力搜索那輛車子的下落，但是終於一無所獲。

（二）

祥子和吉井談到老婆婆的車禍，兩人的意見相同，認爲決不是偶然的事故。

他們一致認爲老婆婆是被人有計劃地殺死的。理由就因爲吉井和祥子往大月去的那一天，沒有發現跟蹤的人。

吉井恨恨地說：

「現在回想起來，那天沒有人來跟蹤我們，就是因爲凶犯已經發現我們是在誘引他。他一定接到老婆婆的報告，說你要上大月去。那時候已看破我們的計劃了。我們說到大月去看常子的手册，這個藉口，造得很不自然。」

「對了！太不自然了。」

祥子也有同感。因爲常子上東京來，坐的是中央線，所以兩人就假設了大月這個地點。可是硬說是去看常子的手册，這就顯得矯揉造作了。對方當然看出是僞造了。

吉井道：

「凶犯看穿了我們的計劃，同時也就發現我們已注意到老婆婆和凶犯有勾結。於是，對於凶

犯，老婆婆變成一種危險的存在了。也就是說，他擔心不一定什麼時候老婆婆會說出他的名字來。所以非殺她滅口不可。」

祥子也覺得吉井的推斷完全不錯。這個勾結老婆婆叫她監視自己的行動那個人，一定也就是凶犯。

對了！警察方面，對於町田知枝被害，齋藤常子被害，都還沒有破案。報紙上面說：警察對於這兩件事，已跑進了迷陣，摸不出來了。

替凶犯着想：他這時不得不拼命的自衛了。倘若從老婆婆嘴裏漏出了他的名字，勢必要牽出這兩樁殺人事件來。所以凶犯正面臨着很大的危險，只好再下一次毒手了。

「警察方面以爲那撞死老婆婆的是計程車，在那裏搜查，可是我覺得：恐怕不是計程車。」

吉井究竟是外勤記者，對於警察的動向很清楚：

「還有，目擊者一瞬之間看到的那塊黃色號碼牌，警察方面認爲他所看到的那個數字靠不住，但是我覺得：說不定那個人所看到的倒很正確呢。」

祥子詫異地望着吉井：

「不過，那個號碼的計程車，當時不是正在別的地方嗎？」

「所以呀！這一次的事件，通通是計劃好了的。殺害公寓的老婆婆，也是計劃之中的一環。

比方說這快車的號碼吧！凶犯是把自己的中型汽車後面的自備車號碼，換上了一塊假造的黃牌子，號碼也是隨便亂定的。他是預料到目擊的人會注意號碼，準備好了來動手的。果然，人家注意到了他那塊假號碼牌。」

吉井接着說明僞裝號碼牌的理由：

「這件案子，既然是計劃好了幹的，就決不會使用街上的計程車。撞死老婆婆的，必定是自己駕駛的自備汽車。犯人特地裝上黃色號碼牌子，叫人家當它是計程車。目擊的人也記不清車頂上有沒有燈，車體的顏色也沒有看清楚。

所以，凶犯是把這些條件都算好了，特地挑選冬日薄暮的下午五點下手的。」

祥子發生了一個疑問：

「不過，犯人怎麼會算到老婆婆下午五點出門呢？要說是偶然，那也就太巧了！」

吉井道：

「這一點，我想老婆婆說的什麼上藥店買東西，恐怕是一種藉口，八成兒是凶犯把她叫出來的。比方說：在老婆婆出門之前，凶犯可能打過電話給她：還在老地方碰頭，請你出來一趟……這一點，你回公寓查一查看！老婆婆出門之前，有沒有人打電話給她過？」

「我明白了。」

吉井很沉重的道：

「我猜的如果不錯，凶犯一定是埋伏在大路上，等老婆婆由公寓出來，就把汽車開過來輾死她的。

祥子低眸不語，心裏想這個凶犯眞算得心狠手辣啊！

祥子回了公寓之後，依照吉井的話一查，果然有這回事。

當天，老婆婆說要上藥店買東西之前，確實有電話來過，是老婆婆接的。剛巧這時，公寓裏有一個住客，爲修理房間的事，來找管理人交涉，他看見老婆婆正在接電話。據他說：當時，老婆婆的神情很着急，對他說：請你等十分鐘，我到藥店去買點東西就回來——她這一出去就遭上這場殺身之禍。

並且，據別的住客說：老婆婆近來常常出去，說到藥店買東西。

可是祥子還不放心，又到那家藥店問過，纔知道老婆婆這幾個月以來，從來沒有上那藥店買過東西。

吉井推斷的一點沒有錯。上藥店買東西，是老婆婆的一種藉口。她大概常和那凶犯約會見面，供給情報，換取報酬的。

祥子連忙找到吉井，把調查的結果告訴他。吉井點頭，很興奮的道：

「果然不出我們所料。我想：凶犯絕對有自備汽車。不會借別人的車子來幹這種事的。而且他一定是自己駕駛的。那輛車子也是和計程車一樣的中型汽車。還有，這一連串的兇案，差不多都是距離東京很遠的地方幹的。町田知枝是在多摩川旁的和泉附近，齋藤常子同樣在多摩川上游的矢野口附近。這兩樁案子，兇犯把被害人帶到那麼遠的地方去，一定用的是汽車。這一回老婆婆被害，地點雖然是在街上，但是殺人的工具，又是汽車。眞怪！三件兇案，都和汽車有關。我們在上回那個名單裏找找看，誰有中型的自備汽車？」

吉井一面說，拿出手册，打開來，上面列着：妹尾郁夫、高木利彥、佐敷泊雲、內牧理事長、鶴卷莞造、西脇滿太郎六個名字。

「我現在就趕快去查，找那個有自備汽車而自己又能駕駛的人。做這種案子，決不會叫司機開車的。所以，自己能駕駛，是決定凶犯的一個條件。」

吉井說着，顯得非常興奮。

還不到兩天，他有了回音。吉井打電話來，約祥子到那家常去的吃茶店見面。

吉井又拿出手册，打開那張名單，開始檢討：

「妹尾雖是翻譯兼評論家，但是還不十分出名，他買不起自備汽車。駕駛他倒還會。不過我們的原則是要有自備汽車的人，所以他的名字，暫且剔除了吧！」

吉井在妹尾郁夫的名字上，打了個×號：

「高木自己沒有車子，但是他的太太——女評論家高木德子有汽車。夫婦之間，當然丈夫用太太的汽車是沒有問題的，而且事實上，高木自己會開車，德子女士寫稿忙得很，不大出門，只有高木常常駕車在外面跑。」

吉井在高木利彥名字上，畫了一個○號：

「其次是內牧理事長，內牧洋裁學院的院長內牧淳子，有一部很漂亮的外國汽車。內牧以理事長兼丈夫的資格，常常坐着的。但是我們的目標是日本製的中型汽車，所以這個人也可以剔除掉。當然，內牧自己會開車，他也可以向朋友借到中型汽車，但是既不是自備車，就不必管他了。」

吉井在內牧理事長的姓名上，也打了個×；

「下一個是鶴卷莞造。他是很受歡迎的畫家，收入很多，也買了有汽車。不過是大型的外國汽車。他自己也會開車，可是車型不對，把他剔開了吧！」

鶴卷的名字上，也畫了×號：

「還有，內牧淳子也會開車。但是她那車子是和她丈夫共用的，所以也不必再去管她了。」

吉井指着下面一個名字：

「其次是Q醫院的小兒科主任，西脇滿太郎博士。他的自備車是「禿若貝陀・克來文」。毫無問題地他是〇號！」

吉井畫了〇號之後：

「最後一個是佐敷泊雲。這是目前最紅的新派插花大家，當然有自備汽車，而且還有三部，看闊！其中兩部是最新型的外國車，還有一部是「打他傘」。他訪客開會之類的時候用外國車，日本國產車大概是普通外出時用的。他也有資格！」

吉井說完，把名單上的〇號給祥子看，一共是高木利彥、佐敷泊雲、西脇滿太郎三個人。

吉井笑道：

「資格審查完了。下一步，要查老婆婆遭禍的一月五日下午五點，這幾個人坐他們的車子出去沒有？然後，再查他們出去是往那裏去的。」

(三)

吉井很熱心，第二天就把調查結果拿來了。

他告訴祥子：

「查出來了：高木利彥在五日下午五點左右，坐「打他傘」出去的。高木德子女士提到這件

事就生氣，她說：那一天高木利彥因爲汽車的速度違反規定，被神奈川縣的平塚警察署捉住了。」

祥子詫異道：

「速度違警，也不算什麼大問題，爲什麼德子女士那麼生氣呢？」

吉井忍不住要笑：

「自然有道理呀！高木利彥把一位來找德子女士催稿的雜誌社的女編輯，帶上汽車，出去兜風去了呀。據高木利彥辯白：他本來只打算兜幾個圈子就回來的，後來被女編輯纏得沒法，纔把車子開上了東海道。可是，這顯而易見是謊話，德子女士怎麼會相信呢。也就是說：高木利彥偷偷地玩上了找他老婆催稿子的年青女編輯。可是，壞事究竟是做不得的呀！他一高興，也學時髦開快車，試試飛車的快感，終於被平塚警察署的巡邏摩托卡截住了。德子女士接到平塚署的通知纔知道，可氣壞啦！」

祥子想起那天在彫刻房裏，高木利彥凝視着自己的那雙眼睛了。那雙銳利逼人的眼神，直到現在祥子還忘不掉。他一定也用同樣的視線，凝視過那個年青女編輯吧！那天高木利彥讓她參觀他的作品，祥子就覺得他的神色不對，現在想起來，自己的預感，竟是沒有錯。

不過，高木利彥雖帶女人兜風路上出了問題，但卻因此可以證明他跟兇案沒有關係。至少，

老婆婆被害的那段時間，他不在現場的證明（ALIBI）總可以成立的了。

吉井接下去說：

「其次是佐敷泊雲。他是現在這一行最紅的一位，所以和高木利彥不同，對於女人，是公然的。五日那天下午五點，他正在他的愛人——一位年輕的女插花師家裏。這是從他身邊的人嘴裏打聽出來的。佐敷泊雲和他那愛人的事，已成公開的秘密了。」

祥子只是聽吉井說，心裏回憶着那天拜訪佐敷泊雲，他正在指揮學生，佈置作品，那副清瘦而尊貴的樣子，又想起那天在銀座，碰到他帶着女人出來吃飯時的高傲神情。

吉井接着說下去：

「那位女插花師，家住在品川。單聽佐敷身邊的人的話，還怕靠不住，因此我又到品川去了一趟。調查結果，那天下午三點到八點，佐敷確實是在女插花師家裏。照這樣看起來，他也沒有問題了。」

「那時候，他是坐那一部車子去的呢？」

吉井道：

「我也留心到這一點，詳細調查過，他是坐那輛中型車去的。佐敷參加正式的聚會，都用外國汽車，像那天上女插花師家裏去，等於是微服潛行，這種時候，他一定用中型車。」

這一說，佐敷泊雲也沒有嫌疑了。最後，還剩下一個西脇滿太郎。

吉井皺起眉毛：

「這位先生可有點麻煩！調查結果：五日下午五點左右，西脇博士既不在醫院，也不在家裏。因此我想到他的那部中型車，據醫院的護士們說：下午四點，看見先生下班，是叫外面的出租汽車回去的。」

「那麼，他自己的那部『克來文』上那裏去了呢？」

「我上他家裏去查過。他由醫院出來的時候，既然沒有坐自備車，那麼那部車子當然在家裏呀。博士家住在郊外的杉並區，很清靜的住宅地帶。我還是第一次去，住宅在大路旁邊，高高的，還有汽車房。我有意無意的和下女搭訕閒談，她說：五日早晨，先生是坐『克來文』上醫院去的。」

吉井說是和下女搭訕閒談，但事實上他一定繞了幾多彎子，很費了一番心事。下女說西脇博士在五日早晨坐自己家裏的「克來文」上班，這件事可值得注意。

吉井看出祥子的心意：

「這裏，我們需要注意了！西脇博士在五日下午四點左右，叫外面的出租汽車，由醫院回家，這件事有點奇怪呀。他早晨上班是用的自備汽車，可是下午回家，這部自備車卻不見了！」

祥子也想：西脇由家裏出來，坐的是自備車，那麼，到達醫院的時候，一定也是那輛自備車。可是由醫院回家，卻叫的出租汽車，這一定是如吉井剛纔所說，在下午四點左右，那部自備車不見了。那麼那部自備車往那裏去了呢？是什麼時候不見了的呢？」

祥子提出這個疑問，吉井也點頭道：

「是的！是的！這一點我們還有追究的必要。」

但是吉井接着說道：

「不過，我跟西脇不大熟。他不是約你上夜總會跳過舞嗎？那是幾時的事？」

「啊啊！那是很久以前了。」

吉井道：

「我想：這件事，我去碰，不如你去接近西脇，設法探聽。我冒冒失失地一問，他反要懷疑。不如你裝作不在意地去打聽，比較好辦。」

吉井說的很是，他這時如若鑽頭覓縫的去探查，西脇一定要提高警覺的。上一次，西脇曾約祥子再上夜總會，祥子打算就利用這個機會。

對於西脇這個人，越想越覺得可疑。

他自己說的：以前常常約姊姊信子上夜總會，回來的時候還送她回公寓。他認識這家公寓，

是不錯的。這回老婆婆被害，事前有人用電話叫老婆婆出去，這些人中，西脇是嫌疑最重的一個。

祥子決定去接近西脇了。一方面，也不願意再給吉井添麻煩。吉井雖說是由於新聞記者工作上的熱情，對這幾件案子出力，但在祥子來說，是幫她的忙，心裏總覺得過意不去。現在剩下西脇一個，自己應該挺身而出了。

吉井忽然想起一點：

「直接就去找西脇也不好。你認不認識西脇的學生或是護士呢？他們說不定會告訴你眞話。他們每天都看見先生的行動啊。」

祥子想起來了，第一次拜會西脇，第二次去取稿子，在醫院碰到兩次的那個青年醫師上田。他也許知道西脇當天的行動。

祥子對吉井一說，吉井高興道：

「這很好哇！你可以去找找這位上田醫師啊！」

「不過，怎麼開口問他呢？」

「你不妨說。你要找西脇博士談談，想先打聽打聽博士的脾氣性格，做個準備。和上田拉扯着閑談，慢慢把話引到問題上去，看五日下午五點，博士的自備車是怎麼不見了的。」

祥子想了想，還是不大有把握。

「您若是一塊兒去，我就放心了。我一個人恐怕不會成功。」

吉井笑道：

「是嗎！好！西脇博士歸你負責，找他的助理醫師的時候，我陪你去。」

「要能這麼辦，就好極了！」

「能不能引出他的話來，我也沒有把握。不管他！去了再說！」

本來想先打電話約好了再去，繼而一想，還是冷不防的跑了去比較有效。祥子和吉井一齊叫了計程車，往Q醫院去了。

（四）

兩人到醫院，上了四樓的小兒科，還沒有走到主任室，迎面來了一個護士。

「西脇先生在嗎？」

護士向兩人打量着：

「二位是那裏來的？」

「我們是報館的記者。」

「先生不在。」

祥子一聽，正中下懷，但在臉上一點不露神色：

「我們本來想見一見先生……助手先生有沒有那位在呢？」

「那……您二位請等一下，我去看一看！」

護士倒很親切，她到主任室去看了一下：

「現在屋裏一個人也沒有。上田先生剛才還在這裏的，不知道到那裏去了。再等一下，我想他會回來的。」

「謝謝！」

祥子望望吉井，吉井使眼色，叫她等着。

「那麼，就等他回來吧。」

護士道：

「偏偏會客室又不空，二位在走廊裏等一等，好不好？」

「好！沒有關係。」

但是，房間裏有煖氣，站在走廊裏，陣陣寒風，非常的冷。

站了二十分鐘，吉井縮着肩膀，脚尖不停地擺動。再望望外面，明亮的陽光照在地上，倒似

乎滿暖和的樣子。祥子覺得對吉井很不過意：

「我們到外面去等吧！」

「對了，這樣最好！」

兩人下樓，走到陽光普照的草地上。

剛巧在這時候，一位穿着白衣的醫師，從草地那邊一條小路上走了過來，祥子還沒有注意，他倒先看見了祥子：

「喲！您不是上回跟報社的神谷先生來過的嗎！」

祥子也認出他就是那位上田助理醫師。

吉井也迎着他，和他談起西脇博士。因爲吉井已經查清楚，五號傍晚，西脇沒有在醫院，所以吉井就冒充說：五日傍晚的時候，自己來拜訪西脇醫師，有話想和他談的。

「五號的傍晚嗎？我每天都在先生身邊，我是記得清楚的。對了對了！五號那天，傍晚的時候，先生到朋友家裏去了。」

「是嗎！我可一點不知道！」

吉井順着他的話說：

「要知道那位朋友的地方，我也好去了……」

他把話引着，想探聽西脇那一天的行蹤，但是這位青年醫師，只望了望吉井，也沒有答腔。

吉井又轉過話頭：

「五號那天，下午三點鐘，我倒是到這裏醫院來過。本來是拜訪西脇先生的，偏偏另外有點事岔開了。同時也因爲我看見西脇先生的自備汽車，放在醫院停車場裏，我以爲先生總在院裏，馬上不會走開呢。」

吉井這句話，明明是成心引出上田的話來，目的是要知道西脇的自備汽車從什麼時候起不見了的。

果然，上田望着吉井道：

「您說先生的車三點鐘還在這裏？那不會的啊！」

他偏着頭想道：

「那天早晨，先生是坐計程車上院裏來的啊！」

「噢？」

吉井盯緊了上田的臉。祥子也凛然失驚。直到現在，他們兩人總以爲西脇既坐自備汽車由家裏出來，一定還是坐那部自備汽車到醫院的哩！

但是，據上田助理醫師現在說，西脇博士是雇計程車來上班的。那麼他是坐自備汽車由家裏

出去，半路上換了計程車的了。那麼，他那部自備車，放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祥子頓時引起疑問，緊張起來了。

吉井故意詫異道：

「奇怪呀！我可確實看到先生那輛『克來文』的呀！」

「那也許是您弄錯了吧？」

上田強調自己的記憶不錯：

「那天，先生下班回家，是叫的出租汽車，所以我纔記住了，早晨也是坐計程車來的。我還想：先生的自備汽車是不是壞了呢？我有這個印象，所以不會記錯的。」

吉井道：

「是嗎！那麼也許是我看錯了。」

他使眼色催祥子：

「西脇先生既然不在，我們改天再來吧！謝謝您了！」

上田醫師倒很老實：

「二位再等一會，先生就會回來的。」

「不了！我們另外還有一個約會，時間也快到了。回頭再打電話給先生接頭吧！」

兩人辭別了上田，走出醫院：

在醫院旁邊靜靜的路上走着，吉井道：

「這可是個大發現啦！我們還是弄錯了。總以爲五號早晨西脇上班坐的是自備汽車呢。這樣說起來，他根本就坐的是計程車嘛！」

祥子道：

「我聽到這句話，也吃了一驚！」

「可是，西脇由家裏出來，把自備汽車放到那裏去了呢？」

問題就在這裏了。

疑惑

(一)

祥子和吉井，在醫院旁邊靜靜的路上走着，兩人談話的中心，集中在一點：就是一月五日公寓老婆婆被汽車撞死的那一天，西脇博士的自備汽車到那裏去了？

撞死老婆婆的那輛車子，是一輛僞裝計程車的普通中型車。根據目擊者的話，可以知道它和西脇的自備車是同樣的型。當然，計程車也差不多都是中型車，但是凶犯決不會雇了汽車來幹這種事的，所以可以斷定一定是自備車。

吉井聽到西脇家的下女講過：五號那天早晨，西脇由杉並區自己家裏去上班，確實是坐自備車出去的。但是，在醫院方面，據上田助理醫師說：西脇到醫院的時候，不是平時的自備汽車，而是雇了計程車來的。

這是下女扯了謊呢？還是上田醫師記錯了呢？

吉井和祥子並肩走着：

「我想：他們都沒有說謊，都說的是眞話。也就是說：西脇早晨由家裏出來，坐的是自備車，而到醫院的時候，卻變了計程車。所以，他是在半路上換了車子。他爲什麼要換車子呢？還有，老婆婆被撞死的時候，他早已由醫院裏出來了。

這一點是根據上田醫師的話來的。老婆婆遇害是下午五點左右，而那一天西脇在下午四點就離開了醫院。

所以，西脇很可以把自備車藏在什麼地方，雇了出租汽車由醫院出來，半路上換上自備中型車，再往大久保那公寓去，時間上是充分來得及的。而且，西脇下午四點由醫院出來，以後又行踪不明，不知道他往那裏去了。

祥子也覺得：這要追究西脇博士，非把這一點弄清楚不可。

吉井道：

「這件事，還得去直接向西脇着手。看他怎樣回答？我們就根據他的答覆去求證。這樣最好！我們也可以有個一定的調查對象。」

祥子也認爲是這樣好。自己和吉井又不是警察，不能派上許多刑警出去追踪查問。只有抓住西脇的回答，追究下去，這是一條近路。

吉井接着說：

「你去找西脇，越快越好。日子拖長了，他可能又打別的主意了。讓他先做了工作，我們就費事了。」

祥子決心道：

「好的！我盡量地趕快去找他。」

西脇博士以前就約過祥子，只要祥子給他去個電話，毫無問題地就可以見到面。說不定，當時就會約她上料理店吃飯，上夜總會跳舞去呢。

但是，他又覺得：這一回可跟上一次不同。

以前，祥子和西脇接觸，是沒有存什麼警戒心的。可是，如果西脇是殺害老婆婆的兇犯的話，他應該知道祥子正在和吉井併力進行，追查那個丟下瀕死的信子逃跑了的人。祥子和吉井設下圈套，跑到大月去，反而被兇犯看出祥子們已察覺老婆婆和他有勾結，因此，一不做二不休，

用汽車把老婆婆撞死了。

照這樣看起來，祥子去找西脇，說不定就是和敵人正面衝突的一場決鬭呢。但是，她又非去找西脇不可。對於自備汽車這一點，不管西脇說眞話，還是說假話，總可以由他的話去求證，找出事實眞相的線索來。

縱使有點危險，也顧不得許多了。

「我明天就打電話到醫院去。等找到西脇博士，看他怎麼說法，我馬上跟您接頭。」

吉井點頭道：

「就這麼辦！我希望早點聽你的回音呢。」

× × ×

第二天下午，祥子打電話到醫院找西脇博士。護士一叫，西脇立刻來接電話：

「喲！稀客呀：想不到你會打電話來。」

西脇博士說話的聲音，還是這樣豪爽磊落，祥子聽着，似乎跟以前沒有兩樣。

祥子盡量用溫柔的聲音說：

「先生！我今天晚上想跟您見見面，您有空嗎？」

「什麼事？」

「不！不是工作上的事。您上回不是約我去玩的嗎？所以我想到找您啦。！」

「哦！是嗎？」

西脇帶着笑聲：

「那正好。今天晚上我有空……」

西脇想了一下道：

「上次和你去的那地方怎麼樣？您討厭那種地方？」

祥子明白他問的是那夜總會：

「是嗎！好哇。那種氣氛，我也喜歡啊。」

「那好極了！」

西脇很高興的說：

「那麼我帶你去，請你吃飯。」

「不過，不好意思嘛！」

「不要客氣！正好是順路我開車子到報社來接你吧！七點鐘左右，怎麼樣？」

「那太過意不去了，您指定什麼地方，我一直去好了。」

「不！沒有關係。我到傳達室找你，你在那裏等着好了！」

「是嗎！眞對不起！」

祥子放下電話，還一直的出神想主意。

（二）

到了下午七點。

祥子站在報社的二門口。暗暗的天空，已映上銀座輝煌的燈光。過了不大一會，一輛中型汽車，滑到她的面前停住。西脇坐在駕駛臺上。

西脇看見了祥子，隔着玻璃向她招手。他有意不下車，也許不願意叫報社的人看見。

祥子行了一個禮，跨上車子。因爲西脇叫她到前面來，就挨着他坐了下來。

車子開動之後，祥子向他道謝：

「前一回很失禮，打攪您好多，眞謝謝！」

「沒有！只要你滿意，也不枉我邀你一回。今天晚上還想上那裏去嗎？」

西脇好像向自己女兒說話似的。

他還和上一回見面時一樣，胖胖的，血色很好。車子在銀座走着，映着兩旁的燈光，他的側面臉兒看得很淸楚。他正很愉快地微笑着。

祥子忽然覺得：西脇這個人，似乎沒有什麼可疑啊。對他懷疑，倒好像有些抱歉。

西脇一面扳着方向盤，問道：

「你還沒有吃晚飯吧？」

「是呀。」

祥子想和西脇多談談，打算擾他一頓。

「那麼，到『阿拉是客』去吧！你不反對吃西餐吧？」

「我喜歡西餐啊。」

「那就好極了。」

車子轉彎開進銀座一條熱鬧的橫路。

兩人在「阿拉是客」前面下了車。西脇把這輛綠色的中型車放在停車場。還有別的汽車，都排成行列停在這裏，西脇得把車子開過去一點纔有空位。這裏是有費停車場，放車子要付錢的。

祥子站在餐廳門口，留神觀察西脇的這輛車子。這是一部「克來文」，計程車裏面，這種型很多。如果把後面白色號碼牌換上一塊黃牌子，就和街上跑的計程車沒有什麼兩樣了。

他這部車子，車身是綠色的。撞死老婆婆的那輛車子，可惜目擊的人說法都不一致。有說黃的、有說黑的、也有說是青色的、綠色的。總而言之，沒有法子根據車身顏色來決定。

祥子移動了幾步，眼睛不斷的看着車身。假使這一輛就是撞死老婆婆的車子，說不定車身上也有什麼地方碰壞了。她注意着車頭的保險槓，因爲她聽人說過：汽車的這一部份常常會撞壞了的。

但是，西脇這部車子的保險槓，擦得很乾淨，發着閃閃的銀光，一點損傷的痕跡也沒有。

「你在看什麼？」

西脇在她身旁忽然出聲一問，祥子倒吃了一驚，立刻答道：

「您這部車子眞好哇！」

「那也不見得，這部是日本自造的。等有了錢，我還想換一部好車呢。」

祥子很注意這句話。他說想換一部車子，這話也許含有另一種意思呀。比方說：如若這部車曾做過殺人的兇器，在凶犯的心理上，總是要想換一部的吧？

「阿拉是客」裏面很空，侍役把菜單送了過來，西脇看也不看，向祥子道：

「我現在喝酒，你不要客氣，喜歡吃什麼點下去好了！」

祥子低頭看菜單，西脇隔着餐桌，柔和的眼光向她望着。無論是誰看上去，都像是祥子的一位慈藹的叔伯。祥子點了些簡單的菜。

西脇勸道：

「你也喝點什麼好吧？」

「不行。回頭想喝酒的時候再要好了。」

「是嗎！」

祥子開始吃飯，西脇要了酒來喝着。

他問了祥子許多話。主要談的報社裏工作上的事。

因爲西脇提到：自從那一次之後，今天還是頭一回看到她：祥子找到問話的機會了：

「不！在今天以前，也見過您的！」

說着，望着西脇臉上微笑。

「是嗎？遇到過我？」

西脇停住眼神思索。

「先生或許沒有注意，我可看見先生了。」

「噢！在什麼地方？」

「就在醫院附近。對了！我是上朋友家去拜年的，那天正是一月五號！」

祥子對於五號這個日子，說得特別清楚：

「我正在路上走，先生坐着計程車，迎面過來。我正想招呼，車子馬上轉彎往醫院那邊去

了。」

西脇聽祥子說着，一面喝酒：

「哦！是這樣的？那倒失禮了！」

說話的聲音很平靜：

「我一點也沒有注意到。」

祥子盡量裝作不在意的問道：

「先生每天早晨，都是坐家裏的車子上醫院吧？」

「嗯！是啊。」

「就是剛才的這輛車不是？不過，五號那天，先生坐的是計程車呀！」

這時西脇眼睛裏，開始露出不同的神色。似乎慌張，又好像有點窘。

他裝作想不起來似的咕嚕道：

「是這樣的嗎！」

「是啊！我看了覺得很奇怪。先生叫計程車上醫院，這是很稀罕的事啊。以前我搭過您的車，是家裏的自備車嘛！」

西脇把酒放在手上旋轉着：

「五號那一天啊？……對了！」

他好像想起來了似的：

「那天車子出了毛病，修理去了，所以纔叫計程車的。你這一說，我想起來了。」

「啊喲！是這樣嗎？」

祥子又追下去：

「半路上車子出了毛病，像先生這樣每天規定時間要上班的，那眞討厭哪！附近有修車廠沒有？」

「有一家，平常總是找他修的，打個電話，馬上就來了。」

祥子把這句話記在心裏。

（三）

西脇出了「阿拉是客」，把祥子還帶到上回那家夜總會去。因爲吃過晚飯纔去的，已差不多九點鐘左右了。夜總會裏正在上客。

祥子和西脇找了一個位置坐下來。和上次一樣，桌上點了一盞紅燈。大廳裏到處都閃着漁火似的紅光。

男客女客，圍着白色檯布的桌子雜坐着，侍役在客座中來往奔走，也和上回的光景一樣。

西脇還是一面喝酒，和祥子談着話，沒有一點對她警戒的樣子。他始終保持着和藹的表情，使祥子對於他的懷疑，幾乎又要崩潰。

西脇自已嘴裏說的：五號那天，他沒有坐家裏的自備車。車子壞了，修車的工廠，是常給他修車的一家。探聽出這幾點，也可以算是一種收穫。

吉井說得不錯：西脇說的話，是眞是假？以後可以求證。如果證明他說的是謊話，那就是他自已露了破綻了。

西脇不知道祥子心裏在想些什麼，依然很高興地和她談笑着。

祥子對於坐在眼前這位儀容整潔的醫學博士，無論如何不能相信他就是殺害常子的兇犯。殺害常子，和殺害公寓的老婆婆，這兩件案子是分不開的。這兩件案子的兇犯，就是坐在這裏從容地喝着酒的西脇博士嗎？祥子不能相信！

祥子們的桌旁，來了一個人站着。

回頭一看，是一個高高的外國人。

他是拜耳，向祥子和西脇笑着：

「二位晚安！」

「呵喲！」

祥子推開椅子：

「前天多謝您了！」

「拜耳君！」

西脇掏出手帕擦擦嘴唇：

「你今天晚上也來了？」

「是的。又碰到您二位了。」

拜耳被招呼了坐在兩人之間。

祥子又重新向他道謝：

「前一回多謝您照應！」

「哪裏的話！」

拜耳大大的搖頭。

西脇插上來問道：

「喲！你們幾時認識的？」

「前幾天，拜耳先生從報社送我上池袋去的。」

拜耳笑嘻嘻地點頭，向西脇道：

「幾時要用汽車，我的車子都空着。」

西脇想起來了：

「哦，對了！上一回在此地，我替你們介紹過。」

拜耳道謝：

「我能和笠原小姐做朋友，都是達克透的介紹。幾時我想請笠原小姐吃飯。可以嗎？達克透！」

拜耳望着西脇。

「可以呀！這也用不着先問我啊。」

三人正談着，樂隊忽然換了曲子。在舞池中跳着舞的客人，都陸續走回座位。照明燈光也改了。集中在大廳中央的地板上。

「要開始表演了！」

西脇把胳膊撐在椅子把手上，向那邊望着。拜耳也坐着沒有走開。

司儀介紹的人走了出來，一個外國人。他先說英語，然後說日本話。外國人說日本話，另有一種天眞可愛的味兒。

客座暗將下來，照明燈光，罩在大廳的舞臺上。半裸體的舞女，出來表演跳舞。

這一場完了之後，端出一張臺子來，掛着一疊很大的白紙。一位青年，頭戴法國便帽，手拿毛筆墨汁，跟着音樂走了出來。

這位青年大概是個漫畫家，他向客座招呼，把客人一個一個請到臺上去。被請的多半是外國人，他們用毛筆，在掛着的大白紙上簽下自己的姓名。青年漫畫家立刻就利用他們簽的名字，畫成一幅漫畫。臨機應變，層出不窮，引起客座裏陣陣的掌聲。

「史密斯」的英文簽名，忽然變了女人的髮型，「莊遜」的名字畫成女人西裝上的裝飾。他按着音樂的調子揮動毛筆，一個一個地畫出來。

這時，有兩個日本人被請上了舞臺。一個胖胖的紳士，一個高高的長條子，胖胖的紳士歲數大些，那個高個子比較年輕。

拜耳叫起來了：

「密司忒——妹尾！」

祥子聽到，留心一看，果然，那個高個兒，正是翻譯家妹尾郁夫。那個胖胖的，正拿起筆來向紙上亂寫，他是畫家鶴卷莞造。

鶴卷已經醉了。他胡亂塗了幾個字，漫畫家用筆一拖一勾，幾下子就變成一對男女跳舞的

圖。

西脇咕嚕道：

「嗳！鶴卷先生醉得很啦！」

第二個是妹尾郁夫。他接過毛筆，用羅馬字簽下名字。漫畫家把它一鈎，變成一幅外國太太打丈夫的圖。客座上大鼓其掌，還有高興得吹口哨的。

漫畫家向客座行了個禮，妹尾和鶴卷也笑著走下了舞臺。

（四）

在靠裏的客席中，有一位女性，望着兩人走回來，笑嘻嘻地迎着鶴卷。祥子覺得很面熟。想起來！她就是那位服裝設計師宇野經子。最初是神谷次長帶祥子拜望她去的。聽神谷說。宇野經子是鶴卷的愛人。看他們坐在一起親密的樣子，這話恐怕也不是無的放矢吧。可是，那張桌上，那個翻譯家妹尾也在一塊兒坐着呢！

拜耳向祥子和西脇說：

「EXOUSE！我去和密司忒妹尾談一談，達克透！」

拜耳站起來，伸出手和祥子、西脇輕輕地握了握手，在密密層層的客座裏，擠着走向鶴卷妹

尾和宇野經子那邊去了。

拜耳的日本熟人似乎很多，鶴卷們三個大概也都是他的朋友。

西脇博士望着他走過去，不大愉快地說：

「美國人就是這麼擺不穩的……」

他似乎不滿意拜耳去找鶴卷他們。

漫畫表演完了，照明燈又亮了起來。音樂也改了社交舞的曲子。一對一對的男女客人，又從客座上陸續向舞池走去。

在這些客人裏，看見鶴卷和宇野經子也下了舞池。

他們兩個，夾在許多舞客之中，很愉快的舞着。鶴卷跳的非常熟練。眞不愧是有名的會玩兒的人，他跳起舞來，比哪一個都來得圓熟。

宇野經子和鶴卷配了對，也顯得非常愉快的樣子。今天晚上她穿的西裝，人生得美，製衣服又是她自己的本行，剪裁得非常合體，在舞池中轉來轉去，她的臉兒特別引人注目。

西脇抽着煙，望着他們，自己咕嚕道：

「這畫家有一手啊！」

再看客座裏，拜耳已不在他們桌上了。只有妹尾郁夫，一個人留在座位上，似乎很無聊的樣

子。

西脇博士不知是不是因爲有熟人來了的關係，一直沒有邀祥子跳舞。衹是繼續地喝酒，已經相當有了醉意。

祥子裝作不在意的離開了位置，到賬房去借打電話，看看手錶，已過了十點。

今天晚上吉井值夜班，應該在報社裏。電話打過去，果然吉井來接了。

祥子告訴他：

「我現在跟西脇博士在此地。問過他那自備汽車了，他說一月五號，那部車子壞了，送去修理的。」

吉井問：

「問過他是哪一家修理廠沒有？」

「沒有！廠家的名字，我故意沒有問。我怕追問緊了，他反而要疑心。不過他說。那修理廠常常給他修車的，我想可以查得出來。」

「那就行了。既是常給他修車的工廠，總查得出來的。明天我就去辦！」

「拜託您！」

吉井又問：

「你在那邊，還得坐好久吧？」

「西脇博士喝醉了，差不多我也打算走了。」

「你想想看！如果另外還有可作參考的事，你問他好了。喝醉了的人，說不定會說出眞話來呢。」

「好！我是準備這樣。」

祥子正要放下電話，一條人影「倐」地走近身旁，塞了一個紙團到她手裏走了。祥子吃了一驚，抬頭一看這人的背影，竟是那妹尾郁夫。

打開紙團，上面寫的是：

『再警告你：不要跟西脇博士接近的好！』

祥子隨手就把紙條撕了。

和上次一樣，妹尾又來警告祥子，叫她不要和西脇接近。可是，妹尾他有警告的資格嗎？

祥子想起了那次妹尾在旅館裏的舉動。從這點說起來，妹尾自己纔眞是危險人物呢！

（五）

祥子回到座位上，西脇還在喝着酒。

西脇看見她來了，便道：

「怎麼樣？差不多可以走了吧？」

祥子正想要走呢：

「好的！回去罷！」

無意中向鶴卷他們那邊望去，妹尾郁夫正抬頭望着這邊。他見祥子看他們那邊，便舉起手來打招呼。他剛纔送了一張警告的條子，現在還要再叮嚀一下呢。

祥子只裝看不見，轉過視線。西脇也沒有注意到。

西脇叫來侍役，付了賬。祥子也站了起來，穿過排得密密層層的座席，向門口走去，西脇在她後邊跟着。

本來妹尾就不喜歡西脇，西脇也和妹尾合不來。看今天晚上這樣子，西脇一定看見了妹尾，可是連一個招呼也沒有打。妹尾塞給祥子的警告條子，不僅是爲祥子擔心，似乎還含着對西脇的反感。祥子一邊想着，接過外套，走到門外。

門外的待役們，一見西脇出來，管車的立刻奔往往停車場找汽車去了。西脇也向那邊走過去，忽然一輛高級的外國汽車，緩緩地開到兩人前面停住。

「哈囉！達克透！」

拜耳坐在駕駛位置上，向西脇和祥子笑着。

西脇招呼道：

「喲！你也回去嗎？」

拜耳搖開車窗：

「我有事。現在馬上要回横濱去。」

又向祥子道：

「密斯笠原！我們再見啊！」

拜耳對於祥子，有點依依不捨的樣子。上次開車送祥子到池袋，也是這樣。他似乎很想和祥子接近。

祥子向他鞠躬：

「再見！」

拜耳忽然想起什麼似的，連忙從口袋裏取出自己的名片，遞給祥子：

「我的事務所，在這上面。有什麼事，請打電話給我！」

這時，西脇正過去取自己的車子，不在跟前。拜耳趕快把名片塞到祥子手中，擠起一隻眼睛向她笑，擺擺手，開起車子走了。

拜耳這輛大型的新車，向街上駛去。祥子望着車後的紅燈，在許多車子中擠着，心裏忽想起一件事：

拜耳也有一輛自備汽車呀！

在多摩川河畔被殺的町田知枝，在多摩川上流被害的齋藤常子，根據判斷，犯人都用的汽車。尤其是町田知枝那一回，警視廳方面對汽車，查了很久。

可是，警視廳所查的，只限於日本人的身子。現在祥子看到拜耳的汽車，心裏卻閃起了一道光芒——外國人的自備汽車，不是也應該放進搜查範圍裏去嗎？

拜耳不會是殺人兇犯。撞死老婆婆那部車子，又是日本出產的中型汽車。所以老婆婆這樁案子，要另作別論。可是殺害町田知枝和齋藤常子的犯人，卻不能一定說他用的是日本造的汽車。倘使那凶犯認識外國朋友，也可以向外人借汽車呀。

祥子正在思索，西脇的綠色中型車已滑到面前來了。待役替祥子拉開車門。祥子茫然的跨上了車。

西脇開動車子，問道：

「現在往哪裏去？」

「時間不早，我要回去了。」

「怎麼？再走一家好不好？還有氣氛很好的酒吧啊！」

西脇說話時，嘴裏吐着酒臭。

「不！下一次再奉陪罷。眞的，今天晚上很愉快！」

「是嗎？」

西脇很感覺失望，但是仍把車子向祥子公寓的方向開去。

經過鬧市，店家差不多都關了門，可以知道夜已經很深了，西脇把車子速度加快。祥子還繼續思索着：

——如果有一個什麼人，在出事的那一天，把拜耳的汽車借去，那麼那一天，拜耳就沒有車子了。

町田知枝被害，是十二月廿四日的耶誕夜，據警察署的推定，兇犯下手的時間是二十四日的夜裏十一點到十二點之間。在這段時間之中，拜耳的車子，不知是怎麼樣的？

其次，齋藤常子被害是十二月三十日。推定時間是下午六點。這時，拜耳的汽車，是不是在車主拜耳手裏呢？

祥子把拜耳的汽車當作假設目標，是因爲拜耳和日本人有交際。拜耳的日本朋友，在這兩件案子上，是有可疑的資格的。

車子離開電車道，在靜寂的路上駛着。方向是不錯的，並且抄的是近路。但是這一帶路上的車子很少。也沒有人家，樹林倒很多。

突然車子停了。祥子凜然一驚。

車停在一段寂靜的街上，一邊是長長的圍牆，一邊是高高的坡地。坡上雖然也有人家，但是在路上恐怕叫也叫不應。

祥子身體發硬，緊張的盯着西脇。

西脇把車子發動了幾次，自己嘰咕道：

「油燒光了不成？」

祥子渾身發冷，恐懼使得她挪動身體，和西脇離開一點。

核心

（一）

西脇把汽車的這個撳鈕，那個開關，咯噔咯噔的掩弄着。可是總不行，掩一下，車子咕嘟咕嘟響一陣，又不響了。這樣反覆弄了好幾遍，西脇咕嚕道：

「糟了！」

祥子心裏直擔心，但還儘量用平靜的聲音問道：

「怎麼樣了？」

「大概又出了毛病。」

西脇顯得很着急的樣子。手裏還繼續的掩弄着。

祥子後悔：不該坐在助手的位置上的！西脇胖胖的身體，動一動就要碰到祥子。祥子雖儘量離開他，但是他動作起來，總要有一點避免不了的接觸。

車子停的地方，是一片沉寂的住宅地帶。車頭的燈沒有關熄，照出長長的圍牆、樹木、路上一個人也沒有。祥子疑心：不知道是眞的車子出了毛病？還是假的，但是西脇的樣子很焦急，又似乎是車子眞的壞了。

「你等一等！我去看看什麼地方壞了。」

西脇跨下車，到前面掀起車頭的蓋板。把車頭的電燈關掉，用手電筒打着，四處照着尋找故障。

他胖胖的身體，彎着腰，探着頭，在檢查引擎，手電筒的燈光一閃一閃的。

祥子坐在助手位置上看着，又引起另一種不安。

如若是眞的車子故障，那怎麼辦？車子已停在這裏半天了。沒有一輛計程車經過此地。只看見一兩部自備汽車飛快地駛過去。

假使修理起來很費時開，那怎麼辦？總不能把西脇丢在此地，自己走吧？

要是西脇自動地向她說：（時間太久了，你雇別的車子回去罷！）那倒又好了。祥子自己卻總不便向他這樣說啊。可是，像現在這樣，老陪着他修車子，又不曉得什麼時候纔修得好，這實在叫人不耐煩。尤其是祥子，還另外抱着一種疑懼。也許西脇看看車子修不好，要去叫修理工廠的人來。可是那麼一來，祥子又要和他兩個人走上一大段暗路去找修理廠，這又是一件令人擔心的事。

祥子望着西脇一手握着電筒，在那裏掩弄，過了一會，他抬起上身，把車蓋關上，拿着電筒走回來了。

祥子透了一口氣。大概修好了吧？

西脇拉開車門，坐上駕駛臺。

「修好了嗎？」

「嗯！大概可以了吧！」

他「叭噹」關上車門，「咚」的一下坐到彈簧墊子上。這一來，他的身體又碰到祥子的手。也不知道他這動作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西脇打開車頭燈光，揿了一下揿鈕，引擎響起來了。他傾耳聽着引擎的聲音。這回卻繼續響

着沒有停止。

西脇很快活地同祥子道：

「修好啦！」

「好極了！」

祥子眞的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

西脇笑問道：

「你很擔心吧？」

「是的！眞的在這裏抛了錨，那怎麼辦！」

「可是，有我在你旁邊啊！」

引擎只管響着，可是西脇不發動車子。又笑着問祥子：

「是不是我在你旁邊，你反而擔心？」

「我沒有這麼想。」

「是啊！」

他又談開了頭。車座裏的電燈又一直沒有開。祥子覺得奇怪：既然故障修好了，就該馬上開走呀！他爲什麼總不發動呢？

祥子忍不住了：

「先生！您還不把車子開走嗎？」

西脇聽了，似乎無動於衷。還故意向口袋裏慢慢地掏着找東西：

「既然好了，還着什麼急呢！這一陣折騰，我可眞累了。讓我抽一枝煙再說！」

他取出香煙，啣上，擦火柴。

他彎下腰，兩掌攏着火燄，側面臉兒映在火光裏，祥子覺得陰森可怕。

西脇扔掉火柴餘燼，悠悠地噴著煙：

「我喝酣醉！剛纔這一來，懶得都不想動彈了！」

「啊喲！不行呀！先生。在這種地方……」

祥子故意出聲叫起來。她覺得這也是一種防禦。

西脇懶洋洋地道：

「不要緊！我醉了，還有你在這裏嘛！放心！」

祥子眞有點害怕了：

「那不行啊！先生！我在這裏有什麼用，您快開車罷！」

「那自然要開囉！可是現在開出去，不定要撞上什麼哩。我醉了嘛！」

西脇說的話，也聽不出是說笑話？還是眞的。

「是不是你不在乎，想跟我一塊撞車殉情？喂？怎麼樣？我倒是願意和你一塊兒死嘍……」

他嘴裏說着，又向祥子擠着靠緊了一點。

「先生！不要說笑話！快開車罷！」

祥子也急了。聲音也明朗不起來了。

「小姐！」

西脇在暗黑中凝視着祥子，忽然伸出一隻手，抱住了祥子的肩膀。祥子哆嗦起來了，不假思索地使勁摔開了他的手：

「做什麼？」

祥子背貼着車門，緊張地準備着。

西脇的動作停止了。一陣短短的沉默，只聽得他似乎低低的呻吟。

西脇的呻吟，馬上變或哈哈大笑：

「跟你開開頑笑的！小姐！」

他似乎很開心的樣子，又哈哈笑了一陣：

「你也太死心眼兒了！開這麼一點頑笑，就當了眞嗎？哈哈哈哈！別這麼想過了頭好不

好？」

說到後來，聲音之中已經沒有笑意，大有嘲笑祥子自作多情的意思。

（二）

西脇故意把車子停在沒有人往來的路上，看起來是成心這樣安排的。究竟汽車是不是出了毛病！祥子也不能判斷。她覺得西脇是有意這樣造成向她進攻的藉口的。

在以前，還是半信半疑的和西脇交際，可是這次晚上的這一點點小動作，祥子覺得已看穿了西脇的眞相。他雖然是有名的醫院的主任，社會上的地位也很高，但是到了這一步，對他的印象，只是一個好玩女人的色魔而已。

姊姊信子也和西脇交際過。雖說姊姊是爲了工作關係和他來往的，但是現在想起來，恐怕西脇也引誘過姊姊吧？

姊姊在濱松不幸遭難而死的時候，西脇正在名古屋參加學會。截至現在爲止，調查的結果，濱松的車禍，就在那學會結束後第二天發生的。

名古屋到濱松，快車只要兩個多小時。那時候，他們兩個人，會不會約好了：姊姊由東京去，西脇從名古屋來，在濱松見面呢？

祥子對於姊姊，不願意這麼想法。但是，爲了追究一件事的事實眞相，卻不由得她不這樣想。

× × ×

第二天下午，祥子打電話到横濱。

拜耳給過她一張名片，上面有他事務所的地址電話，祥子電話打過去，接電話的是一個日本女職員，對方聽到祥子的姓名，馬上換了拜耳。

「哦！蜜絲笠原！前天很失禮啊。」

拜耳的日本語很流利。除了有點西洋人的特殊語調之外，差不多和日本人一樣。

祥子微笑道：

「拜耳先生！前天跟您約過，我想和您見面談談，今天您有空嗎？」

「哦哦！那是我正等待着的。現在您在什麼地方？」

「我在東京打的電話。今天我倒是有功夫……」

「我也有空。您在東京，我開車來接您罷！」

拜耳頓時起了勁。

「不！那太不敢當了，我來好了。東京到横濱，電車只要一個鐘嘛。我幾點鐘來呢？」

「請稍等一下！」

拜耳大概是掏出小册子之類查他的預定表，停了一下，纔說道：

「六點之後我就空了。一塊兒吃晚飯罷！那時候我的寫字間要關門，我在什麼地方等您呢？」

「橫濱我也不熟，到哪裏好呢？」

拜耳想了一想道：

「您認識新大飯店嗎？」

「是的！認識。」

「六點，在新大飯店的客廳見面，我先到那裏等您。」

「好的！那麼，六點鐘再見！」

「一定啊！」

拜耳叮嚀着：

「一定來啊！說定了，準來呀？」

拜耳這種說話的口吻，大概是跟日本的女人學來的。

「是的！一定來的。」

祥子準六點，到了橫濱的新大飯店的客廳。

客廳在三樓。從樓梯起，都是戰前留下來的建築，富麗得很。客廳中也充滿着豪華的氣氛。通紅的地毯上，擺着好幾套沙發。拜耳看見祥子，站起來笑着迎接：

「哈囉！蜜絲笠原！晚安！您來啦！」

拜耳先照日本式鞠躬，然後伸出手來。

「您好！」

祥子笑着，輕輕地和他握了一下手。

拜耳退後一步，向祥子端詳着，誇讚道：

「您眞美！我們就去吃飯罷！位置定好在那裏了。」

拜耳讓祥子在前面走，進了電梯。

到這飯店來的客人，差不多都是洋人。電梯裏也有一對外國夫妻，帶着一個黃頭髮的女兒。

餐廳在飯店的最上一層，走出電梯，由侍役領路進去。

拜耳在這裏好像很吃得開，每一個侍役，男的女的，都向他招呼。

他定的座位，是靠窗戶的一桌。

寬大的玻璃窗，望見橫濱的海景。

海面，天空，都是一片黑暗，外國船上的燈，和背後「鶴見」一帶畫成長長曲線的燈火，映在海水面上，一片輝煌。祥子不禁叫這：

「眞美啊！」

侍役問兩人喝什麼，祥子不想喝酒，拜耳勸着，替她要了一杯 GIN FIZZ。拜耳自己叫的 HIGHBALL。

餐廳裏的客人，也差不多是外國人，其中只有一羣日本的青年男女，正在很熱鬧說笑着吃飯，看那樣子，女客好像是電影明星。

樂隊在另外一處地方奏樂，客人進餐的時候，不斷地送過來靜靜的旋律。

拜耳喝着蘇打水沖的惠詩客，似乎還不過癮，又要了不加水的純惠詩客。他的酒量大概不錯，杯到酒乾，像喝水一樣。

「拜耳先生酒量很好哇！」

祥子連一杯 GIN FIZZ 都喝不了。

拜耳望着祥子手中的酒杯：

「酒，我很喜歡。味道很好哇！您不大能喝啊？」

「是啊！我是女人嘛！喝不了酒。」

「不！我認識的女人，也有喜歡喝酒的。這種人很多啊！」

「唷！那恐怕是 CABARET 的女人吧？」

「哦！那也有。不過 CABARET 之外的女人，也有歡喜喝酒的，有的比我還能喝。」

談到酒的話，祥子覺得機會很巧，便把話引到耶誕夜上去：

「那麼，去年的耶誕夜，您喝了不少吧？」

拜耳誇張地把兩手張得大大的：

「那可不得了！一直喝到天亮啊！」

「聽說在西洋，一年之中，耶誕夜最熱鬧了。我很想參觀一下。」

「今年耶誕夜，我一定請您。您務必要來呀！朋友來的很多，也有很多女客。」

「在什麼地方開酒會呢？」

「那倒不一定。有的時候，到朋友們家裏去，以後再大家上夜總會跳舞。去年喝到早晨四點鐘呢！」

「也是在東京？」

「不！在橫濱。有一家我常去的酒吧，在那裏從九點喝起，和大家一起去的。」

照這樣說起來，町田知枝在多摩川被害的那天夜裏，拜耳沒有來東京啊。他的話是無意之中

說出來的，不會錯的啊。

到現在爲止，祥子注意的是拜耳的汽車。拜耳本人不會是兇犯，但是他的車子可能被什麼人利用過，祥子只是漠然地這麼想着。

可是，現在拜耳說：耶誕夜他在濱喝了一個通宵。當然，殺害町田知枝的行兇時間，他也在橫濱了。

「您那天坐着汽車，繞了很多地方吧？」

祥子問的是最重要的一點。

「當然！我的車子，您也看見過吧？就是送過您的那一部。我先坐那部車到朋友家去，又上了酒吧，回家的時候，也是那部車子回去的。」

拜耳很坦白，對於祥子所問的事，答得很詳細。

話問道這裏，拜耳的汽車被利用的嫌疑，結果是不能成立了。

祥子很失望。老遠的奔到橫濱來，就爲的是要證實這件事，沒想到三言兩語就完了。跟拜耳的交涉再沒有什麼可以追究的了。

祥子望向窗外，暗暗的海上，小艇拖着燈光，緩緩地移動着。

（三）

飯吃完了。

拜耳和祥子吃了這一頓飯，似乎非常高興，笑嘻嘻地望着她問道：

「蜜絲笠原！我們上酒吧去好吧？」

祥子婉謝道：

「謝謝您！我又不能喝酒，謝謝了罷！」

「OH！—NO」

拜耳就像電影裏的表情似的，使勁搖頭：

「不會喝酒，也沒有關係。那裏去坐坐也是很有趣的。去罷！」

「不過……」

祥子躊躇了。看看時間，已過了八點，在這裏陪拜耳玩下去，回東京恐怕要很晚了：

「對不起，還是下一次奉陪罷！」

拜耳見祥子看錶，知道她是擔心時間：

「我回頭開車送您回東京。夜裏車子少，用不着一個鐘頭就到了。去玩玩好啦！」

拜耳再三的勸駕。

「不！要您開車子送那就太不過意了。我坐電車回去了！」

前天晚上西脇博士的事，把祥子弄怕了。今天決定搭電車回東京。

「只坐三十分鐘好不好？對了！就上我去年耶誕夜喝酒的那一家，那地方很不錯！」

祥子聽到拜耳說：這酒吧就是去年十二月二十四的夜裏喝酒的那一家，不禁想跟了去看一看：

「那麼，就陪您三十分鐘罷！」

拜耳高興得手舞足蹈，假使不是在這餐廳裏，他恐怕要吹口哨了。

他特地站起身，繞到祥子後面，替她拉開椅子。

走出新大飯店門口，拜耳把自己車子開過來，打開車門等着：

「請上車！」

橫濱的街市，比東京要冷落的多。經過的街道，差不多都暗暗的。走過河畔，到了很鬧熱的伊勢佐木町。酒吧就在這裏邊街上的一角，掛着霓虹燈的招牌，叫「拉發爾」。

拜耳把汽車開到酒吧旁邊，那裏剛好有一塊空地，當做停車場。

拜耳仍然讓祥子在前面走，他在後邊，伸出長長的手臂，替她推開酒吧的門。

「拉發爾」酒吧，裏邊很寬。像英國的舊式酒吧似的，上面架着粗粗的屋梁，牆壁是紅磚砌造的。椅子、桌子，都照十九世紀的格式設計。走進門就是長長的櫃臺，裏邊有兩三個調酒師，和見習生，這些白衣服的人，一齊向拜耳行禮。拜耳在這裏也很吃香。

酒吧裏已有四五個客人，也都是西洋人。只有兩個日本人，坐在高高的圓凳上，臂肘撐在櫃臺上。

先來的客人看見拜耳，都抬起手來向他招呼。但見他帶着女客，沒有過來講話。

拜耳非常高興，找了適當的一處位置，像侍役似的，替祥子拉椅子。

侍役走過來，笑嘻嘻地用簡短的英語，和拜耳說了幾句。拜耳還是要威士忌，知道祥子不喝酒，特地替她要了一杯酒精最少的 PINK LADY。

「就是此地啊！」

拜耳長長的上身，微微彎着向祥子說：

「耶誕夜，我喝到早晨四點，就是在這裏。」

「是嗎！」

祥子向四周環顧。店裏的裝飾，都迎合着西洋客人的嗜好。壁上掛着好幾幅古舊的錦繪，畫着日本戲劇的場面。在暗暗的燈光之下，浮現着一種妖氣。

侍役把酒送來，跟着過來一個中年胖胖的男子，穿的一身白西服，打着黑領結。

拜耳站了起來，叫道：

「哦哦 MANAGER！」

向祥子道：

「蜜絲笠原！這是這裏的 MANAGER。」

他又向經理介紹祥子，說這是我的女朋友。

「您來啦！」

經理非常和氣，他大概是看見拜耳來了，特地出來招呼的。

他瞇擠眼睛。望着祥子：

「您府上是東京吧？」

「噯！是的。」

「老遠的請過來，光榮之至！」

經理向祥子鞠躬。

拜耳道：

「是我邀來的。我告訴她，這裏的氣氛最好。」

「多承誇獎……」

經理又向拜耳鞠躬，對祥子道：

「拜耳先生是我們的老主顧。」

祥子道：

「剛纔聽到說了。我跟拜耳先生在新大飯店吃晚飯的，聽說他：去年耶誕夜，在這裏喝了個通宵呢。」

「可不是！我們店裏簡直鬧得天翻地覆，對了！拜耳先生也來了的。」

拜耳笑着聽祥子和經理說話，一邊點頭。

經理接着回問祥子：

「小姐是在東京過耶誕夜的嗎？」

「是的！我躲在家裏沒有出門，不過聽說銀座的人可眞多啊。」

「報上也是這麼說來着。不過東京的酒吧倒還清靜些。橫濱街上的人雖少，可是 CABBALET和酒吧裏卻擠得滿滿的。東京的客人反而向這邊來了，啊！對了……」

經理說到這裏，好像因此想起一件事，轉過臉來問拜耳：

「從那天以後，您沒見到妹尾先生嗎？」

「蜜司忑妹尾？」

拜耳想了一想：

「哦！前幾天在 CABALET 碰到一回。」

經理提起了妹尾，祥子注了意：「妹尾先生也上這裏來嗎？」

「啊啊！小姐也認識他：……」

經理笑笑道：

「有時候來，他也是這位拜耳先生的朋反，所以也來光顧。不過，一年也只來個三四回。」

祥子問：

「耶誕夜怎麼樣？他來過嗎？」

「耶誕夜那天……」

經理正在尋思，拜耳接口答道：

「密司忑妹尾，耶誕夜，和我在這裏喝酒的。」

「對了對了！是這樣的。」

拜耳先生的記憶力眞好。不錯的，妹尾先生也來了的。他們在一起喝着鬧着，妹尾先生也喝

到天亮吧？」

「是的！他跟我一塊兒喝着，到天亮四點鐘回去，我的車子送他回旅館的。」

這一段話很重要。可以證明：耶誕夜，也就是町田知枝被害的廿四日夜裏，妹尾是在橫濱和拜耳喝着酒的。

如果拜耳說的話是眞的，妹尾的 ALIBI（不在現場的證明）就完全成立了。但是祥子還想要進一步的打聽確實點：

「妹尾先生也和拜耳先生，在此地一直喝到天亮啊？」

祥子問着話，自己雖覺得臉色並沒有變，但是心裏跳得很厲害。

「是的。密司忑妹尾酒量也很大。他在這裏和大家喝着談着，還跳了舞。」

祥子懷疑拜耳的記憶力是不是眞靠得住，轉過眼來又問經理：

「妹尾先生在這裏喝到天亮，是眞的嗎？」

「聽拜耳先生這麼一說，我也想起來了。妹尾先生確實從九點左右起，和這拜耳先生喝着是酒的。那天夜裏，客人實在太多了。不過，十二點之後，客人也走了一半，妹尾先生喝得相當地醉了，到四點的時候，他已躺在椅子上了。我現在想起來了！還是拜耳先生把他抱上汽車的。」

關於妹尾在二十四日晚上的「挨禮拜」BLIBI，祥子以前曾聽到吉井說明過。那時候所查到

的結果，黑名單上的六個人的行踪，都不能確認。現在總算把妹尾的踪跡弄清楚了。

町田知枝被害的耶誕夜，妹尾郁夫沒有在東京。他是在横濱的這家「拉發爾」酒吧，從九點起，和拜耳他們直鬧到天亮。

妹尾郁夫的名字，不得不從嫌疑名單中剔除掉了。

祥子出神的思索着，拜耳以爲她是着急想回東京，就很體貼地自己先站起了身。抓起帳單，從袋裏掏出鈔票來，放在櫃檯上，還用手掌敲了一下。

客人的外套，掛在進門處衣架上。拜耳先替祥子取下，從後邊幫她穿上，然後纔取自己的外套。

（四）

第二天晚上，祥子和吉井在銀座見了面。

這裏是一家吃茶店的樓上，客人不太多，很宜於長談。

祥子把上横濱去的經過，拜耳所說的話，完全告訴了吉井。

吉井聽完了：

「這麼說起來，拜耳的汽車，是沒有借給人家呀？」

吉井抱起手膀思索。到現在爲止，一直總認爲拜耳的車子或許借給別人過，這個推定，又被推翻了。

「是這樣的嗎？拜耳喝了一個通宵嗎？」

吉井沉吟道：

「那麼，町田小姐被害的十一點到十二點之間，拜耳在横濱沒有走開？」

「是這樣的。那酒吧的經理也是這麼說的，我想不會錯。」

「那麼，他的汽車也放在酒吧門口到天亮？」

「是的。啊……」

祥子想起了一點：

「對了對了！他們說：妹尾那天夜裏也跟他們在一塊兒。」

「什麼？妹尾？」

吉井瞪着眼：

「你說的是妹尾郁夫？」

「是的。他們說：妹尾也有時候上那酒吧去。耶誕夜那天，他也跟拜耳在一塊鬧喝酒的。」

「他們怎麼會弄到一塊兒去了呢？」

「拜耳和妹尾也是朋友嘛。那回，我跟西脇博士上夜總會去的時候，妹尾也和拜耳在一起呢。」

祥子跟西脇上過兩次夜總會。兩次都看到拜耳，也都看到妹尾。而且還都被妹尾警告過。

「唔！不錯！」

吉井拿出紙來，在妹尾的名字旁邊，用鉛筆寫上拜耳的名字，特地在上面打了個×號。

他點點頭道：

「上回我查到：耶誕夜，妹尾郁夫沒有在東京。原來他到橫濱喝酒去啦！那麼，妹尾是幾點鐘由那酒吧出來的呢？」

「聽說也是喝到天亮四點。耶誕夜十二點之後，客人走掉很多，可是在十二點之前，整個的酒吧裏，擠得又滿又亂。不過，妹尾聽說倒是喝到天亮四點纔走。據說他後來醉得一塌糊塗，躺在椅子上，還是拜耳把他抱到自己車上，送他回了旅館的。」

「妹尾住在橫濱的旅館裏的嗎？」

「是的！想必是那天喝得太醉，睡在橫濱了吧！」

吉井默默地沉吟了一會：

「那麼，妹尾可以從這嫌疑名單上剔掉了？」

他望着自己寫的那份名單，向祥子說明：

「這幾樁案子，是有一連串的關係的，一件消了，另外一件也就消掉。換句話說：若是消除了殺害町田知枝的嫌疑，公寓老婆婆的那件嫌疑也就洗清了，而拋開你姊姊逃走的事，也一齊都沒有嫌疑了。」

吉井說的不錯。祥子也是這樣看法。拋下姊姊信子逃走的，殺死町田知枝的，絞殺齋藤常子的，以至於謀害公寓老婆婆的，都是同一個人。

所以，如果殺害町田知枝的嫌疑消釋了，其他三件案子也就沒有關係了。妹尾郁夫本是六個嫌疑人之中的一個，現在都要把他剔開了。

吉井把他的工作結果告訴祥子：

「西脇博士那部車子的問題，我查過了。公寓老婆婆被害的那一天，西脇由家裏出來是自備汽車，到醫院的時候變了計程車，他半路上換了車子的那段秘密……」

「啊啊！您查出來啦？」

祥子也正關心這個問題。吉井對於這件事，大概很下了一番功夫：

「好容易被我查出來了！西脇的汽車，那天根本就沒有送去修理！」

「啊喲！」

不過，這倒並不完全出於祥子意外，對於這一點，兩人一向就懷疑，現在吉井把它證實了。

吉井道：

「我先從西脇的私生活着手。一查之下，原來西脇的確有愛人哩！」

「啊喲！」

祥子雖吃了一驚，但並不覺得怎樣詫異。前幾天，搭西脇的汽車回公寓，停在半路上，那時候西脇的舉動就很不正經。他有愛人，當然是意中之事了。

吉井道：

「我也吃了一驚。可是，據說那個女人，和西脇的關係已不是一天了。我特別提起這件事，並不是爲旁的，因爲我查清楚了：那一天，從傍晚起，西脇的汽車，是放在那愛人的家裏門前的。」

祥子眼睛瞪圓了：

「那在什麼地方？」

「杉並區的裏邊。從荻窪車站向南一直走進去，那一帶全是幽靜的住宅區。西脇的愛人，就住在其中的一個角落裏。那位愛人，據說是個教「小頓」的女師傅。我還實際去勘查了一下。」

吉井解釋道：

「當然，我沒有直接找到那女師傅家裏去。她家對面，住着一家銀行的分行行長，我到這一家去打聽的。起初他們不肯說，後來漸漸一點一點的，什麼都說出來了。」

吉井沈重的說道：

「據說：西脇時常到對面這女師傅家來。每次都是這部汽車，所以他們馬上會知道。公寓老婆婆出事的那天，聽說西脇也上女師傅家來的。」

「怎麼知道是那一天的呢？有什麼特別印象嗎？」

「就是呀！我也覺得日期是最要緊的一點，所以問得特別清楚。可是，那人家說：絕對不會錯的。因爲那分行行長正是頭一天嫁女兒，所以記得一點不錯。」

「那麼，西脇的汽車放在那人家前面，是幾點鐘到幾點呢？」

「他們說：從晚上六點到夜裏十點半，車子一直停在那裏。他們兩家剛巧對門，所以汽車一來就會看見的，」

六點鐘正是公寓老婆婆被撞死之後不久。公寓在大久保，到荻窪至多不過二十分鐘。在時間上算起來，是符合的。

祥子問：

「汽車的號碼牌子呢？」

撞死老婆婆的汽車，據目擊者說，號碼是黃牌子，因此他們以為是計程車。如果這椿案子利用的是西脇的汽車，當然要查他的號碼牌子。

「這一點我也問過了。可是據那分行長家裏的人說：西脇的車子，是白號碼牌。」

「那麼，號碼呢？」

撞禍的那部車子的號碼，目擊者看到過。可是查到後來，那個號碼的計程車，當時正在涉不相關的地方跑着。

「聽說，號碼也是西脇自備車上原來的號碼。」

關於號碼牌的問題，上次已和吉井研究過，推定那輛汽車是預先換了一塊假的黃號碼牌來的。

可以這樣假設：西脇駕駛自備汽車從家裏出來，把車子寄放在一處什麼地方，然後叫計程車到醫院上班。下班出醫院的時候，也是一樣，叫一輛出租汽車出來，坐到寄放車子的地方，換上自備汽車，開到大久保的公寓附近，打電話把老婆婆騙出來。一到大路，就把車子開過來將她撞死，然後開着快車逃走了。那塊黃號碼牌子，也是在半路上什麼地方換的。

算起來，那部車子撞死人，以後再開到杉並區的愛人家裏門前，時間上也正來得及。照吉井

打聽的結果看起來，車子到那愛人家裏的時候，那塊黃號碼牌子已經換掉了。那麼，在什麼地方換的呢？一定在很僻靜的地方呀！不然豈不是要被人家注意到嗎？

吉井強調道：

「總而言之，西脇這個人可疑。他扯謊嘛！他說過：他自已的車子壞了，送到工廠修理去的呀。就憑這句謊話，也就奇怪呀！為什麼非扯謊不可呢？這件事，還得追究下去！」

啓示

(一)

祥子回到公寓裏。

這個房間，過去和姊姊兩人住着，姊姊剛死不久的時候，祥子感覺非常的孤單寂寞，不過，對於獨身一人的生活，現在也慢慢地習慣了。

當時，也曾想乾脆搬出這家公寓，但是和姊姊一塊兒過日子的回憶，總是忘不掉，這種依戀的心情，終於把祥子留了下來。

姊姊用的家具，還照樣的放在房裏。西服衣櫃、掛衣櫥、鏡臺，都是和姊姊公用的，現在雖是孤身一人，在心理上還是和以前一樣。祥子自己買來的東西，也放在一塊，但是習慣上還是多半使用和姊姊共有的東西。

這個房間，對於祥子，在心理上，還好像是和姊姊一塊兒住着。

報社的工作時間，是沒有規則的。有時候回來很早，也有的時候非常的遲。這和姊姊在世時的情形一樣。

不過，姊姊過去，回來得晚的時候，多半帶着酒意，嘴裏哼着歌曲，很興奮地回來。祥子可跟姊姊不同，滴酒不嘗，回來得雖遲，從沒有喝過酒。報社的同事們，下班的時候，也常約祥子去喝酒，祥子總回絕不去，同事們都說：

「你和姊姊太不像哩！」

近來大家知道祥子不喝酒，也不大約她了。

這一天晚上，祥子回來的相當的晚。因爲有一處很難索取的稿子，是祥子負責的，所以就擱久了。

一個人呆在房裏，無聊得很，看看書，做做編織手工，或是聽聽收音機，除此之外，再也沒有消遣的了。和公寓裏別的住客，也沒有什麼來往，這也由於祥子早晨很早出去，晚上回來又沒

有一定時間，自然很難交得上朋友。而且，別的客人都是有家庭的，所以到她這獨身小姐房間來談天的女朋友也沒有。

她躺進被窩，打開書來看着。這是一本近來很轟動的書，她想看一遍。

眼裏雖看在書上，心總鑽不到文章裏去，有一種另外的心思，不斷地在打擾她。

祥子把書本闔上。關熄了枕旁的電燈。

公寓裏客人都睡靜了。她回來之後，還聽到有遲歸的住客的步聲，但是現在也聽不見了。時間已經快到午夜十二點。

祥子睡不着。還在思索西脇的汽車的問題。想起這些事，就煩得不能睡了。

那一天，西脇由家裏出門上班，坐的是自備汽車。到達醫院的時候。是計程車，從醫院下班出來，是叫的出租汽車，這都是不必再懷疑的事實。

那麼，西脇在什麼地方把自備車換了計程車的呢？這是問題的關鍵。

西脇的自備車，是「克來文」，和全東京街上跑着的計程車是同一類型的。只要把號碼牌做點手脚，在薄暮的暗中，就能使人把它當做計程車。

根據吉井的調查，那輛「克來文」，當天下午六點起，放在杉並區西脇的愛人家裏門前。而老婆婆被害的下午五點左右，西脇的愛人家裏，門前沒有看到汽車，所以可以推定：西脇從醫院

出來，是叫出租汽車，開到某處地點，在那裏換上早晨寄放的「克來文」，到殺害老婆婆的現場去的。

想到這裏，問題就在西脇從醫院裏叫了出租汽車出來，在什麼地方下車的呢？他這車的地點，應該就放着有那輛「克來文」呀！

不！不！還不能就這樣斷定！

如若西脇是有計劃的，他決不肯叫出租汽車直開到寄放「克來文」的地方，因爲這樣做法，事後一查，馬上就會查得出的。他若是凶犯，一定在路上先把那出租汽車打發掉，然後另外叫一輛路過的計程車，坐到目的地去。

但是，西脇在什麼地方離開那出租汽車的呢？祥子想起來了：這一點，吉井也沒有去查。她想：縱然西脇在半路上換了車，這換車的地點，也得查查清清。她想：等明天打電話，託吉井再去調查罷！

那麼，如若西脇不是兇犯，又將如何呢？

凶犯坐了西脇的「克來文」，去撞死老婆婆，當然是凶犯向西脇借了車子去的。借人家車子，總不致於不聲不響地拿來就用，一定是獲得西脇同意的啊！

現在，把推定的假設情況，順着順序整理起來看看！

早晨，西脇駕駛着自備汽車「克來文」，到達某一地點。凶犯在那裏等着他，接過汽車，開往別的地方去。西脇重行叫了計程車到醫院上班。

從醫院下班，西脇叫的是出租汽車。

在某一地點——時間大概總在犯人下手做過案子之後，在約好的地點，從凶犯手裏，接過自己的「克來文。」這時候，西脇是出租汽車直接到那地點？還是半路上換了計程車去的？那些現在暫作別論。

然後，西脇馬上坐了「克來文」，到杉並的愛人家裏去了。這是下午六點左右的事。以後，就一直在戀人家裏消磨時間！放在門外的汽車，也在這時被對門隣居看到的。

照這樣次序想起來。西脇和凶犯之間，就可能有過特別的默契。

當然，那凶犯不致於坦白地告訴西脇，要用這輛車子去殺害老婆婆。大概總是編造了個什麼理由，把車子借去的。

可是，西脇把這一段經過隱瞞起來了。只看他扯謊說車子壞了送去修理，就可以知道他在幫凶犯隱瞞。

那麼，難道西脇知道凶犯借車子的眞正目的嗎？

不過，祥子對於這一點，還不敢斷定，她認爲不致於如此。

犯人所以要撞死老婆婆，是因爲覺察了祥子吉井知道老婆婆和凶犯有勾結。犯人察覺到這件事，是由於祥子吉井設了圈套引誘凶犯到大月車站去。

凶犯買通了老婆婆，叫她密報祥子的行動，這件事既被祥子注意到了，那就不定什麼時候，老婆婆嘴裏會洩漏出自己的姓名來。凶犯害了怕，想必因爲這個，就借車禍把她消滅掉了。

這樣想下去，駕駛汽車撞殺老婆婆的人，在時間上追溯起來，他一定在矢野口附近絞殺了齋藤常子，以前又在多摩川下游殺害了町田知枝，而且在濱松把祥子的姊姊臨死時丟下不顧而逃走的也是他。這一連串的死，被一根鍊條緊繫在一起。

那麼，這犯人是誰呢？

祥子認爲：他就是那名單上六人裏面的一個。這幾件案子都不是偶然觸發的罪行。追起根來，都由於這六個之中的一個人，把姊姊帶往濱松去而起的。町田知枝、齋藤常子，都和姊姊的死有關。

研究到此地，疑兇就只限於那六個人了。

妹尾郁夫？高木利彥？佐敷泊雲？內牧理事長？鶴卷莞造？西脇滿太郎？……

他們一個一個的臉兒，浮現在祥子的眼前。

他們好像約好了似的，通通都沒有「不在現場的證明」ALIBI。

比方說：姊姊在濱松遭車禍而死的時候，這六個人的行踪，都是在趕得到濱松的地點。

町田知枝在多摩川河畔被害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他們六個人究竟在什麼地方，也模糊不清。

這兩樁案子發生的時候，他們的行踪，經過吉井的調查，祥子現在還記得。

姊姊死的時候——九月十日，妹尾郁夫在熱海。町田知枝被害的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就是耶誕夜，他在橫濱。高木利彥九月十日在東京，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是在東京的朋友家裏。佐敷泊雲是一次在京都，二次在銀座。內牧理事長第一次在東京，後一次在田園調布自己家裏。鶴卷莞造頭一次在大阪，後一次在銀座。西脇滿太郎是在名古屋，後來一回在東京赤坂。

但是，吉井的調查，到底和警察刑警他們抓住了證據的不同。吉井只是由這些對象的周圍，打聽到他們的行踪而已。

譬如：西脇耶誕夜在赤坂，可是時間上的證據一點也沒有。同樣的，對於其他五個人，都可以這樣說。

而齋藤常子從山梨縣上東京來，在矢野ロ被害的那時候，也是一樣。

總括的說：他們六個人的「挨禮拜」ALIBI，都不能成立。僅僅有一點：就是齋藤常子和町田知枝，被害的現場同是多摩川的河畔，所以推定凶犯可能是在這地域上持有特殊條件的人。

可是，這一點，到了現在，也不大有把握了。只要利用汽車，上那兒還不是一樣的能去。不

過，兩次行兇的現場都在多摩川，可以說顯示着凶犯的一種個性。

想着想着，祥子也不知不覺地睡着了。

(二)

祥子忽然驚醒了。

也許是夢的繼續。她看見的夢景，醒來之後，已記不清了。但是，她在夢中聽到了聲音。

祥子在孩提時代，有過好幾次這種經驗。現實的聲音，老是會混雜到夢境裏面來。

這種聲音，都是很偶然地夾雜進來的。比方說：她做夢，在野地裏走着，和很多小朋友在一塊兒玩。其中一個男孩子，拾起一塊石頭拋到河裏去。她在夢中，聽到水響，醒來一瞧，家裏確實有人在用水洗東西，發出水聲。

這種經驗，她有過很多次。是不是夢境預先知道會有現實的聲音。而在這聲音未發以前，就展開了夢境呢？

今天這時候，祥子聽到的聲音，也是在夢中。但是，睜開眼一看，夢境雖已消失，而那聲音卻還留在耳中。

房裏一片漆黑——她在睡前就關了電燈的。

但是，在她睡前，這聲音是沒有的啊！她神經頓時緊張起來了。

房門外邊，聽到有輕輕的皮鞋步聲。

最初，以爲是隔壁房間門外的。隔壁住着一對中年的夫婦，男人有時候回來的晚。祥子以爲是他的步聲，可是，又不像。這皮鞋脚聲有點跕手跕脚的樣子。

這步聲，似乎在門外徘徊着。而且是注意地輕悄悄的移動。

確實在自己房門外邊。

祥子全身緊張了。房門雖是從裏面鎖上了，不怕什麽，但想到萬一的意外，心裏不由地發顫。

祥子一動也不動。頭靠在枕上，豎起耳朶注意聽着。

現在，幾點鐘了呢？

快天亮的時候，窗簾會發白，可是現在還是暗暗的。睡了多少時間也不知道，照祥子猜想，大概是半夜兩點吧？現在，要打開電燈來看錶，倒是需要一點勇氣纔行呢。

外面的步聲，在洋灰地的走廊中走着，一會兒停住，一會兒又輕手輕脚地響起。

覺得似乎經過了好久。

也許是時間經過很久的關係，祥子最初感覺的恐怖，漸漸淡薄，鎭靜下來了。但是，恐怖還

沒有離開，只是她有了一點思考的餘裕，沖淡了最初的恐怖。

明顯地，這個看不見的對手的步聲，是知道祥子睡在這房裏，而在外面徘徊着。

這是誰呢？

周圍萬籟無聲。這個時間的公寓，好似死了一樣的沉寂。深夜之中，連遠處的汽車行駛聲，也微微地聽得到，但也很少。那條街上，平常汽車來往很多，要到半夜才止息。現在車聲如此之少，也可見夜深到什麽程度了。

外面的脚步聲又響起來了。

祥子立刻想起那六個人的名字。爲什麽聯想這六個人？自己也不明白。

她下了決心，把枕旁的電燈捻開了。房裏的一切，立刻呈現在光明之下。

她在被裏看不到房門。因爲那邊還隔着一重幔布。她注意的聽，外邊步聲又停止住了。

房裏電燈一亮，多少賦予了她一點勇氣。自己的眼睛，在光明之中睜開着，到底較爲膽大些。

她坐了起來，自己也覺得奇怪，很鎭靜地整理身上的衣服。這一方面爲的是防禦，同時也準備萬一需要出聲叫人的時候，不致於失態。

祥子把隔在房門與寢室之間的幔子，拉了開來。幔子上邊的銅環，和橫樑之間，發出錚然的

金屬聲音。

房門還是一點動靜沒有。門把在電燈光中，亮着金光。

外面的脚步聲又響起來了。

聲音靠得很近。祥子不由地屏住了呼吸，外面的步聲，悄悄地離開了。

一會兒，祥子站在房裏，聽到咯噠咯噠下樓梯的聲音。

在門外徘徊的人，知道祥子醒了，他逃走了。

步聲消滅了之後，又過了一會。

聽到外邊有汽車引擎發動，接着是車輪滾在地上的聲音。

祥子連忙趕到窗口，打開窗簾。外面還是一片漆黑。她手裏發顫，窗子上的插鎖，沒有能馬上打得開。

到她伸頭向外望的時候，只見遠遠的街角，兩道車燈的亮光抹過，立刻又變成一片黑暗。

她心裏最初浮起來的一句話是：

「汽車!?……」

× × ×

第二天和吉井見了面的時候，他眼睜得滾圓：

「喝!有種事?」

祥子微笑道：

「眞害怕!昨天夜裏，神經緊張得好久不能睡。」

「這不是普通的人嘍!」

「我也是這麼想，我覺得可能就是我們現在正在尋找的案件中的人。因爲除此之外，想不出有人會那麼深夜裏坐汽車來嘛!」

「那當然是啦。可是，他來的目的爲的是什麼呢?」

祥子臉上發了紅，吉井看到，問道：

「那六個人之中，知道你的公寓的，只有西脇吧?」

「是這樣的。」

祥子也是這樣想。上次在汽車裏，西脇便抱了她一下。是不是爲的這個，引得西脇深夜窺測呢?

西脇對於姊姊信子，似乎很感興趣。這一點，雖沒有確實證據，但是近來祥子特別有這個感覺。他所以認識這公寓，恐怕也是由於這個關係吧?西脇自己，曾在無意中提到過。

吉井道：

「但是，知道你這公寓，也並不只是西脇吧？我們如若去查，總還容易調查得出來。」這話也對。縱然西脇一向知道這公寓，也不能說是他知道了，別人就直到現在還不知道呀。這一點點事，只要向報社一問就會知道啊。

吉井興奮地說：

「可見，敵人漸漸地要露臉啦。到現在爲止，他絕對沒有直接來找我們。這一回，雖然僅僅是一點脚步聲，但是他居然直接到你公寓裏去了。可見得敵人一定也急了，沉不住氣啦！」

祥子聽到這樣說，倒有點害怕起來。

吉井眼中閃閃有光：

「從我們這方面來說，他倒是來得正好。昨天夜裏只是脚步聲音，下一回說不定要露出全身來呢！我們來做點工作，把他引出來好不好？」

祥子有點擔心：

「怎麼做法呢？」

「現在還談不到具體地怎麼做法，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好辦法。因爲我們不是警察，沒有搜查權，不能澈底的調查。所以，只有等待敵人出現，認清他的眞面目。」

祥子想：這倒確是個好辦法。縱使多少有些危險，自己也得拿出勇氣來試一試。

「你放心！既到了這一步，我來保護你！」

吉井說得相當含蓄，但是，也可以說是他對祥子第一次表示愛護。

祥子心裏激起了和以前不同的另一種感情。

也許她這種感情傳到臉上，給吉井看出來了，他有點窘，連忙扯開話頭：

「這個先且不談……那天西脇從醫院下班，叫了出租汽車，在什麼地方下車的？我已查出來啦！」

「啊喲！這麼快！」

祥子昨天夜裏還剛想到這個問題，不料吉井倒替她早查出來了：

「在哪裏下車的？」

「據說是在澁谷。」

「澁谷？」

「澁谷車站前面。我是查出他叫汽車的車行，找到那個司機，問出來的。據說：那天西脇是在澁谷車站前下車的。時間是下午四點半左右。」

如果是四點半，那麼離開老婆婆出事的五點，還有三十分鐘。從澁谷到大久保的現場，汽車去，頂多只要十分鐘或是十二三分鐘。也就是說：西脇在澁谷下車，還有充分的時間可以趕到那

邊去。

那麼，西脇早晨上班坐了出來的那輛自備車「克來文」，放在哪裏的呢？是不是就在澁谷附近？還是在澁谷換了計程車去的呢？

「我問過那個司機了。他倒記得很清楚。據說：西脇下車之後，匆匆地向站前的店舖那邊走過去了。」

「店舖那邊？」

「不！這也可能是他撒的烟幕呀。他怕被司機看到，也許是故意向那店舖那邊走過去的。他如若是個有計劃的人，總要等那出租汽車開走之後才開始行動啊。」

（三）

祥子搭上公共汽車。

在報社裏，有急事的時候，會派汽車給社員出差，不要緊的事，差不多都是利用地下鐵電車和公共汽車。

祥子站在車裏，手挽着皮帶。

今天是冬季裏少有的晴天，太陽亮晶晶地照在街上，好像春天一樣。

祥子的目的地是「青山」的裏街，公共汽車在幽靜的住宅街上行駛着。

祥子向窗外眺望，她站在車中，比在路上的位置高得多，兩旁人家圍牆裏邊的光景，都可以望見，早開的梅花，已把它的花枝伸到牆外來了。

祥子面前，坐着一對青年男女，正在愉快地談着話。兩人的服飾，都像是什麼公司的職員。祥子並不留心注意，但也聽到他們正在談着公司裏的事，和春天要上什麼地方玩去的話。

汽車沿站停着，乘客有下車的，也有新上來的。雖不怎麼擁擠，但是座位卻一點空不出來。再過去三站，就是祥子要下車的地方。現在，汽車開到次一站停住。這裏是十字路口，一邊的路是上坡道。車站上有五六個人站在那裏候車。這一站，上下的客人似乎比較多些。

祥子面前的青年女客忽然低叫道。

「啊喲！」

她臉望着車窗外面，好像吃了一驚，戳了一下身旁的青年的膝頭：

「你看！這不是高瀨先生嗎？」

青年向窗外一看，也吃了一驚道：

「唷！眞的！這個傢伙在這裏搭車嗎？」

「哪！怎麼辦？讓他看到我們在一起，那不糟了嗎？」

女子的臉上，很是慌張。剛才還兩人談得有說有笑，現在頓時坐立不安起來了。

「那沒有辦法，你換個座兒坐過去罷，要讓他看到我們偷懶不往公司上班，兩人這樣坐在一塊兒，還不定要鬧出什麽麻煩來呢！」

「是呀！」

下車的客人還在車門口，站上的客人在等着他們。

這個青年女客，趕快跑到後面車座去——剛巧那裏才空了位置出來。

青年望着她，向她輕輕地笑了笑。

祥子就在這女子走開的空位上坐了下來。

新乘客上了車。其中一位男客，望見祥子身旁坐的青年，很詫異地把視線停在他臉上：

「喲！」

翻起眼睛瞪了他一下，立刻轉笑道：

「倒沒想到在此地碰到你哩！怎麽啦，今天？」

青年爽朗地答道：

「今天身體不舒服，沒有上班，找醫生去了。」

那男客抓着吊帶，伸頭望着青年：

「那可得注意啊！醫生怎麽說來着？」

「唔！沒有什麽大不了。明天就可以放心上班啦。你到這邊，上哪裏去？」

「就在前邊不遠。」

兩人談着，漸漸扯到球賽上去了。

祥子裝着無意的向後邊那女子望去，只見她拿着一本書在看，把臉遮着。她面前也有乘客吊着皮帶站在那裏，她似乎連對他們也躲躲藏藏的。

再看身旁的青年，他故意沒話找話，成心要把這位同事的注意力拉住，不讓他看到後邊去。

祥子不覺微笑了。

到了祥子要下的車站，她站起了身。

「喂！空出來啦！」

青年挪動身體，讓同事在旁邊坐下。

祥子下了車，向前走。公共汽車擺動着，從這條幽靜的街上駛了過去。

她倒感覺一點興趣：剛才那個青年，和女朋友一塊兒坐在車上的事，結果是不是能夠保持秘密，不讓同事看見呢？

正在這時，祥子向前挪動着的腳步，不禁悚然地停住。

她想起了姊姊在濱松遇難時，公共汽車上的座位問題。

當時，姊姊坐在公共汽車的後部，因此，碰上火車，汽車爛得稀爛，她受傷死了。惟有姊姊的手提箱，因爲放在前半部的網棚上，沒有毀損。直到現在爲止，祥子的推定，總以爲姊姊是和某一個人一起搭那輛汽車，由於那個人生性謹愼，惟恐碰到熟人，因此和姊姊分開坐着的。所以，那個人就坐在前邊，姊姊坐在後邊，姊姊的箱子，就放在那個人座位附近的網棚上面。

可是，現在發現：這一點推定，必須要重行修正！

以前的想法，認爲從東京老遠的到了濱松，還要這樣的行動，這人一定是過份的小心，現在才發現：這種想法，有點不大自然了。

姊姊和那人搭的公共汽車，是開往辨天島去的。姊姊和那人，已經一起到了濱松，在這沒有一個熟人的生地方爲什麼還要分開來坐呢？

恐怕是突然發生了兩個人不便坐在一起的條件了吧？……就像剛才祥子看見的那一對男女靑年一樣……

姊姊和那人坐在公共汽車上，就像祥子剛才看到那一幕似的，忽然有一個熟人也跨上了這輛汽車。因此，姊姊和人都吃一驚，姊姊就連忙移到汽車後邊坐下。姊姊的箱子還留在前邊的網棚上——那就是她原來的座位上的網棚。

八成兒，後來跨上車來的那個人，一定是姊姊和姊姊的同伴都認識的熟人。而且，姊姊和姊姊的同伴，兩人在一起，薄暮時分，到了享樂區域的辨天島去，讓熟人看到，是賴也賴不掉的。

也就是說：坐在那輛公共汽車上的，有姊姊、姊姊的同伴，還有她們所認識的一個人。

一向以爲只有姊姊和姊姊的同伴兩個人，現在看起來，實際上，只怕另外還有一個人呢。

可不可以這樣推想呢？

祥子發了呆。

她辦完事，回到報社，趕快找到吉井，把自己這一段發現告訴他。

吉井聽完她的話，臉上閃出光輝。

「這個發現，大有道理！」

他自己也思索了一會道：

「對了！我們以前弄錯了！」

吉井接着說道：

「這件案子，有兩個人。也就是說：『X』是兩個人。正和濱松公共汽車那回一樣。汽車也是兩個人。兩個人用汽車的。」

祥子不大明白他說的意思。只覺得茫漠地有點懂，可是缺少合理的說明。

她問：

「那麼，這『X』的兩個人，怎麼連接呢？」

吉井閉着眼思索了一會道：

「那還不能斷定。但是，總而言之，我們假設他是兩個人，一個A，一個B，從這裏開始推想下去！」

吉井說到這裏，又望着祥子道：

「這樣一來，就漸漸地可以明白了。」

「您說明白什麼？」

祥子不知道他突如其來的說的是什麼。

「町田知枝被害的那件事。惟有這件事，我總覺得與你姊姊的那回事有關聯。以前，我們的解釋是：丟下你姊姊而跑掉的那個人，在社會上相當有地位，不願意人家知道他和你姊姊的關係。他丟下你的姊姊不管，是爲的保全名譽。」

吉井把兩人過去的推定，又提起來重說一遍，接着道：

「可是，卻有人知道了這件事。也就是說：有人認識那丟你姊姊而只顧自己名譽的安全的人——恐怕就是那町田知枝。當然，我想町田知枝也和那個人有特別關係。所以，町田知枝看出自

己的愛人和你姊姊的交情，也許一怒之下，威嚇那個人：要把這件事鬧開。那個人好容易丟下你姊姊，跳出了是非圈，讓町田知枝這一來，又不得不想方法打發町田知枝了。於是乎，他爲了第二次的保全名譽，又下手消滅了町田知枝。」

吉井繼續說，祥子注意傾耳聽着。一邊聽他說，一邊在自己心裏分析。

「這個人，我們在這裏姑且定他爲A。後來，這個A，接到情報，知道由你姊姊的那張定期車票夾子的事，又要有新的證明人出場。這件事，對於A，是第二個障礙。他把町田知枝輕輕悄悄地收拾掉，可做夢也沒有想到又來了個齋藤常子。當然，他不知道藤常子的腦子不好，他一心以爲他送姊姊的車票夾子託過常子，常子一定記得他的臉兒，所以，他又不得不下手收拾常子了。

他怎麼知道這些事的呢？因爲他探得你時常在調查你姊姊的那件事，他就買通了公寓那老婆婆，做你的情報。因此，齋藤常子從山梨縣上東京，在半途路上，落在他的手上，被他帶着在立川車站下車，領到矢野口車站附近的樹林中殺死。

可是，事情還不能就此而止。人只要一犯罪，始終精神上是不安的。等他發現我們已看出老婆婆和他有勾結，他又不得不動手了。他發現這一點，是我們設計想誘他上大月去的時候。那一次他沒有上我們的鈎，恐怕也就是我們的圈套被他看破了。所以，他更加非消滅掉老婆婆

不可了。於是乎，他用交通事故的方式，把老婆婆撞死。……到現在爲止，我的推想是如此的。」

吉井一口氣說到這裏。

吉吉井接下去又提到一點：

「可是，町田知枝的那樁案子，靠我這個推想，總有點不大貼切。但是現在聽你這一說，我們再設定一個『B』，似乎可以請出個眉目來了。具體的怎麼連接？現在還不敢隨便斷定。不過，這一點，現在可以不必管它。總而言之，這件事裏，有兩個人。我們就從這一點出發，設定情況，把條件演繹下去就行了。」

（四）

祥子贊成吉井的話，但有點疑問。

她先提出一點來問吉井：

「這個A和B，在不在我們所擬的六人名單之中？」

吉井抓着頭道：

「我想在裏面。」

祥子懷疑道：

「可是，我家姊姊出事是在濱松啊。如果是在東京，還有可說，現在在濱松，A和B剛剛坐到一部汽車上去，是不是太巧了一點？」

「在普通情形之下，是這樣的。但是，不在東京，而在濱松碰到一塊兒，這反而不是碰巧，是在某種條件之下，有它的必然性的。」

「我還是不大明白。」

「你聽哪！在濱松，是火車。火車和電車公共汽車不同，要受列車時間的限制的。你回想看看！你的姊姊對你說上仙臺去，而在濱松下了火車。正要出站，剛巧一陣大雨，出租汽車一輛也雇不到了。是不是這樣的？你姊姊和那同伴的人，當然本來是打算叫汽車往辨天島去的，可是一輛汽車也沒有，只好坐上了公共汽車。」

吉井一面思索着，接着說下去：

「但是，他們坐的那部公共汽車，是和火車的到站時間有連繫的。它接的是下行十七時四十分的『西海』號快車，和上行十七時三十八分的『浪花』號快車。你姊姊的那個同伴——我們把他定爲A。這個A，他是由上行車還是下行車到濱松的？我們雖不知道，但是我覺得他是上行火車到的。

這時，先到濱松站的你家姊姊，和這個A，在車站碰到了頭。兩人坐上公共汽車，座位在車的前半邊。想不到，又上來一個客人——我們算他是B，他是你姊姊和同伴都認識的熟人。在這裏就發生了你今天在公共汽車獲得啓示的同樣情形。兩人覺得不能被這個B看到坐在一起，你姊姊就連忙移到後邊座位上去了。」

祥子問：

「A和B在汽車裏怎樣了呢？」

吉井想着說下去：

「後上車的B，和先坐在車上的A，一定見過了面。我想：他們也許彼此『喲！』的招呼一聲，說不定A還指着你姊姊留下的空位置，向B說『這裏坐罷！』總而言之，AB兩人坐在車子前半邊，這大概不會錯的。汽車開動之後，兩人談將起來，也許他們還說：『想不到在這裏碰到啊』！」

可是，A是做賊心虛，只擔心搬到後邊去的你的姊姊，怕被B看見了。可能B也始終沒有發現你姊姊。……濱松車站到汽車出事的現場，要幾分鐘？」

祥子回想那天到濱松踏勘的經過：

「大概要七八分鐘吧？」

「既然時間這樣短，我想B還沒有發現你姊姊。一會兒，車開到那寃孽的平交道。臨時加班的貨運列車飛駛而來。剛巧天正大雨，視界不廣，列車衝到汽車的後部，你姊姊因而受傷致死。AB兩個男客坐在前邊，所以逃得性命。假使當時沒有B上車，你的姊姊也許安然無事。」

祥子聽着吉井的話，想起當時的情景，覺得也許是如此。她問道：

「以後呢？」

「以後的推測，現在還不能斷定。A和B，是什麼關係？是好朋友嗎？還是點頭之交？我們都不知道。但是，六個人的名單，我們看起來，六個人是各各獨立的。你說我的壞話，我說你的壞話，沒有一對是好朋友。他們見了面，也許彼此能輕鬆的打招呼，但是背地裏誰對誰都懷着敵意。」

祥子點頭，她也是一樣的感覺。

前回在銀座遇到畫家鶴卷莞造，他看見佐敷泊雲，就攻擊了他許多話，把佐敷的插花，批評得一文不值。

評論家妹尾郁夫也是一樣。祥子跟西脇博士到夜總會去玩，妹尾剛巧也在那裏，他警告祥子：不要和西脇接近。而且還警告了兩次。他也向祥子講過西脇的壞話。

這些文人雅士，怎麼都是這樣冰炭不能相容的？不！也許正由於他們是文人雅士，所以才這

樣互相含有敵意吧？」

吉井說得不錯，要想在這名單裏，找出兩個和姊姊同在濱松公共汽車上的A和B，倒還眞的找不到，他們沒有兩個人可以彼此妥協的。那麼，姊姊不幸遭禍而死，A把她丟下來溜了，可是，B在這件事上，做了些什麼呢？

吉井說：有了兩個人，町田知枝的被害，就合情合理了。可是祥子還不十分明白。

吉井問道：

「可是，根據那美國貿易公司的拜耳說：二十四號耶誕夜，他和妹尾在橫濱喝酒的是不是？」

祥子點頭道：

「是的！那家酒吧的經理，也是這麼說的。」

「證人有了兩個，總沒有錯了吧！」

吉井對於二十四號晚上町田知枝被害的嫌疑人，想要把妹尾除開了。

他手指插在頭髮裏搔着：

「妹尾是唯一的一個沒有自備汽車的人，對吧？」

「是的。」

祥子忽然想起：妹尾和拜耳在橫濱的酒吧裏喝酒……妹尾雖沒有汽車，可是拜耳有車呀！就是那天送祥子到池袋的那輛漂亮的外國汽車。

不！拜耳把汽車停在外邊，一定要上鎖的。鎖上車子之後，鑰匙必定是拜耳自己拿着呀。沒有鑰匙，汽車開不走的呀！妹尾沒有辦法坐拜耳的車子！

檢討

(一)

祥子從東京掛電話到橫濱，打到拜耳的寫字間。

接線生「哈囉」一聲，聽到祥子說話，馬上換了日本話：

「是！這邊是W商會。」

「拜耳先生在嗎？」

接線生問了祥子的姓名：

・海樹的黑・

「請稍等一下！」

一會兒換了拜耳的聲音：

「哦！笠原小姐！」

他的聲音仍然是那麼明朗愉快：

「您好哇？難得呀！給我來電話，謝謝您！」

「今天，拜耳先生忙嗎？我剛巧有事要上橫濱去，您如果不太忙，我想順便到您事務所拜望。」

「哦！那我太歡迎啦！一定請過來！」

拜耳很高興：

「不過，我的寫字間太窄了。您告訴我時間，我到車站來接您！」

「不！那可不必。這樣好了，我到了橫濱再打電話給您。那時再告訴我在哪裏見面。我想還是吃茶店好。」

「OK！一定這麼辦。等着您哪！」

拜耳的語聲，充滿了喜出望外的歡欣。

祥子坐上電車。

東京到橫濱，要一個鐘頭。電車駛出東京車站之後，過了約摸三十分鐘，就開上多摩川的鐵橋。祥子眺望着夾在兩岸之間的多摩川冷冷的水面。這樣河眞不小！電車轟轟地響，在鐵橋上駛過。

祥子心上想：就在這條河的上游，町田知枝被人害死。再上去，就是齋藤常子遇害的地點！

但是，祥子心裏想的事，還不僅是追悼這兩位被害的女性而已。她正在計算時間。

從多摩川到橫濱的櫻木町終點，整整的二十七分鐘。她把這時間記住了。

走出橫濱車站，就在站前，用公共電話打到拜耳那裏。

「正等着您吶！需要上外邊去辦的事，我都回了，專誠候駕！」

拜耳帶着笑聲說。祥子問淸了他在哪家吃茶店，拜耳又說：

「我現在就去！」

祥子叫計程車，一說那吃茶店的店名，司機馬上就知道。

駛進伊勢佐木町，在十字路口下了車——因爲前面是禁止汽車開進的區域——司機很親切，特別下車領祥子到了吃茶店門口。

但是，用不着司機擔心，拜耳正站在店門外等着呢：

「請進！請進！」

拜耳直向店裏讓，他那長長的白白的臉兒，不斷地向祥子微笑着。

祥子先向他道謝：

「上一回打擾您，眞多謝！」

拜耳連忙搖手。

「那裏那裏！我非常愉快。再過三個小時，我今天的工作就可以辦完，您可以等等我嗎？我們一起吃飯，去跳舞！有很好的夜總會。」

「不！今天我不能多躭擱，下一次再奉陪吧。」

拜耳很覺失望：

「這眞可惜！」

「對不起！」

祥子輕輕的頷首道歉：

「今天來拜望您，爲的是上回您帶我去的那家酒吧，有點事想請敎。」

「哦！酒吧？是那『拉發爾』吧？」

「是的。是叫『拉發爾』。您說：耶誕夜的晚上，在『拉發爾』從晚上直喝到天亮四點是吧？」

「一點不錯。」

拜耳大大地點頭：

「是這樣的。那怎麼樣了呢？笠原小姐！」

「不！沒有什麼！」

祥子輕輕搖頭：

「還有一件事請問，不過，我問這個並沒有什麼深刻的意義。您說：那天晚上和妹尾先生在一起，這沒有錯吧？」

「密司忞妹尾？」

拜耳眼望着天花板想了想：

「確實是這樣。密司忞妹尾也是『拉發爾』的客人。」

「耶誕夜那天，是您約妹尾先生的嗎？」

「哦！不是的。我在那裏喝着酒，密司忞妹尾後來纔來的。我們是朋友。所以就在一塊兒喝起來了。」

「妹尾先生進『拉發爾』，大概是幾點鐘的時候？」

拜耳又翻起眼睛想了一會：

「我想是九點鐘左右。正是酒吧上客的時候。」

「後來就直到天亮四點，和妹尾先生喝着酒的？」

「是的。密司忞妹尾很能喝。我也最喜歡喝酒。兩人很投機，愉快地渡了這個耶誕夜。密司忞妹尾也加入我的朋友集團裏喝的。」

照這樣說起來，妹尾郁夫在二十四號下午九點到二十五號的天亮四點，都和這拜耳在一起了。

祥子又問道：

「酒吧裏怎麼樣？客人很多，很雜亂吧？」

「多極啦。火車座都坐滿，擠得不得了！」

「妹尾先生一直跟您在一塊兒，沒有離開嗎？」

拜耳長長的手指撐着下頦沉吟了一會：

「我跟許多人喝過。我想密司忞妹尾也一直在酒吧裏吧！不過，我當時已喝醉了，記不清楚了。但是天亮四點鐘的時候，密司忞妹尾確實留在那裏。」

拜耳不知道祥子爲什麼要問起這些事，有點詫異之色，不過爲了禮貌，沒有追問祥子，只是祥子問什麼他就答什麼。

「您在『拉發爾』喝酒的時候，您的自備車一直放在店門旁邊的吧？」

「是的，到我回去爲止，車子一直放在外邊的。」

祥子又問：「車子鎖上的吧？」

「當然！那我不會忘記的。日本偸汽車的人很多，和美國一樣。我很注意。從來不忘記鎖上車子的。天亮四點回去的時候，我還記得從袋裏拿出鑰匙，纔開車的。」

「那麼，您是一直把鑰匙帶在身邊的？沒有把它借給任何人？」

「當然！鑰匙放在我的外套口袋裏。沒有離身。」

祥子要問拜耳的話，都問完了。

祥子不顧拜耳怎樣的詫異，怎樣的挽留，再三地辭謝了他，走出吃茶店，到了「拉發爾」酒吧。

酒吧的經理還認得祥子。不久以前，祥子和拜耳來過，留下印象了。

祥子和他寒暄幾句之後，就問起妹尾的事：

「去年二十四號的夜裏，妹尾先生在此地喝到天亮嗎？」

經理馬上點頭道：

「妹尾先生那天晚上，在這裏鬧酒，喝到很晚。對了！他大概是三點要不四點纔走的。一直

和拜耳先生在一塊兒。」

經理所說的，和拜耳的話是符合的。

「妹尾是幾點鐘來的？」

「這個……九點鐘，我想是九點鐘左右。耶誕夜呀！客人多極啦！進進出出的，到了十點之後，簡直到處都像戰場一樣！」

「那麼，拜耳先生妹尾先生，都在此地喝了一個通宵？」

「是的。我記得：那天晚上，拜耳喝得大醉。妹尾先生好像也一直陪着喝到天亮，醉得不能動彈了。他在橫濱，時常到我們這家來喝酒。」

祥子要問的就這麼多。她向經理道了謝，站起身。

經理問。

「那，妹尾先生怎麼樣了？」

「不！沒有什麼。因爲有人說：耶誕夜，妹尾先生是在東京的，我跟他打賭，所以纔特別來問一聲，還是我贏了！」

經理笑了：

「怪不得！您這一趟跑得不錯！」

經理跑過去，替祥子去取外套。客人的外套，掛在進門處的一邊——和上回來時看見的地方一樣。經理取下外套，幫祥子披上。

「謝謝！」

「有空請過來」

（二）

這三、四天之間，祥子和吉井見過好幾次面，談了不少的話。

他們兩人，眞摯地討論，細密地商量，互相檢討，指出缺點，彼此修正。

第二天，吉井從東京飛往橫濱，在橫濱活動了一整天。

祥子留在報社，吉井有電話打來了：

「我剛從橫濱回來，都弄清楚了！」

吉井的聲音很爽朗高興。

「是嗎？那好極啦！」

祥子也興奮得呼吸緊促。

吉井道：

「眞不容易，總算給我找到了。本人也會到了，詳詳細細地問過了。」

「那好極啦！」

祥子聲音發顫：

「我很想馬上聽個詳細。」

「我也想立刻就告訴你。現在我纔回新橋。你能馬上到這邊來嗎？」

「我就來！」

祥子趕快收拾桌上的東西，準備出去。

吉井站在車站前面。新橋車站一帶，燈光已亮，他的半身浮在燈影之中，呆呆地站在那裏等着祥子。

祥子一見他，便道：

「對不起！您累了吧？」

「還好！」

吉井一邊和祥子向前走，很快活地說：

「而且橫濱的店家並不多，我擔心的倒是我要找的人在不在。幸而不久就找到了。」

「您問清楚了？」

「問了。好在是去年耶誕夜的事，各家店裏，對於耶誕夜的印象很深。看起來，耶誕夜出事，事到如今，對我們反而有利了。當然，對於凶犯，耶誕夜也幫了他的忙……」

兩人談着話，走進一家幽靜的吃茶店。

吉井的臉色，稍稍顯得有些疲勞。也許是祥子的心理作用，他雖然精神還很飽滿，但眉宇之間，不無呈現着疲勞。

「好！趕快報告讓你放心吧。我們料得一點不差。把照片給她們一看，她們就說：那天晚上十點鐘左右，是有這樣一個女客到她們店裏來過，一個人，呆呆地坐着。說眞話，那時店裏正忙，正上客，讓她一個人那麼佔着位置，心裏眞願意她早點走。看她的神情，是在等人，可是她等的人總不見來。所以她坐了很久。」

「她等的人來了沒有呢？」

「當然來啦，不然就沒有意思了。」

吉井笑起來了？

他放低聲音，把經過情形細細地追述，祥子熱心傾耳細聽，等他說完，纔輕輕嘆了一口氣：

「這可好啦！沒有想到會發現得這麼早啊。」

一切都很順利。我們得趕快行動。計劃已在前一次充分討論完了，我想沒有什麼再需要檢討

的地方。」

「是呀！我也想早點着手。幾時好呢？」

「你等一等！」

吉井從衣袋裏掏出一本破破爛爛的小本子——就是那社員手册。

祥子無意中看到這本手册，忽然好像想起了什麼事，臉上的表情變得緊張起來。

吉井倒沒有注意：

「正好！後天是禮拜天。你明天先打個電話給他去。我想：禮拜天他一定會有空。」

「好！就這麼辦。」

兩人又詳細地商量了半天。

商量完了之後，祥子道：

「我又想到一個好法子。」

「什麼法子？」

「喏！您現在不是拿出手册來了嗎！您這本小册子雖然破破爛爛的，但是我認得出是社員手册。因爲他的封面的顏色，和大小尺寸，都是特製的。我家姊姊用的也是這樣的手册。」

「不錯。」

吉井望着祥子臉上，不知道她打的是什麼主意。

「我想：這一回，就用這手册做個小道具。我家姊姊的手册，新舊程度剛好和我的這一本差不多。」

祥子從手包裏取出手册給吉井看。

「我記得很清楚，姊姊的那一本，新舊和這一本一樣。」

「這個有意思！」

吉井叫起來了：

「你這主意想得好！用上去必有效果！」

× × ×

禮拜六午後，祥子打電話給西脇博士：

「先生！我是笠原祥子。」

祥子的聲音很明朗。

西脇立刻大聲道：

「喲！稀客呀！」

「先生忙嗎？好久不見，我很想跟您談談。」

「喝！這可是難得的事！我一點也不忙，只要醫院的事一完，身體就空出來了。對了！今天是禮拜六，現在就見面好不好？」

「不！今天還不行，我沒有空。」

「啊喲啊喲！」

「不過，明天是禮拜天，我想陪先生一天，早晨就出去，您可以帶我出去玩一天嗎？」

「喝！那好極啦！禮拜天，好的！明天我爲你騰出一天功夫來。」

「我眞高興！在那裏等您呢？」

「不要那裏等，直接開車到你公寓去，我到你房間裏也可以。」

「啊喲！」

祥子故意叫起來道：

「先生認識我的房間哪？」

「不！不是，我並不認識，但是問一問管理人就知道了。」

西脇的聲音，顯然地有點慌張。

祥子想起那天深夜在房門外徘徊的步聲。

「不！我房裏亂糟糟地也不好請您進來坐。您十點鐘左右請過來好了。我在公寓大門口等

着。」

「好的。不過，笠原小姐！你明天和我去玩的事，不要告訴任何人哪！」

「我明白，跟誰也不提。」

「尤其你們報社裏的人，惹不得的啊！」

「是的！我也不願意叫人家懷疑我呀。先生也別告訴人啊！」

「我明白，放心好了。」

（三）

十點前一點，祥子站在公寓大門口等着。她今天早晨，特別細心化粧過一番。報社的女同事，近來都說她漸漸比姊姊還要美麗了。她自已照照鏡子，倘是在光線不大明亮的地方，無意一看，眞和姊姊一模一樣，自己看了也要吃一驚。大概是自已的臉兒成熟了的緣故吧？自已從小就羨慕姊姊美麗，現在越來越像她，眞覺得高興。

十點纔過，西脇駕着那輛「克來文」來了。公寓前面是一條緩傾斜的坡道，他的車子慢慢地開將上來。

他看到祥子站在門口，向她擺手，祥子也抬起手來向他招着。

西脇胖胖的身體，坐在駕駛座上，嘻嘻地笑着。今天他戴着一頂新鴨舌帽，顯得很年輕、他跨下車座，替祥子拉開車門。

「天氣很好哇！」

瞇細眼睛，仰望着天空。天上展開着一片早春光景的碧空。

開動車子，問道：

「上那裏去？」

「唷！隨先生的便嘛。」

「喝！這可難得。好久不和年輕的小姐們出來玩啦。尤其是你這樣美麗的小姐，還是頭一次呢！」

祥子眞恨不得想說：「你和我姊姊呢？」

祥子卻媚媚地說：

「最好是郊外啊！」

車子先開到街上，漫無目的地走着。

西脇道：

「箱根好不好？」

平靜而不含什麼用意的聲音。

「不！今天回不來的地方我不去！」

西脇慢吞吞地：

「箱根也未嘗不可以當天回來呀！」

「我不！還得再近一點的地方！」

「近的地方啊？……那麼，水戶怎麼樣？對了！現在梅花正開。先上水戶，再往大洗，也不壞呀！」

「先生淨挑遠的地方說！我五點鐘非回來不可呢。」

「噯！就不能多玩一會？」

「不！我在五點之前，要到一個地方去，想請先生也勞駕一塊兒去一趟。」

「噢？要我也去？什麼地方？」

西脇臉上發出光輝。

「等一下慢慢地告訴您。因爲有這種關係，所以要挑五點之前能趕回來的地方。」

「好！那麼，就這麼辦！」

西脇點頭：

「武藏野，好不好呢？」

「好哇！武藏野目前大概很不壞哩。」

「那是當然。雜木樹林，葉子都凋落了，在枯木寒鴉的原野，來一個汽車兜風，特別有意思。」

「就往那邊去罷，好久沒有看到原野的風景了。」

西脇調過車頭，從新宿開往青梅街道。

車到阿佐谷附近的時候，祥子忽然想起一件什麼事，請西脇停住車：

「有一件事要接頭，我去打個電話，您在這裏等兩三分鐘。」

祥子走進電話亭，西脇在車裏拿出香煙點上。

祥子的電話很短，果然不到三分鐘，就笑嘻嘻地回來了。

「打給誰的電話？」

西脇把着方向盤，問道：

「總不致於是你的愛人吧？」

「唔！我不來啦！我沒有愛人啊。剛纔電話打到報社去的，今天雖是禮拜天，昨天取來的稿子，還有幾處不放心的地方，所以纔打電話去關照了一下。」

西脇誇獎道：

「你對工作眞熱心啊！」

車子在青梅街道上駛着。這裏已離開了東京，道路兩側，只有稀疏的人家，到處有樹葉凋落的雜木林。

西脇想一直到青梅去，祥子不肯，說時間會弄得太晚，結果，說定開到多摩湖再回東京。

早春的多摩湖，今天是禮拜，遊人很多。緩緩的斜坡上，已有雜草萌芽。碧水中映着青山的影子，從山的那邊，一架很大的飛機，低空從頭上飛過。

西脇問道：

「你五點鐘要約我去，是什麼地方啊？」

什麼他對於這件事，似乎很感興趣而關心着。

「我有一位同事叫町田知枝，去年被人害死，先生知道這件事吧？」

「啊啊！聽見說過。」

西脇一點表情沒有。

「兇犯查出來了！」

「什麼？」

西脇的臉色，立刻動搖了。但是馬上仍恢復了原來的輕鬆表情：

「抓住了嗎？」

「不，還沒有抓住。不過聽說：今天下午五點，在交兇犯給警視廳之前，要認一認他的面。」

「誰去認？」

西脇的聲音，不由地變尖銳了。

「報社的人。名字現在不能說，不過是爲這件事很辛苦了一頓的人。兇犯用汽車把町田小姐載走，有人親眼看到的。現在好容易找到兇犯，所以要先給這個人看一看，如果沒有錯，就馬上和警視廳聯絡了。」

西脇不開口。兩眼睜得大大的，望着遠處的風景。

「哪！先生！這不很有趣嗎？報社的這個人跟我很熟，所以纔答應也讓我看一下。先生也一塊去！」

「那……」

「唷！先生不是說今天什麼事都沒有嗎！您陪我走一趟，去過以後，不管那裏，我也陪您去嘛！」

「唔！」

西脇在嘴裏很不自然地答應着。

「哪！先生！去嘛！這種場面，平時輕易也看不到的啊。他們恐怕萬一弄錯了，對於那人本身影響太大，所以我們去看，也只能站在那個人看不見的地方，偷偷的張望張望。」

「那麼，那個人看不到我們的？」

「當然啦。弄錯了就不得了的呀！人權問題呀。」

「那倒也是啊！」

西脇漸漸有點動搖了。

「哪！先生！一定去一趟罷！五點鐘，看過之後，夜總會也好，那裏也好，我一定陪您！」

（四）

西脇駕駛的汽車，駛進東京都中心，正是五點左右。

街上已亮了燈，霓虹燈正在開始閃鑠。

西脇問身旁坐的祥子：

「到那裏？」

「就在報社附近。先到報社，以後我再告訴您。」

到了R報社前面。直到四樓爲止，每個窗戶裏都燈光輝煌。現在正是報社最忙的時間。

依照祥子的指點，西脇把汽車開進報社旁邊的小路。兩人站在一棟小小的建築物前面。

西脇抬頭望望這座舊式樓房，問道：

「這裏是什麼地方？」

「報社的別館。出版部用着。凶犯就要到此地來。」

「哦！」

西脇被祥子領着走進去。

這座房相當的舊。又沒有電梯。狹狹的樓梯，傾斜很陡，一步一步的爬上去。除了報社之外，好像還有別的公司的寫字間，牆上掛着好幾塊標示牌。

祥子把西脇領上了三樓。胖胖的西脇，爬了幾層樓，已經喘氣了。

祥子推開一個房間的門：

「對不起！就是這裏。」這一間屋，既不像寫字間，又不是會客室，低矮的天花板，小小的窗戶，給人的印象很暗淡。電燈也是舊式的，放着暗暗的光。

房裏一個人也沒有。

「請坐！」

有幾張簡單的椅子，祥子讓西脇坐下。房裏就是祥子和西脇兩人，空空洞洞的。

西脇望望四周：

「這間房眞有點陰森森的，不錯！叫兇犯上這裏來，也許倒很合式。」

他臉上不大愉快：「坐在這裏，可以看見凶犯的臉，是不是？」

「不！那是另外一間房。現在他們還沒有來，我們要在這裏等一會。」

房門口顯出一個人影，西脇心裏倒凛然一驚。進來的是一個侍女，端着茶來了。大概二十幾歲左右。臉兒相當美麗，把咖啡放在西脇和祥子面前。

「謝謝你！」

祥子向她道謝，她也不開口，行了一個禮，出去了。

西脇訝異問道：

「這樣暗暗的大樓裏，還用着這種女孩子嗎？」

「是的。有四五個服務生。」

祥子看看手錶：

「差不多要來了。對不住，您在這裏等一等，我去看一下就來。」

「是嗎。」

西脇答的很不帶勁。叫他一個人留在此地，有點不願意的樣子。也許是祥子走開了，他覺得無聊的關係。

「我馬上就回來。哪！先生！您稍爲忍耐一會兒！」

「沒有辦法！你去罷。」

祥子溫和的道：

「只要五六分鐘。這裏完了之後，我陪先生隨便上那裏去都可以。」

祥子走出房間，急急奔下樓梯。找到站在別館門口的吉井。

吉井忙問：

「怎麽樣了？」

「他已經來了。妹尾呢？」

吉井笑道：

「就在那邊吃茶店裏，正等得不耐煩呢。」

「是嗎！那麽我馬上去請他來。房間的事，跟管理人講好了吧？」

「我已跟他說好了。妹尾一來，就派人給他送茶去。」

「拜託您！」

祥子走到附近的吃茶店裏，妹尾正在呆呆地出神。

祥子笑嘻嘻地走到他面前：

「讓您久候啦！」

「喲！」

妹尾看見祥子，頓時清醒過來：

「等了你三十分鐘。」

「抱歉！馬上就去罷！」

「今天早晨接到你的電話，我倒吃了一驚。怎麼會想起找我呢？這是那裏的風刮來的啊？」

「這個等一會慢慢談。報社的別館就在那邊，我們去坐一下！」

「好哇！」

妹尾很高興。祥子約他，他感到意外的欣悅。

祥子打電話給妹尾，就是今天和西脇兜風的半路上——在杉並防佐谷用公用電話打過去的。她約妹尾下午五點鐘見面，要和他談到夜晚。

妹尾一口答應，非常的興奮。

祥子把妹尾領到先前的那棟大樓。

帶妹尾走上那座傾斜很陡的樓梯——這就是二十分鐘之前，和西脇上來的那座樓梯。不過領妹尾進去的房間，和西脇是另一間房。因爲妹尾在表面上是跟西脇不和的，另外還有一個原因，現在不能就讓他們見面。

這個房間，也是像事務室一樣的房間。裏面也是一個人沒有。妹尾一進房，就詫異道：

「我們就在這樣煞風景的地方談心嗎？」

「這裏誰也不來，正好放心多談一會呀！」

妹尾明白了：

「這倒也是！總而言之，吃茶店裏，人雜得很！」

妹尾安心坐下，正要和祥子開始談話，房門口出現了一位青年女子。她就是端茶給西脇的那位少女。現在也同樣的端了咖啡來了。

少女把茶杯放在妹尾面前，仍然不開口，行了個禮，退了出去。

「喝！這裏還有這樣的小姑娘！」

「她們要到六點半纔回去。不過，這房裏誰也不會來的，可以好好多談一會。」

這時，祥子從手包裏取出一個小本子——深綠色的社員手册，打開手册，翻了翻。不在意的

隨手放在桌上。

妹尾一見這手册，眼中頓時放出異光。祥子覺得他似乎連臉色都變了。

妹尾的視線一直盯着桌上這本手册。

「啊喲！……」

祥子詫異道：

「先生認得這本手册？」

妹尾慌張道：

「不！我並不認得什麼……」

「這本手册是我家姊姊的！」

「咦？你姊姊的？」

妹尾叫出了聲。

「這件事很有趣。我原以為姊姊的這本手册是找不到了，不想倒有人給我寄來了。而且那人來信說：他還知道町田知枝小姐是誰殺害的。」

妹尾的臉歪了。但他還拼命努力維持着平靜的態度——他本來就是善於裝腔作勢的人。

他聲音枯澀地問：

「喝！那……那是個什麼樣的人？」

「名字不能公開，不過，事實上，那人現在正在這座大樓裏！」

「噢？」

妹尾不能不瞪圓了眼睛：

「在，在那裏？」

「在另外一間房裏。妹尾先生！您要願意的話，看一看那人的臉兒好不好？」

「那……那，看一看也可以……」

妹尾有點畏縮，但立刻又轉變態度：

「我一定要看一看！到底是個什麼人？給我看一下！」

他似乎又打了另一個主意。

「是嗎？您要看！我眞高興！那麼您請少候一下，等會兒我來請您。」

祥子把妹尾郁夫留在屋裏，走了出去。

（五）

祥子由走廊出來。步上一座舊樓梯，到了三樓樓口，暗處站着吉井和一位小姐——她就是剛

纔端茶給西脇和妹尾的。

祥子向她道：

「辛苦您啦！」

「沒有！」

吉井道：

「這位櫻井小姐，說是認得他的臉兒呢！」

「是他嗎？」

祥子探身望着她的臉上。

這位在橫濱吃茶店做事的姑娘答道

「是的！確實是耶誕夜上我們店裏來的那位女客的同伴。您給我看過的那張照片上女的客，在店裏等了好久，這位男客後來的，不會錯的。兩人馬上就出去了。男客把女客讓上一輛大型的外國汽車，自己駕駛着開走了。」

祥子和吉井相對望了望，這是彼此努力證實了確信的一種欣喜表示。

她告訴吉井：

「妹尾對於社員手册，有了反應。我拿出來一放到桌上。還沒有說什麼，他就死命的盯着不

放。

吉井點頭道：

「是嗎！西脇怎麼樣呢？」

「還沒有給西脇看。等一下再試驗。不過，不試驗也差不多明白了。」

「那麼現在就讓他們見面罷！我這邊都佈置好了。」

「就這麼辦！他們也等久了……」

祥子和吉井低聲的說話，匆忙之中，還含着期待和緊張。

「對對！我還忘了一句話……」

吉井道：

「你把西脇約出來，逛了一整天，這件事做得好極了。否則的話，你再一約妹尾，說不定妹尾就會打電話告訴西脇，這一來，我們的計劃就完了。他們兩個要是知道你都約了他們，一定會提高警覺的。所以，你把西脇帶出來一整天，叫他們取不上聯絡，這一點可說是大成功。」

「是呀！我也是爲了這個，所以打電話約妹尾，也等把西脇約了出來，在半路上打的。我想這麼一來，他們想聯絡也聯絡不上了。」

「西脇和妹尾不和，那是裝給人家看的。我想他們事實上一定經常保持着緊密的聯絡。我聽

人家說：最近妹尾在郊外買了地皮，要蓋房子哩。他這筆錢從那裏來的，不問也可以知道。他很窮啊！就使寫評論、翻譯，掙幾個錢也有限哪。他本人說是把鄉下的山林賣掉，進了一筆錢，這話一定全是胡扯。」

「是嗎？這樣越發可以證明我們的推斷沒有錯了！」

祥子興奮地說：

「那麼，我現在就往西脇那邊去！」

祥子向吉井和那橫濱吃茶店的女侍招呼一下，走到原先那個房間。

西脇正坐在裏面，無聊之極，一見祥子進來，頓時恢復了生氣：

「你去了好久哇！」

「碰到報社的人，爲工作上的事，就擱了半天。不過現在已經完了。」

「你也眞忙啊！」

「是呀！報社的事，碰上就沒有個完。」

祥子一面答話，裝作要查什麼似的，從手包裏拿出那本深綠色的社員手册。

這本手册一拿出來，西脇的眼光立刻「刷」的變了色。祥子眼角裏帶着注意看他的神色，只見他眼光顯得很害怕地，凝視着這本手册。

祥子裝着好像發現西脇在注意的樣子道：

「這本手册是我姊姊的。」

把手册的簿面給西脇看看：

「我用的是姊姊用剩的舊貨呀！」

西脇喉嚨裏「嘓」的咽了一口唾沫：

「你姊姊的？」

口吻之中，似乎含有（那裏有這回事！）的意思。

「一個住在濱松的人寄給我的。因爲這本手册上有姊姊的名字，所以從郵局寄來給我。這個人很親切啊！」

西脇不做聲。很輕鬆的臉色，立刻變得僵硬了。還帶着不肯相信的表情。

祥子瞪了他一眼，把手册收進手包：

「先生！這就去罷！犯人已經來了。」

「唔！」

西脇搖搖晃晃地站了起來。他確實受到衝擊，有點支持不住的樣子。

走到走廊裏，祥子領着他：

「暗得很，您當心點兒！」

一條人影子也沒有。走廊裏天花板上，吊着一盞半明不滅的電燈，兩邊的牆壁，像一排城牆似的。

「就是這裏！」

推開一個房間的房門：

「請進！」

西脇好像爬了一大段樓梯似的喘氣。他似乎要面臨什麼重大場面似的緊張地喘着。

「請進！」

祥子又讓了一遍。閃開身體，讓西脇好進去。

西脇走進了房裏。

房裏有一個人，坐在椅上，正在抽煙。最初的印象，只覺得在暗暗的燈光之下，一團的煙霧。

這人覺得有人進了房，轉過臉兒來望向這邊。

這一下，發生了想像不到的事了！

終結

（一）

房間裏燈光很暗。

西脇等於被祥子推着，搖搖晃晃地走了進去，和那正在房中坐着抽煙的人，對面相逢。那人起先正在噴煙，看見突然進來了一個人，嘴邊的香煙落下來，站起了身。西脇也僵硬地站着不動了。

對方和西脇，面對面站了幾秒鐘。兩人驚愕萬分，眼睛瞪得滾圓的。

西脇聲音枯啞地叫道：

「妹尾君！」

妹尾也低聲叫道：

「西脇主任！」

兩人臉上都露出惡恨的表情。西脇的臉兒，眼看着發了紅，由紅變了青。十個手指尖，索索地發抖：

「落了網的犯人，就，就是你呀？」

妹尾臉兒鐵青的站在那裏，聽了西脇這句話，幾乎要撲將過來：

「你纔眞的落了網呢！我是祥子小姐帶來，說讓我看看凶犯的。沒想到是你！究竟你瞎說了些什麼啦！」

西脇顫聲罵道：

「倒是你胡說了什麼？究竟……」

「我沒有說什麼！」

妹尾冷笑。但是聲音之中隱含着凶暴，好像一頭野獸掉在陷穽裏似的。

他淡淡地笑道：

「你喜歡玩女人哪！玩過姊姊，又向妹妹伸了手吧？所以尊駕纔上了當的呀！」

西脇歪着嘴唇，答不上話來。

妹尾接着說：

「所以，我警告過你多少次！可是你這好色鬼的老脾氣總是改不了。把信子的妹妹拉上夜總會 CABARET 去了是不是！我都看見啦。我跟你說過多少遍：這樣幹下去，危險得很！結果你還是上了這小女孩子的圈套！」

西脇反攻了：

「你胡說什麼！向妹妹伸手的，不是你嗎！你看！要不你怎麼會跟着上這裏來啦？」

「西脇先生！」

妹尾發出他從來沒有的大聲：

「你還有臉跟我說這個哪！我都是爲了你呀！你帶信子往辨天島，路上出了那樣的事，信子死了，你慌張的不知道怎麼纔好，向我合掌直拜。誰幫你的忙的？還不是偶然同坐了一輛車的我！總算沒有被人家發覺。之後，我爲了幫你遮蓋掩飾，費了多少心機，你難道不曉得！」

「你還胡扯什麼！這個殺人兇手！」

西脇也怒吼了：

「你這個殺人不眨眼的東西！對你遮蓋掩飾的，是我！我全知道！町田知枝！那個鄉下姑娘！信子公寓的老太婆，都是你一手殺害的。我幫你掩護到現在。你凶凶看！把你交給警察！」

「交給警察？別招人笑啦，西脇先生！」

妹尾的臉子都岔了：

「你把我交給警察試試看！你是主謀！求我想辦法打發公寓老太婆的，不是你嗎！那個鄉下姑娘要是到東京來了，你的秘密要全部暴露，不是你向我哭訴的嗎！爲了這件事，還把你的自備汽車給我用的呀！」

「那都是你的主意！我只不過照你的話做的。」

西脇已經氣的糊塗了。完全失掉自己的意志，言語都似乎是自動地由嘴裏迸出來的。恐怖、焦躁、虛脫、絕望，這許多複雜感情，把他的理智意識都埋沒了。

「什麼！」

妹尾態度完全變了，披頭散髮，眼裏發着獸類的光：

「呔！西脇！」

妹尾捲起袖子：

「你這小子，可坑死我啦！事到如今，老子還幫你守秘密哪！一五一十，從頭到尾，我都要給你翻出來！你發昏哪！他媽的！你以爲吃官司就只我一個人嗎！」

妹尾說着，全身哆嗦發抖，撲向胖胖的西脇身上去。西脇還沒有仰面倒下去之前，吉井衝進房來，把妹尾一下摔開。

妹尾栽倒在桌子下面。背靠着椅脚。

他坐在地板上，仰面向吉井問道：

「你是什麼東西？」

「我是新聞記者。」

吉井望著僵立的西脇和地板上的妹尾。

「就是你這小子擺的圈套呀。」

妹尾罵道：

「叫祥子來！叫那臭娘兒們來！」

「妹尾先生！」

吉井道：

「這副樣兒多難看！祥子小姐當然會來的，不過已招呼了警察，你嘴裏還是放乾淨點的好。」

堂堂的評論家兼翻譯家的妹尾先生，淨嚷嚷這些流氓調兒，可眞不好看啊！」

祥子和一個年輕女子進來了——就是那橫濱吃茶店的女侍櫻井。後邊還跟着一羣便衣警察。

「祥子小姐！」

吉井叫道：

「你勝利了！這兩個人！你看！你仔細地看！這就是你姊姊的仇人，你替她伸了寃，雪了恨啦！西脇就是哄騙你姊姊的人。把你姊姊，見死不救，丢下來逃走了的就是他！」

西脇兩眼茫然望着空中，僵在那裏，膝蓋一點氣力都沒有，完全虛脫了。

「妹尾就是殺害町田小姐的兇手。啊喲！妹尾先生還想說什麼？嘿！來不及啦！」

吉井繼續說下去：

「這位小姐，你還記得嗎？她就是你耶誕夜和町田小姐約好見面的那家橫濱吃茶店的。町田小姐的臉，你的臉，櫻井小姐都記得清清楚楚。連你們幾點鐘見面，怎樣出門上車，全沒有忘記。還有，你們兩位在此地吵了半天，我們全錄了音啦。祥子小姐！妹尾先生是替這丢掉你姊姊的西脇先生幫忙的。還不止町田小姐一個，那齋藤常子、公寓的老婆婆，都是他一手殺死的！」

妹尾呻吟着，上半身也滑倒地下去了。

「還有好多地方我們不明白。妹尾先生！我們本來還有許多問題要請教你。不過，警察也來

了，我們不便問下去，等以後再看您的口供罷！」

幾位便衣警察，分頭走向妹尾和西脇的面前。兩人面對着警官，好像失了神似的，動也不動。

（二）

祥子和吉井，九點鐘左右出了警察署。

兩人都相當的興奮。

銀座的燈光，刺激着兩人的眼睛。街上的人潮，他們今天看上去，也似乎和平時有些兩樣。

兩人一直走着，沒有停步。心裏的興奮，使他們不能在一處地方停頓下來，只有這麼走着，讓疲勞來冲淡興奮的神經。

所以，他們也沒有方向，信步所至，從銀座大街，走到暗處。這裏，人也不多，街燈也少。

兩人都默默地不開口，但是胸中可鼓得高高地，塞得滿滿的。

不知不覺的，走到車站。但是，祥子、吉井，都不想馬上就坐電車。

「到那裏喝杯茶罷！」

這時纔發現喉嚨乾燥。走了不少的路，在警察署的興奮，弄得喉乾舌燥，但是直到現在，自

己都沒有注意到。

面前一家吃茶店，兩人走進去了。現在只想喝涼的。

祥子、吉井，都把端來的果汁，一口氣喝光。這時，纔多少恢復了鎮靜。但是祥子的眼裏，還留着西脇和妹尾的影子。

吉井吸着香煙。

隣座是一對青年男女，正在低低地談心。播音機裏放着低低的音樂，祥子恢復了平時的心情。

吉井吐着煙道：

「可眞不容易啊！」

對了！他的感慨是對的。今天是長期奮鬭的總決算點，祥子也是同樣的感想。

祥子還在回憶警察署中的印象：

「西脇跟妹尾，態度正好相反啊！」

「對了！」

吉井轉臉看到旁邊，瞇細眼睛：

「西脇是茫然若失，而妹尾卻亂嚷亂叫——也許是年紀輕的關係吧。兩個人的社會地位，都

垮啦！他們自己也明白這一點，所以拚命的掙扎了。」

這兩個人的姿態，祥子大概一時忘不了。不！恐怕要永遠地留在腦裏呢！

西脇被帶到警察署之後，完全呈現了虛脫狀態。起初還想表示自己的社會地位，拿出名片來給問案的警官看——當然，這是徒勞無功的抵抗，不過在這裏也可以看出西脇的性格。

另一方面，妹尾就恨不得撲上去和警官硬幹。很明顯地，他是自暴自棄，一切不管了。他是殺人現行犯，比起西脇來，絕望更大——也許他覺得說什麼也沒有用了，因此他絕望地變得兇暴起來。評論家兼翻譯家的妹尾郁夫，已完全消滅，整個地變成一個殺人兇犯了。

「這一齣悲劇呀……」

吉井向祥子說：

「都由於西脇想要保持自己的社會地位而起。一切總是從這裏來的。」

吉井接着說：

「西脇完全把你姊姊粘上了。這話，在你面前很難說，我想：你姊姊恐怕也對他很有好感。像你姊姊這樣的女性，有了相當的教養、知識，對於和自己差不多年歲的男性，她是不會看得上眼的。所以，纔上了西脇的當！」

吉井繼續說下去：

「妹尾也是一樣，我想他一定也對你姊姊懷有野心。那個人，和普通的好色男人不同，他的性格是專找你姊姊那種有知識的女子。他本人也始終裝着高級學者的樣子。可是你姊姊信子小姐看穿了妹尾的本質，不去理他。這一點，我覺得你姊姊很有眼光。可惜，對於西脇的眞相，她沒有看得出來。這也是年歲的關係……信子小姐可悲的命運，就種根在這裏。……這些話，你聽了很難過吧？」

吉井想起這一點問祥子。

「不！」

祥子微微搖頭。對了！聽了難過也得聽呀！把眞正的事實隱蔽起來，粉飾得漂漂亮亮的，有什麼用。姊姊遭遇的悲劇，若不把事實追究淸楚，不等於是自己欺騙自己嗎！這是不容許敷衍掩飾的事呀！

「你姊姊和西脇的關係，我想總有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那一次，西脇是往名古屋出席學會的。恐怕在事前已和你姊姊約好：等他從名古屋回來，一起上辨天島去玩。你姊姊答應了。連時間也約定了。一看火車時間表，剛巧有兩列上行下行的列車，在濱松碰頭。這就是那相差兩分鐘的列車。我想：他們兩人就約定了那兩趟車在濱松見面的。

可是，上回我們談過：出站的時候，偏偏碰到大雨，計程車都被人叫走，因此，不得已的坐

上那輛公共汽車。起初我推定：那時西脇很謹愼小心，自己坐在前邊，叫你姊姊坐到後面；這是錯的。還是你最近的發現對，因爲半路上來了一個熟人，因此西脇慌忙叫你姊姊移到後面車上去了，這樣推斷，比較近情理。這半路上車的人，不用說，是妹尾。妹尾因什麼事也剛巧到辨天島去呢？這就不知道了。只有等以後看他在警察署的供詞。

我們最初研究 ALIBI 的時候，妹尾在熱海，西脇在名古屋——參加學會。但是，妹尾在熱海，住在那裏？就不知道。這是我向他的朋友打聽出來的，只漠然地說他那一天到熱海去了。熱海到濱松，快車只要兩個半小時，當天也可以打來回。說是在熱海，究竟由熱海再往旁的地方去過沒有？也不知道。公共汽車裏的座位問題，這是你的大發現。起初我總以爲是一個特別謹愼的人，叫信子小姐坐在後面的呢？」

吉井說着，又要了一杯咖啡：

「以後的經過，我們推定的沒有錯。那一場車禍，西脇沒有受傷，但是他怕如留下來照應你的姊姊，他的秘密會被人知道，所以把瀕死的信子小姐丟下不管，溜了。這時，同車的妹尾，見西脇慌張，就替他出主意，叫他趕快離開現場。因此，西脇放在網棚上的你姊姊的手提箱裏，把可以查出身份的社員手册和夾有照片的車票夾子拿走了。這都是妹尾的主意，西脇照他的話做的。這兩個人，一點傷也沒有，他們也不知道你姊姊被送到醫院之後，是生是死，就此逃走了。

大概，西脇是回了東京，只有妹尾住在辨天島，或是別的什麼地方。我想：他總有不能不住在辨天島的理由吧！」

祥子一直默默地聽着，這時纔開口問道：

「有理由？什麼理由呢？」

吉井笑了笑：

「妹尾另外約了個女人，在辨天島等着他呢。他也和西脇一樣，約好女朋友，在辨天島見面的。所以，他不能丢下那女人自己回東京去啊。你只看，第二天，他把你姊姊的車票夾子送到丸藤食堂，這就是證據了。」

啊啊！不錯不錯！姊姊的車票夾子，是出事的第二天送來的。而收這票夾的，是食堂的下女齋藤常子，常子又叫鄰居家的小孩子，送到平交道來的。

可是，妹尾爲什麼想到送那票夾子來呢？出事的時候，特地把這票夾子拿走，爲的是隱瞞姊姊的身份，後來怎麼又送來了呢？

吉井道：

「這件事，我想還是西脇叫妹尾送的，西脇究竟不忍把你姊姊的姓名身份隱瞞到底，因爲他知道：你姊姊到濱松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是秘密來的。你姊姊連對你也說是往仙臺去是不

是？所以，如果不露出姓名身份。信子小姐死在濱松，就要變成一個無名無姓的孤魂野鬼了。西脇究竟上了幾歲年紀，也許是由於對於你姊姊的愛情，我想因此他就託妹尾，想辦法透露出來，使人家知道信子小姐的姓名身份。當然，他可做夢也沒有想到，這一下給他們倆種下了禍根……」

（三）

吉井說到這裏，向祥子提出了問題：

「後來，町田小姐在多摩川被害了。可是你怎麼想起，把町田小姐被害和丢掉你姊姊逃走的人聯到一塊兒去了呢？」

祥子道：

「町田小姐和我姊姊很要好。我覺得町田小姐被害的案子，和我姊姊的事，總有關係，這也可以說是我的直覺。還有，我又發現：她身上的社員手册不見了，這也和我姊姊那一回情形很相像。對了！剛纔我把社員手册一掏出來，西脇以爲是我姊姊的，頓時吃了一大驚。」

吉井點頭道：

「結果，你想的沒有錯。」

「這完全是您幫忙啊。您若不出力，我一個人，一點辦法也沒有啊！」

祥子盯着吉井臉上，眸子裏充滿了感謝：

「多摩川町田小姐的案子，您給調查汽車關係，對於這樁事，幫了很大的忙。事情和您所查的結果一樣，町田小姐上多摩川，不是坐電車去的。也不是計程車，也不是卡車。自備汽車呢？警審又沒有查得出。這許多交通工具沒有關係，那麼剩下來的，就只有外國人的自備汽車——也就是說：這案子裏有一個死角：外國人的汽車。警察方面也查過町田小姐的交遊關係，也許因爲沒有查出一個外國人來，所以這條線，他們始終沒有着手。還有，就使警視聽去調查，恐怕也查不出拜耳的汽車來。

「不錯！拜耳沒有把汽車借給人過。我們着眼到拜耳的車子，這完全是你的慧眼。」

「這也是偶然碰巧啊。如果不是西脇在夜總會替我介紹拜耳，也許還想不起來呢。那時候，拜耳對我說：他的事務所在橫濱，叫我去玩；當時我沒有注意，後來纔想起來了。」

到那時候爲止，我們總以爲町田小姐是從東京坐車子到多摩川現場去的——也就是，我們的想法是，犯人用汽車把町田小姐從東京載到多摩川，殺害了她之後，再回東京。我們一直以爲是住在東京的人幹的，一心只在東京到現場的線上去研究。結果，橫濱成了這樁案件的死角。東京到多摩川，汽車差不多二十七八分鐘，從橫濱到多摩川，也只要這麼多時間。這纔知道：我們把橫濱搞錯弄成了東京。這個錯覺，是由於耶誕夜傍晚町田小姐在銀色的酒吧露了一下臉，就一直

錯了下去。」

祥子端起咖啡喝了幾口：

「對於町田小姐被害的案子，耶誕夜是兇行的一個大背景。如果不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的耶誕夜，也許殺害町田小姐的計劃就不能成立。這裏有兩個條件：第一是耶誕夜各處酒吧都很擁擠混亂，第二是拜耳一定要到常去的那家酒吧，坐下來喝個大半夜。這兩點，妹尾必然都在計劃之中。妹尾需要叫第三者看到那天晚上町田小姐在東京徬徨。我想他大概告訴了她幾處銀座裏街的酒吧的名字，約她耶誕夜出來一塊兒去玩。他可能向她說：到這幾家酒吧去找！我一定在那裏。那天晚上，町田小姐從報社出去，我看見了的，她的神情很高興啊！」

「啊啊！不錯！據說町田小姐到過兩三家酒吧，就是這一個原因？」

「是的呀。這本來就是妹尾的計劃——他要給人家一個印象，耶誕夜，町田小姐在銀座走過幾家酒吧。他大概又對町田小姐說：假如在銀座找不到我，我就一定在橫濱的吃茶店等你。所以町田小姐就往橫濱去了。」

「啊啊！那就是我找到的那家吃茶店？」

「是的。結果，這家吃茶店成了決定性的關鍵。那位櫻井小姐記得：町田小姐在她店裏等人等了好久，後來妹尾去了，他們一起出去的。是不是這樣？」

「是的。那個姓櫻井的女孩子，是這麼說的。」

「她做了證，妹尾再也賴不掉了。」

「那麼，妹尾是在酒吧和拜耳喝酒，後來用拜耳的汽車往吃茶店去，接了町田小姐，往多摩川去的？」

「是的。我推定是如此。不過，還有一點不明白。據橫濱那酒吧的人說，店裏混雜得很，拜耳、妹尾，都喝到天亮。拜耳不必去研究了，可是妹尾究竟是不是一直到天亮沒有走開？我覺得是疑問。像耶誕夜那麼擁擠的時候，走開一個半鐘頭，人家不會注意到的——比方，十點左右溜出來，到多摩川一個來回，十二點回到酒吧，再接着喝下去，喝到天亮，店裏的人也會錯當他一直沒有走開啊。妹尾是那店裏的老客嘛。」

「不錯，這也有理。那麼你說還有一點不明白，是什麼呢？」

「拜耳的汽車，不是能夠隨便借到的。我問過拜耳，他說那天晚上沒有把汽車借給人。而且，他說着還敲敲口袋。車子停在店外，鑰匙是帶在身旁的，沒有鑰匙，車子開不動，那麼，妹尾就沒有借用拜耳車子的可能。這和我的推定又不對了。我為了這個，很費了一番思索。不過，後來和拜耳周旋了半天，好容易纔解決了。」

「怎麼解決的？」

和拜耳到他常去的那個酒吧去了。由店裏出來的時候，拜耳在店門裏旁邊掛大衣的地方，取下他的大衣——店裏的設備是這樣的。我留心一看，拜耳出門要上車時，從大衣袋裏掏出汽車的鑰匙來了。所以，把汽車鑰匙放在大衣口袋裏，是拜耳的習慣。」

「啊啊！明白了！」

吉井叫起來：

「妹尾就裝着取大衣，在掛衣服的地方，伸手到拜耳的大衣袋裏，把鑰匙偷出來的？」

「是的。這也是妹尾算好了的。妹尾常跟拜耳一塊喝酒，知道他的習慣。他又知道：拜耳喝起酒來，常常喝到天亮。尤其是耶誕夜。妹尾就悄悄地從人叢中鑽出來，走到掛外套的地方，拜耳的外套，他是認得的，從口袋裏把鑰匙順手掏出來，裝着到外面有什麼事，走出店門，坐上拜耳的汽車，鑰匙插上去一扳，開動車子，到那家吃茶店，把町田小姐接出來，開到多摩川。那時正是夜裏十點，十一點左右，酒吧最擁擠的時候。」

「啊啊！然後把町田小姐弄死，回到橫濱，走進酒吧，又悄悄地把鑰匙還到拜耳的大衣口袋裏。」

「一點不錯。拜耳喝得大醉，直到天亮，還在酒吧，也不知道自己的汽車已被人家偷用過了。醉得那樣兒，一定想不到看汽油表，汽油減少沒有減少了。」

（四）

兩人要談的話，還有很多很多。

祥子問道：

「妹尾既然那樣幫助西脇，爲什麼兩人的感情又那麼壞呢？提到西脇，妹尾總是說他的壞話。」

「那是裝給人家看的。叫人家看不出他們是共犯。外人只知道他們感情不好，就不會想到他們是聯檔了。而且，妹尾這個人，根本就是這種性格。他的『自我意識』太『過剩』，所以，除他自己之外，只要是有一點名氣的，比方，對於插花的佐敷泊雲，對於畫家鶴卷莞造，以至於洋裁學院的內牧理事長，他沒有一個不說壞話的。」

這段話，祥子很能領悟，她覺得又看見了男人世界競爭激烈的半面。

她還有一個疑問：「爲什麼妹尾注意到公寓的老婆婆呢？」

「那是因爲知道你爲了姊姊的事，在各處偵查呀。妹尾大概認爲你是個需要注意的人吧。今天他不是埋怨西脇的嗎：我再三叫你注意祥子……他既做了虧心事，就需要知道你的動靜，因此收買了公寓的老婆婆。對了！提起公寓，信子小姐自己的住址，只告訴過西脇。妹尾是問了西

脇，然後他用手法，把老婆婆收買過來。所以，齋藤常子要從山梨縣上東京來，以及上東京的原因，他立刻會敏感地覺察出來了。」

不錯！祥子確實曾透露過一點給老婆婆的，祥子每次打電話，老婆婆總是注意，還常常問這問那的探聽，祥子現在想起來了。

吉井道：

「結果，齋藤常子決定上東京來了。她一來，你必定要把懷疑的人，叫她一個個的認。妹尾知道你懷疑他，常子一定會來認他啊。可是，交車票夾子給常子，託她送到平交道的是妹尾，賴也賴不掉的呀！妹尾想到這裏，他再也沉不住氣了——他沒有想到常子腦筋不好，已經記不得他的臉兒了。因此，他聽到老婆婆報信，知道常子家裏打來的電話內容，所以他就趕到八王子，在上行列車車廂中找到常子，捏造了個理由，騙她在立川下了車——妹尾在濱松見過常子，認得她的臉兒！可是常子頭腦不靈，糊裏糊塗地跟他就走，結果，在矢野口的現場，被妹尾絞殺了。」

祥子道：

「可是，就是這一點我還不明白。我們查過南武線的電車，也問過矢野口車站的站員。車站附近的人，當時也沒有看見像常子的人下車出站。而且，又沒有坐過公共汽車的形跡，也沒有用卡車。他們在立川下了車，怎樣到那殺害現場矢野口去的呢？打立川去，相當遠哪！」

「那，我也想不出道理來。這個只有等着看妹尾在警察署的供詞了。」

「還有疑問呢！雖然我們也有幾成猜得到，可是町田小姐跟妹尾，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那……。」

連吉井也並不清楚。

「還有哩！妹尾殺害公寓老婆婆的理由，我們明白。那是個快嘴老太婆，他怕她洩漏秘密。不過，撞死她的那輛汽車——大概就是西脇的那輛『克來文』，西脇在什麼地方放下，妹尾又在那裏把它僞裝成計程車的呢？撞死老婆婆之後，又用什麼方法把車子還給西脇的呢？這些問題，還沒有弄清楚哩。」

「對了。還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不過，再研究下去，我們也得不到結論的，只有等妹尾和西脇自己供述了！」

吉井說着，抱起了手腕。

× × × × ×

但是，祥子和吉井的疑問，經過一段相當的時日之後，都有了解答。

那是警察署的調查書，替他們解開了啞謎的。調查書的全文很長，其中有關兩人的疑問的地方，是這樣紀錄的。

妹尾郁夫供詞：

問：「你與町田知枝，是什麼關係？」

答：「我和町田知枝，從三年之前起就有關係。很秘密，任何人都不知道。但是，最近有人給我做媒，條件非常好，我也很中意。因此，必需和町田知枝斷絕關係了，我把這意思向她透露了一下，她就氣得要死，還威脅我：說要把我和笠原信子的關係告訴人家。」

問：「你和笠原信子有過什麼關係？」

答：「什麼關係也沒有。但是，町田知枝多心，一向總以爲我和笠原小姐有戀愛關係。她又打聽到：知道我九月十日在熱海，實際並不在熱海，是到濱松附近的辨天島去了。也就是那一回路上發生車禍，笠原信子受傷而死，町田知枝就認爲我是帶笠原信子往辨天島，遇到車禍，我一個人跑回來了。」

「……我往辨天島去，是事實。和信子坐在同一輛公共汽車上，也是眞的。可是我跟信子完全沒有關係。她是跟西脇滿太郎一路，我不過是半路上車，偶然碰到的。但是，這件事，西脇和我約定要嚴守秘密的，所以任憑町田知枝怎麼追問，我也不能告訴她。因此她越發對我懷疑了。

……而且，她又漸漸有點覺察，知道我在跟旁人談婚事，她就恐嚇我，要把過去一切都嚷出來。我是一個評論家，在社會上多少還有點名聲，要是被她這一鬧，將來一切都完了。還有，要

照這樣，老是被町田知枝纏住不放，那個條件很好的婚姻，說不定要被破壞掉，因此，我就決心殺掉她了。」

問：「那是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晚上？」

答：「是的。」

以下的供詞，和祥子吉井所談的推測完全相符。

那麼，怎樣把齋藤常子從立川帶到矢野口去的呢？據妹尾的供述是這樣的：

問：「在立川把齋藤常子帶下火車之後，你是怎樣行動的？」

答：「到立川車站，帶常子下了火車，我想如若坐普通的火車、公共汽車、計程車，事後會被人搜查出來，剛巧天已黑將下來，我就帶她沿着鎌倉街道走着，留心不叫人家注意。本來並沒有打算到矢野口，只想就在附近的暗處殺死她。那時剛巧過來一輛卡車，齋藤常子又說走不動了，因此決心攔住那卡車，要求搭車。卡車的司機倒很痛快地答應了。我看那卡車是新潟縣的，我想這麼遠開來的車子，以後就使搜查，恐怕也查不出了。

卡車開到矢野口的時候，兩旁都是梨樹園，天也完全黑下來了，人家都離得遠遠的，我看梨樹長得很茂盛，心想這裏正是好下手的地方，就叫卡車停下，帶常子下」車。我們下車的時候，路上一個人也沒有。

然後，把常子騙到梨樹林中去，這時我才知道常子的腦筋不靈。雖然覺得殺她有點冤枉，但是，事到如今，也沒有旁的辦法，只好把她絞死了。」

關於殺害公寓老婆婆的經過，妹尾郁夫的供詞是這樣的：

問：「你僞裝計程車，是借的西脇滿太郎的自備汽車『克來文』嗎？」

答：「是的。和西脇滿太郎商量之後，剛巧他的汽車是『克來文』，就決定僞裝成計程車，爲的是有人看到時，可以混過去。因此，在西脇滿太郎到醫院上班的時候，在神宮外苑裏面等他，接下汽車，我把它開到青梅街道方面。後來，我也記不清是什麼地方，總是「田無町」過去一點，有一條冷僻的鄉下道路，我把車子開進那雜木林中，拿出準備好的布製的黃號碼牌，貼在原來的號碼牌子上。這麼一來，等一下撞老婆婆的時候，縱使有人看到，也會當作普通的計程車了。

然後，等到太陽落下去，把車開到公寓附近，用公用電話打給老婆婆，叫她馬上出來。我算好時間，把車開過去，果然，那個老婆婆過來了。我加快速度，猛地撞將過去，把老婆婆撞倒，我就逃跑了。

……然後，再回到神宮外苑，把車子開進人家不注意的隱僻地方，假裝修車，把後面貼的假號碼牌撕下。把車開到和西脇太朗約好的杉並區，放在西脇的小公館門前，我就回去了。」

西脇滿太郎的供詞：

問：「你和妹尾郁夫是什麼關係？」

答：「朋友。妹尾和我的學生上田正夫，在高等學校同學，他比我歲數小得多，有一回，他來跟我商量：他翻譯的東西，問有沒有人家肯出版。因爲我也常常給雜誌寫稿子，由於這個關係，他來找我的。從此以後，他就常常到我這裏來，我也曾借過錢給他。最近，他寫的評論和翻譯，漸漸出了名，也就不大來找我了。

九月十日，我到濱松去，坐公共汽車往辨天島，半路上，妹尾也上車來了。我大吃一驚，因爲我帶着秘密的愛人笠原信子在一塊兒。……

這部公共汽車，被列車撞的大破，笠原信子受傷死了。我正擔心這件事要被人家知道了，對我的名譽大有損失，妹尾替我出了許多主意，我正在沒有辦法，也就照他的話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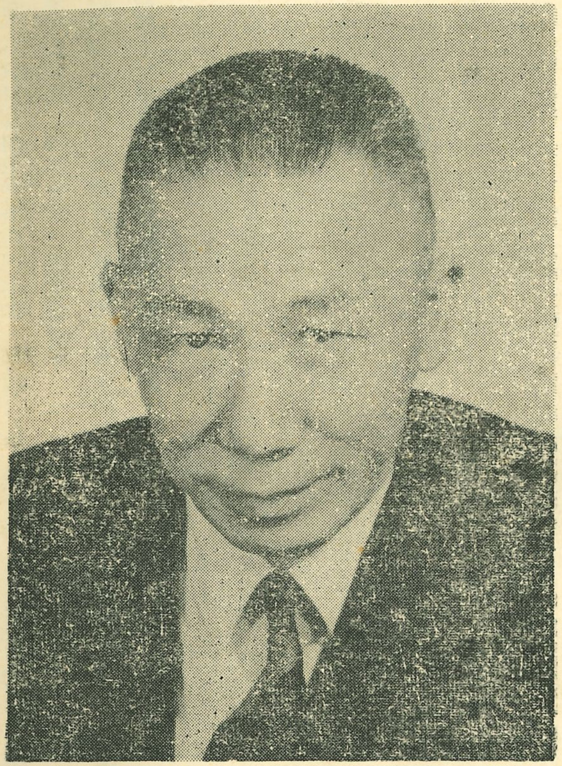
後來，回到東京之後，妹尾說就爲信子的一個定期票夾，我們的處境很危險，所以必須想法子對付齋藤常子。我爲了自己的名譽，不得已，只好同意妹尾的意見。後來，妹尾來報告我，說已經把那齋藤常子幹掉了。從此以後，妹尾抓住了我的把柄，他說結婚需要費用，向我要去了相當的錢。還有，我的自備汽車「克來文」，也只好借給他了：……」

案子到這裏算是終結了。

這對於笠原祥子，是一件很大的事件。在每天的生活上，雖不斷地有種種小麻煩找上來。但是，這樣大的事件，事後想起來，眞像一齣戲。

這齣大悲劇已經完結了。

但是，事實上，這齣戲還在繼續着。不過，今後的舞臺上，登場人物很少，只有兩個主角，是他們創造將來幸福的一齣喜劇罷了。



譯者徐白先生五十生辰紀念照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黑的樹海

著者：柴田鍊三郎
譯者：徐白
發行人：鄭東興
發行所：伙伴出版公司
地址：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4號二樓
電話：三五一一三五七
郵政劃撥：一一一〇九五號伙伴公司帳戶
印刷所：永裕印刷廠
地址：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總經銷：長橋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新生南路三段54號之八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
登記證：新聞局局版台業字一七〇一號

（缺頁、破損、倒釘請寄回本公司調換）

定價80元